斯蒂芬金作品系列

宠物公墓

斯蒂芬•金著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 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 去叫醒他。"

门徒互相看看，有些人不知道耶稣的话是带有比喻 含义的，他们笑着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如 今我们去他那儿吧。“

―商自《约翰福音》

路易斯•克利德3岁就失去了父亲，也从不知道祖 父是谁，他从没料想到在自己步入中年时,却遇到了一 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事实如此，作为成人，又是年近中 年时才遇到这样一位年纪上本可以做他的父亲的人，克 利德只好称这位老人为朋友。他是在与妻子和两个孩 子，以及女儿艾丽的宠物一小猫温斯顿•丘吉尔，简 称丘吉一一一起搬进路德楼镇的这所大白房子的那个 傍晚见到这个老人的。

起初路易斯开车带着一家人在他将任职的大学附 近找他们将搬入的房子，但进展缓慢，就像大海捞针。 在他们即将找到那所房子时，所有的界标都对，恰如恺 撒大帝被刺身亡的那个夜晚的占星图般清晰。路易斯厌 倦地想，大家都已疲惫不堪，紧张烦躁极了。小儿子盖 基正在长牙，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胡闹，不管妻子瑞琪儿 给他唱了多少支催眠曲，他就是不睡。甚至已经不该给 他吃奶了，瑞琪儿还是给他喂奶，可盖基却用他那刚刚 长出的新牙咬了妈妈一口。瑞琪儿心里不快，因为她还 不清楚从自己熟悉的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的芝加哥搬到 缅因州是否正确，又被儿子咬了\_口，就情不自禁地哭 了起来。女儿艾丽也立刻跟着哭起来。在旅行轿车的后 座上，小猫丘吉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从他们开车离开 芝加哥已有三天了，它一直这样。原先丘吉被关在笼子 里，可它不停地哀嚎，他们只好把它放了出来，它那烦 躁不安的走动真让人心烦意乱。

路易斯觉得自己也要哭了。一个疯狂却很有吸引力 的想法突然闯入他的脑海：他准备建议大家回到班格去 吃点东西，等等拉行李的货车;当他的三个家人下了车 后,他就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开跑，管它那四缸汽化 器会耗掉他多少昂贵的汽油呢。他将开车向南，一路开 至I」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在那儿他将改名换姓，到迪斯 尼世界找份工作，做个医生。不过在他开上南部州界 95号收费高速公路前，他会在路边停下来，把那只该 死的猫扔掉。

这么想着，车子又拐了最后一道弯*，*直到那时，他 才见到了那所房子。在他确定得到缅因大学的职位后， 他曾乘飞机来看过这所他们从七所房子的照片中选中 的房子。这是一所古老的新英格兰殖民时期建造的房 子，不过刚刚装修了，隔热、取暖都不错，虽然价钱贵 了些。楼下有三个大房间，楼上还有四个房间。一个长 长的遮阳棚，以后也可改建成更多的房间。房子四周是 一片草场，即便在这八月的酷暑下,草叶依然茂盛葱绿。

房子的另一边有一大块可供孩子们玩耍的田地，田 地的那边是无边无垠的树林。房地产经纪人曾说过，这 块地产处于州界,在可预知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开 发。米克迈克印第安部落人的后代在路德楼镇及其东部 的城镇占有近8000英亩的土地，错综复杂的诉讼，包 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也许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

瑞琪儿突然停止了哭泣。她坐直了身子说："那就 曰 "

AE

"是的。"路易斯说。他有点不不，他觉得 害怕。事实上，他被吓住了。他将他们今后的12年生 活都抵押在了这所房子上，直到艾丽17岁时，他们才 能偿清抵押贷款。

他咽了口唾沫。

“你觉得怎么样？ “

"漂亮极了。"瑞琪儿说。路易斯心头一块石头落 了地。他看出妻子没有开玩笑，在沥青铺就的车道上绕 行到后面的遮阳棚时，他看到妻子的眼睛在扫视着窗 子,也许她的脑子里在想着该用什么样的窗帘和碗橱上 铺什么样的油布了吧，天知道她还想着些什么。

“爸爸？ “艾丽在后座上说。她也不哭了。就是盖 基也不再吵闹了。路易斯觉察到了那份寂静。

"怎么了，亲爱的？"

艾丽的眼睛在后视镜的反射和深金黄色头发的映 衬下呈现出棕色，她也在扫视着房子、草地、远处另 所房子的屋顶和延伸到树林的大块田地。

“这就是家吗？ “

“很快就会是了,宝贝。"路易斯回答道。

"噢哦r她大叫起来,几乎要震破了他的耳膜。 路易斯有时对女儿很生气，不过要是他在奥兰多见到迪 斯尼世界的话，他就不会介意女儿的叫声了。

他把车停在遮阳棚前，关闭了发动机。

发动机停了。经历了芝加哥、路普和州际公路上的 喧闹后,在一片寂静中，在夕阳西下的傍晚，他们听到 一只鸟儿在甜美地歌唱。

*"家。”*瑞琪儿轻轻地说，她仍在看着那所房子。 “家。"盖基坐在妈妈的膝盖上，自鸣得意地说。

路易斯和瑞琪儿彼此互相看了一下，透过后视镜， 他们看到艾丽瞪大了眼睛。

“你？ ”

"他。“

"那是——”

他们一起说，接着又一起大笑起来。盖基茹意这 些，他一直在吃大拇指。他会叫"妈”几乎已有一个月 了，而且看到路易斯他也已经能勉强发出“巴"这个音 了。

但这次，也许只是碰巧模仿，他的确说出了一个字: 家。

路易斯从妻子膝盖上抱起儿子，紧紧地搂着他。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路德楼镇。

在路易斯的记忆中，有一刻总带有一种神奇的色彩 ―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一刻确实神奇,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那天整个傍晚都那么慌乱。后来的三 个小时,他们既无安宁又无能为力。

路易斯本来把房子钥匙放在一个小吕宋信封里了 （他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信封上他还标注着“路 德楼镇房子钥匙，6月29日收到"。他把信封及钥匙放 在了车中的小储藏柜里，他对此确信无疑,可怎么也找 不到了。

他一边找，一边有点烦了。瑞琪儿背着盖基跟着艾 丽一起向田间的一棵树走去。他正在车座下找第三遍 时，突然听到女儿的尖叫声，接着是她大哭的声音。

“路易斯r瑞琪儿叫他，"艾丽受伤了 r

艾丽在一个车道转弯处跌倒了，膝盖撞在一块石头 上。伤口很浅，可她却像个断了条腿的人一样尖叫着， 路易斯这么想可真有点冷酷无情。他向马路对面的房子

扫了一眼，那所房子客厅里的灯亮了。

"好了，艾丽，"他说，"够了，那边的人会以为有 人被杀了呢。”

“可是我疼一“

路易斯强压怒火，默默地走回汽车那儿。钥匙仍然 没有找到，不过急救包还在小储藏柜里。他拿了急救包

返回来。艾丽见到他，叫得比以前的声音更大了。

“不!我不要涂那种璽人的东西!爸爸，我不要涂 那种璽人的东西!不一”

“艾丽，这只不过是红药水，而且它也不蛰人一"

“好孩子，听话，"瑞琪儿说，“它只不过一”

“不一———“

“你给我别叫了，要不我打你屁股。"路易斯说。

“她有点累了，路。”瑞琪儿静静地说。

"是，我知道她的感觉。把她的腿露出来。" 瑞琪儿将盖基放下来，把艾丽的裤腿挽上去，按着 艾丽的腿。路易斯给她上了红药水，尽管她歇斯底里地 不断叫着。

"有人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了，走到门廊那 儿了。"瑞琪儿抱起盖基说。他刚要从草丛中爬走呢。

“真不错。"路易斯含糊地说。

“路，艾丽她一“

“累了，我知道。“他盖上红药水瓶，严厉地看着 女儿说:"好了。伤口并不严重。另U小题大做了，艾丽。”

“可我疼啊!我真的受伤了，我疼一”

路易斯手痒得直想揍她，他紧紧用手抓住自己的 腿，控制着自己。

"你找到钥匙了吗？"瑞琪儿问。

"还没有。"路易斯回答，他猛地关紧急救包，站 了起来。"我再一“

盖基开始尖叫起来。他不是在捣乱，也不是在哭喊, 而真的是在尖叫，身子还在瑞琪儿的怀里扭动。

“他怎么啦？ “瑞琪儿大叫道，慌乱地把孩子操给 路易斯。路易斯想，这就是嫁给医生的优点之一，不管 什么时候,只要孩子看起来有点紧急情况，都可以把孩 子往丈夫那儿一推了之。“路易斯!他怎么一” 孩子正疯狂地边抓挠着自己的脖子，边狂叫着。路 易斯迅速接过儿子，翻过他的身子，看到孩子的脖子侧 面鼓起一个白色的疙瘩。他的连衫裤裤带上有个毛茸茸 的东西在轻轻蠕动。

艾丽本来已经有些安静下来了，这时又开始尖叫起 来："蜜蜂！蜜蜂！蜜——蜂r她向后一跳,又被刚刚 绊倒她的那块突出的石头绊了一跤，重重地跌倒在地 上，带着疼痛、惊异和恐惧，她又开始大哭起来。

路易斯纳闷地想：唉，这是怎么了？我真要疯了。

“想点办法，路易斯!你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

“必须把蛋刺弄岀来，"他们身后一个声音慢吞吞 地说，"恰当的办法是：把蛰刺弄出来,然后涂些苏打。 疙瘩就会下去了。"这声音充满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口音, 路易斯那疲惫的、混乱的脑子用了一会时间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到T立老人站在草地上，他也

许已有7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祇，身体健康。老人穿 着件蓝色薄条纹布衬衫，露着满是褶皱的脖子，脸被太

□□

阳晒得黑黝黝的*，*嘴里叼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路易

斯瞧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烟，仔细地放在口袋里，然 后伸出双手，向他们狡黠地微笑着。路易斯立刻就喜欢 上了这微笑，他可不是个易于亲近的人。

"医生，我班门弄斧了。”老人说。就这样，路易 斯遇到了乍得•克兰道尔，一个年纪上本应该可以做他的 父亲了的人。

克兰道尔说他看到他们一家开车穿过街道来到这 儿，接着好像有点手忙脚乱，所以他来看看能不能帮点 忙。

路易斯抱着儿子，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克兰道 尔走近了些，看了看盖基脖子上的肿块，然后伸岀一只 粗短的、扭曲变形的手来。他的手看上去极其笨拙，几 乎跟盖基的头一样大。瑞琪儿张嘴想阻止，话还没出口， 只见老人手指灵活一动，蜜蜂的蛋刺已在他的手心里 了。

“这刺真够大的了，虽不能说是冠军，我猜可也差 不多能做条带子了。"老人说。路易斯大笑起来。

克兰道尔带着那种狡黠的微笑看着路易斯，说："当 然，一只出奇大的蜂王，不是吗？ ”

“妈妈，他在说什么呢？ ”艾丽问。瑞琪儿也大笑 起来。当然，这太不礼貌了，不过没关系。克兰道尔从 口袋里拿出一盒柴斯特费尔德牌大雪茄，抽出一只塞到 嘴角，边向这群大笑的人高兴地点点头,边用大拇指的 指甲盖擦亮了一支木制火柴。就是被蜂给蛰了的盖基， 也不顾肿痛，哈哈大笑起来。路易斯想，老人总有他们 的诀窍，虽然是小诀窍，但有些相当不错。

路易斯停止了大笑，伸出没托着盖基尿湿了的屁股 的另一只手，说："见到您很高兴，您是？ “

“乍得•克兰道尔，”老人边握手边说，"我想，您就 是那位医生了 ？"

“是的。我叫路易斯•克利德。这是我妻子瑞琪儿, 这是我女儿艾丽，让蜂给蛰了的是我儿子盖基。"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

“我们本不是要大笑 .....我是说，我们没想大笑 ..... 我们只是......有点儿累了。"

这话又使他叽叽咯咯地笑起来。他觉得累极了。

克兰道尔点点头："当然，你们都累了。"他看了一

眼瑞琪儿，“克利德太太，为什么您不带着孩子们到我 们家坐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抹点苏打，减轻疼痛。

我妻子也很想认识你们呢。她不太出门，最近两三年她 的关节炎变得严重了。"

瑞琪儿看了一眼路易斯，路易斯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谢谢您，克兰道尔先生。"

"噢，叫我乍得好了。”

突然，传来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是发动机熄灭的声

音，然后人们看到那辆蓝色大货车拐了弯，隆隆轰响着 开进了车道。

“噢，老天，我还没找到钥匙呢。"路易斯说。

“没关系，“克兰道尔说，"我有一串。克利夫兰夫 妇给过我一串钥匙。他们以前住在你们这所房子里，已 经十四五年了。他门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克利夫兰太 太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她两年前去世了。比尔去了奥 灵顿的老年人公寓。我去把那些钥匙拿来，它们现在属 于你们了。"

“太谢谢您了，克兰道尔先生。"瑞琪儿说。

"别客气;老人说，"我们一直盼着能有年轻人来 做邻居呢。克利德太太，过马路时要看好孩子们，路上 有很多大卡车。“

蓝色大货车的车门一响，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几个搬 家公司的人，向他们走来。

艾丽有点走神了，她问："爸爸,那是什么？ ”

路易斯已经开始向搬家公司的人走去了，听到女儿 的问话，回头一看,只见田地边缘，草地尽头，有一条 约四英尺宽的平整的小路，环山而上，穿过一丛低矮的 灌木和一片白桦林，消失在远方。

“好像是条小路什么的。"路易斯回答女儿说。

"噢，是的克兰道尔笑着说，"是条路，小姐。 以后有时间再告诉你。你来我家吧，我们一起给你的小 弟弟上点儿苏打，好吗？"

"当然想了 /艾丽说，接着又带着某种希望似地 加了一句，"苏打璽人吗？”

四

克兰道尔取来钥匙时，路易斯也找到了自己的那 串。原来汽车小储藏柜上有条缝，装钥匙的小信封掉到 金属线架里了。他弄出钥匙，开了门，让搬运工往房子 里搬东西。克兰道尔把另一串钥匙也给了他。钥匙拴在 一个旧的、已无光泽了的链子上。路易斯谢了老人，漫 不经心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看着搬运工搬运着那些箱 子、梳妆台和衣柜等等他们结婚十年来积攒的东西。看 着这些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有的还要丢掉，他想， 不过是箱子里的一堆破烂，突然，他心头一阵忧伤和沮 丧一也想也许是人们所说的想家的感觉吧。

"有点像被拔了根*，*被移植了的感觉吧。"克兰道 尔突然在他身边说，路易斯有点吓了一跳。

“好像您体验过这种感觉似的。"路易斯说。

“不，事实上我没体验过。"克兰道尔啪的一声擦 燃一根火柴，点着支烟，火焰在傍晚的阴影里闪闪发亮。

“我爸爸盖了路对面的那所房子，带来了他的妻子和孩 子。那孩子就是我，刚好生于1900年。"

"那您一“

"83岁了。"克兰道尔说。路易斯松了口气，他不 用说他厌恶使用的词了。

“您看上去比83可年轻多了。"

克兰道尔耸耸肩膀说：〃不管怎么说，我一直住在 这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参了军，不过，我去的离欧洲 最近的地方是新泽西州的贝扬纳。那是个龌龊的地方。 即使在1917年时，那也是个龌龊的地方。回到这儿我 真高兴。后来我娶了诺尔玛。我在铁路上工作。我们至 今仍在这儿。不过就在这儿，在路德楼镇，关于生活, 我已见识了不少。我当然见识过不少。"搬运工们在遮 阳棚入口处停了下来，抓着绑着路易斯和瑞琪儿的大双 人床的盒子上的绳子问："克利德先生，我们把这个放 在哪儿？ “

“放楼上 .....等一下，我带你们上去。”路易斯向他 们走去，接着停下来回头看着克兰道尔。

“你上去吧:克兰道尔微笑着说，"我回去看看你 的家人们怎么样了，然后送他们回来。我不打扰你了， 不过搬家真是件令人口渴的工作。我通常大约9点坐在 门廊里喝几杯啤酒。暖和的天气里我喜欢看着夜幕降 临。有时诺尔玛和我一起喝点儿。要是你愿意，你就过 来吧。"

“好吧，也许我会来的。不过，别专门来找我，也 别熬夜等我一我们今天真是乱透了。"路易斯说,他 其实根本不想去。因为接下来肯定会让他在克兰道尔家 的门廊里给诺尔玛诊断一下她的关节炎，当然是非正式 的和免费的了。路易斯倒是很喜欢克兰道尔，还有他那 狡黠的笑、那随便的谈话方式和那美国南方佬的口音。 这种口音一点儿都不僵硬，而且很柔和，像是慢吞吞地 唱出来的。是个好人，路易斯想。但是，医生们对人总是好猜疑。这很不幸，但迟早就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也要 向你求医问药，老年人就更没完没了。

"只要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请柬就行 了。"克兰道尔说，在他那狡黠的笑里，路易斯觉得有 种东西使他感到克兰道尔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克兰道尔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子轻快，像个60 岁的人，而不是80多岁的人。路易斯第一次对老人有 种淡淡爱的感觉了。他看了老人一会儿，然后和搬运工 一起上楼。

到晚上9点时，搬运工们走了。筋疲力尽的艾丽和 盖基都在自己的新房间里睡着了。盖基睡在他的儿童床

上，艾丽睡在，

张床垫上，周

放满了箱子、盒子，里

面装着她的无数的克莱奥拉丝娃娃，有的完好无缺，有 的已破损了，还有的反应已不灵敏了。箱子、盒子里还 有她的芝麻街招贴画、图画书、衣服等等，天知道还有 什么。当然小猫丘吉也和她在一起，一边睡着一边喉咙

里发出刺耳的呼噜声。这刺耳的呼咧声越来越像只大公 猫满足时的呜呜的叫声。

下午刚开始搬东西时，瑞琪儿抱着盖基不停地在房 子里走来走去，打量着路易斯让搬运工放家具的地方, 不满意的地方就让他们重摆。最后大货车终于卸完了， 路易斯从胸前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支票和5美元一张 的一些小费，给了他们，签了收据，站在门廊里，目送 他们向大卡车走去。他思量着这些人可能会在班格停一 下，喝点啤酒，去去风尘。此时喝点啤酒正合适。这使 他又想起了乍得•克兰道尔。

后来,路易斯和瑞琪儿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他看 至I」妻子的眼眶周围的黑晕*，*说："你*，*去睡吧。'‘

瑞琪儿笑着说：〃是医生的命令吗？ “

〃对。〃

〃好吧。〃她站起来，说：〃我累坏了。盖基晚上很 可能会醒了不睡。你也来睡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还不想睡，街对面的那个老

*II*

〃不是街，是路。在乡下，人们叫路。要是你是乍

得•克兰道尔，我想你会说成是’乐

〃好吧，’乐’对面的老人。他请我去喝杯啤酒。

我想我该接受这邀请。我也累了，可太激动了，睡不着。〃

瑞琪儿笑了 ："那你就会以听到诺尔玛•克兰道尔告 诉你她哪儿疼，睡在什么样的床垫上告终。〃

路易斯大笑起来，一边想，多可笑，多可怕，妻子 们总能看出丈夫们在想什么。他说:"我想，我应该帮 他个忙。我们需要帮忙时，他来帮了我们。“

〃平等交换？"

路易斯耸耸肩膀，不愿意也不敢肯定怎样告诉妻子 自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老人。〃他妻 子怎么样？ 〃

瑞琪儿说："性情很温和。盖基竟坐在她的膝头。 我很惊讶，你知道，今天儿子不舒服，而且他一般很难 短期内喜欢上个生人。她还给了艾丽一个洋娃娃玩儿。〃

〃她的关节炎严重吗？" 〃很严重。"

“她坐在轮椅里？ “

“没有。不过她走路很慢，她的手指一“瑞琪儿 举起自己纤细的手指，弯曲起来模仿成爪子模样。“不 管怎样，路易斯，你别在那几待得太晚了，我在陌生的 房子里总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路易斯点点头，亲了她一下，说："这房子不久就 不陌生了。"

路易斯回来后觉得自己度量真小。没人让他给诺尔 玛•克兰道尔检查身体，他穿过马路去老人家时，老太太 已经睡去了。乍得坐在摇椅上，抽着烟，火光一闪一闪 像夏季里的大萤火虫。收音机里传出低低的红袜子游戏 的声音。这一切使路易斯感觉像到了家一样。他敲了敲 门廊的门。

〃进来，是克利德医生吧。"克兰道尔说。

〃希望您说的关于喝啤酒的事是真的。〃路易斯边

回答边走了进来。

“噢，关于喝啤酒我从不撒谎。请人喝啤酒撒谎会 树敌的。请坐吧，大夫。我再多加点冰块。"

狭长的门廊里安置了几张藤椅和藤条做的沙发。路 易斯坐下来，惊奇地发现非常舒服。在他的左侧有一个 锡桶，里面装着冰块和几罐黑莱贝尔牌的啤酒。他拿了 一罐，边打开边说："谢谢。"

他喝了两口 ,觉得沁人心脾。

“多喝点儿:克兰道尔说，"希望你们在这儿生活 愉快，*大夫。"*

“但愿如此。“

“对了，要是你想来点饼干什么的，我可以给你拿 些来。我有一大块准备好了的莱特奶酪。"

“一大块什么? “

“莱特奶酪。"克兰道尔的话听起来有些暗自好笑 的味道。

“谢谢了，不过有啤酒就行了。”

“好吧，那我们就只喝啤酒。"克兰道尔满意地打 着嗝说。

“您妻子去睡了 ？"路易斯问，一边纳闷为什么老 人还开着门。

"是的。她有时熬夜，有时睡得早。"

"她的关节炎让她很痛苦，是吧？ “

"您见过不使人痛苦的关节炎病例吗？ “

路易斯摇摇头。

“我想她的关节炎还能忍受/克兰道尔说，"她不 大抱怨。我的诺尔玛是个好女人。"老人声音里满含着 深沉而率真的爱。15号公路上一辆水槽大卡车隆隆地 开过，车那么大，那么长，路易斯都看不见路对面自己 家的房子了。夜色中可以看到大卡车侧面写着奥灵科。

“这么大一辆卡车。"路易斯说。

“奥灵科是个化肥工厂，就在奥灵顿附近。这些车 天天来来往往，这没关系。还有油罐卡车,装垃圾的卡 车，那些白天去班格或布鲁尔上班，晚上开车回家的人, 这是我对路德楼镇不喜欢的一个原因。那条破公路,- 刻也不让人安宁。卡车日夜不断，有时吵醒诺尔玛，老 天，有时都能吵醒我，而我睡觉时就像个死猪似的。"

路易斯经历了芝加哥那一刻不停的喧嚣，觉得缅因 州这块土地出奇的宁静，所以他只点了点头。

“迟早有一天阿拉伯人会挑起争端，就在那公路上 弓I发非洲似的暴乱。"克兰道尔说。

“您也许是对的。"路易斯举起啤酒罐，惊奇地发 现已经空了。

老人大笑着说："你再来一听，医生。〃

路易斯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只能再来一听，我 得回去了。"

“当然了。你从没搬过家？“

“对。”路易斯答道。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这沉默 让人觉得舒适，好像两人相识已久。这种感觉路易斯曾 在书中读到过，但直到此时才体验到。他为自己先前以 为老人会向他免费求医问药的想法感到羞愧。

公路上又一辆车咆哮而过，闪烁的车灯像星星。

“这是条邪恶的公路。”克兰道尔沉思着轻声说。 他扭头看着路易斯，嘴角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然后抽 出支烟，点着了。"你还记得你女儿说起的那条小路

吗？”

路易斯刚开始没想起来，艾丽一天里说了一大堆的 事。不过后来他的确想起来了。那条被修剪了杂草，穿 过树林，蜿蜒伸向山边的小路。

"噢，记得。您答应以后要给她讲讲这条路呢。"

“是的，我会给她讲的。"老人说，"那条小路在林 中延伸约一英里半。这儿附近的本地孩子们打扫那路， 因为他们总在这条路上来来去去……我小的时候人们可 不像现在这么搬来搬去的。人们选中一个地方，就固定 下来。不过那些孩子每年春天都给小路剪草,整个夏天 都打扫那路。镇里并非所有的大人都知道，而孩子们全 知道，他们互相告诉。我敢打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

“知道什么? ”

“宠物公墓。”

“宠物公墓？ “路易斯迷惑不解地重复说。

"其实不像听起来那么怪。"克兰道尔边晃动摇椅, 边抽着烟说，“就是因为那条公路。那公路上压死了很 多动物。大多是狗和猫，不过不全是狗和猫。一辆奥灵 科工厂的大卡车还压死了莱德家孩子们养的一只宠物 浣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上帝，一定是在1973 年,也许更早。反正是在缅因州制定法律禁止养浣熊和 已失去自然本性的臭鼬之前。“

“为什么要禁止养这些动物呢？ ”

“因为狂犬病:,克兰道尔说，"现在缅因州总发生 狂犬病。几年前有只老圣•伯纳德狗疯了，咬死了四个人。 真可怕。那时那只狗没打防疫苗。要是那些愚蠢的人给 狗打了防疫苗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但是人们也 可给浣熊和臭鼬打免疫针，一年两次，而且它们一般不 会得狂犬病的。然而莱德家的孩子们养的那只浣熊就打 疫苗。它长得胖乎乎的，人们都叫它可爱的熊。因为它 总爱摇摇摆摆地直走到你的面前，像只狗似地舔你的 脸。孩子们的父亲甚至花钱请了位兽医给浣熊作结扎和 剪爪子，可花了他不少钱呢！莱德在班格的IBM公司 工作。他们五年前搬到科罗拉多去了……也许是六年前 吧。他家的两个大点的孩子都快能开车了。一想起他们 就觉得有趣。我想浣熊的死一定使他们很伤心。麦迪•莱 德哭了好久，把他妈妈吓坏了，都要带他看医生去了。 我想他现在一定没事了，不过这件事他们永远也不会忘 掉的。一只宝贝宠物在路上被车压死了，孩子一辈子也 忘不掉的。"

路易斯想起刚才看到艾丽熟睡的样子，小猫丘吉趴 在床垫边打呼噜的样子，于是说："我女儿有只小猫， 我们叫它丘吉。"

"它跟别的猫打闹吗？"

“什么? “

"它没被阉割过吗？” "还没有。"

实际上还在芝加哥时，他们就考虑过这件事。瑞琪 儿想给小猫作结扎，已经跟兽医约好了。路易斯给取消 了，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不是因为怕小猫会给原来 隔壁的胖女人惹麻烦，也不是因为他和小猫都是雄性。

主要是因为他不想毁掉小猫身上那种他欣赏的东西，那 种在猫的绿眼睛里闪亮的无所畏惧的神色。因此他向瑞 琪儿解释说，他们搬到乡下就没事了。而现在乍得•克兰 道尔跟他说乡下的生活要注意第15号公路,问他小猫 是否阉割了。真有些像命运的嘲弄。

"要是我，就把它阉割了。"克兰道尔说，边用拇 指和食指掐灭了烟。"小猫阉割后就不会乱跑了。要是 它老是来回乱跑，就该倒霉了。就像莱德家的浣熊，小 迪米•戴斯勒的长毛狗布莱德利小姐的长尾鹦鹉。当然, 你知道鹦鹉不是被压死的，它有一天给飞跑了

“谢谢您的建议。"路易斯说。

“应该那么做。”克兰道尔站起来说，"啤酒怎么样? 我想进去来块奶酪了。"

路易斯也站起来说："啤酒都下肚了，鼬该走了 , 明天见。”

“明天你就去学校开始上班？ “

路易斯点头回答说："学生还有两周才开学，不过 我应该早点知道我要做的工作，您说呢？ “

“对,要是你连药片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想你会有 麻烦的。"克兰道尔说，"随时欢迎你来，认识一下我的 诺尔玛。我想她会喜欢你的。"

〃我会来的。〃路易斯一边和克兰道尔握手道别， 一边想着老人们比较容易有些病痛。〃乍得，认识您我

“我也很高兴，你很快就会安定下来，可能会住很 久呢。“

"但愿如此吧。”

路易斯沿着随意铺就的小路走到公路边，不得不停 下来，因为又有一辆卡车，后面跟着5辆小汽车向巴克 斯泡特方向开过去。路易斯举手示意，穿过公路，走进 自己的新家。

大家都睡了，\_片沉寂。艾丽好像一直没动，盖基 仍在自己的儿童床里，仰面朝天，四肢摊开，床上不远 处有只奶瓶。路易斯停下来看着儿子，心中充满了深深 的爱。他想主要是因为离开了熟悉的芝加哥和那儿熟知 的面孔。现在人们这么搬来搬去的，过去人们选中一个 地方，就固定下来。这句话还真有些对。

他走近儿子，没人看见他，就是瑞琪儿也不在。他 亲了亲儿子的手指，又透过儿童床栏杆轻轻地拍了拍盖 基的面颊。盖基笑了一声，转过身去。"好好睡吧，宝 贝。"路易斯说。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地躺在床上，那床不 过是两张单人床垫拼在一起罢了。瑞琪儿没动，路易斯 觉得一天的紧张开始消除了。睡前他支起胳膊向窗外 望，看到路对面克兰道尔的香烟还在闪亮。路易斯想， 老人还没睡，他可能要熬会夜，老年人睡得不好。他一 边想着，一边睡着了。他梦到自己在迪斯尼世界，开着 一辆印有红十字的白色篷车，盖基坐在他的身旁，梦中 的儿子至少有10岁了。丘吉在篷车的挡泥板上，瞪着 绿眼睛看着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火车站外的大街 上,米老鼠被孩子们围着，它正用那带着白色卡通大手 套的手握着孩子们信任的小手。

七

接下来的两周，一家人忙忙碌碌，路易斯逐渐开始 熟悉新工作了。他要面对的是上万名大学生中的许多学 生，有些是吸毒。酗酒的，有些有性病，还有的因初次 离家或学习分数而焦虑，另有十几个，主要是女孩，有 厌食症。这些学生一下子充斥到学校，该是怎样的情况 呢。路易斯作为校医疗服务部的领导，他开始能处理这 些工作了，而瑞琪儿也开始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

盖基也在跌跌撞撞地适应着新环境，有几天他的睡 眠时间不正常，不过到路德楼镇后十天左右，他又能睡 好了。只有艾丽，好像总有些情绪激动，一触即发，可 能是因为要到新地方的幼儿园的缘故吧。她会突然叽叽 咯咯地笑上一阵儿，或者突然I•青绪低落一阵儿，再不然 就因为一句话大发脾气。瑞琪儿说等艾丽看到学校并不 像她脑子里想象的红发魔鬼一样可怕后就会好了。路易 斯也这么想。大多时候艾丽挺可爱的。

路易斯晚上去和克兰道尔喝一两杯啤酒已成了习 惯。每隔个两三天,盖基睡熟了后，他就带上6罐装的 一箱啤酒去老人家。他见到了诺尔玛，她是一个和蔼可 亲的人，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病对老年人健康影 响很大，但她的态度很乐观，她并没有向病痛摇白旗投 降*，*随它去吧，她说。路易斯想,她也许还能活个5年

或7年，虽然活得不那么舒服。

路易斯违反常规，自己主动要求给老太太检查身 体，并查看了诺尔玛的私人医生给她开的药方。药方无 懈可击，私人医生维彳白利治一切治疗得当，以控制为主, 防止突然发作。他有点失望，因为自己也不能为她再做 点别的什么或给些别的建议了。人们得学会接受事实。

瑞琪儿很喜欢诺尔玛，她们像小孩互换棒球卡那样 互相告诉对方菜谱，从诺尔玛的深盘苹果饼到瑞琪儿的 嫩煎牛肉，两个人的友谊也慢慢加深了。诺尔玛非常喜 欢两个孩子，特别是艾丽，照她的话说，艾丽会出落得 像个古典美人。路易斯那晚在床上对妻子说，至少诺尔 玛没说艾丽会长成个可爱的小浣熊。瑞琪儿笑得忍不住 放了个响屁，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声音之大，笑声之久 以至于吵醒了隔壁的儿子。

艾丽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间到了。路易斯请了一天 假。他已经能很熟练地处理医务室的工作了，而且现在 医务室也没什么病人。他怀抱盖基，和瑞琪儿一起站在 草坪上，他们看到学校的黄色大巴士在街上转了个弯， 慢慢地停在他们的房子前。车的前门打开了，孩子们叽 叽喳喳的吵闹声从车中传出来。艾丽回头无力而奇怪地 看看父母，好像问他们是否可以不会上学，但父母脸上 坚定的神色告诉她以前无拘无束的日子结束了。她无奈 地回过头，上了校车，门关上了，接着一声低沉的轰鸣, 车开走了。瑞琪儿哭了起来。"别哭，看在老天的份上。" 路易斯说。他没有哭，只不过有点麻木。“不过就半天 嘛。"“半天也够糟的了。"瑞琪儿带着责怪的口气答道, 而且哭得更厉害了。路易斯搂着她，盖基舒服地一手搂 着爸爸，一手搂着妈妈。通常瑞琪儿哭的话，盖基也会 跟着哭，但这次他没哭。路易斯想，盖基现在一人拥 有爸爸妈妈了，他很清楚这一点呢。

路易斯在书房里胡乱摆弄自己的书报，什么事也做 不下去。瑞琪儿早早地就开始做午饭了。两个人心怀恐 惧地等艾丽回家，一边想着女儿怎么样，一边不停地喝 咖啡。十点一刻时电话铃响了，瑞琪儿疾步跑去接，铃 还没响第二下,她已经在气喘吁吁地说："喂？"路易 斯站在书房和厨房间的门廊里,心里想，肯定是艾丽的 老师在告诉妻子，艾丽不适应学校生活要让她回来。却 是诺尔玛，她打电话来问他们要不要些新摘的玉米。路 易斯拿了个购物袋去取，并责怪乍得不让自己来帮忙收 玉米。“这点活算个狗屁。"乍得说。

“我在这儿呢，注意你的嘴巴。”诺尔玛端了一盘 冰镇的茶来到门廊说。

"对不起，亲爱的。”

,他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对不起。”诺尔玛对路易斯 说，一边因关节疼痛颤巍巍地坐下来。

“早上看到艾丽上校车了。"乍得点着一支烟说。

"她会适应的:,诺尔玛说，"孩子fl］几乎都这样。" 几乎都……路易斯忧郁地想。

不过艾丽挺好的。她正午时到家，满面笑容。蓝色 喇叭裙露出已结了痂的膝盖，还有一块新的擦伤。一只 鞋的鞋带开了，头上一条发带丢了。艾丽边跑边叫："爸 爸，妈妈，我们唱’老麦克当那’了，跟在卡斯泰儿街 的学校里唱的一样r

路易斯正抱着盖基，坐在窗边，儿子几乎睡着了。

瑞琪儿带着忧伤的神色扫了路易斯一眼，很快将目 光移开了。

路易斯有一刻觉得极为恐慌。他想，我们真的要变 老了，真的。我们也不例外，艾丽在一天天长大，我们 也在一天天变老。

艾丽向他跑来，给他看自己画的画和腿上的擦伤， 一直在跟他说他们唱的那首歌和老师白丽曼太太。丘吉 在她的两腿间跑进跑出，呜呜地叫着。艾丽竟没被它绊 倒。

“嘘——“路易斯边说边亲了女儿一下。

盖基已经睡着了,艾丽的声音也没惊醒他。"让爸 爸把弟弟放到床上去，然后再好好地听你说。"

他抱着盖基向楼上走去。九月炎热的太阳照在身 上，走到楼梯口时，突然一阵恐惧和黑暗攫住了他，他 觉得浑身冰凉，胳膊上和后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 紧紧地抱着儿子，几乎是抓着孩子了，盖基不舒服地动 了一下。怎么了 ？他又惊又怕地想，自己怎么了 ？他的 心在狂跳，头皮发紧，他觉得肾上腺激素在快速分泌。 他知道人类的眼睛在极度恐惧时会突出来，不仅会张 大,而且会由于血压和颅内液压的升高，眼睛真的会突 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是幽灵？上帝,真好像是有什么 东西在楼道里和我擦肩而过，这东西我几乎能看到似 的。

楼下的屏风门咯吱作响。

路易斯吓了一跳，几乎要尖叫起来，接着他大笑起 来。这只不过是人们有时会经历的那种心理恐惧罢了 O 片刻神游而已。这种情况发生了，仅此而已。世上没有 幽灵,至少在他的经历中没有。路易斯在行医生涯中已 见过二十多人死去，但从没感到过人的魂灵的存在。

他把盖基抱进儿子的卧室，放在他的儿童床上。但 他在给儿子盖毯子时，他觉得背部发冷，一阵寒战，因 为他突然想到了卡尔舅舅的"展示室"。展示室里没有 新车，没有带有现代特点的电视机，也没有装着玻璃板 的能让人看到满是泡沫的洗碗机。那里有的只是掀开了 盖子的棺材，每个上面还有精心掩盖起来的聚光灯。他 的舅舅是个殡仪员。

老天，什么使得你如此害怕？让这些想法滚蛋吧! 他亲了儿子一下，下楼去听女儿讲她上学第一天发 生的事去了。

八

艾丽上学有一周了，大学里的学生们返校前的那个 星期六，克利德夫妇正坐在草坪上，艾丽刚骑过车子， 正坐着喝冰镇的茶，盖基则在草丛中爬来爬去看虫子， 也许还吃了几个，他可不管自己的蛋白质来源是什么 呢。克兰道尔穿过马路向他们走来。

"乍得,"路易斯站起来说，"我去给你拿把椅子。" “不必了 *:，*乍得穿着牛仔裤，一件露脖子的衬衫 和一双绿色的靴子，他看着艾丽说，"你还想知道那条 小路通向哪儿吗？"

“想r艾丽立刻跳起来，眼睛一亮，说："学校里 的乔治•巴克说它通向宠物公墓，我告诉了妈妈，可她说 要等您说，因为您知道它通向哪儿。"

"我也确实知道:'乍得说，"要是你父母不反对*，* 我们可以到那儿散散步。不过你得穿上靴子,那儿的地 有些泥泞。"

艾丽跑进房子去取靴子了。

乍得喜爱地看着她，说："也许路易斯你也想去 吧？”

“是的。"路易斯回答。他看着瑞琪儿问："你想去 吗，亲爱的？"

"那盖基怎么办？我想得有一英里路呢。"

“我把他放到背带里背着。"

瑞琪儿大笑着说："好吧，不过，放在你的背上， 先生。"

他们10分钟后出发了，除了盖基外，大家都穿了 靴子。盖基坐在背带里从路易斯的肩膀上瞪大眼睛四处 望。艾丽在前面不停地跑着，追逐蝴蝶，采摘鲜花,地 里的草有齐腰深。已是秋天了，但太阳依然炎热，他们 爬到第一座小山顶上时，路易斯腋下一片汗渍。

乍得停下来，起初路易斯以为到了，因为老人也累 了一不过他接着又看到后面还有一座山。"就在那上面。〃乍得嘴里叼着一片草叶说。路易斯从老人那精确 的南方口音里听出来一种话犹未尽的感觉。

〃真漂亮啊「瑞琪儿喘着气，几乎带着责怪的口 气对路易斯说，"你原先怎么没告诉我呢？”

〃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座山。"路易斯说，他有点

觉得惭愧。它们还在自己的家

上，而自己直到今天才

有时间爬爬房子后面的山。

艾丽一直跑在前面，现在也回来带着好奇盯着小山 看，丘吉轻步走在艾丽脚下。山不高，也不需要高。东

面郁郁葱葱的树林遮住了视线

一片金黄的土地，

宛如晚夏的梦。一切都寂然无声，朦朦胧胧。甚至高速 路上也没有一辆奥灵科的大卡车来打破这宁静。当然山 边还有一条河谷，河面宽阔，河水静静地流着，仿佛在 沉沉入梦。远处教堂的塔尖从一片老榆树丛中伸出来, 右面能看到艾丽去的学校的砖墙的轮廓。头上白云飘 动，天边一片湛蓝，到处都是晚夏的气息。

〃的确是漂亮极了。〃路易斯终于说道。

〃人们过去叫它希望山。〃乍得边说，边又往嘴里 放了支烟，但没点燃。“现在仍有些人这么叫，不过比 较年轻些的人都搬到城里了，这山都快被忘了。我想没 多少人来这儿啦，因为山不高，好像也看不到多少，不 过你能看到一“他挥着只手，停了下来。

“能看到一切。"瑞琪儿低声敬畏地说，她转身问 路易斯，"亲爱的，我们拥有这山吗？"

路易斯还没回答，乍得说：“噢，是的，这是你们 地产的一部分。“

路易斯想，山和地产可不一样。

林子里有些凉，也许只有8度或10度。小路依然 宽敞,路边零星有些放在盆罐中的花，路上铺满了干松 针。他们向山下走去，约走了四分之一的路时，乍得叫 住了艾丽，和蔼地说："小女孩来这儿走走不错，可是 我要你向爸爸妈妈保证，你来这儿的话一定要待在小路 上。〃

"我保证。"艾丽说，又立刻问，"为什么呢？ ”

乍得瞥了一眼路易斯，他正因背盖基累了停下来休 息呢。"你知道你们在哪儿吗？"

路易斯摇了摇头。乍得大拇指从肩上向后一指："那 边是市里。这边是绵延50多里的树林。这儿的人们叫 它北路德楼林，不过这林子紧挨着奥灵顿和洛克福特。 林子尽头是我跟你说过的印第安人想要回的那片地。我 知道听起来这一切很好笑，一边是你们的紧临高速路的 漂亮房子，里面装有电话。电灯、有线电视等等，另一 边是未开化的人，但是的确如此。"老人又回头对艾丽 说："我是说你可不想在林子中迷路吧，艾丽。你要是 不在路上走，就会迷路的。那样就只有老天知道你在哪 儿啦。"

,我不会的，克兰道尔先生。"艾丽被老人的话触 动了，甚至表现出敬畏的神态，但并不害怕。路易斯能 看出来，但是瑞琪儿却有点心神不安地看着乍得，路易 斯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自在。他想也许这是城里人本能地 惧怕森林的情结吧。他自己二十年前在童子军营时曾手 拿指南针找过路，现在对如何根据北斗星和树上长的青 苔来判断方向早已模糊不清了。

乍得看着他们笑着说："自从1934年以来我们这 几没人在林子里迷过路，至少本地人没有。最后一个迷 路了的是威尔•杰普森。"

瑞琪儿声音紧张地问："您是说本地人没有再迷路 的？"路易斯几乎立刻了解了妻子的想法：我们可不是 本地人。至少现在还不是。

乍得停了一下，点头说道："这里确实每两三年就 有一位游客会迷路，因为他们自以为远离大路也不会迷 路。不过，太太，你别担心，他们并没有永远失踪。"

“林子里有驼鹿吗？ “瑞琪儿担心地问。路易斯笑 了，要是瑞琪儿想担心的话，没人能阻拦得了。

“噢，你可能会见到一头驼鹿/乍得说，"不过， 瑞琪儿，它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在交配季节驼鹿有些焦 躁不安，其他时候它们遇到人时只是盯着人看。这些驼 鹿在发情期时爱追赶的人只是那些从麻省来的人。我也 不知道为什么。"路易斯以为老人在开玩笑，但老人神 情严肃。“我见过好几次。从麻省来的人爬在树上，对 着一群驼鹿大叫。这些驼鹿都大得出奇。好像驼鹿能闻 出麻省人的味似的，或许是他们身上穿的新衣服的味*，* 我也不知道。真希望大学里的学畜牧业的学生能写篇关 于这种现象的论文。不过我想没人会写的。"

“什么是发情期？ ”艾丽问。

“你不用知道。"瑞琪儿说，“不过，艾丽:没有 大人跟着，你不许到这儿来。"

乍得有点不自在。"我并不是吓唬你们，瑞琪儿一 一吓唬你或你女儿。在这片林子里不用害怕。这条路挺 好的,只是春天时臭虫多点几，其他时候有些泥泞 一 除了 1955年，那年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干旱的一年。 而且这路上没有有毒的藤蔓和有毒的橡树，可学校校园 后面有。艾丽，你可别靠近那些有毒的东西,要不你就 得有三周都要洗药膏澡了。“

艾丽捂着嘴咯咯地笑了。

乍得认真地说*1*这条路很安全。“瑞琪儿还是有些 不信。乍得接着说嗨，我打赌连盖基都可以走这路。 镇里的孩子们常来，我都跟你说了，他们把路养护得不 错，没人让他们这么做，他们自己这么做的。我可不想 让艾丽觉得很糟。“他弯腰对艾丽眨着眼睛说*1*艾丽， 生活中很多事都是这样，要是你走在正路上，一切都没 事。要是你离开正路，运气又不好的话，你就会迷路的。 那就得派搜寻队去找你了。“

他们接着往前走。路易斯开始觉得背孩子的背带勒 得他的背有点疼。盖基不时地两手抓他的头发，用力拽 一把，要不就踢他的腰。没几天可活了的蚊子围着他的 脸、脖子嗡嗡地飞着，咬着，让人忍不住流泪。

小路蜿蜒穿过老杉树林。路有些不好走，路易斯的 靴子有时陷在泥水里。有段路他们是踩着一片草丛在 走，那是最糟的一段路。后来又开始爬山了，两边是树 木。盖基好像魔术般地增了 10斤，天好像也热了 10 度。汗顺着路易斯的脸直往下淌。

瑞琪儿问*1*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让我来背一 会儿吗？"

"不用，我没事。“路易斯说。虽然他的心像鞭打 一样加快了好多，他还没事。他更习惯于给人开处方时 让别人多锻炼身体*，*而自己却锻炼得不多。

乍得和艾丽并排走着，艾丽柠檬黄色的裤子和红衬

衫在暗棕绿色的阴影里绚丽夺目O

"路易斯，你认为他真的知道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瑞琪儿有点焦虑地低声问。

”当然了。"路易斯说。

乍得回头兴高采烈地叫道不太远了......路易斯, 你还能支持住吗？ “

路易斯想，我的老天，这老人都80多了，可我想 他甚至还没出一点汗呢。

“我没事。“路易斯有点挑战似地回答。即使他感 觉自己要得了冠心病，自尊心也会使他这么回答的。他 咧开嘴巴笑了笑，紧了紧背带，继续前进了。

他们爬到了第二座山的山顶。小路沿着山坡蜿蜒而 下，逐渐变窄。路易斯看到乍得和艾丽走到一块风吹日 晒的弧形木牌下，木牌上用黑色依稀可辨地写着"宠物 公墓“几个字。

路易斯和瑞琪儿互相好笑地看了看，走到木牌下， 一起本能地伸出手来握着对方的手，好像两人到这儿来 举行婚礼似的。

这是那天早上路易斯第二次陷入了惊讶的沉思中。

这里没有松针铺成的地毯，有的是一个整齐修剪了 的圆形草地，直径大概有40英尺。草地三面是厚厚的 纵横交错的灌木丛，另一面是杂乱堆放的一片倒了的树 木，看起来阴森恐怖，危机四伏。路易斯想，大人要从 那里走过或翻过那片乱木堆也得穿防护靴才行。空地上 插满了标牌，有用木板条做的，有用碎木片做的，还有 用白铁皮条做的，显然孩子们能弄到什么就用什么来 做。在周围树木和灌木生机勃勃地扩展领地、争夺阳光 的对比下，仿佛更衬托出了人们建造宠物公墓的目的。 生与死的对称性在这儿体现得更深刻了，让人感到神秘 莫测，不是一种基督教的神圣，而是异教徒的诡秘。

“真好看。“瑞琪儿言不由衷地说。

"哇！"艾丽叫道。

路易斯摘下背带，把盖基放到地上，盖基可以随处 爬动了，路易斯也觉得背上一阵轻松。

艾丽从一个墓碑跑到另一个墓碑,每见到f就大 叫一声。路易斯跟着她，瑞琪儿看着盖基。乍得背靠着 一块突岀的石头,盘腿坐着抽烟。

路易斯注意到这块地方不仅看着整齐划一，而且墓 碑都是按着同心圆的形式排列的。一块木板条做的墓碑 上写着：小猫斯马基，下面是：一只听话的猫，再下面 是：1971——19740笔迹是孩子写的，但很认真。在 外围的一块木牌上用红色笔迹依稀可辨地写着：比佛 尔，下面是两行诗：比佛尔，比佛尔;能干的小狗鼻子 灵；它死了，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减了穷。

乍得说?比佛尔是戴斯勒家的长毛狗，去年被一 辆车压死了。那上面有首诗吧？ “他一边说一边用鞋后 跟在地上蹭出个小坑，把烟灰都埋了进去。

"是有两句诗。"路易斯回答。

有些坟墓上放着鲜花，有些已经枯萎了，还有的已 烂掉了。路易斯试图辨别的碑文有一半是用铅笔写的或 粉刷的，一多半模糊不清或根本看不出来了。另有些根 本没什么标志，路易斯猜想可能是用粉笔或蜡笔写的。

“妈妈!"艾丽叫道这儿还有一条金鱼的墓呢， 快来看哪!"

"我可不看。〃瑞琪儿说。路易斯瞥了她一眼。妻

子一个人站在宠物公墓的最外

*，*看起来极不自在。路

易斯想：即使在这里她也感到沮丧。她在涉及死亡的场 合总是很不自在，也许是因为她姐姐的缘故。瑞琪儿的 姐姐死时很小，她的死在瑞琪儿心头留下了伤痕，他们 刚结婚时路易斯就知道了这事，因此很少提及。她姐姐 的名字叫赛尔达，死于脊髓性脑膜炎。她的这种致命的 病可能是持续的时间很长，令人痛苦难熬，而瑞琪儿可 能那时刚好处于易受影响的年龄。也许忘掉那段往事对 她有好处。

路易斯对妻子体贴地笑了笑，瑞琪儿感激地笑了。 然后路易斯抬头望去，他们置身于一片自然的开阔地 里，青草茂盛，阳光充足，但草需要浇水和精心地养护。 而水可能是用水罐提上来的或是用背背上来的。路易斯 又一次想，真奇怪，孩子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做这些事。 他也想起自己小时做事的热情，就跟艾丽现在一样，像 燃烧的新闻纸，着得快，烧得热，但很快就灭了。

越往里走，宠物的坟墓越古老，上面的碑文也越来 越模糊不清不过仍能看出年代。有1968年的有1965 年的，有1958年的,还有1953年，甚至1929年和 1939年的等等。这些宠物包括兔子、狗、鹦鹉等等。 路易斯发现有一块墓碑是用石头做的，上面刻着：哈娜 —最好的狗。虽然字很小，但路易斯能想象出某个孩 子为了在石头上刻这几个字一定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它 所体现出的孩子对宠物的爱和对宠物死的悲痛真令人 揪心。有些人即便对自己亡故的父母或夭折的孩子也做 不到这一地步。

”好家伙，这个墓真是年代久远了。"路易斯对正 漫步走向他的乍得说。

乍得点点头说路易斯，你来，我想领你看点东 西。“

他们走到离墓地中心只有三排的地方，乍得在一个 坟墓前停了下来，木条做的墓碑已经倒了。乍得跪下扶 起了木条，然后对路易斯说*1*这上面原来有字的，我 亲自刻上去的。不过现在已经全没了，我的第一只狗， 斯波特就葬在这。它是老死的*，*冈!I好死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的1914年。“

想到这个坟墓竟然比有些人的坟墓还要古老，路易 斯有些茫然。他继续向墓地中心走去，一边查看了几个 墓碑，上面的字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大部分上面长满了 青苔，有一块倒了的墓碑上还长满了草。他扶起木板,

F面有几只甲虫在乱爬。路易斯觉得有点寒气。他想,

这是宠物的坟山，我可不喜欢。

"这些是什么时候的坟墓呢？ 〃

乍得双手插兜，说:〃老天，我也不知道。当斯波 特死时，这些就在这儿了。那时我有一大帮朋友。他们 帮我一起给斯波特挖的坑。你知道，在这儿挖坑不容易, 全是石头。我有时也帮别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边 那个是派特的狗的坟，而那个里并排埋了格娄特雷的三 只猫。老佛利奇养了好多信鸽。我、格娄特雷和汉纳一 起埋过一只，它是让狗给咬死的。就在那儿。“他停了 一会儿，想了想，说?你知道，我是我们那伙人中的 最后一个活着的了。我的伙伴们，都死了，他们都死了。

//

路易斯只是两手插兜，站在一边看着这些宠物的坟 墓，什么话也没说。

“这儿的地里全是石头，没法种东西，我想，只能 用做坟地了。"乍得说。

盖基在路的对面轻声哭起来。瑞琪儿把他抱起背到 背上，然后对路易斯说孩子饿了，我想我们该回去 了，路易斯。"她的眼睛也在请求，回去吧，好吗？

”当然。"路易斯说。他背上背带，转身让妻子把 盖基放进去，又叫道艾丽，嗨，艾丽，你在哪儿？

//

瑞琪儿指着倒掉的乱木堆说（她在那儿呢。“艾丽 正在乱木堆上爬着，好像在爬学校里的栏杆。

"噢,小宝贝，赶快下来,离开那儿！"乍得警觉 地叫道/你会不小心把脚陷进树洞里和树缝里，把脚 脖子折断的。"

艾丽跳下来，边叫边揉着屁股向他们跑来。她倒没 擦破皮，不过一个硬硬的枯树枝划破了她的裤子。

“你看我没说错吧，"乍得边抚弄她的头发边说:' 像这种乱木堆,就是对树林极熟悉的人只要能绕过去都 不会去爬越的。倒在一堆的树木变得邪恶了，要是它们 能的话，它们会咬你的。"

"真的吗？"艾丽问。

“真的。你看，它们堆在一起像乱草。要是你碰巧 踩不对了，所有的木头就会像雪崩似地全倒下来。”

艾丽看着路易斯问爸爸，是真的吗？"

"我想是的，宝贝。"

"该死的！"艾丽回头对着乱木堆喊道《’你们这些 破木头，你们挂破了我的裤子！"三个大人全大笑起来。 乱木堆可没笑，它只是在阳光下泛着白光，仿佛已经堆 在那儿好几十年了。路易斯觉得它看起来像很久前被骑 士杀死的怪物的骨架，像在巨大的圆石堆中的巨龙的骨 头。

路易斯又突然想，这乱木堆是条方便之路，可连接 宠物公墓和那边的树林，那片乍得后来无意提起的印第 安森林。这随意堆放的乱木就像大自然完美的艺术作 品。它

就在这时，盖基抓住了路易斯的一只耳朵，高兴地 叫着才宁着，路易斯就忘掉了宠物公墓那边的那片树林。 是回家的时候了。

九

第二天，正当路易斯在书房安装一辆1917年制的 劳斯莱斯银色车模型时，艾丽来找路易斯，她看上去有 点心事重重的，不过又有些严肃认真的样子。女儿向他 打招呼:'你好，爸爸。"

"你好，宝贝，怎么啦？"

“噢，没什么，你在做什么呢？ “艾丽若无其事地 回答。不过她脸上所表现岀来的可不是那么回事。她穿 着件外衣，路易斯突然想起女儿在星期天总穿着外衣， 虽然他们并不去教堂。路易斯一边小心地粘汽车模型的 防泥板，一边递给女儿一个轮轴盖，回答道："瞧这个, 看到这些连在一起的R字了吗？这些字很小，是吗？要 是我们坐L -1011型飞机回筛顿城过感恩节的话，你 会发现飞机的发动机上也有这些R字。"

“轮轴盖，真妙极了。"艾丽边把轮轴盖还给爸爸

边说。“要是你有一辆劳斯莱斯车，你就叫轮轴盖为防

护极了。你也可以神气活现了。等我挣了一百万的话，

我就买辆劳斯莱斯。到时候，盖基晕车呢，他就可以吐 到真皮的车座上了。"艾丽好像没听见。路易斯暗自南

咕，艾丽，你在想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总是像在打岔， 你的脑子里总有自己的一套。而这一点正是路易斯佩服 女儿的。

"爸爸,我们富吗?"

*"不富*,不过我们也不至于穷到挨饿的地步。"

"我们学校的麦克说医生都很富的。"

"噢，你以后回学校告诉麦克，许多医生会富起来 的，但要用二十年呢 .....而且管理大学的医务所也变不 了很富的。做医学专家才能会很有钱呢。比如，做妇科 专家、整形专家或者神经科专家，他们很快就能富起来。 像我这样搞实用内科的，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变富的。"

"爸爸，那你为什么不做个专家呢？ “

路易斯想起自己做过的各种各样的模型，想起自己 有时会对这一切产生厌倦，想到要花掉一生的时间给孩 子们检查他们是否有锤状趾，或者戴着医用手套给妇女 检查阴道有没有肿块或损伤，他回答道："我只是不愿 意做。*〃*

这时，丘吉跑进来，停了一下，张着绿眼睛打量着, 然后跳到窗台上，趴下来像是要睡了。

艾丽扫了小猫一眼，皱了皱眉头。这使路易斯感到 很奇怪。通常艾丽都是用充满了爱意的眼神看小猫的。

艾丽在屋子里边走边环顾着各种各样的模型，然后，用 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老天，在宠物公墓那儿有很 多坟墓，对吗？ *〃*

啊，这就是症结所在，女儿心事重重地来这儿就是 为了这件事。路易斯没回头看她，他接着看自己的模型 安装指南，把车灯装到模型上，然后说：〃是啊，我想 能有一百多个吧。〃

〃爸爸，为什么动物没有人活的时间长呢？ 〃

〃噢，有些动物活得和人差不多一样长，有些活得 比人活的时间还长呢。比如大象就活得很久，还有一些 海龟，它们活得有多久连人都不知道。也许人们知道， 不过他们不敢相信。"

艾丽并不关心这些动物，她说：“大象和海龟都不 是宠物啊,宠物活的时间根本就不长。麦克说小狗活一 年相当于人活9年。”

"是7年。"路易斯不由自主地纠正道，"宝贝，我 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说的也有道理，一只活了 12年 的狗是只老狗了。你知道，生物要有新陈代谢。新陈代 谢看起来就像在告诉人们时间。噢，它还有别的作用 —有些人吃得多可仍然很瘦，就是因为新陈代谢的缘 故，像你妈妈就是。另一些人——比如我一就不能 吃得太多，要不就得长胖了。我们的新陈代谢都不一样, 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新陈代谢主要是起生物钟的作用。 狗的新陈代谢很快。人的呢，就相对慢些。大多数人可 以活到72岁。相信我，72岁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呢。" 因为艾丽看上去好像真的很焦虑，所以路易斯尽量 说得诚挚可信。他已经35岁了，但对于他来说，时间 简直就是稍纵即逝。他接着对女儿说："那海龟呢，它

们的新陈代谢就更慢了。〃

艾丽又看了丘吉一眼，问：〃猫的呢？"

〃噢，大多情况下，猫和狗的基本一样。"路易斯

知道自己在撒谎。猫生性暴虐，通常会暴死在人们面前。

丘吉现在是在阳光下打盹，每天晚上静静地睡在女儿的 床头，以前这小猫机灵可爱，常缩做一团。但路易斯见 过它偷偷接近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鸟，猫的绿眼里充满了 好奇和冷酷的喜悦。丘吉很少咬死它捕获的猎物，不过 有一次例外。那是妻子怀盖基六个月的时候，小猫在他 们的公寓和邻近的公寓之间的巷子里抓了一只大老鼠, 它把那只老鼠咬得血肉模糊，瑞琪儿看到后，跑到厕所 里大吐了\_阵。猫的生活是残暴的，猫通常会横死街头。 猫是动物世界中的暴徒，它们从不守法，因而常暴死。

猫大多不是老死在火炉边的。但是对于5岁的女儿来 说，总有些东西也许不该告诉她，尤其这是她第一次问 起关于死亡的事。

〃我是说，'‘路易斯接着说，〃丘吉现在才只有3岁， 你5岁了。它可能会活到你15岁，上高二的时候呢，

到那时还早呢。"

“对我来说可不是还早呢。"艾丽声音颤抖地说，"根 本就不是还早呢。"

路易斯不再假装安装模型了，他向女儿做手势让她 过来。艾丽坐在他的膝上，神情忧郁，路易斯为女儿的 漂亮感到震惊。艾丽皮肤有点黑，像地中海地区的人一 样。和路易斯一起在芝加哥工作过的托尼医生过去叫女 儿是印度公主呢。

"宝贝，”路易斯说，"要是让我来决定，我就让丘 吉活到一百岁。可是我不能决定啊。"

"那谁决定呢？ “女儿问，接着带着无尽的蔑视说, "我想，是上帝吧。"

路易斯强忍着没大笑出来。这个问题太严肃了。

“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他说，"时光 流逝一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宝贝，什么事都没有保 证。“

突然艾丽泪流满面，愤怒地大叫起来："我不要让 丘吉像那些死了的宠物一样！我不要丘吉死！它是我的 小猫！它又不是上帝的猫！让上帝自己的猫死去吧！让 那些他想要的猫去死吧！把那些猫全弄死！丘吉是我 的r

有脚步声从厨房传过来，是瑞琪儿跑来惊讶地向书 房里看。艾丽正靠在爸爸的胸前抽泣。恐怖的感觉被发 泄了出来，艾丽好些了。

路易斯一边摇晃着艾丽，一边说:"艾丽，艾丽， 丘吉没死，它就在那儿呢，在睡觉呢。"

“可它会死的:,艾丽边哭边说，"它可能随时都会 死的。"

路易斯边摇晃着艾丽，边想：也许艾丽哭是因为死 亡的残忍、不可预见和不可阻挡的缘故吧。对干一个小 女孩来说，要是别的动物都已死了、埋了的话，那丘吉 也可能随时都会死、会被埋了的；而丘吉会死的话，那 她的妈妈、爸爸和小弟弟，甚至她自己都会死的。死亡 是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宠物公墓却是实实在在的。在那 些纵横交错的墓碑中，即便是孩子也会觉察到死亡的事 实。路易斯这时仍可撒谎，就像他刚才说猫的寿命长 样。但谎言会让孩子们记上一辈子，也许以后他们会把 这些谎言归罪于父母。他自己的妈妈就曾无恶意地骗他 说，小孩子是妈妈们在带着露珠的草地里拣的，当妈妈 们想要小孩时，她们就去草地里找。路易斯为这事一直 没原谅妈妈的撒谎，也没原谅自己，因为自己竟相信了 这种说法。

"宝贝,死亡总是有的;路易斯说,"死是生活的 一部分。”

艾丽哭着说："是糟糕的一部分，真是糟糕的一部 分。“

路易斯没再说什么，女儿抽泣着。他抱着艾丽，听 着星期日教堂的钟声,穿过九月的田地飘过来。女儿的 眼泪终究会停止的。让她了解死亡是必要的一步，以后 她就会平静地对待了。不知不觉中艾丽停止了哭泣，像 丘吉一样睡着了。

路易斯把女儿放到床上，下楼来到厨房。妻子正在 打蛋糕。他对妻子说了艾丽上午的奇怪表现，觉得这不 太像艾丽平时的样？。

“是不像。"瑞琪儿边把碗放在橱柜上边说，"我想 她可能昨晚一直没怎么睡。我听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声音，丘吉一直叫着要出去，直到3点左右呢。只有艾 丽烦躁不安时，丘吉才这么做。"

“她为什么一”

“噢，你当然知道为什么r瑞琪儿生气地说，"那 个该死的宠物公墓就是为什么！路易斯，那宠物公墓真 的使女儿很沮丧。这是她第一次见墓地，甭管是什么墓 地，这使她很不安。我想我不会给你的朋友克兰道尔写 什么感谢信的，就为了这次去墓地。"

路易斯想，好嘛，他一下子是我的朋友了。他有点 迷惑又有点苦恼，说："瑞琪丿L—”

“我可不想再让女儿去那儿了。"

"瑞琪儿，乍得说的关于那条小路的事都是真的。”

"那不是条小路，你知道的。"她又拿起碗，更用 力地搅拌起来。"那是个该死的地方。那是个危险的地 方。孩子们去那儿照看坟墓，清理道路……那是一种病 态。不管这个城镇的孩子们有什么样病态的东西*，*我可

不想让艾丽也感染上。*〃*

路易斯不知所措地看着妻子，说："亲爱的，那只

不过是个宠物公墓罢了。"

瑞琪儿用打蛋糕的勺一指路易斯的书房，说：〃刚 才她在那儿哭的时候，你以为对她来说只是个宠物公墓 的事吗？不，路易斯，这将会在她心中留下一个疤痕， 她以后再也不能去那儿了。那不是条小路，而是个丑陋 的地方。你瞧，她现在已在想着丘吉快死了。'‘

有一刻，路易斯有种感觉，好像他仍在跟艾丽讲话, 她只不过穿着妈妈刻板的衣服，带着清楚的、聪明的瑞 琪儿的面具而已。甚至表馳一样——表面固执忧郁, 内心却易受伤害。

路易斯搜寻着字眼，因为这个问题突然变得严肃起 来,它不仅意味着神秘或是使人产生孤独感，还体现出 瑞琪儿忽略了一种充斥了满世界的东西，这种东西谁都 能注意到，除非人们有意视而不见。他说："瑞琪儿， 丘吉肯定是要死的。"

瑞琪儿生气地瞪着他，像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孩子似 的字斟句酌地说："不是那么回事，丘吉今天不会死， 明天也不会。“

“我是想告诉女丿一“

"丘吉后天也不会死，也许好多年后也不一”

“亲爱的，我们可没把握一”

"我们当然有把握r瑞琪儿大叫起来，"我们好好 照看它，它就不会死，这儿没人会死的。还有，你为什 么要领着那么小的孩子去墓地，让她伤心沮丧，她还没 法理解这些呢r

“瑞琪儿，你听我说。”

但瑞琪儿根本没心思听，她仍在发火："遇到死亡 的事，不管是宠物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已经够 糟的了，难道还要把它变成一个……一个该死的宠物公 墓，像旅游景点似地去吸引人不成嘛……"瑞琪儿说着, 已泪流满面。

“瑞琪儿:'路易斯边说边伸手想搂住妻子安慰她, 但妻子生硬地把他的手推开了，说："没什么，你别介 意我刚说过的话。”

路易斯叹了口气，说："我觉得我好像掉到了无底 洞似的。"

他想让妻子笑笑，然而瑞琪儿仍是瞪着他。路易斯 意识到妻子发怒了,不只是生气，而是绝对地发怒了。 路易斯突然无意识地问："瑞琪儿，你昨晚睡得怎么 样？"

“噢，天啊!你可真聪明。"瑞琪儿轻蔑地说，她 转过身去，但路易斯还是看到了她眼里有种受到伤害的 神色。瑞琪儿接着说："路易斯，你可真聪明，你一点 都没变啊。一有点什么差错，就责怪我，是不？就想着 又是瑞琪儿在发神经了。"

“这不公平。”

"是吗?"瑞琪儿拿起碗，砰的一声重重地放在炉 边的台子上，咬紧嘴唇，开始往一个蛋糕盘里抹油。

路易斯耐心地说："瑞琪儿，让孩子了解些关于死 亡的事没什么错。事实上，我觉得倒是必要的。艾丽对 此事的反应一她的哭泣一我认为是正常的。它一

〃噢，你认为是正常的，"瑞琪儿又激动起来，〃你 让个孩子痛哭流涕，而那只猫还活生生地毫发无损呢, 你却对女儿说什么小猫的死，你觉得听起来很正常一

"闭嘴/路易斯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我再也不想谈论这种话题了。〃

“是的，但我们还会谈到的。"路易斯自己现在也 有些生气了，"你可以朝我出气，那我呢？ ”

“反正再也不许女儿去那儿了，而且就我来说，这 个话题到此为止。”

“艾丽从去年就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岀来的了 /路 易斯谨慎地说，"你还记得吗？我们给她买了本书，跟 她讲过。我们那时都认为应该让孩子们了解他们是打哪 儿来的。“

"那件事扯不到

*II*

“不，两件事有关系。"路易斯粗暴地说，"在书房 跟女儿说起丘吉时，我就想起我妈妈对我讲的关于女人 从哪儿得到孩子的故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谎言。

我想孩子永远也不会忘掉父母对他们说过的谎言的。*〃*

〃孩子们是从哪儿来的和那个该死的宠物公墓毫无

关系!"瑞琪儿冲着路易斯大叫道。她的眼睛在说，路

□□

易斯，你要愿意的话，这些话你可以白天黑夜地说，直

到你痛苦得不想说为止，但我可永远不会接受你的观 点。

不过路易斯还想说服妻子。“艾丽知道了关于出生 的事，林子中的那个地方只不过使她想了解些关于死亡 的事,这很自然。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了一"

"请别说了 !"瑞琪儿突然尖叫起来一真的尖叫 声一这使路易斯吓了一跳，他往后一退，胳膊肘碰到 台子上的一袋面粉，袋子掉在地板上，口开了，白面像 云一样喷洒一地。

“噢，该死r路易斯不快地说。

楼上房间里传来盖基的哭声。

“真不错啊，你把楼上的孩子都弄醒了。"瑞琪儿 边哭边说，"谢谢你，多么轻松宁静的星期六的早上啊。"

瑞琪儿想从他身边走过去，路易斯伸手拉住她，说:

“我问你一件事，因为对于生物来说，什么事都有可能 发生的。作为医生，我知道这点。要是艾丽的猫得了血 癌，猫很容易得的，或是在路上被车压了，你愿意给她 解释发生了什么吗？瑞琪儿，你愿意吗？ ”

“让我走，让我走，盖基会从儿童床上掉下来的。" 瑞琪儿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了。她的声音里满是愤怒， 但眼中的伤痛和恐惧更多，她的表情仿佛在说，路易斯, 我不想谈论此事，你别想强迫我。

路易斯接着说："你应该跟她解释，你可以告诉她 我们不谈论死亡，体面的人不谈论死亡的，他们只是埋 葬死去的一一但不说埋过，你会让她产生一种变态心 理。"

“我恨你r瑞琪儿边抽泣着说，边从路易斯手中 挣脱出去。

这时，当然，路易斯觉得对不起妻子了，但为时已 晚。

"瑞琪儿

妻子粗暴地推开他，哭得更厉害了。〃少管我，你

做得太过分了 她走到厨房门口时

转身泪流满面地

对路易斯说，〃路易斯，我希望以后别在艾丽面前谈论 死亡的事了，我是认真的。关于死亡，没什么是自然的, 没有。你是医生，更应该知道这一点。'‘

瑞琪儿说完，转身走了。路易斯一个人待在厨房里, 耳边仍在回响着他们的争吵声。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去拿 答帚扫干净地上的面粉。他一边扫着，一边想着夫妻两 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端。作为医生，他认为死是世上万 物必将遇到的事，即便是海龟和大红杉树也一样面临死 亡。而妻子对这个话题这么反感。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大声说："是赛尔达的死,老天啊，她的死一定对瑞琪 儿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问题是他该怎么办，就让这事 不了了之呢，还是应该做点什么帮助妻子？

十

晚上,路易斯和乍得、诺尔玛坐在乍得家的门廊里 喝冰镇的茶，一边想着妻子一天里对他的冷淡态度，真 可说是冷若冰霜了。明天自己要到学校值一天的班,学 生们这两天都返校了，安置得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艾 丽能很容易地理解这件事。"乍得说。路易斯还在想， 晚上回去时恐怕瑞琪儿已上床睡觉了，盖基会睡在她的 旁边，因为他们怕儿子会从儿童床上掉下来。“我说我 希望一”乍得重复说。

“对不起:路易斯回答，"我有点走神了。是的， 艾丽有些心情沮丧。你怎么猜到的？ ”

乍得轻轻地握住妻子的手，对她笑着说："像我说 的，我们看到孩子们来来去去的，当然了解他们了，是 吗，亲爱的？"

"是啊：’诺尔玛说，"大群大群的孩子们，我们很 爱孩子们。“

乍得说："有时宠物公墓是他们真正第一次面对死 亡的地方。孩子fl］在电视上看到过人死去，但他们知道 那是装岀来的，就像他们在星期六下午看到的那些老西 部片一样。在电视和电影里，人们捂住肚子或胸膛倒下 就是死了。但山上的宠物公墓会让孩子们觉得比电影、 电视里的死更真实，你不这样想吗？"

路易斯边点头边想: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跟我妻子 讲讲呢？

“有些孩子根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至少不像你想 象的那样。不过我想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像搜集了别的东 西后，装在口袋里,回家再细细体味一样,再想起宠物 公墓和死亡的事。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没事。可是， 也有些……诺尔玛，你还记得那个叫郝勒维的小男孩 吗？"诺尔玛手里端着盛有冰块的茶杯，点着头说："记 得，那个男孩总做些噩梦，都是有关死尸从坟墓里出来 什么的。后来他的小狗死了一人们都说是吃了毒药死 的，是吗，乍得？"

"是的，人们大多认为它是吃了毒药死的。那是 1925年，那时郝勒维可能才10岁。他后来成了州参 议员。再后来竞选过国家参议员，不过失败了。那时大 概是在朝鲜战争之前。〃

诺尔玛回忆说：“他和朋友们给狗举行了个葬礼。 那是只杂种狗*，*不过孩子很爱它。我记得孩子的父母有

"他们正要打出个结果时，比利的妹妹曼蒂拿出一 本大英百科全书,是第四卷。路易斯，曼蒂的爸爸—— 史蒂芬，那时是这个地区惟一的医生，也只有他们家能 买得起一套百科全书。"

“他们也是第一家有电灯的。"诺尔玛插嘴说。

“无论怎样/乍得接着说，"8岁的曼蒂拿着那本 大书,匆忙地跑了来。比利和鲍维家的那个孩一我 想是肯道尔，他后来在1942年初作为战斗机飞行员操 练时在喷撒克拉坠机烧死了一一两个孩子正要取代豪 尔家的那对双胞胎去抬那个被药死了的杂种狗上墓地 呢。〃

路易斯开始咯咯地笑起来，不久就大笑起来。他能 感觉到自己跟瑞琪儿吵完架后的一天的紧张开始松弛 下来了。

乍得接着说："于是曼蒂说道:等等，等等，看看 这书上面！’于是孩子们全停下来，看着她。他妈的要 是她一“

"乍得「诺尔玛警告他说。

"对不起,亲爱的，你知道,我一讲起故事来就控 制不住自己了。"

“我想你也是。"诺尔玛说。

“曼蒂拿着那本百科全书，翻到葬礼那一页，书上 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送葬仪式，她的棺材两边有无数的 人，有的流着大汗抬着棺椁，有的穿着丧服跟在两边。 曼蒂就说：说到丧礼仪式,想要有多少人就可以有多 少人。书上这么说的！

路易斯问："问题解决了 ? “

"可不是。最后他们就像书中画的那样，有20个 左右的孩子参加了进来，只是没穿丧服罢了。曼蒂主持 了仪式，这孩子还真行。她让孩子们站成一排，给每个 人发了一支野花，或是蒲公英，或是雏菊。老天,我一 直在想，曼蒂从没去竞选国会议员，真是这个国家的一 大损失，要是她去竟选的话我肯定她会赢的。"乍得大 笑着，摇摇头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比利打那儿以后 就再没做过关于宠物公墓的噩梦。他对狗的死很悲痛， 不过悲痛过后，一切就又好了。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

的人该做的。”

路易斯又想起了瑞琪儿白天近乎歇斯底里的发作。

“你的艾丽会克服这种恐惧感的。"诺尔玛挪了挪

身子，说，“路易斯，你一定在想我们这儿的人总是在 谈论死亡。乍得和我都在变老，不过我希望我俩都还没 到该死的时候一"

路易斯赶快说："没有，当然没有，别说傻话了。"

“但是跟熟人承认这一点也没什么。看来，现在没

人愿意谈论这事或是想这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童

电视上不播放这方面的事，人们怕会伤害了孩子们，伤 害他们的心灵，人们只是想赶快盖上棺材，这样他们就 不必看着尸首做告别了。就好像人们想要忘掉死亡似 的。〃

“而同时在有线电视上人们又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死 亡故事。”乍得清了清嗓子，看着诺尔玛说，"这一代一

代的有多少奇怪的事让人摸不透啊，你说呢？”

路易斯说："是啊，我也这么想呢。"

乍得听起来好像带些歉意地说:“噢，我们可是两 代人，我和诺尔玛都是离死不远的人了,大战之后我们 经历过流感的大流行，看到过很多母亲和孩子同时死 去，孩子们死于感染和发烧，那时好像医生在挥舞着魔 棒让人死似的。当我和诺尔玛还年轻的时候，要是谁得 了癌症,那就意味着接到了死亡通知。在20年代根本 没有什么放射治疗！那两次大战，谋杀，自杀……”乍 得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们了解死亡，就像了解朋 友和敌人一样。我弟弟派特1912年死于急性阑尾炎， 那时塔夫特是总统。我弟弟才14岁，他棒球打得比镇 里的任何一个孩子打得都远。那时，人们不需要去大学 学习有关死亡的学科。那时它说来就来，有时你正吃饭 呢，它也可能出现。有时你他妈的都能感觉到它。"这 次诺尔鸡没纠正他的粗话，而是点了点头。

路易斯站起来，伸了伸腰，说："我得走了，祝你 们明天好运。"

乍得也站了起来，说："是啊，明天你的工作就像 旋转木马似地开始了，不是吗？ “路易斯看到诺尔玛也 试图站起来，就伸手拉了她一把。她面带痛苦地站了起 来。

路易斯问她："今晚不太舒服，是吗？"

诺尔玛答道："还不大糟。"

“你上床睡觉时用热水敷一敷。”

诺尔玛说："我会的，我经常这么做。路易斯，别 为艾丽担心。她这个秋天会忙着结交新朋友，忘了那墓 地的。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一起爬上山去，拔草、种花 和重新描描那些墓碑上的字呢。有时孩子们就这么做。 艾丽会觉得好些，她会慢慢习惯接受这些的。"

要是我妻子她就不会这么讲，路易斯心里说。

乍得说："你明晚要是有空就过来，给我讲讲学校 里怎么样。我们打牌计分来比喝酒，我准能喝过你。"

路易斯说："好，也许我会赢你双倍，你先喝醉了 呢。“

乍得由衷地说："大夫，你赢我不可能。我打牌输 给你的那天就是我会让像你这样一个江湖郎中给我治 病的那天。"

乍得和诺尔玛都大笑起来，路易斯在他们的笑声中 离开了，穿过公路，回家了。

瑞琪儿带着儿子已经睡了,她蜷着身子，带着一种 防御的姿态躺在自己的那一半床上。路易斯想，妻子的 怒火会过去的，他们结婚后也有过争吵和冷战，但这次 最严重。他觉得又伤心又气愤又不幸。想和妻子和好, 又不知道怎么办。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不是在读朋友写来 的告知朋友离婚的消息，而是别人在读自己写的或登在 报纸上的与妻子分手的启事。路易斯悄悄地脱掉衣服， 把闹钟上到早上6点，然后冲了个澡，刮了刮胡子,收 拾完后上了床，但怎么也睡不着。他一边听着妻子和儿 子交替的呼吸声，一边脑子里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好

像有种东西在谴责他。他仿佛又看到艾丽怒气冲冲地叫

着，我不要丘吉死 .....它不是上帝的猫！让上帝带走他 自己的猫吧！仿佛也看到瑞琪儿怒气冲冲地说，你作为 医生应该知道……他仿佛又听到诺尔玛说，就好像人们

要忘记死亡似的 .....接着是乍得那极肯定的声音，仿佛 来自另一个年代：有时你正吃饭呢,它也可能出现。有 时你他妈的都能感觉到它。

乍得的声音和路易斯妈妈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路易 斯的妈妈在他4岁时撒谎说孩子是草地里拣来的，没有 跟他讲关于性的问题。但在他12岁时给他讲了关于死

亡的真情，那时路易斯的表妹露西在一场愚蠢的车祸中 丧生。一个孩子弄到了露西爸爸的车钥匙，决定开车带 着露西兜风，可是车子开动后,他不知道怎样让车停下

来。那个孩子只受了点轻伤，而露西爸爸的车全完了，

表妹露西也被撞死在车里。妈妈告诉路易斯表妹死了的

消息时，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她不可能死，你说什么,

她死了 ?你在说什么呢？然后，他好像突然回想起来似

的:那由谁来埋葬她呢？因为虽然露西的爸爸——路易 斯的舅舅自己就是殡仪员，但是，路易斯不能想象卡尔

舅舅还可能做这事。路易斯困惑不解，悲痛害怕，他那 时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像谁给镇里的理发师理发 一样。路易斯记得他妈妈回答说：我想是冬尼来埋葬露

西。他是你舅舅最好的朋友和同事。噢，可爱的小露西

啊 .....我真想不出她受的痛苦……和我一起祈祷吧路易 斯，好吗？和我一起为露西祈祷吧*，*我需要你帮我 .....

路易斯还记得妈妈说这些话时*，*眼圈红红的，看起来疲 惫不堪，像生了病似的。于是他们在厨房里跪了下来， 一起为露西祈祷。一边祈祷，路易斯一边想，要是妈妈 为露西的灵魂祈祷，那也就意味着露西的身体已经离开 了人世。干是在他闭上的眼睛前面仿佛出现了露西，她 那腐烂了的眼球挂在脸颊，红头发上长满了蓝绿色的霉 斑，她是来参加路易斯13岁的生日晚会的。露西的形 象让他感到恶心、恐怖但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愛。他痛 苦地大叫道："她不可能死!妈妈，她不可能死一我 爱她!”而妈妈的声音平淡又像充满了冬日墓地气氛似 地回答说："她死了，亲爱的。对不起，但她是死了。 露西已经死了。”路易斯一边怕得直发抖，一边在想： 死亡就是死亡一^还需要什么解释呢？

突然，路易斯意识到自己忘了做一件事，这就是他 为什么在开始新工作的头一天晚上老想些悲伤的事而 睡不着的原因。

他起床向楼梯走去，突然又绕道到女儿的房间，看 到她正安静地睡着，张着嘴巴*，*穿着已经小了的蓝色儿 童睡衣。路易斯想：老天，艾丽，你长得可真快啊。小 猫躺在女儿的脚边，也睡着了。路易斯下了楼，走到电 话旁，墙上有一个记事本，上面记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备忘录和要付的账单。最上面是瑞琪儿整齐的笔迹：尽 可能推迟做的事。路易斯取下电话簿，查了f号码， 记在了一张纸上，在号码下他写道：为丘吉预约兽医乔 兰德，若他不为动物做阉割，请他推荐别的兽医。他看 了看便条，想着到该给小猫阉割的时候了，他可不想让 它在公路上乱跑，万一被压死了呢？不过他心里还升腾 起另一种感觉，阉割了小猫就会使它变成一只胖懒猫， 只知道在暖气旁睡大觉，等着别人来喂它。路易斯并不 想让猫变成这样子 他喜欢丘吉原来的形象，瘦长灵活, 善于捕食。但是外边15号公路上的一辆隆隆驶过的大 车又坚定了他要把小猫阉割的信心，他把备忘录挂在墙 上，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艾丽看到了记事本上的那条 新的备忘录,就问路易斯是什么意思。

路易斯说:"就是丘吉要做个小手术，可能它得在 兽医的诊所里待上一晚上。等它再回来后，它就会愿意 待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不再那么喜欢乱跑了。" “也不愿 意去公路上跑了吧？“艾丽问。“对。”路易斯说，心里 想：女儿虽然只有5岁，但她一点都不迟钝。“呀!太 棒了 r艾丽说。后来他们再没提起这事。路易斯对女 儿轻松地接受了这种安排有点惊讶，他本来以为要让丘 吉离家一夜会使女儿大发雷霆,大吵一顿呢。后来他意 识到女儿自从去过宠物公墓后也许确实像妻子说的那 样，为丘吉一定担了不少心。

瑞琪儿正在给儿子喂鸡蛋，听到父女俩的对话后， 感激而又赞许地看了路易斯一眼。路易斯觉得心里一块 石头落了地。妻子的神态告诉他他们之间的冷战已经过 去了，两人已经言归于好。路易斯真希望是永远地和好 了。

后来，学校的大黄巴士接走艾丽后，瑞琪儿走到路 易斯跟前*，*抱住他温柔地吻了吻他并说："路易斯，你 那么做真好。原谅我，我昨天像个巫婆似的。“路易斯 回吻了一下妻子，不过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想起来 妻子的那句"原谅我，我像个巫婆似的”，虽然不是老 套话了，不过通常瑞琪儿发过火后，就会这么说。路易 斯已经听过好几次了。

这时，盖基蹒跚地走到门前，透过门上最低的一扇 玻璃，看着空荡荡的公路，一边漫不经心地拽着垂下来 的尿布，一边说："汽车，艾丽一汽车。"

路易斯说："儿子长得真快啊。"

瑞琪儿点点头说："可不是，长得太快了，我都快 弄不了他了。" “等他长到不带尿布的时候，他就不会再 长得那么快了。“

瑞琪儿大笑起来，现在两个人完全和好如初了。妻 子往后退了一步，给路易斯稍稍整了整领带，然后上下 打量着丈夫。

路易斯问："我这样合格吗？ ”

“你看上去很不错。”

"是吧*，*我知道。不过，我看起来像是个心脏外科

医生吗？ 一个一年能挣20万美元的人？ “

“不像，还是老路易斯。"瑞琪儿咯咯地笑着说，"像 个跳摇摆舞的动物。"

路易斯看了一眼表，说："跳摇摆舞的动物得穿上 他的布吉鞋走了。"

瑞琪儿问："你紧张吗？"

"是啊，有点儿。"

,别紧张。你想，一年6万7干美元，不过是给伤 着的学生缠缠绷带，给得了流感的学生或喝醉了的学生 开开药方，给女孩子们些药片一”"别忘了还有灭虱 软膏。"路易斯笑着说。他想起护士长查尔顿小姐曾经 讥讽地笑着说过："这个地区的校外公寓很脏的。“这就 是为什么他第一次来学校时发现校医院有大量的奎尔 灭虱药膏的原因了。

“祝你今天好运。“瑞琪儿边说边又亲了路易斯一 下,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不过等她离开路易斯后，又 变得有些严厉和喜欢嘲讽了。〃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一 定要记住你是个医院管理人，不是什么住院实习生或是

才行医两年的住院医生r

"是，大夫。"路易斯谦早地说，两个人又都大笑 起来。有一刻路易斯想问妻子：亲爱的，使你不安的是 不是赛尔达？是不是她使你怕得毛骨悚然？是不是她 使你情绪低落？她是怎么死的？但路易斯没问，现在不 能问。作为医生他知道很多事，虽然死和生一样，都是 很自然的事，但是不去揭开快要愈合的伤疤同样也很重 要。因此,路易斯没有问妻子这些问题，而是又吻了她 一下，走了。

这是个好开端，也是一个好天气。晚夏的天空湛蓝 无云，温度在宜人的72华氏度，一边开车，路易斯一 边暗想自己还没看到过这么漂亮的树木景色呢，不过他 可以等以后再看。他驱车驶向学校，想着瑞琪儿今天上 午会给兽医打电话预约，然后他们让医生把小猫阉割 了，再以后什么宠物公墓啊、死亡的恐惧啊全会被大家 抛在脑后。在这么美好的九月的早晨根本不必去想什么 死亡。路易斯想着，打开了收音机，调到拉蒙兹唱的《跳 着摇摆去海滩》*，*然后放大音量，跟着一起唱起来，虽

然唱得不太好，但精力充沛，满怀喜悦。

十二

路易斯开着车转弯驶进校园时第一个注意到的是 交通的拥挤不堪。小汽车挤在一起，自行车拥在一块， 还有许多跑步的人。他不得不快速刹车以免撞上两个从 达恩大厅方向跑过来的人。路易斯刹得太急，安全带紧 勒了他的肩膀一下。他按了按喇叭。路易斯一直对这些 在路上跑步的人感到很生气，骑自行车的人也让人烦， 这些人一到了路上就没了责任心似的，反正他们是在锻 炼嘛。有一个人头也没回向路易斯做了个手势，路易斯 叹了口气，继续开车了。

接着路易斯又注意到校医院的救护车从停车场开 了出去。这使路易斯感到有些不快和吃惊。校医院的装 备几乎可以诊治各种需短期治疗的疾病或情况，有三个 设备齐全的检查治疗室，两个住院病房，每个病房里有 15张病床。但没有手术室或类彳以手术室的地方。万一 有重病或严重情况*，*就得用救护车把伤员或重病人送到 东缅因州医疗中心去。路易斯第一次来学校，助理医师 史蒂夫领他参观学校医疗设施时，曾给他看过两年来令 人骄傲的使用救护车的记录，只有38次……要是考虑 一下这个校区里就有一万多学生，而全校学生几乎有近 二万，这个记录还是不错的。

而现在路易斯到了学校，就在他真正开始工作的第 一天，学校的救护车开出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路易 斯把车停在停车场里一个新写的克利德医生停车处的 牌子下，然后匆匆走进医院。他先找到了查尔顿小姐， 她已经快50岁了，头发已经发灰，但动作温柔灵活。 她正给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孩量体温。路易斯发现女孩 不久前被太阳灼晒过，皮肤正在脱落呢。

“早上好，查尔顿。"路易斯说，"救护车去哪儿啦？ ” “噢，我们这儿发生了一场车祸,没事。”查尔顿 边把温度计从学生嘴里拿出来，边说，“史蒂夫今天早 上7点来时,看到一辆车的前轮和发动机下一团糟，汽 车冷却器掉了，人们把它拉走了。""好吧。”路易斯有 点放松了 *，*至少不用出诊，这是他最怕的。“那救护车 什么时候能回来？"查尔顿大笑着说："你不知道我们 学校的合用汽车会吧，这车怎么也要到12月15日左 右浑身披着圣诞彩带回来了。"查尔顿扫了学生一眼说: “你有点发烧，比正常体温高半度，吃两片阿司匹林， 别去酒吧和出去瞎逛就行了。"

女孩下了检查台，很快地打量了路易斯一眼，走了 出去。

查尔顿边用力甩着温度计边语气尖刻地说："这就 是我们新学期里的第一位病人。"

“你好像对她不高兴啊。"

“我知道这种病人，噢，我们还有别的类型的病人 —那些想带着骨伤和肌腔炎和别的什么病上场比赛 的运动员，他们只是不想坐板凳，甚至不管以后会对他 们的生涯带来多大的危险。还有刚才的那种有点发烧的 小姐一"查尔顿头向窗户那边一偏示意，路易斯看到 刚才在诊治室里的那个女孩正向宿舍区走去。在诊室里 女孩给人一种身体不舒服的感觉，而现在她正扭动屁 股*，*轻快地走着，引人注目。

查尔顿把温度计插进消毒盒里说："你会经常看到 这些校园疑难病的。今年我们得给她看好几次病呢，尤 其是在各种初试之前，她会来得更勤。而期末考试前她 会说她肯定得了单耳炎或是肺炎，支气管炎是最后一 招。这样她可以逃掉四五个考试一这些考试的老师都 是诡计多端的，这是那些学生的说法。然后她就可以参 加比较容易的补考了。学生们要是知道考试采取客观题 型而不是写论文的话，他们的病通常会更严重。"

“老天，我们今天早上可够愤世嫉俗的了路易 斯说。事实上，他有点始料不及。

查尔顿向他使了个眼色说："我根本不把这放在心 上，医生，你也应该不必介意。”路易斯咧嘴笑了，问： "史蒂夫在哪儿呢？""在你的办公室里从蓝十字会寄 来的一大堆没用的废纸堆里分信。回复信件呢。"

路易斯走向办公室，虽然查尔顿那愤世嫉俗的声音 还在耳边萦绕，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些轻装上阵的感觉

了。

后来*，*当路易斯敢于回忆的时候*，*他回想起来那天 的噩梦是真正始于上午10点左右，人们把那个将要死 了的孩子一维克多•帕斯科抬进医务室的时候。在那 之前，一切都很宁静。路易斯上班后半个小时即9点时, 来了两个值9点到下午3点班的自愿女护士。路易斯给 了她们每人一个面包圈和一杯咖啡，跟她们谈了大约

15分钟，告诉她们哪些工作是该做的，哪些不该做。

然后查尔顿进来把她们带走了，路易斯听到她在办公室 外问："你俩对大便和呕吐物不过敏吧？在这儿你们会 看到很多这些东西的。”

“噢，老天!”路易斯低声说，边用手遮住了眼睛, 不过他又笑了。查尔顿这样尖刻的老小孩的话不足为信 的。

路易斯开始填写蓝十字会寄来的各种长长的表格， 上面全是详细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名称，路易斯想起史蒂 夫说的：每年都是这些东西。路易斯，你为什么不写上 全套心脏移植设备，约值800万美金呢？那可会让他 们大吃一惊的！路易斯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微微觉得一 杯咖啡下肚挺舒服的。突然史蒂夫的尖叫声从门厅的候 诊室方向传了过来：”路易斯！喂，路易斯！快来！这 儿一团糟啊r

史蒂夫那近乎惊慌失措的声音使路易斯直挺挺地 从椅子中站起来，迅速跑了出去。接着他听到一声又尖 又细的叫声，然后是一声刺耳的关门声，接着听到查尔 顿说："别叫了，要不就出去！别叫了 r路易斯冲进候 诊室，第一印像就是血，到处都是血。f护士正在抽 泣，另一个面色苍白，正把握成拳头的手放在嘴里，拉 得嘴角歪斜，像变了形的露齿笑。史蒂夫正跪在地上， 试着按住地板上孩子不断扭动的头。他抬起头看着路易 斯，睁大的眼睛里满含着恐惧，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 说出来。

人们在学生医疗中心的玻璃门外越聚越多，向里面 窥视着。路易斯脑子里幻想出一幅不正常的图像:好像 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在早上和快去上班的妈妈一起在 看电视似的。他环顾四周，看到窗户外边也站满了人。 他没办法去遮住门，但是窗户还是一

他向刚才尖叫的那个护士厉声说道："拉上窗帘。" 那个护士没立刻去做，查尔顿一拍她的器械盒：”快去, 女士 r

护士像上了发条似地动起来，一会儿绿色的窗帘全 拉上了。查尔顿和史蒂夫本能地在躺在地板上的男孩和 门之间挪动着，尽量不让门外的人看到里面。查尔顿问： “医生,要担架吗？要是需要就弄一个来。"路易斯蹲 在史蒂夫旁边说："我还没来得及看看他的情况呢。”查 尔顿对刚才拉窗帘的护士说："过来。"那个女孩又露出 那种嘴角歪斜的痛苦样，她看着查尔顿，低声说:〃噢, 哎呀r

查尔顿猛地一拉女孩，让她赶快帮忙，说：〃对, 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怕，但得赶快过来。"

路易斯俯身检查他来缅因大学后见到的第一个病 人。这是个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路易斯只花了三 秒钟就做出了诊断：年轻人就要死了。他的头有一半被 压碎了，脖子已经折断了，一支锁骨从肿大的扭曲了的 右肩膀中戳出来。一种黄色的似脓般的液体从他的头部 慢慢地流出来，流到地毯上。路易斯能看到年轻人的灰 白色的大脑，透过一块碎了的头骨还在搏动，就像透过 碎了的玻璃一样能看到里面。头部裂口大约有5厘米 宽，要是他的头里面有个婴儿的话，婴儿都可以从裂口 中生出来了，就像宙斯从他的额头生岀他的孩子一样。 而这个年轻人仍然活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路易斯脑中 突然响起了乍得的话：有时你他妈的都能感觉到它。接 着是他妈妈的声音:死亡就是死亡。路易斯有种疯狂的 想大笑的感觉。好吧，死亡就是死亡。好家伙，这是确 定无疑的了。

“快叫救护车，”路易斯向史蒂夫急促地喊道，"我 们一”

"路易斯,救护车已纟一"

"噢，上帝啊r路易斯拍着自己的前额，想起早 上见到救护车已经出去了，他看着查尔顿问："查尔顿,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做?没救护车，是叫校园保卫处 的警车还是叫州紧急救护中心的救护车呢？"

查尔顿看上去惊慌失措，神情沮丧——路易斯想, 这在她身上可很少见。但是她回答的声音依然镇静自 若："医生，我不知道。在我到校医务室工作以来，我 们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路易斯尽快想了一下，说：“叫校警。我们来不及 叫紧急救护中心派他们的救护车来了。他们可以用消防 车送他到班格去。至少消防车也有警笛和信号灯。快去, 查尔顿。"

查尔顿出去了，路易斯没看到也没时间理解她眼中 那深深的同情。不管他们做些什么，这个年轻人就要死 了。即便是当他被抬进来时，学校里的救护车就停在外 面，发动机已经开动了，这个年轻人还是会死掉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将死的人动起来了。他的 眼睛动了动，睁开了。眼睛是蓝色的，虹膜边上全是血。 这双眼睛茫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什么也没看见。他试 图动一下头，路易斯用力地按住他不让他动，因为路易 斯想的是年轻人那折断了的脖子，头外伤可能会带来极 大的疼痛。

他那头上的洞，噢，上帝啊，他那头上的洞。

路易斯问史蒂夫："他怎么弄成这样的？"话刚出 口，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问这个问题太愚蠢太没意义 了，这是个旁观者问的问题。但是年轻人头上的洞使他 感到自己也就是个旁观者，因为谁都无能为力。路易斯 接着问："是警察送他来的吗？ “

“是几个学生用毛毯包着送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 回事。"史蒂夫回答。路易斯马上想到可能发生了什么, 这也是他的责任。他说：’'快去把他们找来，带他们到 另一扇门那儿，我要他们随叫随到，但不希望再让他们 看到这些可怕的情景了。"

仿佛离开这里会使史蒂夫放松似的，他站起来向门 口走去，门一打开，传进来一片激动的、好奇的和迷惑 不解的对话声。路易斯也听到了警车的鸣笛，校警马上 就要来了。路易斯觉得难过，但也有些松了口气。

将死的年轻人喉咙里发岀咯咯的声音，他试图说 话。路易斯能听出一些音节，但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 路易斯俯身说："小伙子，你会好的。"心里却想着妻子 和女儿，胃里一阵难受。他赶紧用手捂住嘴，抑制住自 己。

年轻人说："卡，嘎一”

路易斯环顾四周，发现一时只有自己和年轻人待在 一起。隐隐约约地他能听到查尔顿在对护士喊叫着说担 架在第二储藏室。路易斯怀疑她们能否找到储藏室，毕 竟这是她们第一天上班。她们倒是很了解各种药品。在 年轻人的头部附近的绿色地毯已经渗透了像泥一样的 紫色血污，年轻人的脑液已经不再向外流了。

年轻人嗓音嘶哑地说:"在宠物公墓。”然后他开始 张嘴笑起来。那笑就跟拉窗帘的护士的笑差不多。

路易斯低头看着他，开始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接 着觉得自己一定是产生了幻觉。年轻人发出些声音，我 自己下意识地把它们和我的经历中相似的东西联系在 一起了。但是一会儿后他意识到自己并没产生幻觉。他 心头一阵恐惧，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他还是不能 相信。是的，这些话就在地毯上年轻人的带血的嘴上, 也就在路易斯的耳畔，但只不过意味着这是一种能看 到、能听到的幻觉罢了。

路易斯低声问："你说什么?"

这一次，年轻人瞪着茫然的、带血的眼睛，像会说 话的鹦鹉或八哥一样，清楚无误地说："那不是个真正 的墓地。"

路易斯顿时觉得惊恐异常，他双手捂胸，心里发紧。 这感觉使他觉得自己越变越小，直想拔脚溜走。他不是 个信教的人，也不相信任何迷信，但不管怎样，他对这 事却毫无准备。

路易斯尽量克制着想跑的感觉，强迫自己俯身离年 轻人更近了些，第二次问："你说什么? ”

糟糕的是，年轻人依然露出那邪恶的笑，低声说: "路易斯，男人心肠像比石头更硬，一个人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

听到自己的名字,路易斯吃了一惊，噢，上帝！他 叫了我的名路易斯。

路易斯声音微弱颤抖地问："你是谁?你是谁？ ”

“茵章带来我的鱼。“

"你怎么知道我的一“

"避开，我们。知道一”

〃你……“

"卡。”年轻人说，路易斯此时都能闻到年轻人死 亡的味道了，这死亡存在于他的呼吸、内伤、断续的话 语和他的失败及灾难中。

—种疯狂的念头出现在路易斯的脑海里，他说："什 么？"

〃嘎•

穿着红色运动短裤的年轻人开始浑身抖动，突然好 像他的每块肌肉都凝住了似的，他的眼睛失去了那种茫 然的神色，盯住了路易斯的眼睛。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年轻人死了。

路易斯向后一坐，隐约感觉自己的衣服全被汗水湿 透了。眼前仿佛有个翅膀在轻轻扇动，\_片黑暗，世界 好像开始引退。意识到自己要晕倒，路易斯半转过身, 将头靠在膝上，用左手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用力掐自己的 齿龈，几乎要掐出血了。过了 一会儿，世界又清晰起来。

十三

后来，诊治室里全是人，仿佛他们都是演员，就等 着上场呢。这使得路易斯更感觉不真实和无所适从。这 种感觉路易斯在心理学课上学过，但从来没真正体验 过，这次可把他吓坏了。他想，可能刚喝了拌有强力麻 醉剂的饮料后，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吧。这一切好像都 是为我安排的，起初房间里空无一人，以便这将死的先 知般的年轻人间接地向我说些预言性的话，只向我f 人说，而他刚一死,所有的人就都回来了。

两个护士抬着为脊椎和颈部受伤的人准备的担架 笨拙地进来了，查尔顿跟在她们后面，说校警马上就到。 说年轻人是在跑步时被汽车撞了的。路易斯想起早上上 班的路上跑在他的汽车前面的两个跑步的人，他的心里 —紧。

在查尔顿后面的是史蒂夫和两个校警。史蒂夫说:

"路易斯，抬帕斯科来的人在……"他突然停了一下， 接着说："路易斯，你没事吧？ “

“我没事。”路易斯边说边站了起来。他又有些头

晕，不过很快就减弱了。他摸索着说："他叫帕斯科? “

一个校警说："据和他一起跑步的女孩说，他叫维 克多•帕斯科。"

路易斯听到从聚集了把帕斯科抬来的人的那个房 间里传来了一个女孩尖厉的哭泣声。路易斯想，欢迎你 又回到了学校里来，小女士，祝你新学期愉快。然后扫 视了一下手表，减掉了两分钟，说：“帕斯科先生死于 上午10时零9分。"

一个校警用手背抹了一下嘴。

史蒂夫又说："路易斯，你真的没事吗？你脸色不 大好。"

路易斯张嘴刚要回答，一个抬着担架的护士突然丢 掉担架，跑出去呕吐起来，吐在她穿的围裙上。有一个 电话响了起来。刚刚在抽泣的女孩现在开始一遍遍大声 地叫起死了的年轻人的名字："维克！维克！维克r医 院里就像疯人院一样，一片混乱。一个校警问查尔顿可 否找条毯子把年轻人盖起来，查尔顿说她也不知道她是 否有权去要条毯子来，而路易斯发现自己正在想着毛里 斯小说中的一句话："让一切喧嚣都来吧r

路易斯嗓子中又有种想叽叽咯咯地笑的感觉，不过 他还是把它压了下去。这个帕斯科真的说过宠物公墓 吗？这个帕斯科真的提到了他的名字吗？这些事使他 不知所措，使他无所适从。不过他脑子里已经开始逐渐 出现了一种保护意识。肯定帕斯科说了些别的话，路易 斯当时又惊又怕，一定误解了那些话，况且，帕斯科也 许像他当初想的那样，只是发出了些声音而已。

路易斯慢慢地尽力找回自我，找回作为校医院管理 人员，从53个申请人中选拔出来被聘了的自我。这里 没人指挥，没人发布指示。房间里的人都在等着。于是 路易斯说、'史蒂夫，去给那个尖叫的女孩打一针镇静 剂。"话出口后，路易斯觉得好些了，仿佛自己又回到 了正常行驶的宇航船上，从一个小行星上开始撤离了。 学校雇佣路易斯就是让他来负责的，他要负起责来。"查 尔顿，给校警拿条毯子来。"*"大夫*,我们还没一”

"那也给他拿来。然后检查一下那个护士。"路易 斯看了看另一个护士，她仍然在抬着担架，像是被催眠

生过这样的事。新学期这么开始可不妙。"

"当然。“路易斯说。他拿起听筒，关掉了免提键。

"喂，您是一"一个兴奋的声音传来，路易斯挂

〒了。他开始给相关的部门打电话。

十四

那天直到下午4点，路易斯和校安全处处长理查德 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后，事情才稳定下来。帕斯科 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和两个朋友一起在跑步，其中一人是 他的未婚妻。23岁的维瑟斯以极快的速度驱车从兰吉 尔女子体育馆向校园中心开去时刚好撞上了帕斯科，帕 斯科的头碰在了树上。他的朋友和两个过路人用一条毛 毯把他送到了校医院，几分钟后他就死了。维瑟斯被监 管起来，他将被指控粗心驾驶，开车肇事，致死人命。

校报的编辑问是否能说帕斯科死于脑部受伤。路易 斯想起帕斯科那像破窗户似的裂口，透过裂口可见到大 脑的样子，于是说，还是让县里的验尸官来发布帕斯科 的死因吧。编辑又问那四个用毛毯送帕斯科来校医院的 年轻人会不会无意中致使他死亡了呢？路易斯回答说: “不会的，根本不会。在我看来，帕斯科先生很不幸, 他被撞时就受了致命伤。”

还有些别的问题，但路易斯最后的回答确实结束了 新闻界的采访。路易斯坐在办公室里，想把一天来发生 的事理个头绪，或者说想埋藏掉一天里发生的事。他和 查尔顿正在检查学生得病情况分类，有23个得糖尿病 的，15个癫痫病患者，14个患截瘫的，还有得白血病 的、脑中风的、肌肉萎缩症的，一个盲学生，两个哑学 生,还有一例得了镰形血球贫血的，这种病例路易斯从 没见过。

也许那天下午最糟的时候是在史蒂夫走后。查尔顿 走进来，在路易斯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粉色备忘录纸 条，上面写着：从班格买的地毯明天上午9时送到。

路易斯不解地问："什么地毯? ”

查尔顿带着歉意回答、'必须撤换掉原来的绿色地 毯，大夫，里面的血污没法洗岀来。"

当然没法洗出来。路易斯去药房拿了些镇静药，他 需要这些药，尤其是一抬眼就能看到关于地毯的那张纸 条，他需要使自己镇静下来。他正在继续检查学生得病 情况时，值夜班的护士贝玲丝太太探头进来说："克利 德大夫，您妻子的电话，是一号线。"路易斯扫视了 下手表，看到已经快5点半了 ,他本来应该一个半小时 以前就离开这儿了。

"好的，贝玲丝，谢谢。"

路易斯拿起电话，按了一下一号线的按钮，说："嗨, 亲爱的，我刚在一“

“路易斯，你没事吧？ “

"是的，挺好的。"

“路易斯，我从新闻里听到了那事。真遗憾。“妻 子停了一下，又说："是在收音机广播新闻上。他们播 了你回答问题的话，你听起来说得挺好的。"

"是吗？那不错啊。”

“你肯定你没事吗？ ”

“是的，瑞琪儿，我没事。"

"那回家吧。”

"好的。"路易斯放下电话。家听起来对他来说真 是好极了。

十五

妻子在门口迎着路易斯，而他有些吃惊，妻子戴着 他喜欢的那种乳罩，穿着一条半透明的短裤，别的什么 都没穿了。路易斯说："你看起来真漂亮，孩子们哪儿 去了？"

“丹得丽芝太太带着他们呢。我们可以单独待在一 起直到8点半，我们有两个半小时，可别浪费掉啊。"

妻子紧紧地搂着路易斯，他能闻到妻子身上有一种 淡淡的可爱的香味，好像是玫瑰花香。路易斯双手抚摩 着妻子，先是她的腰部，然后是臀部。瑞琪儿则亲吻着 路易斯，她的舌头在路易斯的口中移动着。终于两人停 止了亲吻，路易斯有点声音嘶哑地问妻子："你准备晚 饭了吗？"

“是甜食。"瑞琪儿边靠在路易斯身上扭动着身子 边说，"不过我答应你，你可以不吃你不喜欢的东西。"

路易斯伸手要搂住妻子，但瑞琪儿从他的胳膊里挣 脱出来,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到楼上去吧。"

瑞琪儿把路易斯拉到浴室，给他放了满满一缸极热 的洗澡水，然后给他脱去衣眼，把他赶进浴缸。她用常 挂在喷头边上的通常并不用的海绵手套给路易斯轻轻 地擦洗身子，涂上香皂，然后再用水洗净。路易斯觉得 这第一天的恐惧慢慢地从身上溜走了。瑞琪儿也弄得浑 身都湿了，短裤紧贴在身上，像是另一层皮肤。路易斯 站起来想出浴缸,而瑞琪儿又把他轻轻地推了回去。〃怎 么？"瑞琪儿戴着海绵手套的手轻轻地在他的身上上下 按摩着，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擦痒的感觉。路易斯浑身 开始冒汗，倒不是因为浴缸的水热。〃瑞琪儿——*〃* 〃嘘, 别说话。"瑞琪儿继续给他按摩着，这些动作使得路易 斯都快到了性高潮了。他觉得自己的耳膜都要鼓胀了。

“我的老天，你在哪儿学的这一手?“路易斯被允 许开口讲话了后声音颤抖地问。

〃在女童子军中。"瑞琪儿一本正经地回答。 瑞琪儿在给路易斯洗澡时已经做好了炖肉，一直在 要听《野生动物在哪里》那本书，而她自己的样子就像 个小野人。路易斯劝说着给她读了《帽子里的猫》。路 易斯把女儿抱到楼上，5分钟后，艾丽就睡着了，瑞琪 儿给她盖好了被子。

等路易斯再下楼时，瑞琪儿正坐在客厅里，手里拿 着一杯牛奶，腿上放着一本多罗赛•赛尔兹的神秘小说。

"路易斯，你真的没事吗？"

“亲爱的，我挺好的。"路易斯说，"谢谢你为我做 的一切。”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高兴。"瑞琪儿满含笑意地说,

"你要去乍得家喝一杯啤酒去吗？ ”

路易斯摇摇头说："今晚不去了。我太累了。"

“我想是我让你累着了。"

“也许吧。“

“医生，那你喝杯牛奶吧，然后我们就上床睡觉。" 路易斯以为自己会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像原来他做 实习生时那样，白天里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会像过 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现。但他像在一块倾斜的无摩擦的 木板上一样滑向睡眠，他以前在哪儿读过一般人要花7 分钟的时间忘却白天发生的事IW ,进入睡眠状态。他觉 得这种说法有些奇怪。他几乎就要睡着了，朦胧中听到 瑞琪儿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后天。""嗯？"

“乔兰德，那个兽医。约好了后天给丘吉做手术。" "噢。"丘吉，当你还拥有你的雄性器官时可要珍 惜啊。丘吉,可怜的家伙。路易斯接着就将一切都抛在 脑后，仿佛掉进了一个洞穴里，沉沉入睡了，入睡时无 梦。

十六

后来有种声音把他弄醒了，声音很大，惊得他从床 上坐了起来，心里想是不是艾丽掉在地板上了或是盖基 的儿童床塌了。接着他注意到月亮从云彩后露了出来， 将一片清冷的白光洒了一屋子。再接着他看到维克多•帕 斯科站在门匚I。声音是帕斯科开门时发出的。

帕斯科站在那儿，头部左侧的天灵盖凹陷进去，血 都已经凝固在脸上了，一条一条地像印第安人打仗时画 的脸谱。锁骨白生生地支棱出来，他在那儿露着牙齿笑 呢。"来吧，医生，我们要去好几个地方呢。"

路易斯环顾四周，看到妻子盖着黄色的被子，正在 熟睡。他回头看着帕斯科，这个死了的人，却又好像没 死。路易斯并不觉得害怕，他马上意识到了为什么。他 想,这是梦。只有在路易斯放松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 己曾经害怕过。死人不会复乎舌，从生理上来讲，这是不 可能的。这年轻人在班格的f解剖室里，病理学家可 能已经给他的大脑做了取样，并把他收拾好了。瑞琪儿 听到关于死亡的消息都会吓个半死，又有惧怕死亡症， 看到帕斯科还不得尖叫起来?亲爱的，帕斯科不会在这 儿，不可能在这儿。他在一个冷冻柜里，脚趾上挂着标 签。而且在那儿他肯定不是穿着红色运动裤的。

但是，路易斯有种强烈的迫使自己起来的愿望。帕 斯科的眼睛一直在望着他。路易斯掀开被子下了床，脚 踩在地毯上，有种珞人的感觉。这梦出奇得真实。帕斯 科转身向楼梯走去，路易斯有点跟不上了，他极想跟住 帕斯科*，*却不想让帕斯科碰着自己*，*即便在梦中，被个 行尸所碰也不舒服。

不过路易斯确实跟上了，帕斯科的运动短裤在前面 隐约出现。他们穿过客厅、餐厅和厨房。路易斯以为帕 斯科走到门口时会拨开门闩走出去，而帕斯科没这么 做，他没开门，而是穿门而过。路易斯边看边震惊地想: 就这么穿过去?太神奇了 ！每个人都能这么做?路易斯 自己试图也这么穿门而过，却很好笑地发现自己只是碰 到了硬梆梆的木头。很显然，即使在梦中，他也是个不 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路易斯打开门闩，走到挨着门的 车库里，帕斯科没在那儿。路易斯想了一下，看是否帕 斯科已经消失了，梦中的人通常会很快消失的，梦中的 地方也是。也许刚开始你做梦是在游泳池边，可一眨眼 的工夫，你又在爬夏威夷的火山了。路易斯正想着自己 是不是找不到帕斯科了，但等他从车库里出来时，他又 见到帕斯科在淡淡的月光下，站在屋后的草坪通往山上 的小路入口处。

路易斯有点害怕，他可不想去那儿，于是，他停下 脚步。帕斯科回头瞅着路易斯，月光下，他的眼睛闪闪 发亮。路易斯觉得自己吓得心里一紧，眼前又出现了帕 斯科那支棱出来的锁骨，凝结了的血块。路易斯觉得无 法抗拒那双眼睛，自己好像被催眠了，被控制了，无法 改变任何事，也许无法改变帕斯科的死。一个人可能在 学校里学了 20年医学，但遇到一个头部撞到树上，开 了个大洞的伤员，他也无能为力。路易斯脑子里想着这 些，脚却还是向小路走去，紧跟着那红色运动短裤。路 易斯不喜欢这个梦，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梦太真实了。 他能感觉到凉凉的露珠落在他的光脚板上，能感觉到夜 风吹拂在自己只穿了短裤的身子上。有一次，在松树林 中，他还感觉到了地上的松针扎了他的脚后跟。

没事，别害怕。我是在家里，在自己的床上。不管 它多么真实，这只是一个梦，和其他别的梦一样，到早 上醒来时,、都会觉得很荒诞的。醒来后，我的意识会 发现这梦是毫无连贯性的。

一个枯树枝扎了路易斯右臂上的二头肌一下，他疼 得一咧嘴。帕斯科像个会动的影子在前面晃动着，此时 路易斯的恐惧在脑中越发清晰，像个亮晶晶的雕塑一 最后的意识是想大叫：快尖叫一声醒来，即便吓醒了妻 子、女儿、儿子。整座房子和左邻右舍也无关紧要。快 尖叫尖叫尖叫，使自己醒来醒来醒来——

但是，路易斯只听到了微风吹拂的声音，好像一个 孩子坐在什么地方，在练习如何吹口哨似的。

帕斯科走得更近了，开口说道："一定不要开门。” 路易斯吓得跪倒在地，帕斯科低头看着路易斯，脸上一 副耐心的模样，路易斯起初还以为是同情的表情呢。帕 斯科继续指着那堆骨头说：“别去那儿，医生，不管你 感觉自己多么必须去那儿，你也别去。那个障碍是不可 逾越的。记住一点：这儿有种超凡的力量，你难以了解。 这是一种古老的躁动不安的力量。记住了。”

路易斯再次试图尖叫，但他怎么也叫不出来。

帕斯科说："我是作为朋友来的，大夫。"路易斯想 着帕斯科是否真的用的是朋友这个词，好像帕斯科讲的 是外语，不过，路易斯思来想去，觉得他用的就是这个 词。帕斯科越走越近，接着说："你和你所爱的人的末 日就要到了

帕斯科离得路易斯如此之近，以至于路易斯感觉都 能闻到他身上的那种死亡的味道了。

帕斯科伸手要拉路易斯。

又传来了那种轻柔的、令人发疯的骨头相撞的声 音。

路易斯挣扎着要避开帕斯科的手，他失去了平衡， 自己的手撞在一块墓碑上，墓碑斜着倒在了地上。帕斯 科的脸也倾斜起来，充满了天空。

"大夫，一定要记住。” 路易斯试着尖叫起来，世界慢慢地旋转着消失了一 —但他仍然能听到月光下骨头的碰撞声。

十七

一般人们需要7分钟的时间入眠，而按照韩德的 《人类生理学》所说，人们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 才能醒来。就好像睡眠是一个池塘，从中爬岀来要比跳 进去更难一些。一个睡着的人要醒来的话，要经过深度 睡眠期、轻度睡眠期，最后过渡到苏醒睡眠期，这时*，* 睡眠者就能听到声音，甚至还能无意识地回答些问题， 而过后他们自己并不能回忆起来……能回忆起来的只有 片段的梦境。

路易斯听到了骨头的撞击声，但渐渐地这声音变得 失厉起来，像是金属发出的声音。接着是』崩”的一声, 再接着是一声尖叫，又是金属声 .....像是什么东西在滚 动的声音，是的，路易斯脑子清楚了。他听到女儿在叫： “抓住它!盖基，快去抓住它r接着路易斯听到儿子 兴奋的叫声，于是他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卧室的天花 板。

他静静地躺在那儿，又回到现实，多么好的现实啊, 总算又回到了家中了。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个梦,不管 有多么可怕，那只不过是个梦。只是自己头脑中的一个 印痕罢了。

金属声又响了起来，原来是孩子们在楼上玩的玩具 小汽车，是小汽车滚动的声音。〃盖基，抓住它!"盖基 也跟着叫：〃抓住它！抓住它一爪住它一爪住它r

路易斯又听到了儿子光着小脚丫啪达啪达地在楼 上的走廊里跑来跑去的声音，接着是女儿和儿子一起咯 咯咯的笑声。

路易斯向自己右侧一看，发现妻子的那半边床已经 空了，被子也掀到一边去了。太阳早已升起，他看了一 下表，已经快8点了。妻子也许有意让他多睡会儿。

通常路易斯会感到生气，但今天早上他没有。他深 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吐出来，为能在透过窗户斜射进来 的阳光下静静地躺着，切实地感受着这真实的世界而感 到满意。他看到灰尘在光线中跳动着。

瑞琪儿向楼上喊道："艾丽，你快下楼来，该去上 学了。"

"好吧r路易斯听到女儿砰砰砰的脚步声，又听 到她说："盖基，给你的小汽车。我要去上学了。" 盖基开始生气地大喊起来。虽然话语含制不清，但 还是能听出几个词 一盖基、小汽车、抓住它和艾丽、 汽车。他的意思看起来很明白：艾丽应该待在家里，上 学可以拖一天。

妻子又叫起来："艾丽，你下楼前把你爸爸叫醒。"

路易斯看到女儿穿着红衣服，梳着马尾辫进来了。 于是说："我已经醒了，宝贝。你快下楼，去坐车上学 去吧。"

"好吧，爸爸。"艾丽走过来，轻轻地亲了路易斯 一下，说道,然后快步向楼梯跑去。路易斯觉得梦里的 情形慢慢地消失了，没有了连贯性，自己觉得好多了。 他叫道："儿子，过来亲亲爸爸r

但是盖基根本没理他，而是一边跟着艾丽向楼下跑 一边尖着嗓门叫着："抓住它!抓一住一它一抓 ―住一它r路易斯只瞥到了一眼儿子，他穿着橡 皮短裤，垫着尿布，小小的身子倒是挺壮实。

瑞琪儿又向楼上喊道："路易斯，你醒了吗？是你 在说话吗？ ”

路易斯坐起来，说："是的，我醒了。"

艾丽叫道："妈妈，我都跟你说了，爸爸醒了。我 该走了，再见r接着一声关门的声响，然后是盖基愤 怒的叫声。

瑞琪儿叫道："路易斯，你吃一个鸡蛋还是吃两

着了吗？"

路易斯用了两三秒钟才回过神来，就像他在校医院 处理帕斯科被抬进时的混乱情况一样，想着可不能让妻 子看到自己两脚糊满泥巴和松针，床单上也一片脏兮兮 的样子。于是路易斯语调轻松愉快地叫道："我醒了 r 舌头不小心被自己咬了一下，出血了。他感到自己的思 绪仍在漫游。

“一个鸡蛋还是两个？ “瑞琪儿停在了楼梯口问。

"两个，煎的。"路易斯回答，他几乎没意识到自 己在说什么，心里直在感谢上帝，妻子没进来。

“一会儿就好。"瑞琪儿说，转身下楼了。

路易斯闭上眼睛想松口气，但是黑暗中他见到了帕 斯科亮闪闪的眼睛。路易斯马上睁开眼睛，摆脱这些念 头，迅速行动起来。他看了一下，毯子不脏，没事，但 床单得换掉。他把两条床单揭下来，分开团成一团，拿 到走廊,放进了洗衣桶里。然后他几乎是小跑着进了洗 澡间，打开水龙头。水热得不得了，几乎要烫伤他了， 他也不在乎，急匆匆地把腿上和脚上的泥巴洗掉了。

□□

洗完后，他觉得好多了，也能控制住自己了。正在 擦干身子时，他忽然想到那些杀人犯做完案、消除了各 种证据后，大概就跟他现在的感觉差不多吧。他开始大 笑起来，一边擦干身子，一边大笑，他无法控制自己不 让自己笑。

瑞琪儿叫道："嘿，楼上的，有什么那么好笑的？ “ 路易斯仍然大笑着喊道："保密。"他感到惊恐，但 恐惧也止不住他的大笑。他想到自己把床单放进洗衣桶 绝对是最好的举措。丹得丽芝太太一周五天来给他们打 扫卫生、洗衣服。瑞琪儿永远也不会看到那些脏床单， 而等到她把床单铺回床上时，床单已经干干净净的了。 路易斯想也许丹得丽芝太太可能会跟瑞琪儿提起这事， 不过，他又觉彳翳可能。丹得丽芝太太可能会哋丈夫 小声议论克利德夫妇在玩某种奇怪的性生活游戏,不是 用颜料画着玩，而是用泥巴和松针而已。

这想法使得路易斯越发大笑起来。

路易斯直到穿衣服时才停止了咯咯嘎嘎的大笑，此 时他也觉得好点了 *，*为什么会觉得好些了，他自己也不 知道，不过确实好多了。房间里除了他的床上有些乱外, 一切都很正常。他已经消除了一切"罪证”，想到这个 词，他脑子里感到像中了毒一样。

路易斯想，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莫名其妙地做些怪事 的原因。在西方世界人们无法找出事情的前因后果时， 他们对这些不合逻辑的事就采取这种行动。也许某天人 们在自己家的后院看到一个飞碟静静地在空中盘旋时， 看到下了一阵青蛙雨时，感觉到沉寂的夜里有只手从床 下伸出抓挠着他光着的脚时，他们的脑子就是这么反应 的吧。人们会叽叽咯咯地大笑一阵，然后又大哭一阵， 总是一种自我发泄，不会精神崩溃的，而恐惧却像肾结 石一样毫发无损。

路易斯走下楼来，看到儿子正坐在椅子上吃可可熊 牌的麦片粥，弄得满桌子都是，他坐着的高脚椅子上的 塑料垫上也全是粥，就像在用粥洗垫子似的。

瑞琪儿端着他要的鸡蛋和一杯咖啡从厨房走出来 说："路易斯，你刚才在笑什么?你在楼上像个傻子似 地大笑不停，把我吓了 一跳。"

路易斯张开嘴巴却不知道说什么，于是他讲了一个 上周在市场听来的笑话——有关一个犹太人买的一只 鹦鹉，它只会说一句话，就是：〃香龙牌的洗发水倒了。〃 路易斯刚讲完，瑞琪儿就大笑起来，儿子也跟着大 笑起来。

好了，我们的英雄已经把一切罪证掩盖过去了—— 那粘满泥巴的床单和浴室里傻子般的大笑。我们的英雄 现在该读读报纸了一或者至少说看看报纸了，这样早 上就跟往常一样一切正常了。

路易斯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打开了报纸。脑子里很 是轻松：好吧，干得不错，你表现出对这件事无动于衷, 事情就到此为止……除非某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和朋友们

坐在篝火旁在谈论些无法解释的怪事时，你可以谈谈这

□□

事，因为在风高夜黑的篝火旁说的话人们都不信以为真

的。

路易斯吃完了鸡蛋，亲了亲妻子和儿子，临走前看 了看白色的洗衣桶，一切正常。路易斯从车库里往外倒 车时看了一眼通往山上的小路，也是一切正常。不用害 怕得毛发倒立,对这事无动于衷好了。

路易斯开车走了 ]0里路时，突然浑身发抖，抖得 很厉害,他不得不开下2号公路，停在离东缅因州医疗 中心不远处的邢氏中餐馆的停车处。帕斯科的尸体就在 东缅因州医疗中心被处置的。帕斯科再也不能来中餐馆 吃磨姑盖盘幺道采了 *I*哈哈哈哈。

路易斯觉得抖动使得自己身体都要变形了，他感到 无助和恐惧，不是害怕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在这晴朗的 大太阳下，他不害怕什么超自然的东西，而只是害怕自 己可能会变疯了。他觉得好像有一条长长的、无形的电 线在脑子里面搅动。路易斯痛苦地叫道："别折磨我了 , 请别折磨我了。"

他摸索着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琼的关于钻石生锈的 歌曲，她那甜甜的、镇静的声音使路易斯平静下来，等 到琼的歌声停下来的时候，路易斯觉得自己能继续开车 了。

路易斯到了校医院后，先跟查尔顿打了个招呼,然 后一头钻进盥洗室*，*以为自己一定看上去糟透了。事实 开始笑起来，边思忖着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哈都接着说："我正缝着呢，那女孩吐了我一头。“ 史蒂夫忍不住大笑起来，路易斯也大笑起来。哈都 静静地微笑着，仿佛这种事他已经经历过成干上万次 了。笑声过后，路易斯问：’'哈都，你值了多长时间的 班了 ？"

哈都回答说："从半夜开始的。我该下班了，不过 我想多待一会儿，跟大家问个好再走。"

路易斯握了握哈都棕色的不大的手，说："噢，你 好，现在你回去吧,回去好好睡一觉。”

史蒂夫说："我们几乎都快查完了病例了。哈都， 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上帝之语——译者注）了。"

哈都笑着说："我才不说呢，我又不是基督徒。"

"那就唱唱《即刻的因果报应》合唱曲或是什么别 的歌。"

“愿佛祖保佑你们。“哈都还是笑着说，然后走出 门去。

路易斯和史蒂夫静静地注视了哈都一会儿，然后彼 此互视，突然大笑起来。对路易斯来说，没有哪次大笑 像这次感觉这么好，这么正常。

史蒂夫说：“刚才我们把所有的病例整理完了，今 天可以挂牌欢迎那些稀里糊涂的药品推销商了。"

路易斯点点头，第一个药品推销商将在10点钟到。 正像史蒂夫开玩笑说的那样，星期三可能是单调的日 子,而星期二却一天都会令人高兴的。史蒂夫说：“老 板，给您提个建议。我不知道芝加哥的那些推销商是什 么样的，可是这儿的推销商什么都推销，从用于11月 份出外到阿拉嘎石去打猎用的奶制品，到去班格的家庭 娱乐厅的免费保龄球票。有一次一个家伙竟向我推销一 个可充气的朱迪洋娃娃，向我，一个医生助理推销洋娃 娃！他们要是不能卖药给你的话，就会劝你买那些玩艺 儿。“

“应该买那个朱迪娃娃的。〃

“才不呢，那是个红头发的娃娃，不是我喜欢的那 种。“

路易斯说："好吧*，*我同意哈都说的，只要今天别

像昨天那样就行。"

十八

10点了，阿普昭恩的药品推销商还没来。路易斯 等不及了，他给注册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一个叫斯太普 顿太太的回话说她马上会送一份关于帕斯科的记录来。 路易斯刚挂了电话，阿普昭恩的药品推销商来了，他没 向路易斯推销什么药品，只是问他是否有兴趣买打折的 新英格兰爱国队的季度赛票。路易斯没买。那个家伙抑 郁地说了句“我想你也不会买的"，走了。

中午时，路易斯走着去了一家快餐店，买了一份金 枪鱼三明治和一杯可乐，带回办公室，边吃边看帕斯科 的记录。他想找出些与自己和北路德楼以及宠物公墓有 关的信息来，也许这小伙子生长在那儿，或是在那儿埋 葬过一只猫或狗什么的，这样路易斯也能对所经历的事 有个合理的解释。

但路易斯什么线索也没找到。帕斯科来自新泽西， 到这儿来学电子工程的。在那几张纸上，路易斯一点也 没发现他们两人之间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他用吸管喝完 了杯中的可乐，然后把纸杯和垃圾扔进了废纸篓，虽然 午餐并不丰盛，不过路易斯的胃口不错。真的，他觉得 自己挺好，至少现在不错，没再抖个不停。他觉得早上 的那一幕现在看起来像是场无缘由的梦。

路易斯用手指敲打着记录本，耸了耸肩膀，又拿起 了电话，拨了州医疗中心的号码，要接线员接通了陈尸 所。他报了自己的身份后说："您那儿有我们的一个叫 帕斯科的学生......“

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说："现在不在这儿，他已 经不在这儿了

路易斯觉得自己喉头发紧，他好不容易才说了声: “什么? ”

"他的尸体昨天夜里已经被运回他父母那儿了。布 路金殡仪馆的人来处理的，他们把他的尸体用得尔它 109航班运走了。你以为他去哪儿了？在什么表演中跳 舞了吗？"

"啊，不，当然，不是了。只是，这好像也太快了。"

对方边翻阅记录边说："他是昨天下午做的尸检， 大概在两点半，是由任兹维克大夫做的。那时帕斯科的 父亲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想他的尸体大概在第二天早 上两点到的纽洼克。"

"啊，那样的话……"

“除非某个搬运工给搞糟了，把他发往别的什么地 方去了。不过得尔它航班不会出错的。我们以前有过一 个被运错的例子。有个人跟朋友们一起去钓鱼时死了， 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某个航空公司的货运舱里，本打算 运回他的老家明尼苏达的，但是不知什么人给弄错了， 先是把他运到了迈阿密，后来又去了德茅尼斯，再后来 运到了法沟，还给运到了北达克他州。到最后人们弄清 楚时，那个死尸已经全变黑了，闻起来就像臭猪肉。我 听说有6个搬运工都恶心得吐了。"话说完，那个声音 开心地大笑起来。

路易斯闭上眼睛说："啊，谢谢您……"

“大夫，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任兹维克大 夫家的电话号码，不过他通常早上出去打高尔夫球的。”

路易斯说了句："不用了，没事。"挂上了电话。路 易斯想:让这一切都过去吧，当我做噩梦时，帕斯科的 尸体几乎肯定已经在他自己的家里了。

那天下午开车回家时，路易斯也为自己脚上和床头 的泥巴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经历了一场梦游。由于第 一天上班就遇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故，一个学生受了 致命伤，然后就死了，这给他带来了极度的沮丧情绪， 因而晚上就发生了梦游。这可以解释一切了。昨晚的梦 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因为有些就是真的一:妾触到了地 毯，感觉到了冰凉的露珠，当然还有划伤了他的胳膊的 枯树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帕斯科能破门而过而他自己 却不能。

路易斯脑子中闪过一幅画面：昨晚瑞琪儿下楼了， 发现他正在用头撞后门，在梦中试图破门而过。要是瑞 琪儿看到这情景会使她大吃一惊的，这种想法使路易斯 笑了。脑子里想着梦游的念头，路易斯开始解释自己梦 游的原因了。可能是因为自己去过宠物公墓，而这又导 致了自己与妻子吵架，又与女儿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概 念有关,可能这些在他昨晚上床睡觉时全绞在一起了。

好在我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中一我居然没记住 这部分，一定是不自觉地回来的。这倒不错，他简直不 敢想象要是自己醒来时仍在墓地里，在小猫斯玛基的坟 边，茫然不知所措，身上满是露珠，他可能会吓个半死 —毫无疑问，就像瑞琪儿一样。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

路易斯如释重负般地想，让这一切都过去吧，是的; 不过帕斯科死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路易斯心里仍 在纳闷，不过他马上止住了自己的思绪。

那天晚上，当瑞琪儿在熨衣服，艾丽和盖基坐在椅 子上看电视的时候，路易斯漫不经心地对妻子说他想出 去透透空气散散步。

瑞琪儿头也没抬，问道："你能早点回来帮我把盖 基哄上床让他睡觉吗？你知道你在旁边的话，他总是比 较听话的。"

"没问题。"路易斯说。

艾丽眼睛盯着电视问："爸爸，你去哪儿?"

〃宝贝，就到外边去。"

"噢。〃

路易斯走了出去。

15分钟后，路易斯到了宠物公墓，他好奇地四处 打量着，心里有种强烈的感觉：自己真的毫无疑问来过 这儿。小猫斯玛基的墓碑被撞倒了，路易斯记得在他的 梦快结束时，帕斯科向他走近时，他撞在那墓碑上的。

路易斯心不在焉地扶正了墓碑，向枯木堆走去。

他不喜欢这枯木堆，因为他还记得梦中这些被风吹 日晒发了白的枯木是一堆尸骨，这念头现在还使他不寒 而栗呢。他勉强伸手摸了摸一棵枯树，这棵树失去了平 衡滚了下来，倒在了树堆旁边，路易斯向后一跳，枯树 没碰到他的鞋。

路易斯先沿着枯树堆左侧走了一圈，又沿着右侧走 了一圈，发现两边枯树下的灌木丛密密麻麻难以穿透， 也不可能推开灌木开出条路，即便是个聪明人也没办 法。枯木堆上还长着郁郁葱葱的有毒的藤蔓，都快铺到 地上了。路易斯一直听有些人说他们对这种藤蔓有免疫

的能力，但他知道几乎没人真的能不受其毒。再远处是 些硕大的可怕的荆棘，路易斯以前从没见过的。他慢慢 地走回到枯木堆的中间部分，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后兜 里，看着这枯木堆。

你不会去试图爬这枯树堆吧，是不是?

老板，我当然不会，我干吗要做这种蠢事呢？

太好了，路易斯，你真让我担心了一会儿呢。你要 是脚脖子摔断了的话，去上班可不太好看哪，不是吗？

当然了，而且，天都有点黑了。

路易斯神志清醒，却开始爬枯木堆了。爬到一半时, 他觉得脚下一动，听到了奇怪的吱吱嘎嘎的声响。

大夫，那些骨头会滚动的。

枯木堆又动了起来，路易斯开始向下爬，他的衬衫 下摆从裤子里拉了出来。他安然无恙地下到地面，拍了 拍手上的枯树皮,走回至I」通往自己家的小路上。在家里, 孩子们睡前还要听他讲故事，妻子和他在孩子们睡下后 还要喝会茶，而丘吉只有一天的时间，明天就要被阉割 了。

路易斯走前又仔细地看了看那片空地，绿油油的一 *片*,不知什么地方涌出来的夜雾开始笼罩住那些墓碑， 那些一个个的向心圆像路德楼镇的一代代人的孩子们 的手，营造了这座墓地。

但是，路易斯，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吗？

虽然路易斯在感觉到枯木堆滚动有些紧张前只瞥 了 一眼枯木堆那边的情形，但他敢发誓，那边有一条小 路，通向树林深处。

路易斯，这不关你的事，你得把这事丢到一边去。

好吧，老板。

路易斯转身向家中走去。

那天晚上、瑞琪儿睡了后，路易斯又熬了一小时读 了些已经读过的医学杂志，他不愿意承认上床睡觉的想 法使自己紧张。以前他可从未有过梦游的经历，而且没 有办法证明这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一一除非以后再发 生或再不发生。

他听到瑞琪儿起了床，接着听到她轻轻地叫他："路 易斯，亲爱的，你还不上楼来睡觉吗？ 〃

〃就来了。〃路易斯说。他接着关掉了书桌上的台 灯，上楼了。

路易斯花了远远不止7分钟的时间才入眠的。在此 期间，他听着妻子在他身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沉沉入 睡，他仿佛又看到帕斯科的形象了。他一闭上眼睛就好

像看到门被撞开了，帕斯科像个嘉宾一样，穿着运动短 裤，锁骨突出地站在那儿。

路易斯慢慢地困倦起来，但脑子里仍在想着要是自

己是在宠物公墓里清楚地醒来，看到月光下那些雾蒙蒙

的向心圆绕着坟墓，而自己还得清醒地沿着林中的小路

走回家的话，那该是什么情形。他想着这些，慢慢变得

困顿起来，然后又会突然醒过来。

直到半夜以后，路易斯才完全睡着了。一夜无梦。

第二天7点半的时候，路易斯被一阵冰冷的秋雨敲打玻

璃的声音惊醒了，他心怀忧虑地掀开床单，上面毫无瑕 疵。他的脚上不能说是洁净无比，但至少还算干净。路 易斯松了口气，边冲澡边吹起了口哨。 地写了几个大我明天就回来,亲爱的艾丽。爱你 的丘吉。接着把纸条别在了小猫的睡垫上。路易斯走回 自己的房间，找到瑞琪儿，两人亲热了一番，互相拥抱 着睡着了。

丘吉星期五回来了，路易斯也刚好工作了一周。艾 丽对丘吉格外的好，用自己的部分零花钱给它买了一盒 猫食，还差点扇了盖基一个巴掌，因为盖基想摸摸小猫, 而艾丽不让。这使得盖基大哭起来，父母的管教也没这 么严厉过。艾丽这么训斥他简直就跟受到了上帝的训斥 似的。

看着丘吉，路易斯觉得难受。这可真有点荒唐，但 是他就是改变不了这种情绪。丘吉身上再也没有了那份 活跃劲，走起路来也不那么雄赳赳的了，现在它走路的 样子像是康复中的病人似的慢腾腾的、小心翼翼的。艾 丽甚至可以用手喂食给它，它也不再表现出想出去乱跑 的样子了，甚至连车库都不想去。丘吉变了，也许丘吉 变了会更好些呢。

瑞琪儿和艾丽都没觉察到这一点。

二十

小阳春般的天气来了又走了，树上的叶子变黄了, 经过10月中旬的一场冷雨，叶子开始凋零。艾丽放学 开始带回她在学校做的为过万圣节准备的装饰品，还给 盖基讲无头的骑马人的故事逗盖基玩儿。盖基则一晚上 高兴地咕哝着某个叫布莱恩的名字。瑞琪儿听着忍不住 咯咯地笑起来。初秋的那段时光对路易斯一家人来说是 段好时光。

路易斯学校里的工作也变成了一种紧张而又愉快 的日常工作。他诊治病人,参加学校理事会的会议，给 学生报纸写些稿子，建议学校为得了性病的学生实行保 密治疗，告诫学生吃些预防流感的药，因为冬天时很可 能会流行A型流感。他参加医学专题讨论会，还主持这 种讨论会。十月的第二周，他还去普罗维登斯市参加了 关于大学和学院的医疗问题的新英格兰大会，会上他宣 读了一篇关于合法的学生治疗的细节问题的论文，在文 章中他还举了帕斯科的例子，不过是用的化名。论文受 到了好评。路易斯开始为下个学年的医疗做预算了。

路易斯的晚上时间安排也已经成了惯例：吃过晚饭 后和孩子间玩上一会，然后和乍得喝一两杯啤酒。有时 要是丹得丽芝太太有空能来照看孩子们f小时的话， 瑞琪儿就和他一起去乍得家,有时诺尔玛也和他们一起 坐上一会,但大多时候就只有路易斯和乍得两人。路易 斯觉得跟老人在一起很舒服，乍得会谈起300年以来 路德楼镇的历史发展，好像他都亲身经历过似的。他谈 论时从不漫无边际地乱说一通，路易斯从不觉得厌倦, 虽然不只一次他看到过瑞琪儿手捂着嘴巴在打哈欠。

路易斯大多在晚上10点前穿过马路回到自己家 中，然后很可能他会和瑞琪儿亲热一番。自从结婚一年 以后他们很少这么频繁地做爱，也从没这么成功和快乐 地做爱过。瑞琪儿说这是因为深井水中的什么东西，路 易斯认为是由于缅因州的空气。

帕斯科在秋季开学第一天的死亡在学生们和路易 斯自己的记忆中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而他的家人无疑还 在悲痛之中。路易斯曾和帕斯科的父亲通过电话，他能 感觉到帕斯科父亲那满面泪痕、悲痛欲绝的样子。帕斯

科父亲打电话的目的只是想了解路易斯是否尽了全力 抢救他的儿子，路易斯向他保证说所有的人都尽力而为 了;当然路易斯没对他讲当时的混乱状态，浸透了地毯 的血迹以及帕斯科刚被抬进医务室就已经快死了，虽然 路易斯认为自己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切。不过对于那些认 为帕斯科事件不过是个重大伤亡事故的人来说，帕斯科 已经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黯淡了。

路易斯仍然记得那天晚上随之而来的梦和梦游的 情景，不过现在看来就像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或是像看 过的电视剧。就跟他六年前在芝加哥曾去嫖过一次妓女 —样，〃都是些不重要的事，就如过眼烟云，不过留下 了一种不和谐的回音。他根本不再想帕斯科在临死前说 过或是没说过什么了。

万圣节晚上下了一场大霜。路易斯和女儿在乍得家 开始过节的，艾丽在诺尔玛的厨房里装作巫婆骑着答帚 四处跑着，一边高兴地发出咯咯咯的声音，一边一本正 经地说*1*我是人们见过的最可爱的巫婆，是不是，乍 得？ “

乍得点了支烟，赞同地说：’是啊。路易斯，盖基 怎么没来?我以为你们也给他化了装一起来呢。“

路易斯他们本打算带盖基过来的，瑞琪儿尤其盼着 这一天，因为她和丹得丽芝太太给盖基做了个有趣的面 具，但盖基得了支气管性感冒。6点时，路易斯给他听 了一下肺部，觉得仍有些不正常，又看了看室外的温度 计，只有华氏40度，路易斯就没让他来。瑞琪儿虽然 很失望,还是同意了。

艾丽答应盖基给他带回些糖果，但是她对弟弟不能 去而表现出的夸张了的同情，使路易斯纳闷艾丽是否真 的有些不高兴，因为盖基没办法使他们磨磨蹭蹭或是和 她一起引人注意了。

艾丽用一种通常对那些得了绝症的人说话的调子 说：'可怜的盖基。'‘而盖基对自己会失去什么毫无所知, 仍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身边趴着正在打瞌睡的小猫丘 士

口。

听到艾丽的话，盖基毫无兴趣地说了句艾丽， 巫婆。"就又接着看电视了。

“艾丽，该死的，你太不礼貌了! “

诺尔玛说路易斯，她讲的是实话，别责骂她。 你知道，只有孩子们才说真话呢。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 是孩子的原因。那些斑痕是该一边去。“

"谢谢您，克兰道尔太太。"艾丽边说，边带着为 自己辩解的眼神瞅了路易斯一眼。

“不用谢，宝贝。"诺尔玛说。

乍得陪他们来到了门厅。有两个装作小魔鬼样的孩 子走近来，到了院子的人行道上，艾丽认出来是学校里 的两个小朋友,就领着他们回到厨房去了。有一小会， 只有乍得和路易斯两人待在门廊里。路易斯说诺尔 玛的关节炎又严重了。“

乍得点点头，把烟在烟灰缸里掐灭，然后说是 的，每到秋天和冬天就会严重些，不过这次是最严重的。

*II*

"她的医生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他没法说什么，因为诺尔玛一直没 去看医生。"

“什么?为什么不去? “

乍得看着路易斯，在等着接两个扮成小魔鬼的孩子 的车的前灯灯光照射下，他看上去有种无助的感觉。乍 得说我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间问问你呢，路易斯。 但是作为朋友我又不好意思强求你。你能给她检查一下 吗？"

从厨房里传出了两个扮成小魔鬼的孩子发出的叶 叶叶的声音，然后是艾丽咯咯咯的声音，这声音艾丽在 学校里已经练习了一星期了，一切听起来都不错，充满 了万圣节的气息。

路易斯问《'诺尔玛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乍得, 她是不是害怕有什么别的病？"

乍得低声说*1*她一直都有胸口疼，又再也不去看 医生，所以我有些担心。“

"诺尔玛担心吗？"

乍得犹豫了一下，说*1*我想她有些害怕。我想这 也是为什么她不愿意去看医生的原因。就在上个月，她 的一个老朋友贝蒂死在了州医疗中心，是癌症。她和诺

尔玛同岁，诺尔玛有些被吓着了。〃

路易斯说:"我很高兴给她做检查，根本没问题。〃 乍得感激地说谢谢你，路易斯，要是有天晚上 我们发现她突然发病，我想一“

乍得停了下来，头古怪地倾向一边，眼睛看着路易 斯。

路易斯后来记不起当时的情绪是怎么变化的了，试 图分析当时的情形只使他感到头晕，他所能记起的就是 当时的好奇立刻变成了感觉什么地方有什么极不对头 的事发生了。他看着乍得，两人都吃了一惊，迟疑了一 会他才缓过神来。只听到厨房里两个模仿小魔鬼的孩 子，，呼呼〃的叫声突然变成了〃呜呜〃惊恐的叫声。接 着有个孩子尖声叫起来。艾丽紧张的狂叫声传了过来r 爸爸！爸爸！克兰道尔太太摔倒了！“

"啊，上帝啊。〃乍得痛苦地低声说。

□□

艾丽向门廊这儿跑过来，她的黑衣服扑扇着，一只

手里抓着笞帚，面色铁青，由于惊恐而拉长着脸，看起 来就像酒精中毒到了晚期的小矮人。两个装作小魔鬼的 孩子边哭边跟着她跑了出来。

乍得猛地冲进门去，对于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 说，动作敏捷得令人吃惊。不，不是敏捷，几乎是轻松 自如，乍得边跑边叫着妻子的名字。

路易斯弯腰双手按着艾丽的肩膀说艾丽，就待 在门厅里，知道吗？ ”

艾丽小声说（爸爸，我害怕。“

两个装作小魔鬼的孩子飞快地跑过他们身边，边叫 着他们的妈妈边向车道跑去，装着糖果的口袋乒乓作 响。

路易斯向前厅跑去，进了厨房，而艾丽正叫着他， 让他回来，路易斯没理女儿。

诺尔玛躺在桌旁的油布毡上，身边全是苹果和糖 块。很显然她用手端糖果盘时弄翻了盘子，盘子落在她 身边，像个小外星飞碟。乍得正擦着妻子的一只手腕, 看到路易斯来了，他抬起头脸色紧张地看着路易斯， 说帮帮我，路易斯，救救诺尔玛，我想她快死了。"

"把她移到一边去。“路易斯说，然后他跪下来， 膝盖压在一个苹果上，他觉得果汁被挤了出来，透过了 裤子，突然满厨房里都充满了苹果味。

又发生了这种事，帕斯科似的悲剧又要重演了，路 易斯想。但他马上又赶走了这种想法。

路易斯摸了摸诺尔玛的脉搏，脉搏微弱、纤细而又 急促。不是在搏动，而是在痉挛。极度的心律不齐，马 上就要心肌梗塞了。路易斯解开她的衣服，露出了一条 黄色丝带，他把她的头侧过去，开始按着自己的脉搏频 率边给她实行心肺复苏急救术边说（乍得，听我说。"乍 得答道我听着呢。""你带着艾丽过马路去我家。小 心些，别被车撞着。然后告诉瑞琪儿发生了什么事，告 诉她我需要用我的急救包，不是书房里的那个，而是浴 室里高架子上的那个。她知道是哪个。再让她给班格的 医疗中心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

乍得说*1*巴克斯坡特的医疗中心离这儿更近些。“

"不，班格的来得更快些。快去吧，你别打电话， 让瑞琪儿打。你把急救包拿来，我急用那个急救包。“

乍得走了，路易斯听到门关上了的声音。他现在一 天他的胳膊和肩膀也准会疼。

”我能帮忙吗？"

路易斯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穿着棕色毛衣的女人犹 豫地站在门口，一只手握成拳头放在胸前。路易斯想， 也许是那两个装成小魔鬼的孩子的妈妈。

”不。“路易斯话刚出口，又说：’对，请帮我弄湿 一块布，然后拧干放在她的前额上。"

那个女人去照办了。路易斯向下望去，诺尔玛的眼 睛又睁开了。她小声说?路易斯，我摔倒了，我想可 能是晕倒了。“

“你有点像得了冠心病，"路易斯说，”不过看来不 严重，诺尔玛，你现在需要放松，别说话。“

路易斯休息了一下，又开始给诺尔玛测量脉搏，她 的心跳频率很快，而且不稳定，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 接着又正常了。路易斯听着诺尔玛怦怦怦的心跳声，虽 然不正常，但比心肌梗塞强多了。

那个男孩子的妈妈拿了块湿布，放在了诺尔玛的前 额上，然后犹豫不决地走开了 *，*这时乍得带着路易斯的 急救包回来了。

“路易斯，怎么样了 ？ ”

"她马上就会好起来的。“路易斯看着乍得，但实 际上是在对诺尔玛说救护车来了吗？ “

乍得说*1*你妻子给他们打的电话，我没在那儿多 耽搁。“

诺尔玛小声说我 .....不去医院。“

路易斯说不，诺尔玛，要去医院，进行5天的 观察和治疗，然后你就安然无恙可以回家了。你要再说 些别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些苹果全吃了，连皮带核一起。

*II*

诺尔玛衰弱地笑了一下，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路易斯打开急救包，翻找岀速效救心药药瓶，倒出 一粒，然后盖上药瓶。药片很小，像指甲盖上的白色月 牙那么大，路易斯用手指捏着药片对诺尔玛说:"诺尔 玛，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 厶匕 //

冃匕。

"我要你张开嘴巴，有病得治疗，我要把这个小药 片放在你的舌头底下，你就含着它，直到它溶化，味道 有点苦，不过没事。好吗？"

诺尔玛张开了嘴巴，一股带了假牙后产生的腐烂味 飘了出来。看到她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周围是苹果和糖 块,路易斯想也许她年轻时会是满口如玉般的牙齿，坚 挺的胸脯惹来不少邻近年轻人的注视，胸中的心脏会像 小马驹般健康地跳个不停。想到这些，路易斯不由得为 老太太感到难过。

诺尔玛把药片含在舌头下，药片有些苦，她不由得 做出一脸苦相，不过没关系，她可不像帕斯科那样让人 无能为力。路易斯想诺尔玛至少还能活一天呢。诺尔玛 的手在空中抓了一下，乍得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路易斯站起身，找到了翻落的果盘，收拾起地上的 苹果和糖果。那个帮忙拿了温布来的女人说自己叫布丁 格太太，帮着路易斯一起收拾了一下，然后说她最好回 到汽车上去，她的两个儿子吓坏了。路易斯说:"谢谢 您的帮忙，布丁格太太。"

布丁格太太低声说:〃我也没做什么呀。不过今晚

我要祈祷，感谢上帝你能在这儿，克利德大夫。“

路易斯有点感到尴尬，他挥了下手。

乍得看着路易斯，他的眼神又恢复了沉稳，短暂的 惊慌失措和恐惧过去了，他又能镇静自若了。乍得目不 转睛地说.我也要祈祷，感谢上帝，也感谢你。路易 斯，我欠你一份情。“

路易斯边向布丁格太太挥手告别边对乍得说《’别 这么说，乍得。"路易斯拿起一个苹果吃了起来。味道 不错，路易斯自我感觉也不错:路易斯，干得好，今晚 上你赢了。一边想着，路易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

乍得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路易斯，以后你需 要帮忙时，第一个就来找我吧。“

路易斯说好吧，我会的。“

班格医疗中心的救护车20分钟后来了，路易斯站 在外边看着医院卫生员把诺尔玛抬上救护车时，看到瑞 琪儿正从起居室向窗外望着，他向妻子挥了挥手，瑞琪 儿也招了一下手。

路易斯和乍得站在一起，望着救护车闪着灯疾驰而 去。但车没有鸣笛。

乍得说（我想我现在得去医院了。“

“乍得，他们今晚不会让你见她的。他们要给她做 心电图，然后对她进行精心的看护。刚开始的12小时 内是不允许人去探视的。"

"路易斯，她会好吗？真的会好吗？"

路易斯耸了耸肩膀说:"没人能保证。这是心脏病 突发，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想她会好起来的，经过用药 治疗，她可能会比原来更好些呢。"

“是啊。"乍得点了支烟说。

路易斯笑了一下，看了看表，他惊讶地发现才7点 50分，可看起来好像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乍得，我想去带艾丽接着去做万圣节的活动了。

*II*

"是的，当然，你快去吧。路易斯，告诉她让她多 拿些礼物。“路易斯应道（我会的。“

路易斯回到家时，艾丽还穿戴着巫婆的装束。瑞琪 儿试图让她穿上睡衣，但艾丽坚决不干*，*她认为游戏虽 然被诺尔玛的心脏病突发打断了，但还有可能接着进行 的。路易斯告诉女儿穿上大衣时，艾丽高兴地又拍巴掌 又叫的。

"路易斯，这么晚了，还让她出去？"

路易斯说*1*我们开车去。没事，瑞琪儿，她盼着 万圣节游戏都盼了一个月了。“

"那好吧“瑞琪儿笑着答应了。

艾丽看到妈妈同意了，高兴地边大叫起来，边向大 衣橱跑去。瑞琪儿接着问：’诺尔玛好些了吗？ “

"我想好些了。“路易斯觉得很累，但感觉不错。 他接着说《’心脏病突发，不过不严重，她以后得小心 些。不过一个人到了 75岁时必须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 不可能再做撑杆跳了。“

“你在那儿真是太幸运了，几乎是上帝的安排似的。

*II*

"我觉得是运气。“路易斯看到艾丽跑了过来，笑 着说（你准备好了，黑泽尔巫婆？ “

艾丽说（准备好了，走吧一走吧一走吧!"

一小时后，艾丽带着半口袋糖果和路易斯一起走上 了回家的路。虽然路易斯最后要停止做游戏时，艾丽做 了些抗议，但抗议得不太厉害，她也累了。路上，艾丽 问：’爸爸，是我使克兰道尔太太心脏病突发的吗？就 在我不想要那个摔坏的苹果时吗？ “

路易斯看着女儿，吃了一1■京，纳闷孩子们怎么会产 生这种好笑的、有点迷信的想法。踩上带缝的土，折断 你妈妈的脊梁骨。要么爱我，要么恨我。爸爸的肚子， 爸爸的脑袋，半夜里笑起来，爸爸去了西天外。这些孩 子们的鬼节歌谣让路易斯又想起了宠物公墓和那些模 糊的坟圈。他想笑话自己的想法，但却无法笑出来。

路易斯对女儿说?不是的，宝贝。你和那两个小 魔鬼在屋子里一“

”他们不是小魔鬼，他们是布丁格家的双胞胎男孩。 *II*

"好吧，你和他们在屋子里时，克兰道尔先生告诉 我说他的妻子有些胸口疼。实际上，你倒是为救她帮了 不少忙呢*，*或者说至少没使事情变得更糟糕。"

这次变成艾丽大吃一惊了。

路易斯点头接着说：’宝贝，她那个时候最需要大 夫的帮助，而我是大夫。可要不是因为你去给她玩万圣 节游戏，我怎么会在那儿呢？"

艾丽把这番话想了半天，然后点点头实事求是地 说可是她不管怎么说还是可能会死的。得了心脏病 突发的人通常都要死的。即使他们活下来了，很快他们 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突发心脏病，直到最后……。崩地完了。

〃

"我问你，你从哪儿学的这些词啊？"

艾丽只是耸了一下肩膀一耸肩的样子像极了路 易斯，路易斯看到后觉得很好笑。

艾丽让路易斯帮她把糖果袋拿进屋里,这是对路易 斯信任的标志，路易斯默默地想着女儿对死亡的态度。 当初想到小猫丘吉的死使女儿惊恐得几乎歇斯底里了， 而现在她对像奶奶一样的诺尔玛的死却好像很镇定自 若地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刚才说什么来的？会一次 又一次地突发心脏病*，*直到最后……U崩地完了。

厨房里空无一人。但路易斯听到瑞琪儿在楼上走来 走去的声音。他把艾丽的糖果袋放在橱柜台上，说:" 艾丽，不一定都是你说的那样。诺尔玛的心脏病不严重, 而且我当时能立刻给她治疗，我想她的心脏没有受到太 大的损伤，她一"

艾丽几乎有些愉快地赞同地说道：’噢，我知道， 但她老了，不管怎么说她很快就会死的。克兰道尔先生 也是。爸爸，我上床睡觉前能吃个苹果吗？ “

路易斯沉思地看着女儿说不行，宝贝，快上楼 去刷牙吧。

路易斯想：谁会真正了解孩子们呢？

房子里一切收拾停当后，瑞琪儿和路易斯都躺在床 上时，瑞琪儿轻声问："艾丽是不是觉得很糟糕啊，路 易斯？她是不是有些情绪彳氐落呢？ “

路易斯回答说："不是的，她挺镇静的。我们睡觉 吧，瑞琪儿，好吗？ ”

那天夜里，当路易斯一家睡熟时，乍得却醒着躺在 自家的床上。夜里又下了一场大霜冻，第二天早上起风 了，把树上那些棕黄的枯叶都给吹掉了。

风声惊醒了路易斯，他迷迷糊糊睡眼矇胧地支起胳 膊，听到楼梯上又传来了慢慢的拖沓的脚步声。帕斯科 又回来了，路易斯想,距那时才只过去了两个月。门打 开时，他会看到一副可怕的腐尸的样子：运动短裤上长 满了霉，身上的肉全都已经烂掉，只剩下骨头的大洞， 大脑也已腐烂变坏像浆糊一样。只有那双眼睛还充满了 活力，亮闪闪的。帕斯科这次可能不会再说话了，他的 声带肯定也烂掉了，不能再发出声音来了。但是他的眼 睛，那双眼睛会示意路易斯跟着他去的。

"不。"路易斯吸了口气说，脚步声消失了。

路易斯下了床，走到门口，拉开门，嘴唇后撤，带 着一副惊恐的苦相，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帕斯科会 在那儿的，会举着双臂，像个死去很久的售票员在招呼 乘客。

根本没有这些事，正如乍得所说的。门廊里空荡荡 的，静悄悄的。只有风声。路易斯走回床头，又睡了。

第二天，路易斯给急救中心的特护室打了个电话， 回话说诺尔玛的情况仍处于危险期，心脏病突发后的 24小时内需要进行标准的医疗诊治。不过路易斯还是 从给诺尔玛看病的大夫那儿得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消 息,那个大夫说："我可不会认为这是个小小的心肌梗 塞，不是吓唬你，克利德大夫，她确实欠你很多，你救 了她一条命。"

那个周末，路易斯本能地买了一束鲜花，到医院去 看望诺尔玛，发现她已被移到楼下的一个半私人性质的 看护室里了，这是个好兆头。乍得正陪着诺尔玛呢。

看到鲜花，诺尔玛惊喜地叫了起来，催着护士拿花 瓶来，然后支使乍得装上水，按照她的意图摆好，放在 了床头的柜子上。

乍得折腾了三次摆弄好花后干巴巴地说："这是老 太太有史以来感觉最好的一天。"

诺尔玛说："别耍聪明了。”

“是，夫人。”乍得开玩笑地说道。

最后，诺尔玛带着一丝感人真挚的神色看着路易斯 说："我要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乍得说是你救了我 的命。"

路易斯不好意思地说："乍得言过其实了。” 乍得眯着眼睛看着路易斯，几乎要笑起来了似地 说："没太夸张，我乍得可不说谎。路易斯，难道你妈 妈没告诉过你不要拒绝感谢之词吗？ “

诺尔玛没说什么，至少路易斯记不起来了，但他记 得诺尔玛说了些关于过分谦虚就是骄傲的话。

路易斯说："诺尔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愿意 并高兴做的。"

诺尔玛说："你真是个好人，你带我的老头子去外 边什么地方，让他给你买瓶啤酒喝。我又有点觉得犯困 了，而我好像怎么也赶不走他。"

乍得欣然站起身说："太好了 !我去，我去。快走, 路易斯，趁她还没改变主意，咱们快走。"

感恩节的前一周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11月 22日又下了一场4英寸厚的雪，但感恩节的前一天天 空晴朗碧蓝无云，天气有点冷。路易斯开车送家人去班 格国际机场，瑞琪儿要带孩子们回芝加哥看望她的父 母。瑞琪儿从一个月前跟路易斯谈论回家的事到现在已 经不下20遍地说这些话了 ："路易斯,这样不对，我觉 得感恩节时你一个人在我们的房子里来回转悠不是那 么回事,本来这是个家人团聚的节日。"

路易斯把盖基从f胳膊倒到另一只胳膊上，儿子 瞪着大眼睛，穿着风雪大衣，像个大男孩。艾丽站在一 个大窗户前，看一架空军的直升飞机在起飞。

路易斯说、'我不会独自一人边喝啤酒边哭的。乍 得和诺尔玛要请我去吃有花色配菜的火鸡呢。老天，我 怎么像个罪人似的。我从来也不喜欢这种大型的节假日 聚会。我会下午3点开始喝酒看足球赛,7点睡觉，第 二天会觉得脑子里一片乱哄哄的。我就是不喜欢给你和 孩子们送行，看你们走，我担心。"

瑞琪儿说："我没事，坐一等舱，我觉得像个公主 一样了。盖基在从罗甘到欧亥尔这段飞行中会睡上一 JaLo

路易斯说："你想的美吧。"然后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广播里叫到了瑞琪儿他们要乘的航班号，艾丽匆匆 跑过来说："妈妈，是我们的航班。快走一^快走一 快走，要不我们赶不上，飞机就飞了。"

瑞琪儿说："不，不会的。"她一只手里抓着三张粉 色的登机卡，穿着华丽的棕色仿毛皮大衣。路易斯想， 不管是仿什么毛皮的，都使妻子显得绝对的漂亮可爱。

也许路易斯的想法在眼神中表现了出来，瑞琪儿冲 动地拥抱了他一下，盖基被夹在他们两个中间，看起来 很是惊讶，不过并没有不高兴。

瑞琪儿说："路易斯，我爱你。"

艾丽不耐烦地说："妈一咪，快走 一^快走一

瑞琪儿说："噢,好的，好的。路易斯，好好照顾 自己。"

路易斯笑着说:"告诉你吧，我会精心照顾自己的, 瑞琪儿，代我向你父母问好。”

“噢，你啊，真好笑。"瑞琪儿向他皱了皱鼻子说。 瑞琪儿不是傻子,她很清楚路易斯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 回去看自己的父母。

路易斯看着他们上了客机的登机梯子，想着此后一 周见不到他们了，自己不由得已有些想家想妻子儿女 了，又觉得有些孤独。他向刚才艾丽站过的窗户走去， 手放在大衣的口袋里,看着搬运工在装行李。

事实很简单，湖林区瑞琪儿的父母戈尔德曼夫妇从 一开始就不喜欢路易斯。因为他们认为他跟他们的阶层 不一样，这还只是一般的原因，更糟糕的是在他读医学 院期间将由他们的女儿来供养他，而他几乎肯定学习糟 糕，读不下来的。

路易斯倒是能应付这一切偏见，事实上他也确实尽 力处理好这事，但是后来发生了T牛瑞琪儿不知道而且 将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不过不是由路易斯挑起的。 戈尔德曼先生邀请路易斯到他的书房里谈谈，路易斯起 初以为他们发现他和瑞琪儿同居的事了呢，谁知戈尔德 曼先生提出要给路易斯付所有上医学院的学赛，而得到 这“奖学金”（按戈尔德曼先生的话说）的代价是路易 斯必须立刻解除他和瑞琪儿的婚约。他还伸手取自己的 支票本要给路易斯开支票。路易斯本来学习和生活压力 就大，一直心情郁闷，听到戈尔德曼先生的这种像做交 易似的提法，就勃然大怒起来。他指责戈尔德曼想把女 儿当做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保管起来，指责他只为自己 考虑，不为女儿着想，说他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没有 思想的老混蛋。再后来，两个人便开始对骂起来。这一 切都使得他们翁婿关系很紧张。很久之后，路易斯内心 承认那次大发雷霆不过是对紧张的学习和生活压力的 一次发泄。

后来瑞琪儿使他们的关系缓和了些，结婚那天，戈 尔德曼夫妇的脸像埃及石棺上雕刻的脸。他们给路易斯 和瑞琪儿的结婚礼物是一套六头瓷器和f微波炉，没 给他们钱。路易斯上医学院期间，瑞琪儿一直在一家女 士服装店里做店员，从结婚的那天到现在，瑞琪儿只知 道丈夫和自己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路易 斯和她父亲之间一直不和。

路易斯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去芝加哥的*，*虽然学校 里的时间安排要求他要比瑞琪儿他们早回来三天，这也 没什么难处。况且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而且孩孙］已经 使他和岳父岳母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孩子常常能起到这 个作用。路易斯想，要是自己装作忘了过去那一幕的话, 他们也能使彼此的关系更融洽些，即便瑞琪儿的父母知 道他是在假装的也无所谓。但路易斯不想和他们缓和关 系，虽然已经过去10年了，可路易斯总也忘不了那天 晚上的那种滋味。

路易斯本可以和妻子儿女一起去，但他宁愿让瑞琪 儿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女儿和外孙外孙女，听到他们带去 的他问好的口信。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转弯……路易斯看到了艾丽坐 在一个前窗旁边，拼命地挥着手。路易斯笑着向她挥手, 接着有人一一可能是艾丽或是瑞琪儿把盖基拉到了窗 边。路易斯仍然挥着手，盖基也在招手，也许他看到了 路易斯，也许只是在模仿艾丽。

路易斯咕哝了一句："带我的家人安全抵达。"然后 拉上了大衣的拉链，向外边的停车场走去。风很大，差 居室，跑进厨房，粘满冰雪的鞋几乎把他滑倒了。他一 把抓起电话，说："喂?"

“路易斯吗？ “是瑞琪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遥远 但是很动听，"我们到家了，一路平安，没有一点儿事。" "太好了 r路易斯说，然后坐了下来，开始和妻 子聊了起来，边聊边想：老天，我真希望你们都在这儿 啊。

二十二

乍得和诺尔玛准备的感恩节正餐挺不错的。吃过饭 后，路易斯回家时觉得肚子饱饱的，还有点犯困了。他 上楼来到卧室，脱掉鞋子，在一片静寂中躺了下来。刚 刚过了 3点,夕卜边的天还在冬季微弱的阳光下亮着呢。

我就打个盹，路易斯边想边很快睡着了。

是卧室里电话分机的响声惊醒了他。他抓起话筒， 听到房子外边的风在呼呼地刮着，炉子里的火在疇啪作 响，看到外边天已经黑了他有点晕头转向的，他努力使 自己镇静下来*，*说："喂？"路易斯想可能是瑞琪儿， 又从芝加哥打电话来祝他感恩节快乐。然后她会把电话 给艾丽，艾丽说完会是盖基接着讲，盖基会咿呀学语地 说一通一te本来想下午看足球赛的，怎么会睡了一下 午呢……

但电话不是瑞琪儿打来的，是乍得，他说："路易 斯吗？我想恐怕你可能遇到点儿麻烦了。"

路易斯从床上跳下来，脑子里还带着一丝睡意地 说："乍得，什么麻烦？ ”

乍得说："噢，我们家的草地上有只死猫，我想可 能是你女儿的那只小猫。”

路易斯心里一沉，说："是丘吉？你能肯定吗？乍 得？”

乍得说："不，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是，但确实 是像丘吉。"

"噢，噢，讨厌。乍得，我马上就过去。"

"好吧，路易斯。"

路易斯挂上电话，坐在那儿足有一分钟。然后去了 趟厕所，穿上鞋，下楼去了。

啊,也许不是丘吉。乍得自己也说他不能百分之百 地肯定就是丘吉。上帝，这只猫现在连上楼都不愿意了, 除非是有人抱着它上楼……为什么它要去横过马路呢？

但在路易斯内心深处他觉得肯定是丘吉要是瑞 琪儿今晚打电话来，她肯定会打的，他该怎么对艾丽说 呢？

他回想起那天自己发疯般地对瑞琪儿说：因为对于 生物来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作为医生，我知道 这点。要是艾丽的猫得了血癌，猫很容易得的，或是在 路上被车压了，你愿意给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吗？瑞琪 儿，你愿意吗？但他那时说这番话时，他根本没想过丘 吉会有什么事。

路易斯想起以前和人玩牌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见到 自己的妻子裸露着身体时会有性冲动，而每天面对那么 多的裸体女病人却没有那种感觉。路易斯说是因为人们 头脑中想的不一样。对待病人时只觉得女人的胸部、大 腿只是身体的某个器官，而对妻子的各部位就觉得不同 了。

路易斯现在想，就像对待家人的就不同了一样。丘 吉不应该死，因为它已经跟路易斯一家融为一体了。在 医院里大夫可以谈笑自若地处理各种病人，可以在会议 上引用孩子们得白血病的比率，而一旦自己的孩子得了 白血病，这大夫一样会脸色煞白，难以置信。他们的反 应会是：我的孩子得了白血病？甚至是我的孩子的小猫 得了白血病?大夫，你一定在开玩笑吧。

没关系，一步步地来对付吧。

但是一想到艾丽当时说到丘吉会死时那种歇斯底 里的表现，路易斯觉得事情很难办。

愚蠢的大公猫，我们为什么要养这个愚蠢的大公猫 呢？

但是它再也不能招惹母猫了。我们给它做了手术就 是为了让它能活着呀。

“丘吉？ ”路易斯叫道。但是只有火炉里的柴火发 出的碑啪声。丘吉最近总待在上面的客厅里的长沙发上 空荡荡的。小猫也没趴在暖气上，路易斯敲打着给小猫 喂食用的盆子*，*要是小猫在附近的话，它听到这声音肯 定会跑来的。但这次没有小猫跑过来……恐怕再也不会 跑来了。

路易斯穿上大衣，戴好帽子，向门外走去。接着， 他又走了回来。心里想小猫可能真的死了，于是他走到 水槽边，蹲下身，打开了水槽下的小壁橱，橱里有两种 塑料袋，一种是白色小塑料袋，放在废纸篓上用的，另 一种是绿色的大塑料袋，放在大垃圾桶上用的。丘吉自 从被阉割后长胖了不少，路易斯拿了个绿色的大塑料 袋。

路易斯不喜欢手中塑料袋冰冷的滑溜溜的感觉，就 把塑料袋放进了大衣口袋里，接着他走出房门，向乍得 家走去。

那时已是5点半了，黄昏将尽，周围的景色一片死 气沉沉的，落日的余晖在河对岸呈现岀\_片橘黄色。风 直吹向第15号公路,弄得路易斯两颊发麻，吹散了他 呼出的白色哈气。路易斯战抖了一下，但不是由于恐惧, 而是孤独感使他不寒而栗的。这种感觉又强烈又难以抗 拒，无法形容，它无影无形，但路易斯自己能感觉到它。

路易斯看见乍得穿着绿大衣站在公路对面，站在他 自己家冰冻了的草地上。他的脸掩在皮衣领下看不清 楚，看上去就像一尊雕像，仿佛是在这无乌儿歌唱的死 寂黄昏中的又一个无生命的东西。

路易斯开始横过公路，接着看见乍得动了动，向他 挥了挥手，并向他喊了些什么，在呼啸的风声中路易斯 没听清楚。路易斯后退了一步，意识到风声越发地尖厉 了。片刻后他听到刺耳的喇叭声，接着一辆奥灵科的大 卡车轰隆隆地从他身边疾驶而过，吹得他的裤子和夹克 衫直扑扇。该死的，要是他没及时躲开这车的话……

这次路易斯过路前先左右都检查了一下,只看到卡 车的尾灯消失在黄昏的夜色中。乍得说："我还以为那 辆奥灵科的卡车会碰到你呢，路易斯，要小心些。”即 使已经走近了，路易斯还是看不见乍得的脸，他有一种 不安的感觉，感觉这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别的任何人

路易斯没向乍得脚下的那堆毛茸茸的东西看，而是 问："诺尔玛在哪儿？"

乍得回答说："她去参加教堂里的感恩节礼拜去了 *，* 我想她要一直待到吃完晚饭的时候才回来，虽然她可能 不吃什么东西，她也不会饿的。这只是她们女人们的一 个借口，中午吃过丰盛的饭菜后，她们通常不再吃什么, 只吃些三明治。她大概会8点左右回来。"风猛劲地刮 着,不时地掀起乍得的皮衣领，路易斯看出确实是乍得 —不是他又能是谁呢？

路易斯极希望那只死猫不是丘吉，他蹲下来用带着 手套的手指翻动了一下小猫的头，心想：最好是别人家 的猫，最好是乍得搞错了。

但毫无疑问是自家的小猫丘吉。猫没有被压烂，看 来不是被那些在15号公路上风驰电掣般疾驶而过的大 卡车压的。（路易斯茫然地想，在这感恩节时那奥灵科 的大卡车开出来干什么呢？*）*丘吉的两眼半睁着,像两 颗绿色玻璃珠般闪闪发亮，嘴巴也是半张着的，嘴角有 一缕血迹。流的血不多，刚刚沾到了它胸前的一撮白毛 上。

"是你家的猫么，路易斯？ ”

路易斯叹了口气回答："是我家的。”他第一次意识 到自己是很爱丘吉的;也许不像女儿艾丽那么狂热，但 却以自己的一种盲目的方式爱着这只猫。在把小猫阉割 了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丘吉变了，长胖了很多，动作迟 缓了很多，还养成了每天只是卧在艾丽的床上或是沙发 上,或是食盆边，很少走出房子的习惯。现在，猫死了, 可路易斯觉得它又像原来的丘吉了，小小的嘴巴上血迹 斑斑,尖尖的利齿像是要射出枪膛的子弹，眼睛里闪着 愤怒的火焰。好像经过这段时间无性的愚蠢的平静生 活，在死亡中丘吉又恢复了它作为一只公猫的本来面 目。

路易斯说："是的，是丘吉，真不知道该怎么跟艾 丽说这件事。”

突然他有了个主意。他各把丘吉埋在宠物公墓里， 不过不竖墓碑或别的什么愚蠢的玩意儿。今晚给艾丽打 电话时先不跟她讲关于丘吉的任何事，明天再漫不经心 地提一下说他没看见丘吉，不知道去哪了。后天他会提 示说可能丘吉跑丢了，有时猫会跑丢的。当然艾丽肯定 会很沮丧，但毕竟不需要她去面对小猫的死亡一女儿 也不会像妻子瑞琪儿那样情绪彳氐落地拒绝面对死亡,只 不过会对小猫丘吉渐渐地淡忘而已……

胆小鬼，路易斯自己的头脑中有个声音在说。

是的，无需争论，自己是个胆小鬼。但谁需要这种 争论呢？

乍得问："你女儿非常爱那只猫吗？"

路易斯茫然地说："是的。”他又动了一下小猫的脑 袋。猫已经变得僵硬了，但它的头却还能轻松地被人摇 动一显然它的脖子断了。是的，路易斯认为自己可以 想象出发生的事了。丘吉正在穿过马路的时候一只有 上帝知道它为什么要穿过马路呢？ 一辆汽车或卡车撞 了它，撞折了它的脖子，司机就把它扔进了乍得家的草 地上。也许猫的脖子是在它头撞在冰冷的土地上摔折 的，这无关紧要，反正结果是一样的，丘吉死了。

路易斯抬头扫了乍得一眼，正要告诉他自己的推 论，却发现乍得正望着天边那即将消失的落日棕黄色的 余晖。他的大衣皮领被风吹得掀开向后，他的脸上呈现 出沉思的神色，表情严肃，甚至有些严厉。

路易斯从口袋里拿出绿色大塑料袋，打开口，用手 紧紧地抓着以防被风吹跑。风吹袋子发出的沙沙声仿佛 把乍得带回了现实世界中。乍得说："是啊，我想她非 常爱这只猫的。"乍得话里用的现在时态让人听起来感 到奇怪。整个周围环境，渐渐消失的日光，冬日的寒冷, 呼啸的风都使得乍得看起来令人觉得奇怪，像个幽灵。

路易斯在寒风中冻得直皱眉，他想：赶紧把小猫装 进袋子里。于是他抓起小猫的尾巴，另一只手撑开袋子, 拎起猫，猫被从冰冷的地上拎起时发出一种怪声使路易 斯觉得讨厌难受，猫好像出奇地重，仿佛死亡也增加了 它的重量。老天，这猫怎么重得像桶沙子，路易斯想。

乍得帮着撑开袋子，路易斯把猫扔了进去，很高兴 摆脱了那种令人不快的奇怪的重量。

乍得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路易斯说："我想先把它放在车库里，明天早上再 去埋了它。"

“埋到宠物公墓里去? “

路易斯耸耸肩说道："也许吧。"

“你要告诉艾丽吗？ “

“我 .....我得考虑一段时间再说。"

乍得沉默了一会 接着好像下定了决心似地说:"路 易斯，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乍得转身走了，显然没考虑路易斯可能并不想在这 寒冷的夜里多待一分钟。他决然地转身走了，动作灵活 轻松，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真让人觉得奇怪。路 易斯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觉得自己好像不是自己了，他 看着乍得走开，自己站在这好像很满意似的。

路易斯让风吹着自己的脸颊，听到门关上的声音， 脚下装着丘吉尸体的垃圾袋子沙沙作响。

满意。是的，他是很满意，自从搬到缅因州以来， 路易斯第一次觉得无拘无束，像在家一样，找到了自己 的位置。现在站在这冬季的寒风中他觉得有些不快，但 又有种奇怪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自孩提时代以来一直 未再经历过了。

好家伙，要发生点什么事了。他想，一定是些奇怪 的事。

“我们可以等到明天能看清楚的时候一"

“你女儿爱这猫吗？ ”

"当然，但是——”

乍得声音轻柔但充满了逻辑性似地说："那你爱你 女儿么？"

"我当然爱她，她是我女一”

"那就跟我来。"

路易斯跟着乍得走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向宠物公墓走去的路上，路易斯有 两三次想跟乍得说话，但乍得都没回应他。路易斯只好 放弃了。他的那种奇怪兴奋又自得的感觉依然存在。不 知从什么地方升腾起的这种感觉。路易斯一手拿锹 手拎着死猫，感到有点肌肉酸痛。刺骨的冷风吹麻了裸 露的肌肤，到树林里风就小些了，在树林里他们几乎没 见到什么雪。乍得拿着的手电筒发出的光在林中跳动 着。路易斯觉得有种无法抗拒的像磁铁般有吸引力的神 秘事将发生，也许是一种无人知的秘密。

树影消失了，他们走到了一片开阔地里*，*又看到雪 反射出的白光了。

"在这歇一会儿。"乍得说。于是路易斯放下了手 中拎着的袋子，他用胳膊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在这歇 一会儿？但他们已经在宠物公墓了啊，路易斯在乍得晃 动的手电筒发出的光中能看到那些墓碑。乍得坐在一层 薄薄的雪上，两手抱着头。

"乍得，你没事吧？"

“我挺好的，只是需要喘口气。没事。“

路易斯挨着他坐下来，做了五六次深呼吸，然后说: "你知道，乍得，我现在觉得挺好的，6年来从没有过 这种感觉。我知道在要埋自己女儿的宠物猫时说这种话 真是疯了。但事实如此，乍得，我觉得挺好的。"

乍得也深深地吸了一两口气，然后说："是的，我 知道。有时人们有这种感觉。人们感觉好的时候并不选 择时间的，地点有时也跟人的心情有关。但你可能不愿 相信，瘾君子们在用海洛因时，他们觉得很舒服，但海 洛因却在毒害他们，毒害他们的身体和思维。路易斯， 这个地方就像海洛因一样，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上帝啊, 我真希望我做的是对的。我想我做得对，可我又不敢肯 定。有时我脑子里糊里糊涂的，我想可能是我老了的缘 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乍得。"

“路易斯这个地方有种魔力。不只是这里，而是 ..... 我们要去的地方。"

“乍得......“

乍得站起身说:"走吧。"手电筒光照向了那个枯木 堆。乍得向枯木堆走去。路易斯突然记起自己在梦游中 的情景。在梦中帕斯科对他说过什么来着?

*"大夫*,别过去，不管你觉得有多么必要。别过去, 这个障碍是不能逾越的……“

但是此刻，在今晚,那个梦或是那个警告——不管 它是什么，仿佛已是几个月前几年前的事了。路易斯觉 得很好，充满活力，超凡脱俗，妍象已准备好了去对付 任何充满了神奇的事物。他突然想，这可真像是f梦。

乍得转身面对着路易斯，他的大衣领子里仿佛空无 一物*，*有一刻路易斯想象着是帕斯科本人站在他的面 前。闪烁的光反射回来，仿佛皮大衣中是个地牙咧嘴的 颅骨骨架。路易斯的恐惧感又如冰冷的潮水般涌了上 来,于是他说*:"乍得,*我们不能翻过那个枯木堆，没 准我们都会摔断条腿，在试图回家的路上可能被冻死 的。"

乍得说："你跟着我，只要跟着我，别向下看。别 犹豫，别向下看。我知道怎么穿过这个枯木堆，但是必 须迅速果断。*〃*

路易斯开始认为这可能是个梦，他只不过还没从上 午的小睡中醒过来呢。他想:要是我是醒着的话，我才 不会去爬过那枯木堆呢，就像我不会去跳伞或喝醉酒一 样。但是我要去翻过它，我想我真的要去翻过那枯木堆。

因此……我一定在做梦，不是吗？

乍得稍稍向左移动了一下，避开了枯木堆的中间部 分。手电筒的灯光亮闪闪地照在那乱七八糟堆着的（骨 头）倒落的树和伐倒的圆木上。随着他们不断走近，电 筒的光圈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亮。乍得根本没有停顿, 也没打量一下他是否找对了位置就开始翻越枯木堆了。 他没有用手攀登，没有弯腰爬越，像那些翻越满是沙石 的山坡的攀登者那样，而是向上行进，像爬楼梯似的。 他走路的样子非常自信，好像非常清楚自己的下一步该 怎么走一样。

路易斯紧随其后,照着乍得走的样子攀登着，他没 有向下看或是找寻脚应该向什么地方踏。他有种奇怪而 肯定的感觉，觉得枯木堆伤不到他，除非他自己想让自 己受伤。那种自信就像认为只要带着圣•克利斯托夫大奖 章就能安全驾驶的愚蠢的自信一样。

但是这自信确实起作用了。没有树枝断裂，没有树 洞陷了他们的脚，也没有裂开的树权刺破他们的鞋。路 易斯穿的根本不适合爬山的平底便鞋也没使他踩在干 枯的苔薛上滑倒。他既没前倾也没后仰，而寒冷的风在 他们周围疯狂地呼啸着。

有一刻路易斯看到乍得站在了枯木堆的顶上，接着 开始向下走去，渐渐地看不到他的小腿了，接着是大腿, 然后是屁股和腰都看不到了。灯光在枯木堆被风吹得呜 呜作响的树枝上跳动。这枯木堆就是个障碍，是的，是 个障碍，为什么装作不承认呢？它就是个障碍。

路易斯自己也爬到了顶端，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右 脚站在一棵斜倒成35度角的枯树上，左脚下踩着有些 带弹性的东西一一可能是些冷杉树的枯枝？他没低头 向下看，而是把右手中沉甸甸的装着死猫的袋子跟左手 中较轻的铁锹交换了一下。他抬脸向着风吹来的方向， 感到风吹过自己,气流吹起了他的头发，寒风那么冰冷, 那么干净持久。

路易斯随便地几乎是漫步一样地开始向下走去。有 一次一棵感觉像是人的手腕粗细的树枝在他脚下喀嚓 一声断裂了，不过他根本也没担心，因为下陷的脚立刻 又稳稳地踩在了一根大约4英寸的更粗大的树枝上。路 易斯几乎没有打钢想。他想现在自己可明白了为什么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军团指挥官们能不在乎周围飞来的子 弹，而是在战壕上边慢走边喊着“提派累立”（地名一 —译者注）了。那真是疯了，但正是这疯狂使人振奋不 已。

路易斯直盯着乍得手电筒照出的光亮向下走着。乍 得站在那，等着路易斯。接着路易斯踩到了地面上，心 中的兴奋劲像煤油灯的余烬又燃亮一样烧了起来。他大 声叫道："我们翻过来了，我们成功了 r他放下锹，拍 着乍得的肩膀。他回想起自己以前曾爬过一棵苹果树， 爬到了最上面的树枝上，在风的摇摆下就像在大海中航 行的船的桅杆。他这20年来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了，这 使他觉得年轻而又充满了活力。他又叫道："乍得，我 们成功了 r

乍得问："你原以为我们爬不过来吗？ ”

路易斯张开嘴巴刚要说一以为我们爬不过来？ 我们没被摔死就是万幸了！但他马上又闭上了嘴巴。他 从没真正想过这个问题，从乍得走近枯木堆的那刻起他 就没想过。而且他也不再担心回去时能否翻过枯木堆 了。他说："我想我没那么以为。"

"那好吧，我们还得走一段路，3英里左右吧。”

他们接着往前走，那条小路确实如路易斯原来所想 的向前延伸着。有的地方看起来很宽，虽然灯光闪动看 得不十分清楚，但几乎能让人感觉到那空地，仿佛树林

都向后撤掉了。有一两次路易斯抬头看到星星在黑裝賤 的树林尖上移动。有一次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前边的小路 上大步慢跑过去，手电筒光照到了它那闪着绿光的眼 睛，那光亮一闪而过。

还有的地方小路几乎被灌木丛挡住了，灌木丛的树 枝不断地挂住路易斯大衣的肩部。他不停地换手拎着装 着死猫的袋子和铁锹，但肩膀的疼痛还是在持续。他走 路的步伐逐渐有节奏，而自己也几乎被这节奏给催眠了 似的。是的，这个地方有种魔力，他感觉到了。他想起 高中时自己和女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去野外玩，走到了 离发电站不远的路上。刚到那不久，他的女朋友就说她 想回家或去别的什么地方，因为她的牙齿全疼起来了。

路易斯自己没走，待在发电站附近使他感到又紧张又清 醒。现在他就有这种感觉，只是更剧烈了，而且也没什 么令人不适的。这是一

乍得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到了一个长长的斜坡底 部，路易斯没留神撞上了乍得。

乍得转过身来镇定地对路易斯说：〃我们就快到了 我们想去的地方，不过后面这一小段路有点像过枯木 堆。你走的时候要稳要轻松，要跟住我，别向下看，你 觉得我们是在下山吗？ ”

“是啊。”

"这是那些米克迈克人过去叫做小神沼泽区的地方 的边缘。那些来进行皮货交易的商人们叫它是死亡沼泽 区。他们大多进来一次能走出去的话就再也不来了。"

“里面有流沙地吗？"

"噢，是啊，有许多流沙地呢！有好几条因冰山移 动而带来的石英沙沉积而成的流沙道。我们叫它硅沙， 不过可能有一个术语来称呼这种沙子的。"

乍得看着路易斯，有一刻路易斯认为自己看到老人 眼光一亮，有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神色闪过。

接着乍得晃动了一下手电筒，他的那种神色也随之 消失了。

,路易斯，在这条道上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气氛更 沉闷……或者说更刺激。"

路易斯吓了一跳。

乍得问："怎么了 ？”

路易斯边想着梦游那晚在路尽头的情景边说："没 什么。"

“你可能会看到圣•艾尔默火光一海员们叫它是 符光。它会呈现出各种怪形状，不过没事。要是你看到 这些怪形状，觉得心烦意乱的话，就向别处看。你还可 能听到一些像人发出的声音，不过它们只是阿比鸟向南 方迁移时发出的声音。人们叫它们传声鸟，很有意思。" 路易斯怀疑地问："阿比鸟?在这个时节?"

,噢，是啊。"乍得声音极模糊平淡，难以辨认。 有一刻路易斯极希望能再见到老人的脸。那脸看上去一

"乍得，我们要去哪儿啊？我们在这偏僻的地方到 底要做什么呢？ ”

乍得回转身说："到了那儿我会告诉你的，小心脚 下的草丛。"

他们又开始继续前行，从沼泽中的一块高地走到另 一块高地上。路易斯没尝试着寻找这些高地，他的脚好 像不需自己费力气就可以自动找到高地似的。他只滑了 一次,左脚踩破了一块冰，落到了冰冷的水里。他飞快 地拔出脚，继续跟着乍得手里摇曳的灯光向前走去。那 灯光在树林中闪动，使他回忆起孩童时代读过的海盗故 事。那些邪恶的人趁风高夜黑之时去埋金币，当然有一 个同伙胸口会挨一枪，倒在埋着金币箱子的坑里。因为 海盗们相信一或者写这些耸人听闻的小说的作者想 郑重其事地证明，海盗们死去的同伙的幽灵会守护着这 些财宝。

只是我们来埋的不是财宝，而是我女儿的被阉割的 猫。

路易斯想着，心里忍不住想疯狂地大笑，但他强压 制住了。

他没听见任何像人的声音，也没看见什么圣•艾尔默 火光，但跨过四五个草丛后，路易斯向下看了一眼，只 见到自己的脚。小腿、膝盖和大腿的下半部分全淹没在 一片光滑的、全白的、不透明的雾气中，就好像穿行在 世界上最轻的雪崩之中。

空气中仿佛也有光亮，他敢发誓有点温暖的感觉。 他能看到乍得稳稳地在他的前面走着，肩上扛着镐，那 镐更加强了一个要埋宝藏的人的形象。

那种疯狂激动的感觉仍然还有。路易斯突然想到是 否也许瑞琪儿在试图叫他，也许家中的电话在一遍遍地 理智无聊地响个不停，是否一一

他差点又撞上乍得的背部，老人在路的中间停了下 来。他的头倾向一边*，*嘴巴张得很大，而且很紧张的样



"乍得？怎么 "嘘r

路易斯不作声了，不安地四处张望。这里地上的雾 气不那么浓了，但他仍然看不见自己的鞋。接着他听见 灌木丛中疇啪作响，还有树枝折断的声音。有东西从里 面钻出一而且是个很大的东西。

路易斯张嘴想问乍得这是否是驼鹿（而他脑子里想 的是熊）,不过他又闭上了嘴。乍得已经说过了，是阿 比鸟。

他不自觉地模仿乍得把头倾向一边，侧耳细听。那 声音似乎刚开始很远，然后又很近，声音时而离开他们 远去了，时而又不祥地移近他们。路易斯觉得额头上的 汗珠开始像线般地流到皴裂的脸颊上。他各装着丘吉尸 体的袋子移到另一只手里。他的手掌心都汗湿了，绿塑 料袋有些滑腻腻的，好像要从手中脱落。现在那种东西 出来了，离他非常近,路易斯希望随时可以看到那东西 的形状，可能它会两腿直立，它那长满乱蓬蓬的毛发的 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身躯可能会遮住天上的星星。

路易斯不再想那是只熊了。

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

接着那东西移走了，消失了。

路易斯又张开嘴巴，那是什么几个字都要到嘴边

□□

了，突然从黑暗中传出一阵尖利疯狂的大笑声。那笑声

时起时落，像是歇斯底里时的笑声，震耳尖利，令人害 怕。路易斯似乎觉得自己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凝固不动 了，好像自己突然间增重了不少，那么沉，仿佛要是转 身跑的话会摔倒在地上，掉进沼泽地里再也让人找不到

To

那大笑声又升起来了，然后变成了像石头在铁轨上 滚动的嘎嘎声，接着是一声尖叫，然后又声音渐低，像 是在喉咙里发出的咯咯笑声，随着又像是低声抽泣，最 后恢复了\_片寂静。

路易斯开始全身发抖。他的身上一尤其是腹部开 始起鸡皮疙瘩。是的,起鸡皮疙瘩可以形象地描写他的 感觉。他的嘴巴发干，好像里面一点唾液都没有。但是 那种激动的感觉仍然存在，像是甩也甩不掉。

路易斯沙哑着嗓子低声对乍得说："上帝，它到底 是什么? ”

乍得转身看着路易斯，黯淡的光下路易斯觉得老人 有120岁了。现在老人的眼里没有了那种奇怪的游移 不定的眼光。他的脸色阴沉，眼里带着明显的恐惧。但 他说话时的声音仍是镇静沉稳的："不过是只阿比鸟。 来吧，我们就到了

他们接着向前走去，草丛又变成了坚实的陆地。有 几次路易斯以为到了开阔地，空气中那黯淡的光亮不见 了，他能看到的是前面3英尺远处乍得的脊背。脚下是 冰冻了的短短的草。他能闻到冷杉的芳香味，能感觉到 树的针叶。偶尔有一两根小树枝刮他一下。

路易斯一点时间感和方向感都没有了，不过他们没 走多远，乍得就又停下来,转过身对路易斯说："这里 有些在岩石上刻出来的台阶，可能有42级或44级。 我记不清了。你跟着我，我们爬到顶上就到了。"

说完乍得又开始爬了，路易斯跟着。

石阶宽是够宽的，但踩在上面的感觉并不稳，鞋在 台阶上不时踩上些鹅卵石或碎石块。……十二……十 三......十四......

夜里的风更凄厉更冷了，很快路易斯的脸就麻木 了。他想：我们是已经在树木生长线以上了吧？他抬头 看到夜色里无数的繁星闪着冷光。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没 觉得星星会使人感到这么渺小而又无意义。他问起自己 那个古老的问题一在那儿也有智慧的生命吗？这想 法没带来好奇，反倒带给他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就好 像自问吃了一把蠕动的臭虫会是什么感觉似的。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

谁凿出的这些石阶？印第安人？米克迈克人？他

们是携带工具的印第安人吗？我得问问乍得。“携带工 具的印第安人"使路易斯想起了 "长着毛的动物"，这 又使他想起在林子中他们身边跑动的那个东西。突然他 的一只脚洌想了一下，他用带着手套的手抓住了身体左 侧的石墙以保持平衡。石墙摸上去有许多孔洞和条纹。 路易斯想，就像要破了的干燥的皮肤一样。

乍得小声问："路易斯，你还好吧？ “

"我没事。"路易斯说。不过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了，而且装着丘吉的袋子很沉，他的肌肉累得不断地抽 动着。

四十二……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乍得说，"我都忘了。我想我有20年 没来这儿了。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因为什么再来了。这 儿 .....你上来就知道了。”他抓住路易斯的胳膊帮他上了 最后一级台阶，然后说："我们到了，就是这儿。“

路易斯环顾了一下四周，他能看得很清楚，虽然星

光暗淡不过足够亮了。他们站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块上， 上面有一层薄薄的上，使整个平平的大石块看起来像条

□□

黑舌头。向来的方向看去，路易斯看到了他们为了攀上

石阶而穿过的冷杉树林的树木顶端。虽然他们爬到了一 个怪异的、平顶的方山上，地理上的一种异常地形，要 是在亚利桑那州或新墨西哥州这种地形是常见的。因为 这个山顶上只有草，没有树,所以太阳已使这里的雪都 融化了。转身朝向乍得时，路易斯看到吹拂到脸上的冷 风吹得干枯的草都弯了下去，也看到了这是座小山，不 是―孤立的方山。他们前面的地势不断上升，上升的 地上也长着树。但这片平地这么突出，在新英格的低地 和小山的周围显得非常奇特。

路易斯的脑袋里突然闪现岀带工具的印第安人。

“来吧。"乍得边说边领着路易斯向树林方向走了 25英尺。这儿的风更大了，不过感觉很清新。路易斯 看到这些树下面有几块阴影，而这些冷杉树是路易斯所 见过的最古老的最高的树。这个高高的孤零零的地方让 人产生的感觉就是空蒙，但空蒙是一种可震动的空虚。

那些树下的阴影是用做纪念的圆锥形石堆。

乍得说："米克迈克人把这小山丘上铺上沙石。没 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就像没人知道玛雅人是怎么建 他们的金字塔一样。米克迈克人也像玛雅人一样忘了自 己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

“这是他们的墓地。我带你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在这 里埋艾丽的猫。你知道，米克迈克人对什么都不歧视的。 他们把自己的宠物埋在他们的主人的身边。"

这话使路易斯想起了埃及人。他们做得更甚，若是 主人死了，埃及人会把他忠诚的宠物也给杀死，以使宠 物的灵魂能和主人的灵魂一起进入死后的世界相伴着 生活。路易斯记得读过一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法老的女 儿死了后，人们杀死了上万头家畜一包括600头猪 和2000只孔雀来陪葬。那些猪在杀死前都用公主最喜 欢的玫瑰香味的油料涂抹过。

这些埃及人也建金字塔。没人确切地知道玛雅人建 金字塔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航海用，也许是为了计 时用*，*有人说是用来观天象的石场。但他们确实很清楚 埃及人建的金字塔是给死人用的墓地，是世界上最大的 坟墓。这里躺着的是拉姆兹二世，一个顺从的法老。路 易斯边想边发出了一种疯狂的咯咯大笑声。

乍得毫不惊讶地看着他说："快去埋小猫去吧，我 要抽支烟。我可以帮你，但你得自己做。每个人都自己 埋葬属于自己的东西。过去人们就是这么做的。"

“乍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 儿？”

"因为你救了我妻子的命。"乍得说。虽然话听起 来很诚挚，路易斯以为乍得确实自己认为语气是诚挚 的，但路易斯有种突发的超自然的感觉，他觉得乍得在 说谎一或者说以前别人对乍得说过谎,而现在他又把 这谎言说给了路易斯。路易斯还记得他在乍得眼中看到 的恐惧的神色。

不过在这山顶上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只有寒风不 停地吹拂着他的头发。

乍得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手拢在一起挡着风点 着了一支烟说："你开始埋小猫前也想休息一下吗？"

路易斯答道："不，我没事。"他想自己本可以接着 问乍得些问题,但发现自己真的并不在意这些问题，这 种感觉似是似非的，不过路易斯现在决定不问了。他需 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他向那块突出来的平台似的石头 点头示意，问："我真的能在那上面给小猫挖个坟吗？ 那上面的土看起来很薄啊。"

乍得慢慢地点头说："是的，土很薄。没关系，路 易斯，能长草的土地就有足够的深度在里面埋东西。而 且人们到这儿进行埋葬已有好长时间了。当然你可能发 现挖坑不那么容易。"

确实，路易斯发现挖坑很难。地上又硬，石头又多, 很快路易斯看出自己得用镐才能刨出个能装下小猫丘 吉的坑。于是他开始变换使用工具，开始先用镐刨松冻 土和石头，然后用锹挖出去。他的双手开始觉得疼了。 他的身体热了起来，他有一种强烈肯定的愿望，需要做 好这件事。他开始呼吸急促起来，有时他在给病人缝伤 口时也会呼吸紧张的。有时镐会创在石头上进出火花， 那种镐石相撞的震动会通过木把传到路易斯的双手上*，* 他能感觉到手上磨出了水泡。虽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 是很爱惜手的，但这次他毫不在乎。头上、身边全是风 声,随着树的摇动带着节奏呼啸着。与风声相对的是石 块被敲裂的声音和石块轻轻掉落的声音。他回头看到乍 得正蹲在那儿扌巴刚挖出的石块捡出来，堆成一堆。乍得 看见路易斯在看他，就说："是为了做个标记。"〃噢。" 路易斯说了声又接着挖坑了。

坑挖出来了，大约2英尺宽,3英尺长,路易斯想, 对一只猫来说，这可像辆卡迪拉克车了。挖到30英寸 深的时候，几乎每挥一下镐，都会刨到石头，迸出火花, 路易斯把镐和锹放到一边问乍得可以了吗？乍得走过 来粗略地看了\_眼说："我觉得可以了，不过主要还是 由你来定。"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乍得笑了一声说："米克迈克人认为这座山上有一 种魔力。他们认为这整个一座森林，从沼泽地以北和以 东都有魔力。他们开辟了这块地作为墓地，远离一切。 其他各族人都不来这儿。拍诺伯斯科特人说这些林子里

满是幽灵。后来，捕猎野兽获取毛皮的人也这么说。我 想是因为他们在这小神沼泽地里看到了符光，以为看到 了幽灵吧。〃乍得又笑了。路易斯心里想：这才不是你 心里想的呢。乍得接着说：〃再后来，就是米克迈克人 他们自己也不来这儿了。有一个米克迈克人说他在这儿 见到了一个温迪哥幽灵，因此这块地变坏了。他们为此 举办了一次大型典礼或是别的什么仪式。路易斯，这些 都是我年轻时听说的，我是从老酒鬼斯坦尼•毕——我 们给斯坦利•布查德起的外号——那儿听说的。他不知 道的情节就自己编造故事讲给我们听。"

路易斯只知道温迪哥是北方乡村的人们说的一种 幽灵，他问：〃你以为这块地真的变坏了吗？"

乍得笑了一一或至少他的嘴巴咧了一下，他轻声 说："我想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不过对猫、狗或宠物老 鼠来说不是。路易斯，快接着埋你的猫吧。“

路易斯把装着死猫的垃圾袋放进坑里，慢慢地用锹 往上盖土。他现在又冷又累，听着土拍打在塑料袋上的 声音，他觉得很沮丧，不过他并不后悔来这儿，只是那 种激动的感觉渐渐消失了，他开始希望赶快结束这次冒 险活动，回家还得走很长一段路呢。

拍打塑料袋的声音逐渐小了，接着没有了，只有填 土时的噗噗声，他用锹的边沿把最后一点土扫进坑里

（埋坑的土总是不够，路易斯想，他回忆起好像是1000 年前似的做殡仪员的舅舅曾对他说过这话，在埋坑的时 候，土总是不够）,然后转向乍得。

乍得说：〃还有做标记的石块也得堆好。〃

路易斯答道：〃乍得，你看，我太累了，而且——\* 乍得声音很轻但毫不宽容地说:"这是艾丽的猫, 她想要你做好这一切的。"

路易斯叹了 口气说：〃我想是的。〃

他们又花了 ]0分钟的时间堆起石块，乍得一块块 地递给他，路易斯摆好。做完后，小猫丘吉的坟墓上出 现了一个圆锥形的石块堆，而路易斯也确实有一种小小 的疲劳的喜悦感。在星光下这个小坟堆跟其他的那些一 样。路易斯想艾丽永远也不会看到它，不过他看到了, 这个坟堆不错。想到要带艾丽穿过充满流沙区的沼泽,

摘下手表放在床头的窗台上了，可能表还在那儿呢。他 只知道自己累坏了。十六七年前在芝加哥他上高中时, 有一个暑假做垃圾清洁工的第一天他觉得精疲力尽，打 那以后他还从没像今天这么累过。

他们回来的路跟去时的一样，但路易斯记不大清楚 了。他只记得在翻过枯木堆时他绊了一跤，身子往前一 倾，脑子里在想——彼得•潘，噢，上帝，我失去了快 乐，我要跌下去了一H是乍得伸手稳稳地拉住了他。 一会之后他们走出了宠物公墓，走上了曾和乍得及自己 家人一起走过的那条小路。

路易斯好像在沉思着梦见帕斯科的那一幕，他那梦 游的情景。但是怎么也想不起那次梦游所走的路跟这次 所走的路有什么联系了。他能想到的就是这次冒险很危 险一不是像柯林斯小说中那种戏剧性的，而是实实在 在的危险的冒险。他的手上磨出了水泡，在翻枯木堆时 他可能摔死。很难清醒理智地解释这些行为。在现在精 疲力尽的情况下，他宁愿将这一切归因于对全家人喜爱 的小猫的死而产生的混乱和沮丧的情感。

过了一会，他们又回到了通往回家的路。

两个人默不作声一起向路易斯家走去，到他家的汽 车道时，风声大作，路易斯默默地把镐递给乍得。

乍得终于开口说："我得赶快过马路回家，比森或 是帕克丝会送诺尔玛回家，要是我不在，她会猜想我到 底去哪儿了。"

路易斯问、'时间还来得及吗？ “他很惊讶诺尔玛 还没回家，他还以为都半夜了呢。

乍得说："来得及。我先穿戴好，然后送她走的， 这样我就有时间了。"说完他伸手到裤兜里掏出手表， 打开表套看了一眼说："现在8点半。"

路易斯呆呆地重复了一句："8点半，才8点半。" 乍得问："你以为有多晚了 ? ”

路易斯说："反正比8点半要晚。"

乍得边转身要走边说："路易斯，明天见。"

路易斯叫道："乍得?"

乍得回转身，略带疑问地看着路易斯。

"乍得，我们今晚干了些什么?"

"噢,我们埋了你女儿的猫啊。"

“我们做的就是这些吗？ “

乍得说："就这些，别的没什么啊。路易斯，你是 个好人，但问题太多了。有时人们必须做些看起来是对 的事。我是说心里感觉是对的事。要是他们做了这些事 情，结果又觉得不对，脑子里全是疑问和难理解的感觉, 他们就会以为自己做了错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路易斯说。心里却想他们在下山回家的 路上乍得一定看出了路易斯当时在想什么。

乍得盯着路易斯说：’‘他们不想的是也许在们心自 问前应该先想想那些疑虑的感觉。路易斯，你怎么想 的？"

路易斯慢慢地说："我想，也许你是对的。"

“一个人心里的事，跟别人谈起不见得会给他带来 好处，是吧？ “

“哦——“

乍得说："对。"好像路易斯赞同他的观点似地说: “不会带来好处。"声音果断不容缓和，这使路易斯有 点恐惧。“这些事是秘密。女人应该是善于保守秘密的, 我想她们确实能保守许多秘密。但是任何一个无所不知 的女人都会对你说她从没看透过彳甘可男人的心。男人的 心肠更硬些，路易斯，就像在那古老的米克迈克坟场上 的土壤似的，下边全是石头。男人们种豆得豆，种瓜得 瓜。自己做过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别问了，路易斯。接受所做过的事，按自己的心 愿做事。"

“但是——”

“没什么但是的。接受事实，按心愿做事。至少此 时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上帝，我希望是对的。另啲时候 这么做可能就是错的，错得可怕。"

"你能至少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好吧，先说说看，是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 “这个问题在他们回来 的路上路易斯就想问了，他当时还想也许乍得本身就有 米克迈克人的血统*，*虽然他长得并不像米克迈克人*，*而 是百分之百的盎格鲁人。

乍得看起来有些惊讶地说："噢，从斯坦尼•毕那儿 听说的。"

“他只是告诉了你？ ”

"不，”乍得说，"这不是个任谁都可告诉的地方。 我10岁时去过那儿，埋了我的狗斯波特。它是追兔子 时撞上了生锈的带倒钩的铁丝，伤口感染后死的。"

这话里有些东西不对头，跟路易斯以前听到的话不 相符，但路易斯太累了，没想起那不一致的地方。乍得 没再说话，只是用他那老人的深邃的眼睛看着路易斯。

路易斯说：“晚安，乍得。"

"晚安。”老人说完拿着镐和锹开始穿越马路了。 路易斯本能地叫道："谢谢啦r 乍得没有回身，只是举起一只手，示意自己听到了。 突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路易斯飞跑起来,大腿上部和背的下部疼得他直咧 嘴,但等他跑进温暖的厨房时，电话已经响了六七次了。 路易斯手刚摸到电话，它就不响了，不过他还是拿起话 筒，说了声："喂？"但电话已经挂断了。他想，一定 是瑞琪儿，我给她打过去吧。

但突然间拨电话号码似乎成了件艰巨的工作，因为 电话接通后他得尴尬地跟瑞琪儿的妈妈一也许更糟， 跟她那要开支票做交易的父亲周旋，然后电话才会交给 瑞琪儿，跟妻子说完还要跟女儿艾丽说几句。在芝加哥 时间比在这还晚一个小时呢，艾丽肯定没睡。艾丽会问 他丘吉怎么样了。难道自己要回答女儿：

挺好的，不错，被一辆奥灵科大卡车给撞了，它被 撞死了。但根本看不出伤痕。我和乍得把它埋在了米克 迈克人的坟场，跟宠物公墓差不多的地方。去那儿很不 容易的。以后什么时间我带你去那儿，给小猫的坟墓上 放上些鲜花。等熊冬眠了，沼泽地里的流沙区冻上了以 后吧。

路易斯又挂上了电话，他不想打了他走到水池边, 放满了热水，脱下衬衫洗了起来。他刚才出的汗大多了, 虽然天很冷，他还是出了一身大汗，汗湿味闻起来像猪 身上的味。

冰箱里还有些剩肉块，路易斯切了几片，放在面包 片上，又加了厚厚的两片洋葱，想了一会，又抹上了些 番茄酱，然后放上另一片面包。要是瑞琪儿和艾丽在家 的话，她们会同时做出一副讨厌的样子，皱着鼻子说一 —呀，粗俗。

路易斯带着心满意足的神色边大嚼着自己做的三 明治边想，女士们，你们错过了这一切。中国的孔夫子 说过，闻着像猪的人吃起东西来像狼。他觉得味道不错, 边想边笑了。吃完三明治后他从装牛奶的纸盒中直接喝 了几口牛奶，这习惯要是瑞琪儿看见了会使劲地皱眉 的。然后路易斯上了楼，甚至没刷牙就脱衣上床了。他 的疼痛都变成了似乎令人舒服的抽动。

他的表还在原地，他看了一眼，9点过10分，这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路易斯关了灯，侧转身子睡了。

第二天早上，大约3点后的什么时候他醒了，拖着 脚走到厕所里，站在那儿撒尿。厕所里日光灯的白光照 得他直像猫头鹰似地眨眼。突然他瞪大了眼睛，他猛地 想起了乍得说的关于他的狗的不一致处。昨晚乍得告诉 路易斯，他的狗在他10岁时因被生锈的铁丝刮伤感染 而死的。但是夏天他们全家人跟乍得一起去宠物公墓 时，乍得说他的狗是老死的，埋在宠物公墓里了，还指 给他们看那个墓碑来的，虽然上面的字因年久已模湖不 清了。

路易斯冲了厕所，关掉灯，回到床上。觉得还有些 事不对头，过了一会他想起来了。乍得生于世纪初，而 那天他在宠物公墓时他说他的狗死在第一次大战的第 一年，要是乍得指的是真的在欧洲发动的那次大战的第 一年的话，那时乍得应该是14岁;而若是指美国加入 大战的第一年，他应该17岁了。

但乍得今晚说他的狗死的时候他才10岁。

路易斯不安地想，哦，他是个老人了，老人有时记 忆不好。他说过自己已经注意到上了年纪了，经常需要 费力气去想以前很容易想起的人名、地名的，有时早晨 起来后就想不起头天晚上计划好要做的家务事了。对一 个像他那把年纪的人来说*，*应该是老眼昏花*，*头脑糊涂 了，但对乍得来说衰老无用这词有些不恰当，记忆不好 可能更恰当些。对于一个老人，把70年前自己的狗死 的日期给忘了，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或是狗死时的原 因是什么也忘了也不令人惊奇。忘了这些吧,路易斯。

但是路易斯很难马上入睡，他又躺在床上醒了好长 一段时间，清楚地感觉到房子里空荡荡的，听到了屋檐 下呼啸的风声。

有一刻他似睡非睡，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因为他似 乎听到有光脚慢慢爬楼梯的声音。他想：走开，帕斯科, 走开，别靠近我。做过的事已过去了，死了的已死了。 接着脚步声消失了。

虽然那一年里随后又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解释的 悲剧，但路易斯再也没被帕斯科的幽灵干扰过，不管是 在醒的时候还是在梦中。

二十三

第二天早上9点钟路易斯醒了，明亮的阳光透过卧 室东面的窗户照进来。电话响了，路易斯伸手抓起话筒 说："喂？"

瑞琪儿答道："嗨，我吵醒你了吗？但愿如此。" 路易斯笑着说："你这只小母狗，你吵醒我了

"噢，你的话真脏，你这个老坏熊。我昨晚给你打 电话，你去乍得家了吧？"

路易斯犹豫了片刻说：“对，去喝了点啤酒。诺尔 玛出去参加什么感恩节晚餐活动了。我本来想给你们打 电话的，可是……你知道的。"

他们聊了一会，瑞琪儿给他说了一下她的父母的情 况,路易斯才不在乎他们呢，不过听到瑞琪儿说她父亲 的头顶又秃了不少时，路易斯略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

瑞琪儿问："你想跟儿子说话吗？ ”

路易斯笑了，说："是的，我想。不过别让他像以 前那样把电话挂了。"

路易斯听到电话的那一端一片嘈杂，模糊地听见瑞 琪儿在哄盖基，让他说你好，爸爸。

终于听到盖基说："你好，爸爸。"

路易斯高兴地说、'嗨，儿子，你好吗？你过得怎 么样？你又把姥爷的烟斗架子给拽翻了吗？我当然希 望你这么干。也许这次还把他的集邮册当成垃圾了吧。”

盖基高兴地嘟嚷了大约半分钟，在他那含混不清的 咕咕咯咯声中路易斯可以听出他的词汇量在增大，有些 词能说清楚了，像妈咪，艾丽，姥姥，汽车，卡车，还 有胡说。

最后瑞琪儿在盖基愤怒的叫声中拿过了电话，路易 斯也觉得轻松了一也爱自己的儿子,爱得发疯，但是 跟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说话就像跟疯子玩纸牌,牌被扔 得到处都是，有时你自己也会乱扔起来。

瑞琪儿问："你那儿怎么样？“

路易斯这次毫不迟疑地说："很好。"但他马上意识 到自己在骗人了，刚才瑞琪儿问他是否昨晚会乍得家 时，他已撒谎说去了。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乍得说的话： 路易斯，男人心肠更硬些……男人们种豆得豆，种瓜得 瓜。自己做过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他接着对妻子说:"噢, 有点无聊，要是你想听实话的话，我想你们。"

“你实际是想告诉我你假期过得不愉快吗？"

〃噢，当然，我喜欢这份安静，不过……“路易斯 承认道，"一天过后就觉得奇怪了。"

听筒里传来艾丽问妈妈的话："我能跟爸爸说一会 儿吗？"

〃路易斯，艾丽在这儿。〃

〃好吧，让她跟我讲。*〃*

他跟女儿聊了大约5分钟，她唠叨着姥姥给她买的 玩具娃娃，姥爷领她去了畜牧场，艾丽说:〃天啊，爸 爸，那些动物真臭。〃而路易斯却在想：宝贝，你姥爷 也不香。艾丽还唠叨了一些她怎么帮着做面包，瑞琪儿 给盖基换尿布时，盖基怎么跑开了，跑到楼下门厅通往 姥爷书房的门口处拉了泡屎。路易斯听到这儿脸上绽开 了笑容，心里赞道：好啊，盖基！做得好！

路易斯正想着让艾丽叫她妈妈接电话好跟妻子道 别，这样至少今天早晨他就逃过了女儿询问小猫的事 了，恰好这时艾丽问道：〃爸爸，丘吉怎么样？它想我

路易斯嘴边的笑容消失了，不过他带着随便的语气

立刻说："我想不错，昨晚我给它吃了些剩的炖牛肉就 放它出去了。今天早晨我还没见到它呢，不过我刚醒 *\* "*

路易斯边说边想，噢，老天，你能成为一个最伟大 的杀手，真是镇定自若啊。克利德大夫，你什么时候最 后见到那只死猫的？它回来吃了晚饭，吃了一盘炖牛 肉，打那以后就没见到它了。

艾丽说："好吧，替我吻它。"

路易斯说："呀，去吧，你自己吻你的猫吧。"艾丽 在电话那端咯咯地笑了，然后说："爸爸，你还要跟妈 妈说话吗？”

"当然了,把电话给妈妈吧。"

接着路易斯又跟瑞琪儿聊了几分辛中,没提丘吉,然 后互相说了声"我爱你”,路易斯挂了电话。

"事完了。"他对空荡荡的充满了阳光的房间说， 也许最糟糕的是他不觉得糟糕*，*一点也没有内疚感。

二十四

大约9点半时史蒂夫打电话来问路易斯是否愿意 到学校玩网球，他高兴地说网球场是空的，要是他们高 兴的话，玩它一整天都没关系。

路易斯理解史蒂夫的高兴劲，学校上课期间，想在 球场玩网球得提前两天预约呢。不过他还是婉言谢绝 了，告诉史蒂夫他想接着写给《学校医疗杂志》的一篇 文章。

史蒂夫问："真的吗？你知道，只工作，不玩耍， 使人变得呆傻傻。”

路易斯说："晚些时候你再打电话来，也许那时我 厶上3 ) 口 J 0

史蒂夫说他会的,然后挂上了电话。路易斯这次只 撒了一半谎。他确实想继续写文章来的,文章是关于校 医务室如何诊治水痘等传染性疾病的。不过他拒绝史蒂 夫的主要原因是他浑身疼痛，他是早晨跟妻子打完电话 去洗脸刷牙时发现的。他觉得背部肌肉像裂开了似地 疼，肩膀也因为拎沉甸甸的装小猫的袋子而酸痛，小腿 后的肌腱像吉他上拉紧的琴弦一样紧张。他想，上帝， 自己还会有种愚蠢的想法，好像是练了健美一样呢。要 是他去和史蒂夫玩网球，那样子还不像得了关节炎的老 人的举动？

说到老人，他想起了昨晚可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埋的 小猫，他是跟着一个近85岁的老人去的。路易斯纳闷 是否乍得今天早上也跟他一样感觉浑身酸痛。

路易斯花了约一个半小时写文章，但进行得不太顺 利。后来家里的寂静和空虚又使他紧张起来，最后他把 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定来的那些杂志收起来放在打印 机前的架子上，穿上派克大衣，穿过马路向乍得家走去。

乍得和诺尔玛都不在家，不过门厅的门上钉着一封 写着他的名字的信，他取下来，打开了信封，取出信， 只见上面写着：路易斯:

我和我妻子去巴克斯波特去采购些东西，再去盖洛 姆商业中心看一个威尔士式的梳妆台，诺尔玛早就注意 上它了。也许我们会在迈利奥得店吃午餐，下午晚些时 候回来。你若愿意，今晚来喝几杯啤酒吧。

你的家人就是你的家人，我不想成为一个爱管闲事 的人，但如果艾丽是我女儿的话，我就不会匆匆忙忙地 告诉她小猫丘吉在公路上被撞死了一为什么不让她 过个快乐的假期呢？

另外，路易斯,我也不想在北路德楼镇讲我们昨晚 做的事。还有些别的人也知道那个古老的米克迈克坟 场,镇里还有别的人也在那儿埋过他们的宠物……你可 以认为那是"宠物公墓“的另一部分。不管你信还是不 信，人们曾经在那儿埋过一头公牛!那大概是1967年 或1968年，过去住在斯太克坡尔路上的老迈卡温把他 的得过奖的公牛汉拉提埋在了米克迈克坟场。一哈，哈! 他告诉我说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把牛抬到那儿的，我简直 快笑破肚皮了。但是这儿的人们不喜欢谈论这事，他们 不喜欢外来人了解这事，不是因为300多年来形成的 某些迷信说法，而是因为他们有些人相信这些迷信说 法，他们相信任何一个了解了他们那么做的人一定会嘲 笑他们的。这有什么要紧呢？我怀疑根本不重要，但事 情就这样*，*因此帮帮忙，对此事守口如瓶好吗？

也许今晚上我们可以再多谈谈这事，那时你会了解 得更多些，不过我还要说你干得不错，值得自豪。我就 知道你会干得不错的。

乍得附言:诺尔玛不知道这信中说的什么——我跟 她说了些别的事。我宁愿她一直不知道此事，希望你也 像我一样做。我们结婚58年来我不止一次对她撒过谎。 我想大多数男人都对妻子撒过许多谎的，不过你知道， 这些人中大多可以站在上帝面前直视着上帝承认他们 所撒的谎，忏悔自己的。

好吧，今晚上过来，我们再痛饮几杯。

乍得

路易斯站在通往乍得家门厅的最上面一层台阶上， 皱着眉头想着这封信。不要告诉艾丽猫被撞死了，他是 没告诉。别的动物也埋在那儿？迷信的说法已有300 年的历史了 ?

那时你会了解得更多些……

路易斯用手轻轻地摸着这行字，第一次让自己的思 绪有意地回忆起昨晚他们做的事。但记忆模制，有些像 溶化的棉花糖般的做梦的感觉，或者像吃了少量毒品后 的动作。他能记忆翻越枯木堆和在沼泽地里的那种奇怪 的亮光，在沼泽地里觉得挺暖和，温度比别处高出10

度或20度，不过这一切都好像在麻醉师给你施行麻醉 前与你所说的话一样。

.....我想大多数男人都对妻子撒过许多谎的 .....

路易斯想，不只是对妻子，还对女儿，但是很奇怪, 乍得好像几乎知道今天早上路易斯在电话里说的话和 他脑子里想的事似的。

路易斯慢慢地折上信笺，这是一张像小学生练习写

字用的带格线的纸，然后放回到信封里。他把这封信放

进了裤子后屁股上的口袋里，又穿过马路回家了。

二十五

那天下午大约一点钟左右，小猫丘吉像童谣里的猫

一样回来了。路易斯正在车库里忙着做他这六周来一直 干的事*，*做一套架子，他想把那些车库里危险的东西, 像清洗车窗的洗涤液、防冻剂和一些锋利的工具都放到 那些架子上，这样儿子盖基就够不到了。小猫丘吉竖着 尾巴进来的时候，路易斯正在钉钉子。路易斯没有吃惊 地丢掉锤子或是砸了自己的拇指，他的心在胸中怦怦直 跳，但没有跳出来;他的胃里灼热了一下，但立刻又凉 了下来，就像灯泡里的灯丝猛地亮了一下就烧断了似 的。后来路易斯认为,好像他在感恩节过去后的那个星 期五的阳光灿烂的上午一一整个上午都在等着丘吉回 来似的,好像在他的思想意识深处，某个最原始的部分 里，他知道他跟乍得去米克迈克坟场意味着什么似的。

路易斯小心地放下锤子，用手拿下嘴巴里叼着的几 颗钉子，然后放进他的工作用的围裙的兜里，接着走向 小猫，抱起了丘吉。

它跟活着时一样轻，路易斯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 想,它的重量跟没被车撞以前一样轻。这是活着时的重 量。死猪在袋子里比这重，死猫比活猫沉。这回路易斯 的心猛地一动，几乎要跳出来了，有一刻车库似乎在他 的眼前打转。

丘吉竖着耳朵，让路易斯抱着。路易斯抱着小猫走 到外边的阳光下，坐在车库后面的台阶上。小猫试图跳 下去，但路易斯把它抱在膝盖上，抚摩着小猫。路易斯 觉得自己的心跳现在又正常了。他轻轻地伸手到丘吉脖 子下面厚厚的毛皮中试探着，因为他还记得昨晚丘吉死 后,头在像没有骨头的脖子上旋转的样子。路易斯什么 也没摸出来，只感到肌肉和筋腱完好无损。他举起小猫, 仔细地看着小猫的口鼻处。他看到的东西使他飞快地把 小猫扔到了地上，一只手捂住了脸，闭上了眼睛。现在 他又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了，脑子里有些晕头转向， 这种感觉就像酒喝多了要呕吐前的感觉一样。

路易斯看到小猫丘吉的口鼻处有干了的血迹，长长 的胡须上有两根细细的绿塑料袋丝，是垃圾袋上的。

他又想起乍得说的：我们可以再多谈谈这事，那时 你会了解得更多些。

噢，上帝！他现在了解的比他想了解的还要多了！ 路易斯想，给我个机会，我会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疯 了。

路易斯把小猫放进屋里，找到了猫食盘子，打开了 一袋有金枪鱼和猪肝的猫食，在他用勺往外拨灰棕色的 猫食时，丘吉不均匀地打着呼噜声，还在路易斯的两个 脚脖子间来回蹭着。猫在他身上蹭的感觉，使路易斯起 了一身鸡皮疙瘩，他不得不咬紧牙关强忍着没把猫一脚 踢开。猫身体两侧的毛让人觉得太厚了，滑溜溜的，总 之一句话，太令人讨厌了。路易斯觉得要是自己以后再 也不摸这只猫一下，他也不会在乎的。

他弯腰把猫食盘子放在地板上，丘吉快步跑过去吃 食,路易斯敢发誓他闻到了一股臭泥味一这种味好像 是从猫的毛里面发出来的。

路易斯后退了一步，看着小猫吃食。他能听到小猫 咂嘴的声音，路易斯不由地自问一丘吉以前吃食时咂 嘴吗？也许咂嘴，只是路易斯从没注意过罢了。不管怎 么说，这种声音令人讨厌。用艾丽的话说，粗俗。

路易斯突然转身向楼上走去，刚开始是走，但到了 楼梯上时，他几乎是跑了。他脱下衣服，把所有的衣服 都扔进了洗衣筒里，虽然他那天早上从里到外都换了衣 服。他给自己放了一盆热水*，*尽可能的热，只要自己能 承受，然后扑通一声跳了进去，他的身边升腾起了水蒸 气,他能感觉到热水使自己的肌肉放松了，洗澡对他的 大脑也起了作用，精神松弛下来了。水开始变凉的时候, 他觉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好些了。他想:那只猫 回来了，就像童谣中的猫一样，那么好吧，妙极了。

这只不过是个错误。昨天晚上他不是想到了丘吉看 上去全是好好的，根本没有被车撞的痕迹吗？路易斯 想：想想那些在马路上躺着的被撞死的猫、狗、土拨鼠, 身体撞烂了，内脏到处都是，像韦恩怀特在他的唱片中 唱的一只死臭鼬那样，色彩鲜艳。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丘吉是被车狠狠地撞了，但只 是撞晕过去了。他和乍得带着它去古老的米克迈克坟场 时，小猫一直是昏迷不醒的，但没死。人们不是说猫有 九条命吗？感谢上帝，他没对艾丽说什么！她不必了解 丘吉经历了些什么事。

那猫嘴和颌上的血……猫脖子转动的方式 .....

但路易斯是医生，不是兽医。他可能判断失误，就 是这么回事。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做仔细检查，天那么冷, 只有华氏20度，天也有些黑了，蹲在那里看也看不清 楚，况且他还带着手套，那可能一

一个浮动的、怪形状的影子出现在浴室贴了瓷砖的 墙上，像是一条小龙或是某种怪蛇的头。有什么东西轻 轻地碰了他裸露的肩膀一下又溜开了。路易斯触电般地 向前一冲，扌巴水从浴缸里溅了出来，弄湿了地上的毯子。 他转过身，马上又缩了回去，他看到了女儿的猫丘吉闪 着黄绿色光的混浊的眼睛，它正坐在马桶便座上，像喝 醉了似地前后慢慢摇晃着。路易斯看着它，身上汗毛直 竖,紧咬牙关才没尖叫出声来。丘吉以前从来没有过这 种样子，从来没这么像条蛇要催眠它的猎物似地摇摆过 身体，它被阉割前后都没有过这种样子。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他曾有个念头；这是另一只猫，一只长得像丘吉 的猫，一只在他做架子时乱逛到他的车库里的猫。真正 的丘吉仍被埋在树林里那块平石上的坟墓里。

但是猫身上的标记是一样的，也有一只滑稽的耳 朵,有一只爪子上有一块好像被咬了的痕迹，那是丘吉 小的时候被艾丽用力关门时夹了后留下的。

是的，这是丘吉。

路易斯低声嘶哑地对猫说："滚出去。”

丘吉又盯了他一会老天，它的眼神与以前不一样, 不管怎样是不一样，接着小猫从马桶坐垫上跳了下来， 跳下来的姿势一点也不像通常小猫落地的优雅的样子， 而是笨拙地踉跄了一下，撞在浴缸上，然后走开了。

路易斯想，它，不是雄猫了，别忘了，它已被阉割

了。

路易斯走出浴缸，快速擦干身子。电话铃尖声在空 荡荡的屋子里响起时，他已刮完了胡子，正穿衣服呢。

听到电话声，路易斯猛地一转身，瞪大了眼睛，举起双 手，然后又慢慢地放下来，他的心在狂跳，浑身的肌肉 又紧张起来。

原来是史蒂夫，打电话来问关于打球的事。路易斯 答应一小时后在体育馆见。他真是没这个时间，而且现 在他觉得打网球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但他必须岀去， 离开家，他想离那只猫远远的，那只怪异的猫，它根本 不应该在自己家里。

路易斯匆匆忙忙地掖好衬衫，往袋子里装了一只运 动短裤，一件「血衫和一条毛巾,小跑着下楼了。

丘吉正躺在从上往下数的第四个台阶上，路易斯被 它绊了一跤，差点摔倒了，他试着抓住了楼梯扶栏才使 自己没有重重地摔倒。

他站在楼梯底部，喘着粗气，心狂跳着，他觉得肾 上腺激素又加速分泌了，他紧张极了。

丘吉爬了起来，伸伸懒腰……然后咧着嘴像在对着 路易斯笑。

路易斯离开了家，他本应该把那只猫赶出去，但他 没有，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想去碰一下那只 猫。

二十六

乍得用火柴点着一支烟，然后甩灭火柴扔进烟灰缸 里说："是的，是斯坦利•布查德告诉我关于那个地方的 事。"他停了下来想着。

路易斯没怎么喝啤酒，他那天下午跟史蒂夫玩完球

后去餐馆大吃了一顿。吃饱了后，他对小猫的回来感觉 好些了，他觉得这事有些希望，但他还不急于回到自己 那黑暗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小猫丘吉可能在家，管它 在哪儿呢，总得面对事实。于是他去了乍得家。

诺尔玛和他们坐了一会，看着电视织毛衣。她说这 是要卖的，圣诞节前一周有一个教堂购物活动，通常是 一个很隆重的盛会。今晚她的关节炎几乎让人看不出来 了，她手指灵活，毛衣针拉来穿去地织得挺快。路易斯 想也许是天气的缘故，虽然很冷但很干燥，她的心脏病 已好了许多，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路易斯觉得那天晚 上他看到了诺尔玛年轻时的样子。

差一刻10点的时候，诺尔玛向他们道了晚安去睡 了。此刻只剩下了乍得和路易斯，而乍得也不再说话, 沉思着，看着烟雾不断地上升，像看着理发店里红白两 色的旋转招牌的孩子在纳闷那些红白条纹去哪了似的。

路易斯轻轻地说：〃是斯坦尼•毕吗？ 〃

乍得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他说:

〃噢，是的，路德楼镇的人都叫他斯坦尼•毕。那年，我 的狗斯波特死了，我是说第一次死于1910年，那时斯 坦尼已是f老人了,有点疯疯癫癫的。这还有别的 些人也知道米克迈克坟场在哪儿的事，但我是从斯坦 尼•毕那儿听说的。他是从他父亲那儿知道的。他们全是 地道的法育加拿大人。"

乍得大笑了起来，啜了口啤酒，接着说："我好像 还能听到他在讲那断断续续的英语。他发现我坐在牲畜 的草料棚后面大哭，牲畜棚以前就在第15号公路上。 因为斯波特不是自己死的，他是追兔子时撞上了生锈的 带倒钩的铁丝，伤口感染后，我爸爸把它杀死的。我爸 爸让我去查看一下要买的鸡饲料，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 鸡饲料。我很清楚他为什么让我走。"

"他要杀死你的狗？"

"我爸爸知道我对斯波牛铜多好，所以杀狗时要把 我打发走。我去看了鸡饲料，然后就回来了，坐在那个 过去在那儿的大辗盘上哭起来。"

乍得慢慢地、轻轻地摇摇头，不过还是笑着说："然 后老斯坦尼•毕走了过来。镇里有一半的人觉得他挺温和 的，而另一半人觉得他可能很危险。他爷爷是19世纪 初期的一个大皮货商，他走遍了这一地区收购皮货。他 驾着一辆带篷的大马车，篷上全是十字形，因为他是个 彻头彻尾的基督徒，不过车棚上还有印第安人异教的标 志，因为他相信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属于《圣经》里讲的 丢失了的以色列族。他说他认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该下 地狱，但他们有魔力，在某种奇怪的方式上，他们也和 基督徒一样。"

"斯坦尼的爷爷从米克迈克人那里买毛皮，他们的 交易做得不错,大多数皮货商都不做了或是去西部做生 意了，但斯坦尼的爷爷又跟米克迈克人做了很多的生 意，因为他买卖公平，价钱合理，这是因为他对《圣经》 的领会很深，米克迈克人喜欢听他讲《圣经》的故事和 教义。"

乍得停了下来，路易斯耐心地等着他继续讲。

"那些米克迈克人告诉了斯坦尼的爷爷关于那个因 为被温迪哥幽灵糟蹋了他们再不用了的坟场，还告诉了 他那个小神沼泽以及石台阶的所有的事。"

“温迪哥的故事在北部乡村到处流传，那个故事， 我想跟我们的《圣经》中的某些相似。要是诺尔玛听见 我说这些，她该骂我了，说我亵渎神灵，但路易斯，这 是真的。有的时候，要是冬天格外的长，生活艰难，食 物短缺的话，有的北部印第安人就会挨饿，直到饿死， 要不然他们就得想些别的办法。"

“吃人? “

乍得耸耸肩说：”也许。也许他们挑个年老无用的 人来炖着吃了，这样就可支持一段时间了。但他们得编 个故事来掩盖事实，于是他们就编出温迪哥幽灵来到他 们的村子，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摸了某些人，人们说温迪 哥摸过的人就会吃人的。"

路易斯点头道："说是魔鬼使他们吃人的。"

"对，我猜这儿的米克迈克人在某个艰难的时刻也 这么做过，他们就把他们吃过的人的骨头，可能是一两 个,也可能是十个八个呢，就把这些人的骨头埋在山上 的那个坟场中。"

路易斯轻声说："然后他们认定这个坟场变坏了， 坦尼安排的去做了。我回到家里，爸爸告诉我他给狗的 脑袋吃了颗子弹，狗以后不会再遭什么罪了，我还没提 宠物公墓呢,爸爸就问我是否斯波特不愿意让我把它埋 在那儿。我说斯波特会愿意让我把它埋在宠物公墓的。 于是我就把狗装进麻袋，要把它拖到宠物公墓里去。我 爸爸问我要不要帮忙，因为我记得斯坦尼说的话，就没 让爸爸帮忙。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一直没睡，时间好像 过得很慢。你知道时间对于孩子们来说总是过得很慢。

我感觉都快到早晨了，可钟却只敲了 10下或］］下， 有两三次我差点睡着了，不过每次我都又马上醒过来 了，就好像有人在摇晃着我，对我说，乍得，醒醒，醒 醒，似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定要让我醒着似的。"

路易斯听到这儿皱起了眉头，乍得耸耸肩膀接着 说："那天夜里当楼下的钟声敲了 12下的时候，我就起 床穿好衣服坐在床上等着。月光透过窗户射进屋子。我 等啊等*，*先是钟敲了半点，后来又敲了一点*，*可斯坦尼 还没来。我想*，*那个该死的法裔佬，他都忘了我了吧!

我正要脱衣睡觉，听到有石子敲打窗户的声音，几乎要

打坏玻璃了。有一块石子确实把玻璃打裂了一条缝，不 过我是第二天早晨才注意到的，我妈妈是第二年冬天才 看到，她还以为是霜冻的呢。我跑过去掀开窗子，但有 格栅挡着，发出了咯咯的响声。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

说，半夜要开窗出去会有什么感觉

，，

路易斯大笑起来，虽然记不得自己10岁时是否有 深更半夜要出去的感觉了，不过他相信，那时白天里从 不作响的窗户对孩子来说半夜里也会发出声响的。

〃我猜我父母一定会以为有小偷闯进来了，但等我

镇静下来后，我听到爸爸还在楼下卧室里打着呼嗜呢。

我向外一看，见到斯坦尼站在我家车道上，正抬头看呢。 他身体摇摆，好像有大风吹着他似的，实际上只有一点 微风。路易斯，我本来以为他不会来的，你想，对一个 醉鬼来说，清醒的人是不会把他说的话当成一回事的。 他好像大声对我喊——我猜他自己以为是在小声说呢 ——，孩子，是你下来、还是我上来领你？ 〃‘

“嘘一我对他说。心里怕得要死，因为我怕会吵 醒爸爸。他才不管我有多小，都会狠劲地鞭打我的。’ 你说什么？’斯坦尼问，声音比原来的还大。要是我父 母住在这边靠路的房间里，我会吓跑了。不过他们住在 我和诺尔玛现在住的房间里，靠着河边那边，因此他们 可能没听见。"

“我敢打赌你匆匆忙忙地跑下了楼梯;路易斯说, "乍得，你不再喝一杯?"路易斯已经比往常多喝了两 杯了，但今晚似乎没事。今晚好像多喝是尽义务似的。

"再来一杯。你知道啤酒在哪儿放着，你去取吧。” 乍得边说边点了一支烟。他抽烟等着，直到路易斯坐下 来才接着说："不是。我可没胆量从楼梯下去，那样得 经过我父母的卧室门口 0我顺着葡萄架一下下地尽快溜 到了地上。我跟你说，那时我吓坏了。不过更怕我爸爸, 虽然跟斯坦尼去上山到宠物公墓也挺令人恐惧的。"

乍得吐了口烟雾说：’'我们两个上了山，一路斯坦 尼踉踉跄跄，他肯定又喝了许多酒，闻着像掉进了酒桶 里似的。有一次他差点让一根树枝刺穿了喉咙，不过他 带了锹和镐。我们到了宠物公墓后，我想他可能会扔给 我锹和镐，让我给狗挖坑，然后他自己会醉得晕倒了呢。 但是他好像清醒了些，他告诉我说我们还得往上走，翻 过那个枯木堆，走进林子里，那里有另一个坟场。我看 着斯坦尼，他醉醺醺的，几乎都站不稳，又看了看枯木 堆说:’斯坦尼，你不能爬那个枯木堆，你会摔断脖子 的。’但斯坦尼说我不会摔断脖子的，我不会，你也 不会。我能走过去，你可以拖着你的狗和我一起走过去 的。他说对了，他像丝绸般毫不费劲地翻过了枯木堆, 甚至都没向下看一眼。我拖着斯波特爬过枯木堆，虽然 我那时体重只有90磅左右，而斯波特给人的感觉一定

有35磅重。不过，路易斯，我跟你说，第二天我有些

全身酸痛，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路易斯没答话，只点了点头。

乍得接着说：〃我们走啊走啊，好像一直在走。那 时候那树林阴森可怕。林子中有许多鸟叫，你根本都不 知道是什么鸟。那里还有各种动物出没。大多可能是鹿, 不过林子深处也有驼鹿。熊和豹子。我拖着斯波特。过 了一会儿我有种想法，以为老斯坦尼走了，我购艮着个 印第安人在走，到前面什么地方，他会突然转过身来， 瞪着黑眼睛，脸上涂着用熊油做的涂料，头上戴着用雄 鹰灰蓝色羽毛等东西做的头饰，突然抓住我的后脖梗， 猛地一下把我的头发连同头皮一起扯下来。我胡思乱想 着，而斯坦尼却昂首挺胸、步履轻盈地向前走着，一点 也不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的了。他的这种形象更加深了 我的怪异的想法。但我们走至IJ小神沼泽地时，他转过身 来要跟我说话，我看到是斯坦尼。他不跌跌撞撞的原因 是他害怕，他自己也吓坏了。他告诉我我昨天对你说的 话，关于阿比鸟，圣•艾尔默火，还有我该怎样不去注意 我所见到的和听到的一切。他说，最重要的是，别跟任 何和你说话的东西搭腔。干是我们开始走进沼泽地，我 确实看到了什么东西，我不打算跟你说到底是什么，只 不过从我10岁那次以后我又去了那儿五次，再也没见 过那东西了。路易斯，以后我也不会再见到它的，因为 昨晚是我最后一次去米克迈克坟场了。”

我坐在这儿听乍得讲述一切，但我不会相信的，不 是吗？路易斯三杯酒下肚，脑袋里又开始不断地产生问 题，进行自问自答起来。我坐在那儿*，*听着什么印第安 人坟场、温迪哥幽灵和宠物死而复生的故事，可我不会 相信的，不是吗？上帝啊，小猫丘吉只是晕了过去，就 是那么回事，它被汽车撞晕了，没什么奇迹发生。这只 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胡言乱语罢了。

但是路易斯也知道乍得不是在。胡言乱语，虽然多 喝了三杯酒，路易斯还不至于醉得稀里棚涂，就是33 杯也不会使他神志不清。

丘吉死了 ,这是一回事；它又活了 ,这是另一回事。 他身上有些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不对头，这是第三 件事。发生了什么事？乍得已经把自己所见到的作为回 报报答了路易斯救他妻子一命……但是米克迈克坟场的 魔药也许不是什么好药。路易斯在乍得的眼神中看出老 人知道这一点。路易斯想起他昨晚在老人眼中看到的那 种怪异的眼神，那种兴奋雀跃的眼神。路易斯记得那晚 上他带着艾丽的猫去坟场好像不全是乍得自己的决定 似的。

路易斯心中自问：假设不是他的决定，那又会是谁 的呢？路易斯自己也无法回答，就把这个令人不快的问 题抛到一边了。

乍得语气平淡地接着说：〃我埋了斯波特，给它做 了坟堆，我做完这一切时，斯坦尼已经睡着了。我只好 使劲地把他摇醒，不过我们下那44级台阶——“

路易斯低声嘟嚷：〃45级。〃

乍得点头说：〃对，对，45级。到我们下那45级 台阶时，他走路的样子又是很清醒的了。我们穿过沼泽 地和树林，翻过枯木堆，最后过了马路，又回到了家。

我觉得好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但天还全黑着呢。’现 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问斯坦尼。’现在你就等着 看会发生什么吧。’他说完就走了，又是踉踉跄跄摇摆 的样子。我猜他那晚是在牲畜棚后面睡的觉。后来事实 证明，我的狗斯波特比斯坦尼还多活了两年呢。斯坦尼 由于喝酒太多,肝受了损伤，酒精中毒,1912年7月 4日死在了路上。两个小孩发现他时，尸体已经像个投 火棍般僵硬了。〃

〃而我呢，那天晚上我从葡萄架上爬回我的房间， 上了床，头刚碰到枕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直到9点 了我妈妈叫我时我才醒来。我爸爸在铁路上工作，他可 能6点就走了。"乍得停下来想了想说，"路易斯,我妈 妈不是在叫我，她是在尖叫，让我过去。"

乍得走到冰箱那儿，拿了一瓶米勒牌的啤酒，在抽 屉拉手上磕开了盖。在头上的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脸色 蜡黄，像尼古丁的颜色。他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打了 一个响嗝，向诺尔玛卧室的方向扫了一眼，又回头看着 路易斯说："这事情对我来说讲出来很难。我这么多年 来，一直在脑子里想了又想，但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别 人也都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但他们也从不对我说，我 想就像人们对待性生活的问题一样。我现在告诉了你， 路易斯，因为你现在有了一个与先前不同的宠物，倒不 一定危险，但是 .....确实与以前不一样了。你发现了这 点吗？"

路易斯想起了小猫丘吉从厕所马桶上跳下来时笨 拙地撞到浴缸上的样子，想起那并不太愚蠢的直盯着自 己的模糊的眼睛，他点了点头。

乍得接着说、'我下楼来*，*看到我妈妈退到冰箱和 餐具柜间的角落里，地上有一堆白色的东西,是她要挂 的窗帘。而餐具室的过道口站着我的狗斯波特。它浑身 上下全是泥土，肚子上的毛脏乎乎地都打卷了。它就站 在那儿一也没叫也没怎么样一只是站在那儿，很 显然是狗把妈妈逼得退到了角落里，不管它是有意的还 是无意的。路易斯，我妈妈吓坏了。我不知道你对你的 父母是什么感觉，但我知道我对我父母的感觉——我非 常爱他们两个。看到我所做的把我妈妈吓成那样，我一 点也没有对斯波特的出现产生喜悦了。我甚至于也没有 感到惊奇。”

路易斯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今天早晨我见到丘 吉的时候，就是 .....好像有种什么一“他停了一下， 想着:非常自然的感觉?这些是脑子里想的字眼，但说 的却是："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

乍得又点了一只烟，两只手有点微微颤抖地说:"是 的。我妈妈看到我穿着睡衣，但她对我尖声叫道:’乍 得，快去喂你的狗，狗要吃东西，快把它弄出去,别让 它把窗帘弄脏了 ！’于是我找了些剩饭，叫它出去吃，

刚开始它没动，好像它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我甚至想， 噢,这根本不是斯波特，不过是只长得像斯波特的迷路 的狗，就是那么回事 "

路易斯大叫道："对!”

乍得点头接着说："但是我叫它第二次或第三次时, 它走过来了。它好像是颠簸着向我猛地走来，我领它向 门廊外走时，它撞到门框上，差点摔倒了。不过它吃了 剩饭菜，狼吞虎咽地吃的。那时我的恐惧感消失了，开 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跪下来，拥抱着它，又见到 它，我真高兴极了。接着它舔起我的脸来，可是…"

乍得战栗着喝完了啤酒，然后说："路易斯，它的 舌头冰冰凉。它舔我脸的感觉就像用死鲤鱼擦脸的感觉 一样。"

有一会两个人都没说话，接着路易斯问："后来 呢？”

"后来它接着吃食，吃完后，我拿出以前给它用的 洗澡盆给它洗澡。斯波特以前最讨厌洗澡了，通常都得 我和爸爸两个人来给它洗，总弄得我们衬衫也拽出来 了，裤子也弄湿了的。我爸爸总爱骂它，而斯波特则看 上去很害羞的样一^狗都这样。它经常滚一身土后跑 到我妈妈晒衣服的地方,把泥土抖得床单上都沾满了灰 ±,而那些床单是妈妈刚刚洗了晾上去的，妈妈就会对 我们喊等她稍老些后会把狗当成个陌生人给开枪打死 的。但那次斯波特却老老实实地待在澡盆里让我给它洗 澡，它根本一动不动。我不喜欢它这个样子，就好像 ..... 好像在洗肉。我给它洗完后，用一条旧毛巾给它擦干。 我能看到电线刮坏它时留下的伤口一那上面没有毛, 肉好像回进去了，就好像伤口愈合了五年后留下的疤痕 一样。"

路易斯点点头，在他做医生期间，经常见到伤口愈 合后留下的疤痕。伤口好像永远不会长回原样，这使他 想起坟墓和做殡仪员的舅舅说的，挖开坟坑以后，总好 像再也没有足够的土埋回原样。

“后来*，*我看到它的头部有一个凹坑，但已长出毛

来了，在耳后形成一个小白圈。"

路易斯说：〃是你父亲给它一枪的地方。〃

乍得点点头。

路易斯说："乍得，用枪打人或动物的头部，不是 像听起来那样一定会成功的。有的人自杀时不知道子弹 会打破头骨但却绕过大脑穿出去。我自己就见过一个病 例，一个家伙向自己的右耳上部打了一枪，结果立刻死 了，因为子弹绕过头部打到左侧的颈静脉了。子弹的轨 道就像县城里的路线图一样曲曲折折的。"

乍得笑着点头说道："我记得在诺尔玛读的报纸上, 是《星报》或是《调查者》报上，读过像你说的那件事。 但是我爸爸说斯波特死了，路易斯，那它就是死了。"

路易斯说："好吧，要是你那么说,那就是那么回 事吧。”

"你女儿的猫死了吗？”

“我想肯定死了。

“但你是医生，你应该能比较清楚它是否真的死了 的。"

"你的话听起来像是’路易斯，你应该能比较清楚*，*

你是上帝’一样。可我不是上帝。天黑了

□□

*II*

*II*

□□

当然，天是E

了 *，*猫的脑袋像是装了一袋子玻璃

珠一样可以在脖子上随意转动。当你从冻土上把它拉起

来时*，*你觉得像在揭粘在信封上的胶带纸。活的东西没 这种感觉。只有死了的东西才躺在冻土上，不再使冰雪 溶化，也就是能被冻在地上呢。"

另一个房间里传来钟敲10点半的声音。

路易斯问:"你父亲回家看到狗后说了些什么？ “

"我那天站在车道上正扔石子玩儿，等着他呢。我 觉得自己做了错事，知道自己要挨巴掌了似的。爸爸那 天大概8点左右走进大门口，穿着宽松的工装裤，带着 亚麻粗布帽……你见过这种衣帽吗？ “

路易斯点点头，然后用手背捂着嘴，差点打哈欠了。 乍得说（是啊，天有些晚了，我就讲到这儿吧。” 路易斯说没那么晚呢，我只是啤酒喝得比往常 多了些。乍得，你接着讲，不着急，我想听呢。“

"我爸爸带着一个大白铁皮饭盒，装午饭用的，他 边走进门边手里抓着饭盒的把手摇着空饭盒，你知道， 还吹着口哨。天有些黑了 *，*不过他看到我了，说:’嗨, 乍得。’像往常一样接着问n尔的一'他刚说到这儿, 斯波特从暗处走了出来，不是像往常那样高兴地跑上 去，扑向爸爸。以前，它一见到爸爸就这样的，这次却 只是摇摇尾巴走了过来。我爸爸丢掉饭盒，向后退去。 我不知道爸爸要不是背已靠到了栅栏上他是否会转身 跑掉。他背靠篱笆站在那儿，看着斯波特。狗真的跳起 来时,爸爸只是抓着它的爪子，就像握着要跟你一起跳 舞的女士的手一样。他看了狗好长时间，然后又看着我 说：乍得，这狗得洗个澡，他闻起来跟你埋它的地方 一样脏。，接着爸爸走进了屋子。“

路易斯问那你做了什么呢？ “

-又给狗洗一次澡。它就卧在澡盆里，又洗了一次。 我进屋时，妈妈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才只9点钟。我爸 爸对我说：乍得，我们得谈谈。，于是我在他对面坐下 来，他第一次像对一个带着花香的人一样跟我讲话。"乍 得叹了口气说，”我一直希望爸爸要是能对我那么和颜 悦色地说话该有多好啊。但是，他真的跟我和气地说话 时，感觉并不好，一点儿也不好。今晚这一切，路易斯

就像你站在两面镜子中间看，你能看到的是自己在 无数的镜子中一样，我纳闷，这种故事已经重演过多少 次了呢？故事情节总是一样的，只是人名和宠物的名字 不一样吧？这也有些像性生活，不是吗？ “

,你爸爸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是的。他问我！乍得，谁带你去那儿的？’我 告诉了他，他点着头，好像早已预料到了似的。我想可 能他知道是谁，不过后来我了解到那时路德楼镇有6个 或8个人可以带我去那儿呢。我猜他知道只有斯坦尼•毕 会发了疯似地真的带我去那儿。"

“乍得，你没问你爸爸为什么他不带你去呢？ “

乍得说我问了，在跟他谈话时我确实问了这个 问题。爸爸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总的说起来，那地方 不总能给被埋在那儿的动物或埋动物的人带来好处。爸 爸问我是否斯波特和以前一样，路易斯，你知道，这个 总是很难答……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对这事的感觉，这很 重要，因为你迟早会问我，为什么如果这么做很糟糕的 话还领你带着你女儿的小猫去了那儿。你肯定要问的， 是吧？"

路易斯点点头,想：等女儿回来后她会对丘吉的行 为怎么想呢？那天下午他和史蒂夫玩网球时一直在想 这个问题。

乍得艰难地说我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认为孩子 们需要知道有时死亡是更好的事情。你女儿还不了解这 一点,我有一种感觉，艾丽不了解是因为你妻子也不知 道这一点。现在你接着说吧，告诉我我是否错了，我们 就不再提这事了。“

路易斯张了下嘴巴又闭上了。

乍得又接着讲起来，不过讲得很慢，字斟句酌的， 就好像他们昨夜穿行小神沼泽地似的小心翼翼地说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见到这些事一次次地发生。我想我跟 你说过摩根曾把他的得奖的公牛埋在那儿的事吧，人们 叫它汉拉提。给头公牛起这么个名字够俊的吧？公牛好 像死于体内溃疡。摩根用雪橇把牛一路拉到米克迈克坟 场，他怎么做的一te怎么翻过那个枯木堆的，我不知 道。但据说有志者，事竟成。而且至少就那坟场发生的 事来说，我敢说都是真的。哦，后来公牛汉拉提又回来

了，但两周后摩根又用枪打死了它。那头公牛变得邪恶 了，真的是邪恶了。不过我所听说过的只有这一头牛变 得不好了。大部分复活了的动物都只是看上去有点笨 拙有点迟钝……有点 .....“

“有点死气沉沉？ “

乍得说（对，有点死气。就好像它们去过 .....某个

地方然后又回来了 .....但又不全是原样。路易斯，现

在你女儿还不应该知道这一切，不要告诉她她的小猫被 车撞死了后又复活了。这样你就可以说，对孩子们应该 让他们吃F,长一智。除非……“

"除非，有时自己能吃一堑，长一智。“路易斯好

像在对自己而不是对乍得说。

乍得赞同地说《’对，有时你能教给孩子们吃一堑 长一智的。也许她会了解到死亡到底是什么，其实是痛 苦的终止，美好记忆的开始。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痛 苦的终止。你不用对她讲这些事情，她自己以后会体会 到这些的。要是她像我一样*，*她会继续爱她的小猫，它 不会变得邪恶，或咬人，或做些坏事，你女儿会继续爱 它的 .....但慢慢她会得出结论 .....然后等小猫死时她会 叹口气，慢慢轻松起来。"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带我去那儿的原因了。"路易

斯说。他觉得现在好多了，他了解到了原因。故事有些

冗长，但在那种情景下，他发现这些解释可以接受，虽 然不符合理智的大脑的逻辑，但符合紧张的神经的逻 辑。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忘掉他认为自己在昨晚看到乍得 脸上那可怕的激动欣喜的神色了。”好吧，那么—— " 突然，乍得像被电击了似地双手一下捂住了脸。有

一刻路易斯以为乍得哪儿突发阵痛了呢，他关切地半站 起身子，发现乍得胸部震动起伏，意识到老人在努力使 自己不大声哭出来。

乍得哽咽地接着说*1*这就是为什么，但也不为什

么。我这么做跟斯坦尼和摩根这么做的原因一样。摩根

在琳达的狗在公路上被撞死后，带着琳达把她的狗埋在

了那个坟场里。他的公牛复活后就像疯了一样在草场上

追赶小孩，后来摩根用枪把它打死了 *，*可摩根还是带琳 达去了那个坟场 他还是那么做了，他还是带琳达去了。 “乍得几乎是痛苦地低声说/路易斯，你到底怎么处 理这事呢，上帝啊。"

路易斯惊恐地问3乍得，你在说什么呢？ ”

“摩根、斯坦尼这么做和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样的。 人们这么做是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控制了他们，因为那个 坟场是个秘密的地方，而人们总想把秘密说出去;当人 们找到一个似乎是好的理由时，为什么……"乍得把手 从脸上拿开，眼睛里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衰老和憔悴的 神色看着路易斯说,"为什么不去做呢，人们编出理由

来看起来不错的理由来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但大多情况下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或者是 因为必须这么做。我爸爸，他没带我去那儿是因为他只 是听说过那儿，他自己从没真的去过那儿。斯坦尼去过

那儿，他带了我去……而70年过去了 .....然后 .....突 然……“

乍得摇了摇头，手捂着嘴干咳了几声，说*Y*听着, 路易斯，你听我说,摩根的公牛是我所知道的惟一变得 邪恶了的动物。我想拉乌斯克小姐的中国小狗可能咬过 一次邮递员，后来，我听说一些别的事……有的动物变 得有点恶臭难闻……但斯波特一直是条好狗，只是总有 股泥土味。不管给它洗多少次澡，它总是闻走来有股泥 土味，不过它是条好狗，后来我妈妈再也没有摸过它不 过它还是一条好狗。不过路易斯，要是你今晚把猫带出 去弄死它，我什么话也不会说的。那个地方......它一下 就控制了人们……人们会编岀这世界上最好的理由…… 不过路易斯，我可能做错了，我是这么说的，摩根可能 做错了，斯坦尼也可能错了。老天，我也不是上帝，不 过让死去的能死而复生……就好像自己扮演了上帝一 样，不是吗？ “

路易斯张了张嘴巴，又闭上了，要说出的话可能听 起来是错的，错误而又残忍乍得，我可没有经历过 那一切再把猫弄死的。“

乍得喝干了啤酒，然后把酒瓶小心地跟其他空酒瓶 放在一起，说我想这就是一切了，我已经全说出来 了。“

路易斯问:"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乍得说（我想可以吧。”

路易斯问：’有没有人在那儿埋过人？ “

乍得的胳膊猛地抽动了一下，两个啤酒瓶被从桌子 上碰落下来，有一个摔在地上碎了。

乍得对路易斯说我的老天，没有！有谁会去埋 人呢？路易斯，你不想谈论这种事吧! “

路易斯不自在地说（我只是好奇。“

乍得说（对有些事好奇的话会得不偿失的。,路易 斯第一次觉得乍得看上去年老体弱，仿佛离他自己刚准 备好的坟墓不远了。

后来，路易斯回到家里后想起那时乍得的神色不大 对。

乍得的神色看起来像在撒谎。

二十七

路易斯直到回到自家的车库里时，才真正意识到自 己喝醉了。

车库外边星光暗淡，月影模糊，光线暗得照不出影 子，但还可视物。而路易斯走进车库后，眼前一片漆黑。 车库里有一把手电筒，但路易斯根本记不起放在哪儿 了。他慢慢地摸索着向前走，脚步拖遏，头晕眼花，想 着腿可能会碰到什么上划个口子或是踩在玩具上跌倒， 害怕女儿和儿子的大型玩具会砸在自己的身上。

小猫在哪儿?他把它放在屋里了吗？

不知怎么他走偏了，撞在墙上，手上扎了个刺，他 对空骂了声该死！"话刚出口，他意识到自己与其说 气得发疯不如说自己吓坏了。整个车库好像转了个个 儿,现在他不仅不知道手电筒放哪儿了，而且什么都不 清楚在哪儿，连通向厨房的门也找不到了。

他又开始慢慢地向前挪动，手掌像被蛰了似的，他 想，盲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这使他想起自己和瑞琪 儿一起去听的一场盲人王德尔的音乐会，那是什么时 候?6年前吗？好像不可能，不过就是6年前。她那时 怀着艾丽，有两个小伙子领着王德尔走向音乐合成器， 带着他绕过舞台上像蛇一样缠绕着的电线，以使他不被 绊倒。后来,他站起身和一个歌手跳舞，歌手小心翼翼 地带着他到舞池的空地里，路易斯记得当时认为他跳得 不错。他跳得很好，但需要人引导着走到他能表演的地 方。

他想，要是现在有一只手能领我走到厨房的门口多 好啊。……突然他发起抖来。

要是黑暗中有只手伸过来拉他，他会怎样地尖叫一 —尖叫、尖叫、还是尖叫。

他站住了，心怦怦直跳。他对自己说:没事，别胡 思乱想，没事，没事一

那只该死的猫在哪儿呢？

接着他的确碰上了什么东西，是旅行轿车的后保险 杠，疼痛从划破皮的小腿一下传遍了全身，使得他眼里 涌出了泪水。他抓住腿揉着，像只苍鹭一样单腿而立。 不过至少他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儿了，他脑子里又出现了 车库里的布局，另外他对黑暗适应后的视力也恢复了, 周围一片紫色。他现在想起来了，他把猫放在屋里了， 当时是因为不想摸它，不想抱起它把它放出去一

跟前攀在他身上像在爬树一样。"嗨，爸爸！ 〃她大声喊 着,边亲切地响吻着他。

“嗨，宝贝。"路易斯边说边弯腰去接盖基，他把

儿子抱在臂弯里，拥抱着两个孩子说3见你们回来了

我真高兴。

*II*

瑞琪儿也跟着过来了，她一个肩膀上背着旅行包和 钱包，另f肩膀上背着装盖基尿布的袋子。尿布的一 边印着"我很快会长成大男孩了 "几个字，一种更能激 励父母而不是带尿布的孩子的情感的广告词。妻子看上 去像是一个做了长期艰苦工作而即将结束的摄影师。

路易斯抱着两个孩子，吻了妻子一下，说（嗨!" 瑞琪儿笑着说（嗨，大夫。“

"你看起来累坏了。"

"我是累坏了。我们一直飞到波士顿，很顺利，换 机时也很顺利。换完飞机之后起飞时也没事，但是飞机 在本市上空倾斜飞行时，盖基向下看着说’好看，好看 '，接着吐了他自己一身。"

"噢，上帝。"

“我带他到厕所勢奂了衣服和尿布，“瑞琪儿说,” 我想不是病毒什么的，只是晕机。“

路易斯说:"走吧，回家，我在炉子上做了辣椒饭。

*II*

艾丽兴奋地在路易斯耳边尖声叫着说辣椒饭！ 辣椒饭! “

盖基毫不示弱地在路易斯的另一个耳边也尖声 叫!辣基！辣基！"

路易斯说走吧，我们去取衣箱,然后离开这儿。

*II*

路易斯放下艾丽，听到女儿问?爸爸，丘吉怎么 样了？"路易斯预料到女儿会问的，但没想到女儿脸上 会带着焦虑的神情，深蓝的眼睛里闪着深深的担心的神 色。路易斯皱了一下届，然后看了瑞琪儿一眼。

瑞琪儿静静地说她周末时做了个噩梦，尖叫着 醒来的。"

艾丽说（我梦见丘吉被车撞死了。“

瑞琪儿说?我想是过节那天吃了太多的火鸡三明

治，她还腹泻了一两回。路易斯，让她心情平静下来, 我们快离开机场吧。这一周里我看够了机场，我五年里 都不想看了。〃路易斯缓缓地说了噢，宝贝，丘吉挺好

是的，它挺好。它一天都躺在房子里，用那双奇怪 的模糊的眼睛看着我，傻乎乎的好像它看到过什么把猫 的聪明劲全一股风给带跑了的东西。这猫可真行。我晚 上用答帚把它赶出屋子，因为我不喜欢碰它，只是用答 帚扫它出去，它就出去了。而第二天我打开门，艾丽， 我看到它叼着只老鼠一或者说是老鼠的残存部分，它 可能把老鼠的内脏全当早餐给吃了。说到早餐，我那天 早上没吃。否则

"它挺好的。〃

"噢。〃艾丽说，紧锁着的眉梢也舒展开了，“噢， 太好了，我做梦时，觉得它肯定死了呢。"

"是吗？"路易斯笑着说梦有时很好笑的，不 是吗？"

"闷！闷! 〃盖基叫喊着——路易斯记起艾丽的成 长过程，盖基到了咿呀学语阶段了。盖基高兴地拽了一 把路易斯的头发，又叫道：’闷！"

”走吧，伙计们。"路易斯说。一家人向取行李处 走去。

他们在停车场已经快走到自家的旅行轿车那儿的 时候，盖基开始用一种奇怪的打嗝的声音说:"好看, 好看。〃这次他吐了路易斯一身，路易斯为了去机场接 他们，刚换上一条新的宽松裤。显然盖基以为"好看〃是" 我现在要吐了，对不起，请让开〃的简单说法了。

最终证明盖基是得了病毒性感冒。

在他们开车从班格机场回路德楼镇那17英里的路 上,盖基已经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而且还表现出不舒 服的昏昏沉沉的样子。到家后路易斯往车库里倒车时, 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丘吉竖着尾巴在墙上鬼鬼祟祟地走， 眼睛奇怪地盯着汽车，然后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片刻 后路易斯看到4个夏季用车轮堆旁有一只内脏流出的 老鼠，老鼠的内脏在车库暗淡的光中显出粉红色，看起 来还带着肉呢。

路易斯赶快下了车，有意撞在车轮胎堆上，上面的 两个掉下来压住了死老鼠。路易斯说呜，倒霉。“

艾丽取笑他说*1*爸爸，你是一个小笨蛋。"

路易斯带着欣喜说（你说对了。“他觉得就像盖基 说"好看，好看"，然后大吐一场一样。他接着说 爸爸是个小笨蛋。"接着想起在丘吉奇特地复活前它只 吃过一只老鼠。它以前有时把老鼠逼到角落里，然后玩 猫捉老鼠的那一套。在它要咬死吃掉老鼠前，他或艾丽 或瑞琪儿总是要阻止它的。

他知道猫被阉割后，只要它们能吃饱，几乎没有哪 只猫再对吃老鼠感兴趣了，顶多看上一眼。

瑞琪儿问-你是要在那儿做白日梦呢还是帮我弄 弄孩子啊？喂，克利德大夫，快从你的蒙哥星上回来吧, 地球人需要你。"妻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生气和疲惫。

路易斯说"寸不起，亲爱的。“他走过来抱盖基， 盖基身上热得像炉子里的火炭。

因此那天晚上只有三个人吃了路易斯的拿手好菜。 盖基斜靠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发着烧，表情冷淡，喝着

—瓶温热的鸡汤，看着电视中的卡通片。

吃过晚饭艾丽走到车库门口，叫小猫丘吉。瑞琪儿 在楼上收拾旅行包,路易斯在厨房洗餐具，他希望小猫 别进来，但是小猫还是进来了;它慢慢地以那种东倒西 歪的新的走路姿势走了进来，而且几乎是听到叫它的声 音就马上进来了,好像它一直在外边鬼鬼祟祟地藏着来 的，潜伏在外边。路易斯脑子里立刻现出这几个字。

艾丽叫道丘吉！嗨，丘吉。"她抱起猫，拥着它。 路易斯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女儿和猫，本来在洗碗池中摸 是否还有什么没蒯的餐具的手停下来不动了，他看到艾 丽脸上高兴的神色慢慢地变成了迷惑不解的神情。小猫 静静地躺在她的怀中，耳朵贴后，眼睛盯着艾丽的眼睛。

过了一会一对路易斯来说好像很长时间——艾 丽把猫放在了地上，小猫头也不回地向餐厅拖着脚缓步 走去。路易斯茫然地想，这只老鼠杀手。上帝啊，我们 那天晚上干了些什么啊？

他想真实地回忆一下，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好像 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久远得好像帕斯科在医务室地板

上的令人慌乱的死亡。他只能记起天空中寒风呼啸，和

通向林中后面田地中的雪发出的白光。就想起了这些。

艾丽用一种克制着的彳氐低的嗓音说（爸爸？ “

"怎么了，艾丽？ “

”丘吉身上有股怪味。“

"是吗？ “路易斯小心地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艾丽神情沮丧地说是的，是的。它闻上去怪怪 的，它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怪味!它闻起来像一它闻着 像鹦鹉的味！"

"噢，也许它在什么脏地方打过滚，宝贝，不管是 什么怪味，它以后会没有的。“

"但愿如此。"艾丽说话的声音像喜剧中的寡妇，

然后她就走开了。

路易斯摸到了最后一个叉子，洗完后拨了塞子放干 水。他站在水池边，听着水池中带着洗涤液泡沫的水哗

哗地流向下水道，眼睛却望着外面。水流声音停了，他 听至IJ外面的狂风的凄厉呼啸声，从北面传来，是寒冬里 的北风，他意识到自己害怕了。是一种单纯的愚蠢的恐 惧，就像一片乌云突然遮住了太阳，而你刚好听到不知 什么地方传来咔哒一声原因不明的响声而引起的恐惧 —样。

瑞琪儿问103度？老天，路易斯，你肯定吗？ *II*

路易斯说:"这是由病毒弓I起的感冒。“他尽量不让 瑞琪儿那几乎带有责备的声音激怒自己。妻子已经很累 了,今天碘来说太漫长了，今天她带着两个孩子飞过 了半个美国。现在已经11点了，而她还没休息呢。艾 丽已经在自己的房间睡熟了。盖基躺在他们的床上，处 于一种用最好的方式描写是半昏迷状态。路易斯一小时 前就开始给他输液了，他对妻子说亲爱的，阿司匹 林会使他的体温到早上时降下来。"

“你不给他打点安砒西林或别的什么药吗？ “

路易斯耐心地说*1*亲爱的，要是他得了流感或链 球菌感染，我会给他打那种药的，他没得这些病。他得 的是病毒性感冒，那种药对病毒来说一点用也没有，只 会让他失水脱水得更厉害。”

〃你确信这是病毒性感冒吗？ 〃

路易斯怒气冲冲地说：’好吧，你要不信，你做大 夫好了。"

瑞琪儿大叫着说（你不用向我大叫! “

路易斯也大声说我没大叫! “

"你在大叫！ 〃瑞琪儿接着说，'‘你是在叫——叫\_

—叫喊——〃接着她嘴唇开始颤抖，她用一只手捂住了

脸。路易斯看到她两眼下有两块黑晕，他对自己的所作 所为感到非常羞愧。

他坐在妻子身边说:"对不起，上帝啊，我真不知 道自己怎么了，瑞琪儿，我向你道歉。“

瑞琪儿疲惫地笑了一下说永远不用抱怨，永远 不用解释。你以前不是对我说过这话吗？主要是今天的

旅行糟透了，而且我一直害怕你看到盖基的装衣服的抽

屉时会气得掀翻屋顶呢。我想我现在应该告诉你，趁你 觉得对不起我的时候。“

"我干嘛会气得掀翻屋顶呢？ “

瑞琪儿又疲倦地笑了一下说*1*我父母给盖基买了

10套新衣服，今天他就穿了一套。“

路易斯简短地说1我注意到了。”

"我知道你注意到了。“瑞琪儿做出一副可笑的愁 眉苦脸的样子说。这使得路易斯大笑起来，虽然他并不 太想大笑。瑞琪儿接着说（还给艾丽买了 6件新衣服。

*II*

"6件！"路易斯竭力抑制着自己不要大叫起来。 他突然生气了一又生气又觉得受到了伤害，自己也不 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他接着说为什么？瑞琪儿，为 什么你让他这么做?我们不需要……我们能买……“

他停了下来，愤怒得说不下去了，有一刻他仿佛看 到自己拎着艾丽的死猫穿过树林，把塑料袋从一只手上 换到另一只手上 .....而同时瑞琪儿的父亲，那个该死的 老家伙忙着撕支票，用名牌笔签名来给女儿买衣服换取 艾丽的欢心。

有一刻路易斯觉得自己差一点喊出：他给女儿买了 6件衣服，而我为女儿换得了那只该死的小猫的死而复 生，那么谁更爱我们的女儿呢？

但路易斯把这番话压了下去。他永远不会说这些话 的，永远不会。

瑞琪儿温柔地抚摩着他的脖子说路易斯，是我 父母两人一起给买的，请试着理解一下他们吧。求你了, 他们爱孩子们，又不能常见到他们。而且，他们越来越 老了，路易斯，你都几乎认不出来我父亲了，真的。"

路易斯咕哝道我会认出他来的。”

“亲爱的，请试着理解他们吧，对他们好些，这也 不会伤害你的。"

路易斯看了妻子很长时间，终于说不，这伤害 了我。也许不应该伤害我，但这确实伤害了我。“

瑞琪儿张嘴正要回答，突然艾丽的叫声从她的房间 传了出来爸爸！妈妈！有人！"

瑞琪儿突然站起身来，但路易斯把她拉坐在床上， 说（你待在盖基这儿，我去看看。“路易斯认为自己知 道有什么不对头的。可是他已经把小猫赶到外面去了， 该死的。艾丽已经上床睡觉后，路易斯在厨房里看到小 猫在闻它的喂食盘子，就把它赶出去了。他不想让小猫 再和艾丽在一起睡了，再也不允许了。他一想到丘吉睡 在艾丽的床上，脑子里就会出现些疾病和卡尔舅舅殡仪 馆的记忆等怪念头。

艾丽会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而丘吉比以前更好 了。

路易斯原来已把猫赶出去了，但他走进女儿的屋子 里时，发现丘吉四肢摊开躺在床罩上，像一团影子。而 艾丽直坐在床上，睡意未消的样子。那猫睁着的眼睛在 厅里的灯光下闪着亮光。

艾丽几乎是痛苦地低声说爸爸，把它放出去吧。 它闻起来臭极了。“

"嘘，艾丽，睡觉吧。"路易斯说。他被自己镇静 的声音吓了一跳，这使他想起帕斯科死后那天梦游后的 早上。他进了医务室后躲进洗手间照镜子，以确信自己 是否一定是看上去可怕极了。但是他看上去挺好的，这 足以使人纳闷周围有多少人总把一些可怕的秘密密封 在心中呢。

这又不是个秘密，该死的！这只是只猫！

但是艾丽是对的，小猫简直臭气熏天。

路易斯抓起小猫走出艾丽的卧室，抱着它向楼下走 去，一边张着嘴巴呼吸。有各种难闻的味道,粪便的臭 味，腐烂的伤口发出的臭味，还有汽车用的催化剂汽紅 的味。但是，猫身上的味特别难闻，它到底从哪儿弄得 一身怪味呢？当其他三个人都在楼上时，路易斯已经用 答帚把它赶出了屋子的；这是一周以来小猫回来后路易 斯第一次真正抱着它，小猫躺在他的怀里，身体温热, 像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疾病。路易斯纳闷地想:你这个坏 蛋，你从哪个洞里钻进来的呢？

路易斯突然想起那天梦见帕斯科的晚上，他梦见帕 斯科就是通过厨房和车库间的门破门而入的，也许根本 没有门缝，也许小猫就是像个幽灵一样能从门里穿行而 过。"十拿九稳是这样的。"路易斯声音沙哑地说了出来。 他突然想小猫肯定会在他卬里挣扎扭动，这会抓伤自己 的。但丘吉完全安静地躺着，散发着热气和臭气，看着 路易斯的脸，好像它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在想什么似 的。路易斯打开门，一边把猫扔进车库，也许有点过于 用力了，一边说了句:"去吧，再去逮只老鼠或别的什

么。"丘吉笨拙地落在地上，两条后腿打了个捌想，差 点摔倒在地上。它好像眼睛闪着绿光，恶狠狠带着痛恨

的样子看了路易斯一眼，然后像喝醉了似的晃晃悠悠地

走开了。

路易斯想，上帝，乍得，我真希望你闭嘴没告诉我 这一切，那该多好啊！

他走回到水池边，用力地洗着手和胳膊，好像是在 为做手术时清洗似的，脑子里回荡着乍得的话：人们这 么做是因为他们被控制了……人们编出理由……看上去 好像不错的理由 .....但大多人们做这事是因为一旦你去 过那儿,那就是你的地方，你就属于那儿了……于是你 会编出世界上最好的理由 .....

不，他不能责怪乍得，他是自愿做这一切的，他不 能责怪乍得。

路易斯关掉水龙头，开始用毛巾擦干手和胳膊。突

然他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直勾勾地向前望着，看着水池 上窗户外面的夜色，脑子里想*，*那意味着现在那儿也是 我的地方吗？那儿也是我的地方吗？不，要是我不想属 于那儿，受其控制，就不是。他把毛巾搭在架子上，上 楼了。

瑞琪儿已经上床了，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盖基也 盖得好好地躺在她身边。她抱歉地看着路易斯说:"亲 爱的，你不介意吧？就今天晚上，他浑身发烫，他和我 一起睡我会觉得好些。“路易斯说（没事，我在楼下再 支张床就行。"“你真的不介意? “"不介意。这也不 会给儿子带来害处，还能使你感到好些。“路易斯停了 一下笑着说*1*不过你会感染上他的病毒。肯定会的， 我想这也不会改变你的主意，是吗？ “

瑞琪儿也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1*艾丽大惊小怪 的为了什么？"

"为了丘吉,她让我把丘吉赶走。"

“艾丽想赶走丘吉？这可跟她以前不一样。“

"是啊，是不一样。“路易斯点头称是，接着又说 女儿说小猫闻着怪臭的，我确实觉得有些臭味。也许它 在什么人的粪堆里打过滚。”

“那可太糟了，"瑞琪儿侧过身子说/我真认为艾 丽想小猫就像想你一样呢。“

"是吗？"路易斯弯下腰，轻轻吻了一下妻子说; 瑞琪儿，睡觉吧。“

“我爱你，路易斯。我真高兴又回家了。抱歉你得 睡长沙发了。“

"没关系。“路易斯说完，关掉了灯。

到了楼下后，路易斯堆起沙发垫，拉岀折叠部分， 铺好沙发床，准备受一夜躺在薄垫子上珞腰珞背的罪。 床上铺了床单，他从前厅的壁橱里拿了两条毯子，铺在 床上，开始脱衣服，突然又停住了，脑子里想f你以 为丘吉又进来了吗？那好，去四处走走看一下。像你跟 妻子说的，这也没什么害处。可能还有好处呢。检查一 下所有的门都锁好了也不会让你感染病毒的。"

于是路易斯特意在整个楼下走了一遍,检查了所有 门窗的锁。他原来就都锁好了的，D那儿也没见到小猫。 路易斯说好了，让我们看你今天晚上怎么进来，你 这个大笨猫。"一边说一边希望小猫冻出个好歹才好呢。

路易斯关了灯，上了床。床上沙发的横杆立刻砧了

他的背部。他睡着前还想着自己可能会一直醒着睡不着 呢。他不舒服地躺在沙发床上睡着了，但等他醒来时他 在......

又在宠物公墓那边的坟场里了。这次他一个人，这

次他自己把丘吉弄死了，然后又决定再次让它死而复 生；为什么这么做，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只有上帝清 楚吧，但这次他把丘吉埋得很深，丘吉没法破土出来了。 路易斯能听到小猫在地下的叫声，像个孩子在哭。声音

透过土地的孔隙传出来一一声音和那种腐烂的味道一 起冒出来。呼吸着这种味道使他觉得胸口发问，好像有

重物压在上面。

只听到哭声……哭声。

哭声还在继续..... .重物还压在他的胸口上。

"路易斯!"是妻子在叫他，听上去有些不安路 易斯，你能来一下吗？"

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只是不安，而是惊恐了。孩子的 哭声哽咽住了 *，*有种拼命哭叫时噎住的感觉*，*原来是盖

”我来了。”路易斯走近妻子说。心里却在想：猫 进来了，不知它怎么进来的;也许是从地下室里，也许 地下室的窗户破了。事实上地下室一定有一扇破窗子。 我明天回家后要检查一下。见鬼，上班以前，我就……

盖基停止了哭叫，开始发出难听的被噎住了的咯咯 声。

瑞琪儿尖叫道路易斯! “

路易斯跑得快了些。盖基侧躺着，吐出来的脏物顺 嘴巴淌到瑞琪儿在他身旁铺的一条旧毛巾上。是的，他 在呕吐，但还没吐完，食物好多还在嘴里、嗓子里。由 于窒息，儿子的脸憋得通红。

路易斯伸手到儿子腋下把他抱起来，茫然觉得儿子 的腋窝很热。他抱着孩子让儿子趴在他的肩上，好像要 用拍背的方法使婴儿打嗝似的，然后路易斯自己猛地向 后一顿,带着儿子向前一倾，盖基的脖子像被击打了一 下似的,接着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大叫，不再是那种打嗝 般的哭泣声了，嘴里吐出一大堆固体食物，喷洒在地板 上和梳妆台上。盖基又开始大哭起来，声音很大，连成 一片，但对路易斯来说却像听到了音乐一样，因为那样 哭需要吸进许多氧气。

瑞琪儿双膝一软,瘫坐在床上,手捂着头，浑身发 抖地说［他差点死了，是吗？路易斯，他差点噎—— 噎——噎——噢，我的上帝！"

路易斯抱着儿子在屋子中走着，盖基的大声哭喊逐 渐减弱变成了呜咽，他又要睡着了。

"瑞琪儿,盖基自己吐出噎着的东西的机率是五十 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吐出来，我刚好帮了他一把，要不他 就得窒息而死了。"

瑞琪儿抬头看着路易斯，眼里闪着吃惊的神色说（ 可他是我们的儿子，他和我们这么亲。路易斯，他和我 们这么亲啊。"

突然路易斯想起那天在厨房里瑞琪儿对他喊叫的 话：它不能死，这儿没人会死的 .....

路易斯说亲爱的，我们都很亲的，永远是相亲 相爱的。"

瑞琪儿说大概路易斯去睡觉后一个小时左右，半夜 的时候，盖基醒了，听着他好像饿了的哭叫声，瑞琪儿 就喂了他一瓶牛奶,一定是牛奶让他呕吐起来的,因为 孩子还没吃完，瑞琪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约一小 时后，盖基就被噎住了。

“不要再给他喝牛奶了。“路易斯说。

瑞琪儿几乎是恭顺地同意道好，不再给他喝牛 奶。“

路易斯大约两点一刻时又下楼来，他花了 15分钟 到处找猫，发现厨房和地下室之间的门开了条缝，正像 怀疑的那样。他想起妈妈以前对他说过猫很擅长开老式 门闩的，他们的厨房和地下室之间的门就用的那种老式 门闩。路易斯想小猫的开门技巧倒不错，但他不会让它 再用了。而且地下室的门上还有一把锁呢。他在炉子下 面找到了小猫，它正在那儿打盹。路易斯把它扔出了前 门，在他走回床上睡觉前，他又关上了地下室的门。

这次他把插销插死了。

二十九

第二天早上，盖基的体温几乎正常了。他的两颊有 点干裂，但眼睛有神，还兴高采烈的。他一周来的无意 义的咿呀学语仿佛突然间又冒出来，几乎要学会模仿人 们说的任何话了。艾丽要教他说的是"臭屎”。艾丽边 吃燕麦粥边说*1*说臭屎，盖基。“

盖基听话地边吃粥边说:"臭屎，盖基。“艾丽咯咯 地笑了。

路易斯让盖基喝粥时，粥里只放一点糖。像往常\_ 样，盖基又是像在到处乱抹粥，而不是在吃粥。

艾丽又说*3*说放屁，盖基。“

"放屁，盖基。"盖基边说，边张开嘴巴笑了，脸 上抹得到处都是蒸麦粥，他接着说.放屁，臭屎。“

艾丽和路易斯都大笑起来，很难让人不笑。

瑞琪儿不觉得好笑，她边递给路易斯鸡蛋边说:" 我想，早上的粗话该结束了吧。"

盖基像唱歌似地说（臭屎，放屁，放屁，臭屎。"艾 丽手捂着嘴偷偷地咯咯笑着，瑞琪儿的嘴也咧了一下。

路易斯想,妻子看上去好多了，只是休息不足，她更多

的是心情放松了，盖基好些了，她就轻松些。

瑞琪儿说*1*不许这么说，盖基。“

"好看。"盖基换了话似地说。接着，把他刚吃下

的粥又全吐到了碗里。

“噢，真恶——心！"艾丽尖叫着，跑开了。

路易斯大笑起来，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他先是大笑,

然后大哭起来，接着又是大笑。

瑞琪儿和盖基盯着他，好像他疯了似的。

不，路易斯想，他本可以告诉他们，他是发过疯，

但现在好了，真的好了。

他不清楚是否那件事结束了，但他觉得结束了 ,也

许事情到此就为止了。

至少，结束一段时间吧。

三十

盖基的病毒性感冒又持续了一周，后来全好了 ,- 周后他又得了一场支气管炎，后来艾丽和瑞琪儿也感染 伙们处理伤痛可没什么好笑的，路易斯瞪着眼睛边给他 们缝伤口、绑绷带边严厉地斥责他们。但后来他给瑞琪 儿讲述这些时，他又是大笑不止，直到后来流出泪来。

瑞琪儿奇怪地看着他，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路易斯没 办法告诉她这是一次愚蠢的事故，人们是受了伤，但很 快他们就忘了这事。路易斯的大笑一半是放松紧张的神 经，另一半也是种胜利。路易斯,今天又赢了，治好了 这些病人。

家里人的支气管炎是在12月16 H ,艾丽学校快 放假的那天全好了的，四个人决定要过一个幸福的、老 式的乡村圣诞节。这座北路德楼镇的房子，在他们八月 份搬来时还看着那么陌生呢，不仅陌生，甚至还有些恶 意，因为那天艾丽划破了腿，盖基被蜂璽了。现在他们 觉得极其亲切，完全是他们的家了。

在圣诞节前夜，孩子们终于睡着了以后，路易斯和 瑞琪儿像贼似的偷偷地从楼上走到楼下，手里抱满了色 彩亮丽的盒子——有给盖基买的一套火柴盒大小的赛 车，他最近特别喜欢玩具汽车；有给艾丽买的芭比和凯

恩洋娃娃，一个大型三轮车，洋娃娃穿的衣服，一个带 小灯泡的玩具火炉，还有些别的东西。

两个人坐在灯光闪烁的树下，一起给孩子们安排礼 物。瑞琪儿穿着真丝睡衣，路易斯穿着睡袍。他觉得那 晚上快乐极了，从来也没有这么高兴过，壁炉里燃着火， 他们两人不时地扔进一块桦木。

小猫丘吉有一次在路易斯身边蹭来蹭去，他厌恶地 把它推开了，他受不了那种难闻的味儿。后来他看到丘 吉想趴在瑞琪儿的腿边，瑞琪儿也推了它一把，不耐烦 地说了声了嘘，走开！ 〃片刻后他看到妻子在腿上擦手, 就像人们有时觉得自己可能摸了什么脏东西似的，他想 瑞琪儿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丘吉慢慢地走到砖砌的火炉边，笨拙地摔了一跤。 现在这只猫走路好像一点机灵劲都没有了。路易斯认为 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丘吉好像也失去了些别的什么东 西。路易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 间才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这只猫再也不满足地呜呜叫 了，过去它睡觉时总是呼噜声很大的。有时路易斯晚上 不得不起来关上艾丽房间的门才能睡着。

但现在猫睡得像石头一样无声无息，像死了似的。

不，他想起来了，有一次例外。他睡在沙发床上的 那天晚上，丘吉蜷卧在他的胸口上像条散发着臭味的毯 子，那天晚上丘吉就呜呜地叫过，反正是发出了些声音。

但正像乍得了解或猜测的那样，事事并不全是糟糕 的。路易斯在地下室的炉子后面发现有块玻璃坏了，要 不是小猫丘吉，他可能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才会发现。

艾丽再不愿让小猫和她一起睡在床上了,这是事 实。但有时她在看电视时，还会让猫趴在她的膝上睡觉 的。但是肯定有好多次，小猫被装在艾丽的电动自行车 的袋子里晃来晃去时，艾丽会只让它待一小会就把它推 到地上说（走开，丘吉，你这个臭猫。“艾丽还是经常 喂它,也还是爱护它，就是盖基也不时地去拽小猫的尾 巴，当然是友好的，而不是恶意的，就像小和尚拉着毛 茸茸的钟绳一样。这种时候丘吉会没精打采地钻到暖气 底下，盖基够不着的地方。

路易斯想，要是狗的话，我们可能会观察到更多的

不同的地方，但猫却是很独立的。总是独来独往，怪里

怪气的，甚至是疯疯癫癫的，难怪古代埃及的王后和法 老死时会让人把他们的猫也制成木乃伊和他们一起埋 在金字塔下，原来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里能让猫陪伴他 们的魂灵。猫是有些神秘和超自然的。

"长官，电动三轮自行车装好了吗？"

路易斯一推装好的小车，发出一声"哒哒哒。" 瑞琪儿指着袋子和里面多余的三四个塑料零件 说（那些是干什么用的？ “

路易斯有点心虚地笑着说（是备用件。“

“你是希望这是备用件，可要是装得不对，艾丽会 摔坏脖子的。“

路易斯故意带着恶意似地说现在不会的，那种 事到她12岁显耀自己的新滑板时才会发生呢。“

瑞琪儿低声呻吟着说好了，大夫，你发发慈悲 吧，说这种话!"

路易斯站起来，两手扶腰，扭动了一下身体，他的 脊椎咋咋作响-所有玩具都弄好了。“

"而且都是完整的，记得去年吗？ 〃瑞琪儿咯咯地 笑着说。路易斯也笑了。去年好像他们买的所有的玩具 都需要组装，他们一直干到了圣诞节早上4点，两个人

都牢骚满腹很不高兴。

到圣诞节下午的时候，艾丽就认

定那些玩具盒子比玩具好玩多了。

"真恶——心! 〃路易斯模仿着艾丽的腔调说。

瑞琪儿说好吧，我们上床去吧，我要早些给你 一个礼物。“

路易斯站直了身体说*1*女士，那是属于我的权利。

*II*

"你别想。“瑞琪儿手捂着嘴大笑着说。那一刻她 看上去像极了艾丽和盖基。

路易斯说*1*等一下，我还有件事要做呢。"

他匆匆跑到前厅的壁橱那儿，拿回来自己的一只靴 子。他把罩着炉子的玻璃门打开。"路易斯，你要干什 么？""你看着吧！"

壁炉左侧火已经灭了，只剩下厚厚的一层灰烬。路 易斯把靴子放进去*，*印出一个深深的鞋印。然后他拿着 给他们一家人送礼物似的。这种感觉很完美,但要是注 意一下,会发现两只鞋印都是左脚留下的。路易斯怀疑 艾丽是否能分析出来。

瑞琪儿吻了路易斯一下说我爱你，路易斯。“

路易斯开心地笑着说宝贝，你嫁了一个大赢家, 跟牢我，我会让你成为明星的。"他们向楼梯走去，路 易斯指着艾丽放在电视机前桌子上的燕麦饼干和两个 面包圈,还有一罐啤酒,上面有艾丽写的几个大字:" 献给圣诞老人路易斯说《’你要来一块饼干呢，还 是吃个面包圈？"瑞琪儿说：’面包围。"说完，她拿起 来f面包圈吃了一半。

路易斯打开了啤酒罐拉环，说*Y*这么晚了喝啤酒, 我会胃里发酸的。“

“撒谎。“瑞琪儿兴致很高地说,"走吧，大夫。“

路易斯放下啤酒,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似地抓住睡袍 的口袋,从里面拿岀个小盒子，虽然他整个晚上都想着 口袋里那个小小的沉甸甸的盒子。路易斯递给妻子说（ 这是给你的，你现在可以打开了，已经过了半夜了。圣

诞快乐，宝贝。"

瑞琪儿打开缠绕着的蓝色缎带，揭开银闪闪的包装 纸，手里拿着一个小盒说路易斯，这是什么呀？ “

路易斯耸耸肩说（香皂，香波样品。我全给忘了。

*II*

瑞琪儿在楼上打开了盒子，看到是蒂法尼首饰盒, 她尖声叫了起来。她拉出里面的棉花衬垫，张大嘴巴站 在那儿看着盒子。

路易斯以前从没给妻子买过一件真的珠宝首饰，他 有点紧张，心急地问：’怎么样?你喜欢吗？"

瑞琪儿取出项链，手指拿着精美的金链，另一只手 拿着小小的蓝宝石坠对着客厅的灯光看着，蓝宝石慢慢 地转动着，散射出蓝莹莹的光。

,噢,路易斯,太美了一"路易斯看到妻子高兴 得有点哭了的样子，心里又感动又不安。他说:"嗨， 宝贝，别这样。你戴上吧。“

"路易斯，我们买不起——你买不起 ....."

"嘘一“路易斯说:'从去年圣诞节起，我就悄

悄地攒了些钱……而且它也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贵。"

"多少钱呢？"

“瑞琪儿，我本想不让你知道的。“路易斯严肃地 说*1*就是一大群人严刑拷打我也不会说的，不过，还 是告诉你吧，2000美元。“

"2000美元！"瑞琪儿吃惊地说，然后突然紧紧抱 住路易斯，路易斯差点没从楼梯上摔下去。瑞琪儿接着 说*1*路易斯，你真是疯了! “

"戴上吧。"路易斯又说，然后他帮着妻子扣上项 链。瑞琪儿转过身来看着他说：’我想上楼仔细看看，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路易斯说《’打扮去吧，我把小猫赶出去，再把灯 关了。”

瑞琪儿看着路易斯的眼睛说（一会儿我们做爱时, 我只戴着这项链，什么也不穿戴了。"

路易斯说［那快打扮去吧。"瑞琪儿大声笑了起来。 路易斯下楼找到丘吉，两手抓住小猫抱在臂弯里。 这几天他没再用答帚赶猫了，尽管发生了些怪事*，*他已 经又对小猫习惯了。他关上灯，向门口走去。当他打开 厨房和车库的门时，脚边旋过一阵冷风。

”圣诞节快乐，丘一”

路易斯停了下来，门口的垫子上躺着一只死乌鸦, 头被咬烂了，一只翅膀被扯了下来，掉在旁边，像一张 黑炭纸。丘吉立亥！J蠕动着从路易斯的手中挣脱出来跳到 地上，急切地用鼻子掘动已经僵硬了的死乌鸦。路易斯 看着的时候，小猫的头向前T申，耳朵一竖，路易斯吓 得头还没转过去，小猫已经叼出了小鸟的一只亮晶晶的 眼睛。

丘吉又开始捕食小动物了，路易斯有点恶心地想。 他转过了头，没看那血淋淋露着洞的鸟的眼窝。我不应 该害怕，不应该。我看过比这更糟的呢，噢，对，比如 帕斯科，帕斯科死的时候更糟，糟多了——

但是路易斯还是感到不安。他的胃里翻了个个儿。 刚刚还炽热的性欲一下子没了。上帝啊，那只鸟几乎快 跟小猫一样大了，小猫一定是乘其不备时抓住它的。这 门口，这门口的道啊！必须得弄干净。圣诞节早上没人 愿意要这种礼物。这是他的责任，不是吗？当然是他的 责任，还能是谁的呢。他潜意识里又想起了妻子和孩子 们回家来的那天晚上，他在车库里有意撞倒车轮胎盖住 小猫咬死的那只老鼠的情景。

男人的心肠更硬些。这种念头如此强烈，如此真实 清晰,路易斯例趙了一下，就好像乍得边说边拍了他的 肩膀一下似的。

男人们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自己做过什么就会 得到什么。

丘吉还在贪婪地耸着身子吃那只鸟，现在正在吃那 只翅膀，在它拉扯翅膀时。发出了一种难听的沙沙声。 别把它从地上拿走，奥维尔。对，威尔伯，死马就跟狗 屎似的，不如拿来喂猫，不如——

路易斯突然踢了丘吉一脚，狠狠地踢了一脚。小猫 四脚朝天地摔倒在地上，它爬起来，又用那种恶狠狠的 闪着黄绿光的眼睛看了几眼路易斯，走开了。

路易斯也像猫似的，凶巴巴地说我让你吃。“

"路易斯，“瑞琪儿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从他们的卧

室传出来，”还不来睡吗？"

"就来了。"路易斯大声回答道。心里却说：瑞琪 儿，我得把这儿的乱七八糟的死鸟弄走，好吗？因为这 是我造成的。他摸索着打开车库里的灯，然后迅速走到

厨房水池下的柜子里拿了 f大的绿色垃圾袋，又回到 车库从墙上取下铁锹，用铁锹把死鸟铲起来，扔进袋子 里。然后又铲起那只已经掉了的翅膀装进袋子，系上袋 口，把它扔进了垃圾筒里。做完这一切，他觉得自己两 只脚脖子都快麻木了。

丘吉站在车库门口，路易斯用锹威胁地向它挥了一 下，小猫飞快地溜走了。

楼上，瑞琪儿一丝不挂,像她说的只戴着蓝宝石项 链躺在床上，她懒洋洋地笑着对路易斯说:"长官，你

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啊？"

路易斯回答说F厨房水池上的灯坏了，我换了 下灯泡。“

"过来。"瑞琪儿边轻轻地用力拉路易斯边说。然 后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轻声唱道要是你已经睡了，圣 诞老人知道；要是你还醒着，圣诞老人也知道……噢， 天啊，亲爱的路易斯，这是什么啊？ “

路易斯脱掉睡衣说我想，是个刚刚醒来要活动 一下的东西吧。也许我们该看看是否能让它在圣诞老人 来之前安静下来，你说呢？ “

瑞琪儿一只手支起身体亲吻着路易斯，他感觉到了 她那温热的、甜甜的呼吸。

瑞琪儿接着断断续续地唱着*1*圣诞老人知道，你 是好孩子还是坏小孩……所以做个好孩子……看在上帝 的份上，路易斯，你一直是个好孩子吗？ ”

*〃*我想是吧。〃路易斯喘息着说。

瑞琪儿说:〃让我们看看你是否有个好宝贝。〃

性生活过得很令人满意，但路易斯并没像以前那样 马上轻松入睡，忘了自己、妻子和自己的生活。他躺在 床上，在圣诞节早上的黑暗中听着妻子缓慢深沉的呼吸 声想着门口的那只死鸟一小猫丘吉带给他的圣诞礼 物。这礼物仿佛在告诉他:

记着我，克利德大夫，我过去活着，后来死了，现 在我又活了。我经历了一次轮回，我现在来告诉你，男 人们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自己做过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别忘了，克利德大夫，我现在就是你种下的东西的一部 分了，有你的妻子、女儿、儿子，还有我。记住这个秘 密，好好照料着吧。

不知什么时候，路易斯睡着了。

冬天过去了。艾丽对圣诞老人的想法又恢复了，至 少暂时是的，主要是看到了炉台上的脚印。盖基高兴地 打开了他的礼物，不时地停下来尝尝那些对他来说好像 别有风味的包装纸，还不到下午3点钟，两个孩子就又 表现出觉得盒子比玩具还好玩的样子了。

乍得夫妇在新年前夜来喝了一杯。路易斯在心中打 量检查着诺尔玛，他发现她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还 有点半透明似的，路易斯想起自己的奶奶会说诺尔玛这 个样子表明她开始衰弱了，也许这个词用得不错。她的 手仿佛突然间被关节炎折磨得肿大变形，好像上面布满了麻疹的斑点。她的头发看上去也少了，乍得夫妇大约 10点左右回家的，路易斯一家人看着电视迎来了新的 一年。这是诺尔玛最后一次来他们家。

在寒假里，天大多是下雪或下雨的。天气变得暖和 了，所以家里的取暖赛用倒不多，但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令人心情沮丧。路易斯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做些活计，给 妻子打了几个书架和壁橱，自己又在书房组装了一辆奔 驰模型车，到三月23日开学的时候，路易斯很高兴又 能重返学校了。

流行性感冒终于开始了，春季开学后不到一周，校

里好多人都感染上了 ；他忙个不停，几乎每天要工作

10个小时，有时一天12个小时，回到家里都快累坏了 , 但心情还挺愉快的。

暖和的天气持续到1月29日就停止了，那天下了 一场暴风雪。后来一周里的天气都有些冷，温度都在零 度以下。有一天，路易斯正在给f 年轻人检查他那折



〒的胳膊时，一个志愿护士探头进来说瑞琪儿打电话找

他。

路易斯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接电话，电话里传来瑞琪 儿的哭声，路易斯心里一惊，他想，是艾丽，她从雪橇 上摔下来，摔坏了胳膊吗？还是摔碎了头骨呢？他又想 起来了那几个疯玩的从雪橇上摔下来摔伤的男孩。于是 路易斯问瑞琪儿，不是孩子出事了吧，是吗？ “

瑞琪儿说不是，不是。〃她哭得更厉害了，'‘不 是孩子们。路易斯，是诺尔玛。她今天早上大约8点钟, 刚吃过早饭后死,了。乍得说的，他来看你是否在家， 我告诉他半小时之前你上班去了，他——噢，路易斯， 他看上去那么失落，那么茫然……那么衰老……感谢上

帝，艾丽已经上学去了，盖基还小，还不懂

路易斯眉头皱了起来，除了这个坏消息外，他发现 自己是想要尽力读懂瑞琪儿话的含义。因为现在又遇到 这种有关死亡的事了。人们没法阻止，这是天意。死亡 是一种秘密，一种恐怖，不能让孩子们知道，一定不能 让孩子们知道，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绅士们认为性 生活是龌龊的、隐密的，不能让孩子们知道一样。

路易斯说：〃上帝啊，是因为心脏病吗？ *〃*

〃我不知道。〃瑞琪儿说。她不再大声哭了，但是 嗓音沙哑，啜泣道："路易斯，你能回来吗？你是他的 朋友，我想他需要你。"

你是他的朋友。

路易斯略有点惊讶地想，噢，我是他的朋友。我过 去从没想到和一个80岁的老人成为亲热的好朋友，不 过我想我现在确实是他的朋友。后来他意识到，考虑到 他们两个一起做过的事，他们最好还是朋友。想到这点, 他猜想乍得可能早就认为他们是朋友了。在那个地方乍 得曾站在他身边，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像那几只死老 鼠、死鸟，路易斯觉得也许乍得决定领他去坟场让小猫 死而复生是对的 .....或者，不是对的话，至少也是同情 怜悯的。现在他该尽量为乍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了， 要是这意味着在乍得妻子死时，路易斯能成为乍得最好 的朋友，他会成为的。

"我就回来。"路易斯说完，挂上了电话。

诺尔玛不是死于心脏病，而是死于突发的脑溢血， 可能毫无痛苦地死了。那天下午路易斯打电话给史蒂夫 说了发生的事，史蒂史说他对这种突然死去不以为然， 他说："有时上帝会慢慢让人死去，而有时会向你一指, 告诉你停下来，立刻死去。”

瑞琪儿不愿意谈论这件事"让路易斯跟她说这 事。

艾丽对此感到惊讶、有趣，也有些忧伤。路易斯认 为这是一个6岁孩子完全正常的反应。艾丽想知道诺尔 玛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路易斯说他也 不知道。

乍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尽可能地控制住了他自己。想 到他们一起生活了近60年，路易斯发现就在这一天， 乍得看上去一下子老了许多，真正像个83岁的老人了 , 他孤独地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抽着烟，喝着酒，眼睛 茫然地盯着客厅。

路易斯进来时，乍得抬起头来说:“噢，她走了， 路易斯。”他的语调是那么清晰和平静，路易斯想他还 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接着乍得的嘴唇抽动，他用一只 胳膊挡住了双眼。路易斯走过来，一只手抱着老人的肩 膀，乍得哭了起来。好了，他恢复过来了，乍得已经很 清楚，他的妻子已经死了。

路易斯说："好了，哭吧，哭吧，乍得，我想诺尔 玛希望你哭一会儿的。也许你要是不哭她会发怒的。" 路易斯说着，自己也哭了起来。乍得紧紧地拥抱了路易 斯一下，路易斯也紧抱了老人一下。

乍得又哭了 10分钟左右，然后平静了下来。路易 斯仔细听着乍得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一既作为医生又 作为朋友来听的。他听着乍得话中是否提到了血液循环 上的毛病，要弄清乍得是否确切地知道何时诺尔玛的病 发作的，他听着老人提到诺尔玛时全部都用的现在时。 他没发现什么迹象能表现岀老人失去了控制。路易斯清 楚对于一对几乎形影不离的老夫妇这种情况并不是不 常见的。他想，那种震惊或许是某种内心深处的情感已 经随着死去的一块去了。路易斯的结论是乍得非常悲痛 但精神仍然正常。他在乍得身上一点也没看到新年夜时 在诺尔玛身上见到的那种衰弱。

乍得给路易斯从冰箱里取了一瓶啤酒，因为刚哭 过，脸上还红红的，满是泪痕。乍得说："有点太早了, 太阳刚照到院子里，在那种情况下……”

“不要说了 /路易斯打开啤酒，看着乍得说，"我 们举杯为她送行吗？ ”

乍得说："我想我们应该。路易斯，你不知道她16 岁时的样子，她做完礼拜从教堂中走出来，外衣在风中 飘着令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的魅力能让魔鬼也 会发誓再不喝酒的。感谢上帝，她从没要求我戒过酒。"

路易斯点点头，微微举起酒杯说:"为诺尔玛干杯。" 乍得碰了一下杯，他又哭起来了，但也还笑着。他 点着头说："祝她安息。不管她在哪，愿她再也不用受 那该死的关节炎的罪了。”

"阿门。”路易斯说，然后两个人一饮而尽。

那是惟一的一次路易斯看到乍得有些微醉的样子， 但即便醉了，他还是有能力回忆的。他讲了一系列温馨 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清楚感人。路易斯最敬佩的是 乍得说起往事时，全用的现在时，就像此刻正发生的事 一样。路易斯纳闷要是瑞琪儿吃过早饭突然死去，自己 是否能像乍得这样，可能连他的一半也赶不上。

乍得给班格市的史密斯殡仪馆打电话，安排好了一 切。订好明天殡仪馆来人，然后又订了些别的；是的， 他要给她涂香料防腐，要给她穿上他给她选的衣服；是 的，他还会选出内衣;不，他不要殡仪馆提供的那种特 殊的带带子的鞋。他问，殡仪馆会有人给她洗洗头发 吗？诺尔玛是在星期一晚上最后一次洗头的，因此她死 的时候已经脏了。路易斯的舅舅是干这行的，他知道殡 仪馆的人一定在告诉乍得最后的梳洗打扮是包括在他 们的服务中的。乍得点点头，谢了跟他讲话的人，又接 着听那边说。是的，乍得说，他允许给诺尔玛化妆，但 只上淡妆。“她死了，人们都知道。"乍得点了支烟说， “没必要给她浓妆艳抹的。"棺材可以在葬礼中盖上， 他告诉葬礼主持人，但在前一天的吊唁时间里要开着棺 材，她将被葬在希望山墓地，他们1951年在那儿买了 墓穴。他手里拿着本子,告诉了殡仪员墓地号码，是H -101。乍得后来告诉路易斯，他的墓地号码是H- 102。

最后，乍得挂上了电话，看着路易斯说："就我所 知，这将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次葬礼。路易斯，你要想 喝啤酒，就再开一罐吧。安排举行葬礼得花一阵子时间 呢。“

路易斯刚要拒绝一他觉得自己有点卑微一他 眼前仿佛出现了个奇怪的情景：乍得正拖着诺尔玛的尸 体穿行在树林中，走过了宠物公墓，正向米克迈克坟场 走去。

这情景像给了他一巴掌，他没说话，站起身，走到 冰箱旁，又拿了一罐啤酒。乍得向他点点头，又拨响了 电话。那天下午3点钟，路易斯回家吃了点三明治,喝 了一碗汤，乍得已经把他妻子的葬礼安排得差不多了， 他一件事一件事地安排着，就像准备重要的晚宴一样。 他给北路德楼卫理公会教堂打了电话，真正的葬礼将在 那儿举行。他还给希望山公墓的公墓管理办公室打了电 话，这些电话史密斯殡仪馆都会打的，但乍得全都预先 打了。这些事情对于那些刚刚死去亲人的人来说，很少 有人会想到的……或是即使想到了，他们也无法使自己 去做这些事。路易斯对乍得所做的一切更加佩服。后来 乍得还给诺尔玛和他的几个亲戚打了电话。电话号码是 在一个旧的、折了角的电话本上查到的，打电话的间歇 中，他喝了些啤酒,回忆过去。

路易斯对乍得充满了敬佩的心情还有爱？

是的，路易斯的心里很清楚，还有爱。

艾丽那天晚上穿好了睡衣下楼来吻爸爸妈妈道晚 安时,她问路易斯诺尔玛是否会进天堂。她几乎是耳语 般地问路易斯的,好像她知道这个问题被别人听去不大 好。瑞琪儿正在厨房里做鸡肉馅饼，她打算第二天带给 乍得的。

街对面，乍得家房子里所有的灯都亮着，好多车停 在他家的车道上和公路两边的旁道上。规定的吊唁时间 是明天，在殡仪馆，但今晚就有好多人来安慰乍得了， 来引起他的回忆，来悼念诺尔玛的去世。乍得那天下午

"当然了,是康乃馨，就像电视上演的电影《奥得 莱•罗斯》里的罗斯一样。"

“你没看过那个电影吧？ “路易斯说，心里想，要 是妻子听说艾丽看过恐怖电影《奥得莱•罗斯》，她会得 脑溢血的。

艾丽说："是在学校里玛丽讲给我听的。"玛丽是艾 丽自称的最好的朋友，她营养不良，个子矮小，脏兮兮 的，看上去好像有脓疱病或金钱癣或者也许甚至是坏血 病。路易斯和瑞琪儿两人都尽可能鼓励艾丽多交朋友， 但是有一次玛丽走后瑞琪儿对路易斯说她总有种冲动， 想检查一下艾丽头上是否有飢子和虱子。路易斯当时听 完后大笑着点了点头。

艾丽接着说："玛丽的妈妈让她看所有的电视节 目。"话里带着一种潜在的批评的语气，路易斯真是希 望没听到。

“噢，不是康乃馨，是再生。不过我想你已经知道 了。天主教徒相信有天堂和地狱，但他们也相信有个地 方叫地狱的边境，还有个地方叫炼狱。而印度教徒和佛

教徒信仰涅槃——〃

路易斯看到餐厅的墙上有个人影，瑞琪儿也在听 着。

路易斯讲得更慢了 ： 〃可能还有更多的说法。但是, 艾丽,事实是谁也不知道死后会怎么样。人们说他们知 道，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相信自己的说法。 你知道什么是信仰吗？"

〃哦。

*II*

路易斯说：〃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你 想我的椅子明天还会在这儿吗？ 〃

〃还会的，当然了。'‘

"那么你就有一种信仰，你相信它还会在这儿。我 也相信，信仰就是相信一件事会是什么样子或者相信它 是什么样子，明白了？“

〃明白了。"艾丽肯定地点着头。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还在这儿，也许有个偷 椅子的贼可能会闯进来，偷走它，对吧？"

艾丽咯咯地笑起来，路易斯也笑了。

〃我们只是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信仰是一种了不 起的东西，真正信奉宗教的人希望我们相信信仰和知道 是一回事，但我自己不信这一套。因为关于这个话题有 太多不同的观点了。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死的时候，有 两种事情中的一种会发生。或者是我们的灵魂和思想能 经历死亡之后保存下来，或者不能。如果能保存下来， 就会打开人们的思想之门，会有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 没死的话，那就只是大醉了一场。死就是死。"

“就像睡着了 ? “

路易斯想了一下说："我想，更像被麻醉了。"

“爸爸，那你信哪一种呢？"

墙上的影子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路易斯成年后一直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死亡 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死而复生,但 现在，他有些相信了，至少因为小猫丘吉的缘故吧。

他慢慢地对女儿说："我相信我们死后思想和灵魂 仍能保存下来，至于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可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可能你一生中相信什么，死后

就会变成什么。不过我相信我们死后会仍然以某种方式

继续存在下去的，我相信克兰道尔太太可能在某个地 方。她在那儿很快乐的。"

艾丽说："你信仰这种想法。”艾丽的话听起来不是 带着疑问的口气，而是带着敬畏的语气。

路易斯有点尴尬又有点高兴地笑着说:"我想是吧, 我也相信你该上床睡觉去了，10分钟前就该去上床睡 觉的。"

他亲了女儿的嘴巴和鼻子两下。

“你认为动物也会死后继续活下来吗？ ”

"是啊。"路易斯毫不犹豫地说。有一刻他甚至想 说："特别是猫。"这几个字就在他嘴边转动了一会，但 他没说岀来。他觉得皮肤发紧发冷。

“好了:艾丽从路易斯膝头爬下来说，"我要去亲 亲妈妈,跟她说晚安了。"

"去吧。"

路易斯看着女儿向厨房走去，在餐厅门口，艾丽回

身说："我那天真傻，以为丘吉死了，哭成那个样子，

是吗？”

路易斯说："不，宝贝,我想你一点都不傻的。"

“要是小猫死了，我能承受得了的。"艾丽说，接 着好像有点吃了一惊，想着自己怎么会说出刚才说的 话。接着她好像同意自己的想法似地说："当然，我肯 定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说完去找妈妈去了。

后来在床上时，瑞琪儿说："我听到你刚才跟女儿 说的话了。"

路易斯问："你不同意那些说法?"路易斯认为如 果妻子想说出她的想法的话，也许最好让她说出来。

瑞琪儿带些似乎不属干自己性格的犹豫,慢慢地 说："对，路易斯，对。我觉得太可怕了，你知道，我 被吓着的话，就总想防范这种念头。"

路易斯记不得瑞琪儿说话时有过这么费心思的时 候，突然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小心谨慎些跟妻子谈论这个 话题，比跟女儿讲时还要小心。他觉得自己像个探矿者。

"怕什么？怕会死掉吗？”

“不是怕我自己会死掉，我几乎从没想过，再没想 秘密。路易斯，她总是躺在那儿，最后死在了那儿，这 就是我的姐姐，一个肮脏的秘密……她一直是个不被人 知晓的肮脏的秘密r‘

瑞琪儿突然大哭起来，路易斯觉察到妻子有些要歇 斯底里了，他警觉起来，伸出手抱住了她的肩膀，但他 刚一碰到妻子的肩膀，她马上缩开了。路易斯听到自己 的手指在妻子睡衣上刮擦的声音。

“瑞琪儿……宝贝……不要……“

“别对我说不要，路易斯，别阻止我，我只有勇气 讲一次。关于我姐姐的事，以后我再也不想提起她了。 也许我今天也睡不好觉了。”

"那么可怕吗？ “虽然路易斯已经猜出了答案，他 还是问道。妻子的诉说解释了以往发生的一切。路易斯 脑子里突然想起了瑞琪儿从未跟他一起去参加过葬礼, 甚至他们的好朋友艾尔的葬礼她也没去。那天她病了， 好像得了流感什么的，看上去很严重似的，但第二天她 又好了。葬礼过后她又好了，路易斯自我纠正地想。他 那时就想过妻子的生病可能是由心理压力引起的。

"是的，可怕极了。比你能想象的可怕多了。路易 斯，我们看着她一天天情况变坏，谁也没办法。她不停 地喊疼她的身体好像在枯萎 .....一点点在缩小 .....她的 肩膀逐渐拢起，脸越来越长，就像一张面具。她的手像 鸟爪子，有时我得给她喂饭。我最恨这件事了，但我还 是给她喂饭，而且从没说过被她吓坏了的话。后来疼痛 加剧了，医生就开始给她用麻醉剂类的药——刚开始用

不强的，后来用的药药性太强，要是她活着，就会上瘾

的，不过大家都知道她活不了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 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个……秘密。因为我们想让她死，路

易斯，我们希望她死。她死了不仅她自己再也感觉不到 痛苦了,我们也不会再感到痛苦。还因为她看起来越来 越像个怪物,而且她开始变成怪物一般……噢，上帝， 我知道听起来有多可怕 ....."

瑞琪儿双手捂住了脸。

路易斯温柔地抚摩着妻子说："瑞琪儿，听起来一

点也不可怕啊。"

“可怕r瑞琪儿大叫道，“可怕!”

"只是听起来是真的路易斯说，"长期生病的人

通常会变成难以侍候和令人不快的人，像怪物似的。那 种以为长期生病的人会像圣人一样的想法是太浪漫了。

到痛苦一点点吞噬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时，他就会变得 尖酸刻薄，给人带来痛苦。他们忍不住要这么做，但这 样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痛苦。“

瑞琪儿震惊地看着他……几乎有些带着希望似地看 着路易斯。但接着她的脸上又浮现出不信的神色：〃你 在编谎话。"

路易斯严肃地笑着说："你想让我给你看教科书 吗？关于自杀的比率统计数字，你想看吗？如果家里有 一个长期患病需要服侍的、而且肯定会死掉的病人的 话，病人死后，家里其他人的自杀比率是极高的。〃

"自杀？"

"他们会吃药，或者用煤气中毒的方式，或者用枪。 他们的痛恨……疲劳……厌倦……和痛苦……"路易斯耸 了耸肩膀，轻轻地将两手握在一起说，"活着的人会觉 得像是他们谋杀了病人似的，因此他们就自杀以求得解 脱。〃

瑞琪儿脸上显出一种受到伤害后解脱了的表情说：

“我姐姐就变得尖酸刻薄，令人痛恨。有时她故意尿在

床上。我妈妈就得不停地问她是否要扶着她去厕所 .....

后来她没法起床了后，就得问她要不要便盆……而赛尔

达总说不 .....接着就尿湿了床，于是我妈妈或者我和妈 妈就得给她换床单 .....而她会说她不是故意的。但路易

斯，我们能从她眼里看出她那可恶的笑意，能看出来。 房间里充斥着尿味和药味 .....那种闻着像止咳糖浆似的 味 .....就是现在我醒来好像还能闻到那种味似的呢 ..... 于是我就想赛尔达还没死呢，是吗？我就想 .....”

瑞琪儿屏住了呼吸。路易斯握住妻子的手，而她紧 紧地攥着他的手指。

“我们给她换床单时，就会看到她那弯曲变形的背 部,到下边，路易斯，到下边，好像她的……好像她的

屁股已经收缩到她的背部中间部位了。"说完，瑞琪儿 泪眼矇胧地显出一副被吓坏了的样子，像个冈！J从噩梦中 醒来的孩子。“有时她会用她的……她的手……她那像鸟 爪似的手摸我……我有时几乎要尖叫起来，请求她别那 么做。有一次，我喂她喝汤时，她用手摸我的脸，吓得 我把汤泼到了我的胳膊上，烫坏了，那次我真的大叫了

起来我大声地哭着，但那时我也看到了她眼里得意 的笑。到最后，药也不起作用了，那时她就尖叫，我们 大家都记不起她以前的样子了，就是我妈妈也是。我姐

姐变成了 f令人痛恨讨厌的尖叫的怪物，躺在后面的 卧室里……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不被人知晓的肮脏的秘 密。“

瑞琪儿大口地咽着唾沫，喉咙咯咯响。

“我父母出门去了，我姐姐最后 .....她最后 .....你知 道，当她最后 .....“瑞琪儿挣扎着说，"她死时，我父母 不在家，只有我和她在一起。那是逾越节期间，我父母 去看朋友了。就只那么一小会儿，只几分钟。我正在厨 房里读杂志呢。噢，实际上是在看杂志。我等着到时再 给她吃些药，因为她不断地在尖叫，几乎我父母刚走她 就尖叫起来没完。她那么叫我实在没法读书，后来 ..... 啊，发生了……噢……赛尔达不叫了。路易斯，我那时才 8岁……每天晚上都做些噩梦……我开始想我姐姐肯定 恨我，因为我的脊背是直的。因为我没有那种持续不断 的疼痛，因为我能走路，因为我会继续活着......我开始 想象她要杀死我。路易斯，即使现在，直到今晚我也真 的认为这不全是我的想象，我确实认为她恨我，我倒不 是真的认为她会杀死我，但要是她以某种方式附在我身 上……像神话故事里讲的把我从我的躯体里赶出去 ..... 我想她会那么做的，但是，她不尖叫了的时候，我进去 看她是否没事……去看她是否从床上掉下来了，或是没 枕着枕头。我走进屋，看着她，以为她一定是吞下了自 己的舌头，噎死了。路易斯一"瑞琪儿的声音又变高 了，像个被吓着了的眼泪汪汪的孩子，好像她又回到了 过去，在经历过去经历的一切，她接着说："路易斯，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那时才8岁r

“对，你当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路易斯说。 他转向妻子，拥抱着她，瑞琪儿惊慌地紧紧地抓着他， 像f船驶到湖中心突然掉下去的可怜的落水者一样。 路易斯问："宝贝*，*是不是有人责怪你了 ？"

“没有，没有人责怪我。但也没人使情况变得好些。

没人能改变这一切。没人能使它不发生，路易斯。她没

吞下自己的舌头。她开始发出一种声音，一种，我也不 知道，像一嘎——嘎一的声音。"

瑞琪儿神情沮丧地模仿着赛尔达死前发出的声音， 而路易斯的脑子里闪现出了帕斯科死时的情景，他用力 抓紧了妻子。

” .....还有唾液，从她的嘴里流出来，流到了下 巴 ....."

“瑞琪儿，别说了，”路易斯语音发颤地说，"我知 道那些症状。”

瑞琪儿顽固地说："我在解释，我在解释为什么我 不能去参加诺尔玛的葬礼，另外，还有我们那天为什么 会有那次愚蠢的吵架一”

“嘘一那次吵架已经被忘了。"

“我没忘，我记得很清楚，路易斯。我记得清清楚 楚的，就像我记得我姐姐赛尔达1965年4月14日因

噎气而死在了床上一样清楚。"

有很长时间，屋子里一片寂静。

瑞琪儿继续说:"我把她翻过来，肚子朝下，然后

用力地敲打她的背部，我就知道这么做。路易斯，她的 脚上下振动 .....她那弯曲的腿……我记得有一种像放屁

的声音……我想不是她在放屁，就是我，但不是放屁， 是我衬衫袖子下边的缝线在我翻转她时全被撕裂开了

的声音。她开始开始痉挛……我看到她的脸转向一 边，埋进了枕头里，我想，噢，她被噎住了，赛尔达被 噎住了，我父母回家后会说是我让她噎住了，是我杀死 了她的，他们会说，你恨她，瑞琪儿。确实如此，当时 我脑子里的第 f 想法，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噢，好了，终于，赛尔达开始噎住了，这一切很快就会 结束的。于是我又把她翻了过来，路易斯，她的脸都已 经变得紫青，眼睛也鼓出来了，脖子也变粗了，接着她 死了。我倒退着想走到门那儿，走出她的房间，但我撞

在了墙上,墙上的一幅画掉了下一那是赛尔达没病 以前她最喜欢的一幅从渥兹画书里取出来的画。那是一

幅渥兹恐怖大帝的画。赛尔达发不准恐怖那个音。我妈 妈让人把那幅画镶了镜框，因为 .....因为奏尔达最喜欢 它了渥兹恐怖大帝的画从墙上掉到地板上，镜框里

的玻璃碎了，我开始大声尖叫起来，因为我知道她死了, 我以为我猜我那时以为那画是她的幽灵，回来抓我

来了，我知道她的幽灵会像她一样恨我，但她的幽灵不 会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我就尖声叫起来。我尖叫着跑出

房子,尖叫着：赛尔达死了！赛尔达死了！赛尔达死 了 邻居们 .....他们来了，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

看到我的衬衫的两个袖子撕裂开了，在街上跑着，大声

叫着*，.*赛尔达死了 !'我猜他们那时以为我是在哭喊， 但是我想 .....我想，也许我是在大笑着叫呢。我想我可 能是在大笑。"

路易斯说："你要是大笑的话，那我要向你表示敬 意了。"

瑞琪儿带着确信的语气说："不过，你不是这个意 思。"路易斯没理会，他想妻子可能会最终丢掉这个在

她脑子里萦绕了许久的可怕的记忆。不管怎么说，她会 忘掉大部分的，但这TB分她不会的，不会全都忘记的。 路易斯不是精神病专家，但他知道任何生物的生命中总 会有些可恶的事发生，而人类似乎总是会被迫回忆这些 事，即使会伤害自己。今天晚上瑞琪儿把她记忆中最可 怕的事情全说了出来，像拔掉了一颗烂牙。让这可怕的 事过去吧，愿上帝保佑,让这事被忘掉吧，妻子能说出 来，忘掉将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这需要勇气去回 忆。路易斯确实很敬佩妻子了，他觉得心情轻松了些。

他坐起来，打开灯说："是的，我向你表示敬意， 要是我需要再找一条理由来解释我为什么不喜欢你父 母的话，我现在有了。瑞琪儿，他们根本不应该让你独 自一人跟你姐姐待在一起的，根本不应该。"

瑞琪儿像个8岁的孩子似地申斥路易斯说："路易 斯，那是在逾越节期间一”

“我才不在乎那是什么重要的节日呢。"路易斯低 声粗暴地说，这使得瑞琪儿吓了一跳。路易斯想起帕斯 科死的那天早晨在场的两个自愿护士，有一个第二天回 来接着工作了，另一个再没来过。路易斯并不觉得奇怪, 也没埋怨她。

路易斯愤怒地想，那时护理员在哪儿？瑞琪儿的父 母出去了 ,他们应该请个看护员,但他们却把个8岁的 孩子留在家中照看她将要死了的姐姐，她姐姐那时很可 能因长期患病有些精神不正常了。为什么这么做?就因 为是逾越节期间？就因为体面文雅的戈尔德曼太太在 那个特殊的早上受不了那种恶臭，必须出去一小会吗？ 于是责任就落到了瑞琪儿身上。是的，去看朋友们，邻 居们？就让梳着小辫、穿着小衬衫的8岁的瑞琪儿负责 看护姐姐。瑞琪儿能待在家里忍受那种腐臭味？要是她 受不了将死的。不正常的姐姐,那他们还每年送她到佛 蒙特女童子军营待六个星期干什么？给盖基和艾丽买 些新衣服就补偿了这一切吗？"你要是别再招惹我女

儿，你上医学院的赛用全由我出……"但是你女儿得了 脊髓性脑膜炎要死时，却是另一个女儿在陪伴着她，你 怎么没挥舞着你那支票簿呢？你个老混蛋，你为什么没 雇个看护员来照顾赛尔达，却让8岁的瑞琪儿看护她？

路易斯想着，站起身

F 了床。

瑞琪儿惊慌地问："你要去哪儿？"

了。她的背部疼得厉害，因为白天翻动赛尔达时神着了 背。她翻动赛尔达对彳甘可人来说都会认为是为了不让她 噎死，是最基本的、明显的爱护赛尔达的举动，但瑞琪 儿却不这么看，她拉伤了背部，瑞琪儿认为这是赛尔达 透过坟墓在向她报复。赛尔达知道自己死了，瑞琪儿会 高兴的；赛尔达知道瑞琪儿从房子里跑出来大声叫着 “赛尔达死了，赛尔达死了“时，是在大笑，而不是哭 叫的;赛尔达知道她是被谋杀的，因此她要让瑞琪儿也 得上脊髓性脑膜炎，然后瑞琪儿的背部很快也会扭曲变 *形*,她也会不得不待在床上，慢慢地，但肯定会变成个 怪物,她的手也会弯曲变形像鸟爪子。过一会她就会疼 得叫起来，像赛尔达一样，然后她也会开始尿湿床，最 后会噎死的，这是赛尔达的报复。

没人能使瑞琪儿不信这些一一就是她的妈妈、爸 爸，或是莫瑞大夫都不能。莫瑞大夫给她诊断了一下， 认为只不过是轻微的背部拉伤，接着粗鲁地让瑞琪儿不 许胡闹。大夫说她应该记得姐姐刚死，她父母够悲伤的 了，这不是她在那里像孩子似地哭闹以引起父母注意的 时候。

只有那慢慢减轻的背疼使瑞琪儿相信这既不是赛 尔达超自然的复仇也不是上帝对邪恶的人的惩罚。好几 个月后（实际上是好几年后）,她还会一遍遍做这种姐 姐死去的噩梦，醒来后她就会伸手去摸背部，以确信自 己没事。噩梦过后她总会想象着壁橱的门会突然打开, 赛尔达会偷偷地走出来*，*面色青紫，身体扭曲，眼睛翻 白，拖着舌头，手伸出来像爪子一样要杀死瑞琪儿这个

凶手。而瑞琪儿则躺在床上，手正在摸着背部

瑞琪儿没参加赛尔达的葬礼，从那以后她再没参加 过任何人的葬礼了。

路易斯说：〃你要是以前就告诉我这些事的话，我 就会明白许多事了。"

〃路易斯，我不能。〃瑞琪儿简单地说道，她的声 音里满含着睡意，"自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我想是一直 有点害怕谈论这个话题。”

路易斯想，啊，是的，只是有一点害怕。

〃我好像没法阻制自己，脑子里我知道你是对的，

死亡是很自然的一甚至是好一事——但是，我思 想里知道的和我心里发生了……“

“是的。"路易斯说。

"那天我向你大发雷霆，我知道艾丽不过是对死亡 的想法感到悲哀，因此在那儿大哭……其实是一种适应 了解死亡的方式 .....但我没法控制自己，对不起，路易 斯。“

路易斯抚摩着妻子的头发说："不必道歉，不过只 要你能感觉好些，我什么都不在意。"

瑞琪儿笑着说："确实，你知道，我觉得好多了， 我觉得好像自己除掉了某种毒害了我许多年的东西。"

“也许是的。”

瑞琪儿的眼睛合上了，然后又慢慢地睁开了说："路 易斯，请别埋怨我父亲,那时对他们来说也很难。赛尔 达治病的赛用非常大，因此我爸爸失去了向郊区扩大业 务的机会，而且市中心商店里的销售额也直线下降，更 重要的，我妈妈她自己那时候也快疯了。啊，后来终于 全摆脱了，好像赛尔达的死给我们带来了转机和以后的 好时光似的。是有过萧条的时期，但后来钱松了些，爸 爸得到了贷款，从那儿以后他再没回忆过去。但我想, 那也正是他们总是全力关注我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我是 惟一活着的……”

路易斯说："还有内疚。”

"我想是的，等他们下葬诺尔玛时，我要是借口生 病不去，你不会生气吧？"

“我不会的，亲爱的。"路易斯停顿了一下，接着 握着妻子的一只手说："我能带艾丽去吗？ ”

瑞琪儿的手紧握了一下，说："噢，我不知道，路 易斯，她还太小……"

路易斯提醒妻子说："她一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婴儿 是打哪儿来的了

瑞琪儿咬着嘴唇看着天花板沉寂了好一会,终于 说：“要是你认为那样好的话，要是你认为那不会......那 不会伤害她的话……"

“瑞琪儿，到这边来。"路易斯说。那天晚上两个 人紧拥着睡在路易斯的床上，半夜里瑞琪儿颤抖着醒 来,镇静药的效力已经过去了。路易斯用手抚摩着妻子, 小声地在她耳边说着："没事，没事。"使她镇静了下来, 后来她又睡着了。

三十三

“让我们为她祈祷吧。因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像山谷中的花一样，今天还在开放而明天可能就会凋 零。人的生命就像一个季节*，*来了又去了。让我们祈祷 吧。"

艾丽穿着专为这种场合买的T牛海军蓝的裙子，她 突然低下头来，动作之快以至于坐在她身边的路易斯都 听到了她脖子里的骨头咯咯作响的声音了。艾丽很少去 教堂，当然这又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在教堂里的葬礼 使她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她有些沉寂不安。

对路易斯来说，他很少有机会单独朝客观地观察 过女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儿子的爱而忽略了女 儿。但今天他想他看到了孩子对生命将逝的反应中的第 一个发展阶段*，*几乎只是好奇。艾丽默不作声静静地坐 在椅子上，甚至乍得穿着黑西服和皮鞋走来弯腰吻了她 一下说"宝贝，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打赌诺尔玛也很高 兴”的时候，艾丽还是瞪大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看， 没有作声。

牧师说完了祝祷词，祈求上帝帮助他们，让死者安 息，然后说："请抬棺的人到前面来好吗？ ”

路易斯刚要站起来，艾丽拉住了他，拼命地拽着他 的胳膊，她看起来吓坏了。“爸爸！你要去哪儿？"艾 丽存心叫人听见似地低声问。

路易斯又坐在女儿身边，一只手搂着她说：〃宝贝, 我是抬棺的人之一，就是说我要去帮助把诺尔玛抬出 去。要有四个人来抬，有我，乍得的两个侄子和诺尔玛 的弟弟。“

〃那我在哪儿能找到你呢？"

路易斯向教堂前面看了一眼，其他三个抬棺者已经 聚在那儿了，还有乍得。其他的人哭泣着一个接一个向 外走。

〃你就出去站在台阶上，我去找你，好吗？艾丽。"

"好的，只是你别忘了我，别丢下我不管啊r

“不会的。“

路易斯站了起来，而女儿又拉了一下他的手*，*说:

“怎么了，宝贝？”

艾丽小声说："别扌巴她摔掉在地上了。"

路易斯走到前面，乍得给他介绍了一下他的侄子 们，实际上是乍得的叔叔的后代了。他们都是20多岁 的棒小伙子，长得很像。路易斯也看到了诺尔玛的弟弟, 大概50多岁，虽然脸上带着失去家人的痛苦，但好像 还是很坚强似的。

路易斯说："很荣幸认识大家。"说完他觉得有点尴 尬，因为只有他是乍得家以外的人。

他们向他点了点头。

“艾丽没事吧？ ”乍得边问路易斯，边向艾丽点了 下头。艾丽正在教堂门厅那儿徘徊着，向里看呢。

当然了……她正在想确认我不会变成一股轻烟升上 天去呢。路易斯想着*，*几乎要笑了 *，*这种想法又唤起了 另一个意识：渥兹恐怖大帝，笑容消失了。

路易斯说："是的，我想没事。"说完他举起手向艾 丽挥了一下。艾丽也举手向他挥了一下，然后一阵风似 地走出去了。有一刻路易斯有点又吃惊又不安，觉得女 儿怎么那么像个大人似的呢。那只是某种印象，不管是 怎么一闪而过，但却使人迟疑。

"大家准备好了吗？ ”乍得的一个侄子问。

路易斯点点头，诺尔玛的弟弟也点了点头。

乍得说："慢着点。"他的声音哽咽了。然后他转过 身低着头，缓慢地向过道走去。

路易斯走到乍得为妻子精心挑选的灰色钢制棺材 的左后侧，抓住抬杆，四个人慢慢地向外边走去。二月 里天气虽晴但仍很冷，有人 .....可能是教堂的管理人在 滑溜溜的路上铺了一层煤渣。马路边上的一辆卡迪拉克 灵车排放着白色的雾气。葬礼主持人和他那高大强壮的 儿子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准备着万一有人（也许是诺 尔玛的弟弟吧）滑倒了或累了时换一把手。

乍得站在主持人旁边,看着他们把棺材放到车上， 然后点了支烟，说："再见了，诺尔玛，我一会儿就去 看你，我的老女孩。"

路易斯用一只胳膊搂着乍得的双肩，诺尔玛的弟弟 站在乍得的另一《|,靠得很近，葬礼主持人和他的儿子 走在了后面。乍得的那两个强壮的侄子已经做完了自己 搬运棺材的工作，很高兴自己能完成使命离开。他们跟 乍得和他的妻子并不熟悉，只是偶尔不得不来拜访一下 乍得和诺尔玛，坐在他家的门厅里吃点饼干。喝些啤酒 什么的，他们其实很疏远的。

对于这些人来说，乍得一家是生活在过去里的，过 去的事往往会使人想起来一下，马上又忘掉了。如果说 人体不过是装着人的灵魂的信封的话，那这棺材则只是 装着人体的信封了。而对于这些强壮的年轻人来说，过 去不过是一封将被丢掉的信。

上帝保存着过去，路易斯想着，突然颤抖了一下， 因为他想到将来自己的孙子们会怎样看待他，一定也是 生疏的。人们的家族成员越来越少，人们的焦点转移了, 老照片里闪现着年轻的面孔。

只有上帝才保存过去的东西。路易斯又想起这句 话，紧紧地搂住了老人的肩膀。葬礼司仪员把鲜花放到 了灵车后面。电动的窗户升起来了，又呼地落回到原处。 路易斯走回到艾丽站着的地方，两个人一起向他们自己 的旅行轿车走去。路易斯紧紧地抓着艾丽的胳膊以使她 不滑倒。汽车的发动机发动起来了，艾丽纳闷地问："爸 爸，他们为什么亮着灯？为什么在中午还亮着灯。"

,他们这么做，”路易斯听着自己粗重的嗓音说，"是 为了向死者致意。"他扭开打亮车前灯的旋钮，对艾丽 说:"走吧。"

最后墓地里的仪式也举行完了，实际上是在希望山 墓地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天太冷，得等到春天以后才 能给诺尔玛挖坟墓下棺材。他们终于要回家了，突然艾 丽大哭起来。

路易斯有点吃惊地看着她，但并不觉得慌乱地说: "艾丽,怎么了 ?"

艾丽抽泣着说："再也吃不到她做的饼干了。她做 的燕麦饼干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饼干。但是她以后再也 不能做了，因为她死了。爸爸，为什么人们必须死啊？" "我真的不知道/路易斯说，"我想是为了给新的 人们空出地方来吧。为了像你和你弟弟这样的小孩们。"

“我永远也不结婚或者过性生活,也不生小孩!” 艾丽大声说，哭得比以前更凶了。她接着说："这样也 许我就永远不会死!死太可怕了!太邪恶了 r

路易斯镇静地说："但死也是一种痛苦的结束。作 为医生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痛苦，我在这儿的大学里工作 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厌倦一天到晚地看着这些痛苦。 年轻人通常会有疼痛……甚至剧痛……但这跟痛苦不一 样。"他停了一下又说，"宝贝，信不信由你，等人老了 的时候，死亡就不会像想象的那样可怕和糟糕了。你还 有好多好多年才能变老呢。”

艾丽大声地哭着，后来她抽泣了一会，再后来就不 哭了。快到家的时候，她问能否开收音机。路易斯说可 以，艾丽就找到一个电台，正播着史蒂芬斯唱的《这所 老房子》的歌，一会儿艾丽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到家 后,她找到妈妈*，*给瑞琪儿讲了关于葬礼的事儿*，*而瑞

路易斯仔细看着瑞琪儿说："是啊，他们都睡了， 你还没有？ ”

“我没事，刚才在看书。"

"你没事?真的吗？”

瑞琪儿笑着说:"是的，我没事，我爱你，路易斯。"

"我也爱你，宝贝。"路易斯扫了一眼书架，找到 了正要找的书，他伸手去拿那本书时,听到瑞琪儿说： "你和艾丽出门的时候，丘吉抓回一只老鼠,给弄到房 子里来了。"瑞琪儿试图笑着说："哎呀，你不知道有多 糟。“

“天啊，瑞琪儿，对不起。”说完他希望自己说话 时没有带出自己当时感觉至啲内疚感，"真的很糟吗？” 瑞琪儿穿着粉红色的法兰绒睡衣，脸上洗掉了化妆 品,前额闪闪发光,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一个短短的马尾 辫，她坐在楼梯上像个孩子。瑞琪儿答道："我收拾好 了。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用吸尘器的附杆把这个大笨 猫赶出房子，可它还想吃那只死老鼠呢。而且我赶它的 时候，它向着我咆哮。丘吉以前从没向我咆哮过，最近 它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路易斯，你想它会不会是得了 犬瘟热或是别的什么病啊？"

”不会。"路易斯慢慢地说，"不过要是你希望的话, 我会带它去看兽医的。“

“我想小猫会没事的。”她目光炽热地看着路易斯 说，"不过你能上楼了吗？我只是……我知道你在工作， 但是......"

"当然能。"路易斯站起身，好像自己没做什么要

紧事似地说。而且，确实，这事也不重要。只是他知道 那封信永远不会再写出来了，因为现在的思路到明天就 会被新的东西打断了。但是他得牺牲这封信去安慰妻 子，那只老鼠肯定是血淋淋的，肠子流出，也许没有脑 袋。是的，他得安慰妻子。有这种事出现，都是因为他 让那只该死的猫死而复生的缘故。

他关了灯说："我们上床去吧。"他搂着瑞琪儿，爱 抚着她一起上楼了。但就在他们在床上亲热的时候,路 易斯仍在听着窗外的寒风呼啸声，想着那只过去属于女 儿，现在属于自己了的猫丘吉现在在哪儿呢，它正在哪

儿偷偷摸摸地捕食什么呢？男人心肠更硬些，路易斯 想，给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织过一对帽子的诺尔玛，此刻 正躺在棺材里，殡仪员放在她口中用以支撑她那干瘪的 两颊的棉花可能都变黑了吧。

三十四

艾丽已经6岁了。她生日那天从学校回来时，头上 斜戴着一个低帽子，拿着几幅朋友们为她画的画，还讲 了几个在课间休息时打屁股的坏故事。流感传染期过去 了，路易斯他们不得不送了两个重病学生去州医疗急救 中心，哈都还可能救了一个叫彼得的新学生的命，他刚 入学不久就得了痉挛。瑞琪儿对布鲁尔球队的一个金黄 头发的球员极着迷，晚上对路易斯说那球员的牛仔裤总 是紧绷绷的。"也许是塞了些卫生纸。"路易斯说，"逮 着机会掐他一把，要是他尖叫起来，那可能就不是塞的 卫生纸了。"瑞琪儿大笑起来，直到后来流出了眼泪。

令人忧伤的、沉寂的、总是零度以下的二月份过去 了，三月份则不断地下雨，有些微小的冰冻。乍得的悲 痛也逐渐减小了。心理学家说刚失去亲人的人会在亲人 去世的三天里开始悲痛，一直会持续四到六周，大部分 人会这样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感情就会变成另 一种情绪，就像彩虹一样色彩多样。强烈的悲痛会逐渐 减轻,变成一种温柔的心痛;温柔的心痛的感觉又会演 化成哀悼，哀悼最后会变成回忆……这一过程可能要持 续半年到三年的时间，不过都被认为是正常的。盖基这 —年第一次剪头发的日子到了，路易斯看到儿子长出的 头发越来越黑，他跟儿子开了个玩笑。那天过去后，路 易斯又觉得悲哀，只是心里觉得难过。

春天来了，要持续一段时间呢。

三十五

路易斯开始相信他一生中最后的真正快乐的一天 是1984年3月24日。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他在家照 看盖基，而瑞琪儿和艾丽去购物了。她们是跟乍得一起 坐他的车去的。不是因为路易斯自己家的车坏了，而是 因为老人很喜欢她们陪他一起去。瑞琪儿问路易斯是否 能看好儿子，路易斯告诉她没问题。他高兴地送妻子和 女儿出了门，路易斯认为经过了一冬天在缅因州，主要 是在路德楼镇的枯燥的生活，瑞琪儿确实应该尽可能多 地出去走走。瑞琪儿一直不停地开这件事的玩笑，但在 路易斯来看，她确实有点激动，能离开路德楼镇出去逛 逛真是不错。

盖基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午睡醒了，伸着懒腰，显得 精神不佳。他在午后两点时经常是这个样子。路易斯想 了几招试图逗笑儿子，但盖基对此不感兴趣。更糟糕的 是,这孩子总有种要吞东西到肚子里的动作。路易斯看 到盖基抓了一个蓝色的玻璃弹子时，决定不能让他乱抓 乱拿了。艾丽的蓝玻璃弹子要是被儿子吞了的话，可能 会噎着他的。他把这些玻璃珠子收了起来，但也没引起 盖基多大兴趣，可能直到他妈妈回来时才会好些。

路易斯听着早春的风在房子四周吹着。他突然想起 五六周前下班回家的路上自己一时冲动买的老鹰风筝。 他买了放风筝用的绳了吗？感谢上帝，他想起来自己也

但等他们一学说英语后，他们就失去了发这些音的能 力。路易斯不只一次地想过是否孩童时期孩子们忘掉的 东西比记得的东西多。

盖基的鞋最后终于也在沙发下找到了。路易斯又想 到，有小孩子的家庭里，客厅里和沙发下会有一种强烈 的神秘的吸引力，最终会把孩子们的各种东西都吸引进 去，从各种瓶子。尿布别针到绿蜡笔以及旧《芝麻街》 杂志。

不过盖基的夹克衫却没在沙发下，它被放在了楼梯 上。盖基的红帽子是最难找的了，盖基不戴帽子就拒绝 出门。最后路易斯在壁橱里找到了。当然，那里是他们 最后去找的地方。

〃去哪儿，爸爸？"盖基把手伸给路易斯，友好地 问。

〃去温顿太太家的田地里，“路易斯说，〃去放风筝, 我的小男子汉。"

〃风筝? 〃盖基疑惑地问。

〃你会喜欢的,〃路易斯说，〃等一会儿，小伙子。〃

他们进到车库，路易斯找出钥匙串，打开了小贮藏 柜，开开灯。他翻了个遍，找到了老鹰风筝，还在袋子 里放着，上面的价格标签还没撕下来呢。他是在二月中 旬心情沉闷时买的，盼它能带来些希望。

"那个？ ”盖基问，这是盖基想问“爸爸，你到底 是拿着个什么啊“的替代语。

“这是风筝。"路易斯说着把风筝从袋子里拿了出 来，打开了折叠着的老鹰风筝。盖基很感兴趣地看着， 老鹰风筝打开翅膀后也许会有5英尺长，是由硬塑料做 的。风筝前端是细瘦的粉色的脖子，上面画着一颗小鹰 头，头上一双红红的鼓起的眼睛盯着他们。

"鸟r盖基大声叫道，*"鸟*,爸爸，是只鸟r

"是的，是只鸟。"路易斯点头称是。他把绕线轴 放在风筝后面的口袋里，又在柜里翻找他同一天买的有 500英尺长的绳子。他回头看着盖基又说了一遍：*"你* 会喜欢它的，小伙子。"

盖基确实喜欢。

他们一起拿着风筝走进了温顿太大家的田里，路易 斯一下子就把风筝放到了天上，虽然他有好长时间没放 过风筝了。自从12岁时吧？ 19年前吗？上帝啊，那么 长时间了。

温顿太太跟乍得差不多一样老，身体特别虚弱，她 住在田地一端的一座砖房里，但却很少出来。房子后面 是树林，林子通向宠物公墓。

盖基尖声叫着："爸爸，风筝飞了 !”

"对，看着它飞r路易斯也大叫着，兴高采烈地 大笑着。他放绳放得太快了，绳子有些发热，手掌里烙 上了些红印。“看那只鹰，盖基!太棒了 r

"太棒了 !"盖基大声叫着，也兴高采烈地笑着。

太阳从一片云彩后移了出来，温度好像一下升了 5度。 路易斯和儿子站在温顿太太家的田里，看着头上的老鹰 风筝向蓝天飞去、升高，路易斯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 他觉得自己随着风筝升高，进到了风筝里面，俯瞰着世 界的真面貌，看到了整个地区的景色。

"看它飞啊，盖基r路易斯大笑着叫道。

盖基使劲地仰着头看着，几乎要仰面朝天摔倒了。

他的脸上绽着开心的笑容，正向风筝挥着手。

路易斯弄松了绳子，让盖基伸出手来。盖基看也没 看地伸出了手，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在风中飞跃着的风 筝。

路易斯在盖基的手上缠了两

绳，现在盖基确实低

着头看着绳了，对绳子拉着他的手感到又好奇又好玩。

〃什么? 〃他说。

路易斯告诉他：〃你现在在放风筝了，抓住绳子， 我的小男子汉，这是你的风筝r

盖基问："盖基放风筝？ ”好像不是问爸爸，而是 问自己。他尝试着拉了一下绳子，风筝在空中洌想了一 下。盖基更用力地拉了下绳，风筝俯冲起来。路易斯和 儿子一起大笑着，盖基伸出另一只手，摸索着，路易斯 伸手拉住了儿子。他们就那么一起站在温顿太太家的地 里，抬头看着飞行的老鹰风筝。这是路易斯永远也忘不 了的与儿子在一起的时刻。像他小时候放风筝觉得自己 飞上了天、飞进了风筝一样，路易斯发现自己现在仿佛 进入到了儿子的体内，总爱向窗外张望的儿子的眼睛仿 佛成了他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浩淼的、灿烂的世界。

“风筝飞呢r盖基大声向爸爸叫着。路易斯手臂 搂着盖基的肩膀，亲吻了一下儿子被风吹红了的脸蛋。

"我爱你，盖基。"路易斯说。这话只他们两个人听到 了，但这无所谓。

盖基仍在尖声笑着，兴高采烈地叫着："风筝飞! 风筝飞!爸爸r他不知道自己只能再活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了。

瑞琪儿和艾丽回家时他们还在放风筝。他们把风筝 放得很高，几乎线都快放完了，风筝在天空中只是个小 黑影，根本看不出鹰的样子。

路易斯看到妻子、女儿回来了非常高兴，艾丽也跑 过来玩儿。有一刻她把绳弄脱手了，她在草地上跑着追 着,在风筝要飞跑之前又抓住了。路易斯忍不住大笑着 叫起来。20分钟后，瑞琪儿说她认为盖基喝够了冷风, 怕会受凉了，路易斯并不觉得太遗憾，带着孩子fi］收起 风筝，夹在腋下，回家了。风筝又被收回到了小贮藏室 里。那天晚上，盖基胃口大开，吃了好几个热狗*，*后来的小男子汉。〃路易斯说，不知为什么眼里充满了泪水。

〃风筝飞，在天上。*〃*盖基说。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睡了。就那么侧着身睡着 了。

路易斯走到大厅里，回头看了一眼,发现盖基屋里 的壁橱里有一双发着黄绿光的眼睛正盯着他。壁橱的门 开着……只开着一条缝，路易斯的心差点跳到喉咙口了, 他嘴巴一撇，作出一副苦相。

他打开壁橱的门，想着（赛尔达，是赛尔达在壁橱

□□

里，她伸着长长的黑紫色的舌头）,他不太敢肯定到底

是什么，不过当然只能是丘吉，这只猫躲在壁橱里，猫 看到路易斯后弓起背，张嘴露着锋利的牙齿向路易斯发 出物丝的威胁的声音。

路易斯小声说：〃出去。'‘

丘吉又0飽丝地威胁着，一动没动。

〃我说，出去。"路易斯顺手抓起身边盖基的玩具,

一个塑料火车头，向丘吉挥舞着。猫不仅没动，反倒又 向路易斯卩丝0丝地叫着威胁着。

路易斯突然想也没想就把玩具扔向了小猫，不是在 开玩笑，不是向猫身边扔，而是用力把玩具像钉钉子似 地向小猫掷去。路易斯又气又怕，因为小猫的样子像是 它应该藏在儿子房间里黑暗的壁橱里似的，好像它有权 在那儿似的。

火车头狠狠地砸在猫的身体正中心。丘吉发出一声 凄厉的叫声，踉跄着撞在门上跑掉了。

盖基受到了一点惊吓，咕哝了几声，换了一下睡姿, 又安静下来了。路易斯觉得有点不快，额头上冒出了汗 珠。

瑞琪儿声音惊慌地在楼下叫道："路易斯，盖基从 儿童床上掉下来了吗？"

"他没事，亲爱的。是丘吉撞翻了盖基的几个玩具。"

〃噢，是吗？ *〃*

路易斯觉得一一有些不理智地觉得就好像看到有 条蛇在儿子身上爬过或是盖基床头的书架上蹲着一只 大老鼠。当然了，这有些不理智，但猫在壁橱里向他0丝

0丝地叫着就像那——（赛尔达，你想起赛尔达了吗？你

想起渥兹恐怖大帝了吗？）

路易斯关上壁橱的门，从壁橱门的下边把几个玩具 推了进去*，*路易斯听到门上的弹簧锁咯啦一声锁上了。

他犹豫了一下，又插上了门闩，然后走回到儿子的床边。 孩子在翻身过程中已经把盖着的两条毯子都踢到膝盖 部位了。路易斯把儿子放正，给他把毯子拉下来盖好， 然后就站在那儿，看着儿子，看了很长时间。

第二部米克迈克坟场

当耶稣到达伯大尼时，他发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 四天了。玛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匆匆忙忙去迎接他。

玛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 了,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 帝也必赐给你。“

耶稣回答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约翰福音》

〃嘿——崎，让我们走吧。〃

T立孟斯

三十六

认为人所经历的恐怖会有限度的想法可能是错的， 相反，虽然人们不愿承认，但似乎人所经历的恐怖感在 很多情况下是祸不单行一样，也正像随着噩梦进入深层 阶段，恐怖的场景会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时候都是些邪 恶的东西，直到最后仿佛一切都置于恐怖的黑暗之中了 —样。而最令人可怕的问题，是人的大脑承受多少恐惧 的事情还能保持清醒正常的状态，也许会有一个极限 点,在这一点上，人的神智或者会挽救自己，或者会精 神崩溃，变得神志不清。

如果路易斯能在5月17日那天举行他儿子盖基的 葬礼时理智地思考的话，他也许会有这些想法。但是那 天在殡仪馆门厅里路易斯失去了理智，他跟岳父动了手 脚，打了一仗，这使得瑞琪儿失去了自控能力，她尖叫 着被人从停放着盖基棺材的史密斯殡仪馆东厅里拉了 出去，后来哈都在休息室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她在上午吊唁的时间来， 她就不会看到她丈夫与她的父亲大打出手的可怕的一 幕了,可她偏偏在下午吊唁时来的，她上午没来是因为 她太悲伤了，不能来。乍得和史蒂夫陪着她待在家里。 要是没有乍得和史蒂夫，路易斯真不知道他会怎样度过 刚失去儿子的那48个小时。

那天史蒂夫及时地赶来了，给了路易斯和他剩下的 两个家人很大的帮助。路易斯当时什么决定都没有了， 甚至都想不到要给妻子打一针镇静剂以平息她那深深 的悲痛，路易斯甚至没有注意到瑞琪儿本来想穿着扣错 了扣子的工作服去吊唁儿子。她的头发乱成一团，眼睛 深陷，带着黑晕，似乎成了活着的骷髅里的眼睛。那天 早上她坐在饭桌边，嘴里嚼着没抹黄油的烤面包，说着 毫无意义的不连贯的话。有一次她突然说："路易斯， 至于你想要买的那个温尼巴哥车一”路易斯最后一次 提到关于买温尼巴哥车已是在1981年时的事了。

路易斯只是点了点头*，*就接着吃自己的早餐了。他 正在喝一碗可可熊牌的燕麦粥，这是以前盖基最喜欢吃 的粥，而这天早上路易斯想喝这种粥，味道难喝极了， 但他还是想喝。他整齐地穿着自己最好的那套西服，虽 然不是黑色的;路易斯没有黑色西眼，但至少是种深炭 *灰*色。他洗了脸，刮了胡子，梳了头发，虽然儿子的死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但他看上去还好。

艾丽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和一件黄衬衫。她拿着一张 大照片，坐在餐桌旁。照片是艾丽过生日时照的。照片 上艾丽拉着她的雪橇，盖基穿着滑雪服坐在雪橇上正张 着嘴巴向回头对着盖基笑的艾丽笑呢。艾丽拿着照片， 但没怎么说话。

路易斯悲痛得没能看出妻子和女儿的情况来。他一 边吃早餐，脑子里一边一遍遍地闪现出那场事故，只是 脑子里的结局不一样，脑子里他想的是自己动作比实际 快了一些，发生的事只是盖基屁股上挨了一顿打，因为 他们大叫着让盖基停下来，他没有停。

是史蒂夫看出来了瑞琪儿和艾丽的精神状态，他不 让瑞琪儿上午去看盖基（虽然看这词用在这儿不恰当， 因为盖基的棺材已经盖上了，路易斯想。要是开着的话, 他们都会吓得从房间跑出去的，包括他自己*）。*史蒂夫 更不让艾丽去了。瑞琪儿争辩着要去，而艾丽只是心清 沉重地静静地坐着，一只手里握着那张她和盖基的合 影。

是史蒂夫给瑞琪儿打了一针镇静剂，这正是她需要 的,是史蒂夫给艾丽喝了一勺无色的药液，艾丽平时一 喝药，不管是什么药，都要哭叫抗议的，但这次她静静 地喝了，而且没有做出一脸苦相。那天上午10点钟时, 她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她和盖基的合影照 片。瑞琪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财富的车轮"节目， 她回答史蒂夫的话时反应退钝，像块石头，但她脸上没 有了那种沉思的疯狂的神色，早上8点一刻,史蒂夫来 时看到那神色可把他吓坏了。

当然，乍得做了所有的安排，他像三个月前为妻子 安排葬礼时一样镇静而有效率地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史 蒂夫在路易斯要离家去殡仪馆前把他拉到一边说:"要 是瑞琪儿能恢复得好些了的话，我下午看看带她去那

儿。"

"好的。"

"那种镇静剂的效用就快过去了。你的朋友克兰道 尔先生说他下午在吊唁期间在家陪着艾丽。"

"对。”

“—（也会和艾丽说说话什么的——”

"嗯。"

“但是——“

"好的。"

史蒂夫站住了，他们走到车库里站住了。丘吉正在 拖着步子来回走着，这里经常有它捕食后的死鸟和死老 鼠 路易斯拥有这一切。车库外是五月的阳光，一只知 更鸟在车道尽头跳了过去，好像有重要事情。也许它确 有要事。

史蒂夫说："路易斯，你必须节哀。"

路易斯带着疑问礼貌地看着史蒂夫，不太清楚史蒂 夫说了些什么，他还在想要是自己再快一点点就能救儿

子了。

史蒂夫说："我想你没注意到吧，艾丽一句话没说 过,瑞琪儿受到的打击太大，她几乎没有了时间观念。" "对r路易斯说，用了很大力气来说这字，仿佛 暗示他不清楚为什么。

史蒂夫一只手抱住路易斯的肩膀说：〃路易斯，她 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你。请你，噢一我可以 给你的妻子打一针，但是一你知道一路易斯，你 受到的一噢，上帝，路易斯，这真他妈的糟透了 r

路易斯看到史蒂夫有些惊慌得像要开始哭了。他 说：〃确实。"他的脑子里仍闪现着盖基穿过草地向公路 上跑去的情景，他和妻子大叫着让他回来，但儿子没有 ——最近他的好玩的游戏就是从爸爸妈妈身边跑开。后 来路易斯和妻子去追儿子，路易斯很快就把瑞琪儿拉在 后面了，但离盖基还有一大段距离，盖基大笑着，跑得 离爸爸更远了，他觉得是在玩游戏。路易斯跑得已经快 接近儿子了，但还是慢了一步，盖基已跑出草地，到了 15号公路路边，路易斯真希望儿子能摔倒,小孩跑得 太快，几乎都会摔跤的，因为人直到七八岁时腿脚才能 灵活地受大脑的支配。路易斯盼着盖基摔倒，是的，哪 怕摔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因为路易斯听到一辆卡车隆 隆地向他们开来，是一辆十轮大卡车，他尖声叫了一下 盖基的名字，他相信儿子听到他了，盖基可能试图停下 来。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不是追着玩的游戏，在游戏中 父母不会向他尖叫的,他想停下来，但那时卡车的声音 震天，几乎满世界都是这声音，像雷声一样。路易斯向 前一扑，像那天放风筝时老鹰风筝的俯冲一样，他觉得 自己的手指尖都碰到盖基的上衣了，但是盖基向前跑的 惯性把他带到了公路上。卡车轰鸣着，司机拼命地按喇 叭，但已经晚了。那是在星期六发生的事，已是三天前 了。

路易斯对史蒂夫说："我没事，我现在该走了

史蒂夫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说："要是你能振作起 来，帮帮你妻子和女儿，你也会好些，路易斯，你们三 个必须得一起熬过这痛苦，这是惟一的办法，大家都知 道的。"

"对。”路易斯赞同地说，但脑子里又闪现出盖基 向公路跑去的情景。只是这一次他最后飞奔了两步，刚 好抓住了盖基的衣服，但这只是他的幻觉。

路易斯在殡仪馆里与岳父发生争执时，艾丽正和乍 得在家里，她沉默地漫无目的地推着玩具记分器，一只 手掷着骰子，另一只手紧紧抓着她和盖基的那张合影照

片。

史蒂夫认定瑞琪儿已经镇静了好多，可以去参加下 午的吊唁了。但后来发生的事，使他很后悔，觉得真不 该让瑞琪儿去。

戈尔德曼夫妇那天早上乘飞机到达班格，住在假日 饭店。到中午时，瑞琪儿的父亲已经打了四次电话，史 蒂夫不得不一次比一次语气强硬;到第四次都有些威胁 的语气了。戈尔德曼先生说在他女儿需要他们的时候， 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来看瑞琪儿。史蒂夫回答说瑞琪儿 在去殡仪馆之前需要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不能再让她受 刺激了。作为路易斯的医生助理，他是不会让任何人进 入路易斯家来打扰瑞琪儿的，除非她自己愿意走出家 门。史蒂夫说，等下午吊唁时间过后，他会很高兴让戈 尔德曼夫妇来照看他们的女儿。在此之前，他要让瑞琪 儿f人安静一会儿。

戈尔德曼先生气哼哼地骂了史蒂夫一顿，D彭地放下 了电话，史蒂夫等着，看戈尔德曼是否真的会来，但显 然戈尔德曼采取了等待的方式。中午时，瑞琪儿的确看 上去好些了，至少她有了正确的时间观念，她还去了厨 房看是否有三明治什么吃的东西，她问史蒂夫，葬礼过 后人们可能会回来，需要吃点东西吗？史蒂夫点了点 头。

冰箱里没有红肠。烤肉什么的，但有一只火鸡，瑞 琪儿取出来放在滴水板上要化开，几分钟后，史蒂夫向 厨房里一看，见瑞琪儿还站在水池旁边，盯着火鸡在哭 泣。史蒂夫叫了她一声：“瑞琪儿？“

她看着史蒂夫说："盖基最喜欢了，他特别爱吃鸡 肉。我刚意识到他以后再也吃不到火鸡肉了。"

史蒂夫送瑞琪儿上楼换衣服，这可以看出她是否有 能力对付得了去殡仪馆的事。瑞琪儿穿着一件腰间系带 的裙子*，*带着f 小黑手提袋下来了 *，*史蒂夫断定瑞琪 儿没事了，乍得也这么认为。

史蒂夫开车送她进城。到殡仪馆后，他和哈都站在 东厅的门廊里看着瑞琪儿像个幽灵似地沿着过道走向 铺满鲜花的盖基的棺材。

哈都悄声问："史蒂夫，事情怎么样？" 史蒂夫低声沙哑地说："糟透了，你看呢？ “ 哈都叹了 口气说："我想可能也会是糟透了。“ 糟糕的事实际上在早上吊唁时就发生了。路易斯看 到了那么多朋友和亲戚,确实使他摆脱了一些儿子的死 对他的打击，迫使他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他按着殡 仪员的指示走来走去做着该做的事。东厅外边有个小休 息室，人们可以坐在那儿休息或抽烟。在通往吊唁厅的 门边有一个架子，是镀金的，上面有一块牌子写着盖 基•威廉姆•克利德。楼下是棺材展示厅，每个样品上方 有一盏灯。要是抬头看去，就好像许多怪兽栖息在那儿 似的。

星期日盖基死后的第三天，乍得陪着路易斯来到殡 仪馆，选了f红木棺材，上面系着粉红色绸带。殡仪 员问路易斯想过没有怎样为盖基的葬礼付费，如果没有 的话，他们可以去办公室，看一下他们规定的三种常见 付款程序。

路易斯脑子里突然有个声音欢快地说:我可以像得 赠券似的免费得到盖基的棺材！

路易斯觉得像做梦一样说："我会用万用卡支付一 切费用。"

殡仪员说："好吧。"

棺材只有4英尺长，是个小棺材，但是价钱却是六 百多美元。路易斯认为下面应该有支架,但上面的花全 给盖住了，很难看清楚，路易斯也不想走近去看，花的 味道使他直想呕吐。

在过道尽头，就在挨着休息室的门边有一个架子， 上面有个本子，一支油笔拴在架上。殡仪员让路易斯站 在这儿,这样他可以向他的亲戚朋友们打招呼，亲戚朋 友们应该在本上记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路易斯从没想 过这种荒谬的习俗是为了什么，他现在也不想问。他想 也许是葬礼过后，他和瑞琪丿用保留这个本子，这真是 最荒谬的了。他家里有一本高中纪念册，一本大学纪念 册，一本医学院纪念册，还有一本结婚纪念册。结婚纪 念册里第一张照片是瑞琪儿在妈妈的帮助下坐在镜前 戴婚纱的面纱，最后一张是一个旅馆房间的门外放着两 双鞋。还有一本艾丽的婴儿时期纪念■—上面有一张 写着"我的第一次理发“的照片，旁边有一束孩子的头 发；还有一张写着“噗通“的照片，照片上是艾丽摔了 屁股的情景。

现在，又要加上这个本子了，我们叫它什么呢？路 易斯麻木地站在架子旁想着，等着仪式的开始。叫它《我 的死亡纪念册》?《葬礼记录》？还是《埋葬盖基的那 天》？或者也许该起个更庄严的名字，比如《一家庭成 员之死》？

路易斯把本翻回到封面，这封面跟他结婚纪念册的 封面一样，是仿真皮的，封面上是空的。

几乎正与预料的一样，丹得丽芝太太是那天第一个 来吊唁的，好心的她看过盖基和艾丽说不上有多少次 了。路易斯发现自己想起在帕斯科死去的那天晚上就是 她照看两个孩子的。瑞琪儿那天晚上先是在浴室后来在 床上爱抚过他。

丹得丽芝太太一直在哭，哭得很伤心。看到路易斯 沉静悲哀的面孔，她又放声大哭起来，伸出手像是要抓 住路易斯，找个依靠似的。路易斯拥抱着她，意识到这 么做是对的，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可以使人减轻内心的 痛苦。

丹得丽芝太太说：〃我太伤心了。"然后用手把她黑 色的头发从苍白的脸上拢到耳后。"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那么可爱，路易斯,我大爱他了。真让人伤心。那条可 怕的公路，我真希望他们能把那个卡车司机永远关进监 狱里，他开得太快了。盖基是那么可爱，那么聪明伶俐。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带走他。我们不明白，是吗？ 但是真遗憾，我太伤心了。"

路易斯抱着她，安慰着她。他觉得她的眼泪都弄到 自己的领子上了，她的胸口贴在自己身上。丹得丽芝太 太想知道瑞琪儿在哪儿。路易斯告诉她瑞琪儿在家休息 呢。丹得丽芝太太答应要去看她，说她随时可以看护艾

丽，只要他们需要的话，路易斯谢了谢她。丹得丽芝太

□□

太还在抽泣着，她红着比以往更红的眼睛，拿着黑手帕

刚要离开走向益基的棺材时，路易斯又把她叫回来了。

殡仪员曾告诉路易斯让来吊唁的人把名字写在那个本 上。要是他没让人们签名，那他可真该死。

神秘的客人，请签名。路易斯想着，差点歇斯底里 地大笑起来。

丹得丽芝太太痛苦伤心的眼睛使路易斯消除了那 种念头。他说："太太，您能在这本上签上您的名字吗？ *〃* 因为好像觉得还缺点什么，路易斯加了一句，“为瑞琪 儿。"

〃当然，'‘丹得丽芝太太说，〃可怜的路易斯和瑞琪 儿。"突然路易斯意识到她接着要说什么了，不知什么 原因他怕她说出来，但丹得丽芝太太还是说出来了 ："感 谢上帝，盖基没有受苦，路易斯，至少他很快地死掉了。" 这些话像颗子弹打在了他那还在流血的伤口上，他真想 冲着她说："是的，是很快。就是因为太快了，所以棺 材只能盖上盖，我和瑞琪儿同意让殡仪馆的人尽可能好

世界又展现在眼前。

"你没事吧，路易斯？"

路易斯笑了一下说："没事，我还好，太太。"

丹得丽芝扌巴自己和她丈夫的名字都签了上去，还写 下了地址，然后抬眼看了路易斯的眼睛一下，又垂下了 眼帘，好像她家的地址就在盖基被撞死的路边是个罪过 似的。

“保重，路易斯。"她小声说道。

丹得丽芝先生跟路易斯握了一下手，咕哝了几句， 只看到他那突出的喉节上下动着，接着他就跟着妻子匆 忙走向盖基的棺材，准备吊唁盖基去了。

后来又来了许多人，他们排着队走进来。路易斯跟 他们握手，拥抱，接受他们的哀悼和眼泪，他的领子和 半截袖子都湿了，花的香味满屋子蔓延开。他自己的心 里数着，一共被告知了 32次盖基没受到痛苦，很快地 死去了。人们对他说上帝以自己神秘方式行事，说了 25遍。后面紧跟着的是盖基现在和天使们在一起了， 这句话被说了 12次。

路易斯每听一次这些话，本应该是越来越漠然的， 但他仿佛都被用力击了一下，精神越来越紧张，到他岳 父岳母来的时候，路易斯已经开始觉得像个穿好了盔甲 的斗士了。

他见到瑞琪儿的父母时第一个想法是，瑞琪儿说对 了，戈尔德曼先生看上去老了许多。他有多大了 ？ 58 岁，59岁？今天他看上去像近70岁的样子。瑞琪儿感 恩节回来后说她父亲老了许多，路易斯没料到会这么 老。当然，路易斯想，可能在感恩节时他还没这么糟。 老头儿在那时还有外孙女和外孙子呢。

瑞琪儿的妈妈走在她父亲身边，她戴着厚厚的黑色 面纱，看不清她的脸，她的头发是时髦的蓝色，这是美 国上层社会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喜欢的一种颜色。她挽着 丈夫的胳膊。路易斯能见到的是她面纱下的泪光。

突然路易斯认定这是和解的时候，让过去的都过去 吧他不能再记前嫌了。他觉得以前的那种嫉恨太重了 , 他要减掉这份沉重。于是他说："厄尔温，道莉，谢谢 你们能来。"随后他伸手要跟瑞琪儿的父亲握手*，*同时*，* 想拥抱一下她的妈妈,或者甚至同时拥抱一下他们两 人。不管怎样，他觉得自己第一次眼中充满了泪水，他 那时有种怪念头，以为能与瑞琪儿的父母言归于好，盖 基的死会促进他们的和好的，就像那些喜欢读浪漫故事 的女士们读过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死亡的代价往往能 换来言归于好，这种和好会比那无休止的愚蠢的痛恨要 更有帮助些。

道莉向他走来，开始做了一个向路易斯伸出双臂的 动作，还说了句："噢，路易斯一"后面的话哽咽住 了。但就在这时，戈尔德曼把妻子拽了回去，有一刻三 个人像舞台上的造型那样僵硬地站在那儿，当然没人注 意到这一点，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路易斯伸着手臂，而 戈尔德曼夫妇僵直地站着，像是两块婚礼蛋糕。

路易斯看到他的岳父的眼睛里没有泪水，而是闪烁 着痛恨的目光（路易斯想，难道他以为是我害死了盖基 来报复他吗）。那双眼睛仿佛在打量着路易斯，要在他 身上找出退钝地拐走了女儿并给她带来这些痛苦的坏 蛋，然后戈尔德曼先生的目光又移开了。他的目光移向 路易斯的左侧，实际上是去看盖基的棺材，那时他的目 光才缓和了些。

路易斯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厄尔温， 道莉，请让我们一起承担这个痛苦吧。"

"路易斯。"道莉又说道。路易斯认为是和善地说 的，但接着他们两人从路易斯身边走开了。也许戈尔德 曼先生把妻子拉走的，他既没向左看也没向右看，当然 更没向路易斯看一眼了。他们走近棺材，戈尔德曼从西 服大衣兜里摸索着掏出一个黑色的室内便帽。

路易斯想，你们没在本上签名，接着他觉得肠胃里 突然涌上一股好像恶性病带来的酸楚的味道，他痛苦得 脸都扭曲了。

终于上午的吊唁时间结束了。路易斯给家里打电 话，是乍得接的，他问路易斯进行得怎么样，路易斯回 答说挺好的。他对乍得说要跟史蒂夫说话。史蒂夫接过 话筒说："要是瑞琪儿能自己准备会葬礼穿的衣眼，并 能穿戴好，我今天下午就带她去你那儿。你还好吗？"

路易斯说："还好。"

"路易斯,你真的还好吗？别胡说废话，直说吧， 你到底怎么样？ “

路易斯简短地说："还好，能应付。"他心里说，我 让所有的人都签名了，所有的人，除了瑞琪儿的父母， 他们不会签名的。

史蒂夫说："那好,听着，用我们去找你一起吃午 饭吗？"

午饭,一起吃午饭。这种想法路易斯好像在十几岁 时读一本科幻小说时读到过，书里说的是夸克星上的人 有一种旧习俗，就是孩子死了的话，人们就聚餐一顿。

"当然:路易斯说，"史蒂夫，哪个餐馆好些呢？ 在这吊唁间歇的时候去哪个餐馆呢？"

史蒂夫说："路易斯，放松些。"不过听上去他的语 气好像比早上时轻松些了。在这种时刻，路易斯觉得能 比以往更好地观察人。也许是幻想，但现在他怀疑史蒂 夫可能认为说点讥讽的话可能比他早上语无伦次地说 话更能调节一下气氛吧。

“别担心。"路易斯对史蒂夫说，"本杰明餐馆怎么 易斯，他喝完啤酒后都有些迷迷糊糊要睡了似的。他听 到瑞琪儿说："我要把盖基的衣服都捐给基督教堂的救 世军。"

史蒂夫过了会说："真的吗？"

瑞琪儿说："是的，还有好多衣服能穿呢。所有的 连衫裤——他的灯芯绒裤——他的衬衫。有人会愿意 要这些东西的，它们还能穿好长时间呢。当然，除了他 那天穿着的那套，那套衣服都......毁掉了。

最后的一句话变成了痛苦的哽咽，瑞琪儿想喝些咖 啡掩盖一下，但无济于事。一会后她手捂着脸哭起来了。

接下来是段又奇特又紧张的时间，大家好像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路易斯身上，有一会他觉得迷惑不解，后来 明白了，他们在等着他安慰他自己的妻子。他不能安慰 妻子，虽然他想安慰她，也明白自己有责任去安慰她， 但他还是不能。是那只猫在占据着他的头脑。那只该死 的猫，它总是在撕碎捕到的老鼠和小鸟。路易斯发现那 些残骸时，总是立刻打扫干净，没有怨言，没有批评, 当然也没抗议。毕竟，是他自己找的。但儿子的死是他

自找的吗？

他看到自己的手指，路易斯看见自己的手指渭过盖 基的上衣，接着盖基的上衣不见了，接着盖基死了。路 易斯看着自己的咖啡杯，让自己的妻子在身旁哭着，他 没有去安慰她。

过了一会——从表上看可能时间很短的，但那时和 后来回忆起来时，好像时间很长，史蒂夫伸出一只胳膊 搂住瑞琪儿，轻轻地拥抱着她，安慰她。史蒂夫眼中带 着气愤和责怪的神情看着路易斯，路易斯避开史蒂夫的 眼睛看着乍得，但乍得好像羞愧的样子看着下方，路易 斯无援无助。

三十七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戈尔德曼说。麻烦就 这么开始了，瑞琪儿的父亲接着说她嫁给你时我就 知道了，我对她说：你会受很多痛苦的，有的你都承 受不了。’看看这些，看看这一这一团糟。"

路易斯慢慢地看着他的岳父，戈尔德曼像个戴着便 帽的邪恶的中伤者一样。接着路易斯本能地向门口看 去，瑞琪儿下午应该在门口的架子旁接待来吊唁的人， 但瑞琪儿没在那儿。下午吊唁时，人少了些，大约半小 时以后,路易斯走到前排坐在过道的椅子上，脑子里一 片空白，只觉得又累又困。他想到可能是因为喝了啤酒 的缘故。他的大脑可能要休息了，也许是件好事，也许 睡它12或16个小时以后，他能安慰一下瑞琪儿。

过一会，他的头就点一下，眼睛就会看到垂放在两 膝间的手，后面人们的嗡嗡声听起来让人感到宽慰。他 们四个吃完午饭回来后，没看见瑞琪儿的父母，路易斯 松了口气，但他本来应该知道他们不可能长时间离开这 儿的。

路易斯现在面对着岳父问（瑞琪儿在哪儿？ “

"和妈妈在一起，在她该在的地方。"戈尔德曼带 着一个刚做完一大笔生意的成功的口气说，他的气息里 带着酒味，很浓。他站在路易斯面前像个区律师站在一 个受审的人面前，一个罪人面前一样，他有些站立不稳。

路易斯开始觉得有些惊慌，他说（你跟她说什么 了？〃路易斯从戈尔德曼的脸上看得出来他对瑞琪儿说 过些什么。

“没什么，只不过是实情。我告诉她这就是她不听 父母的话嫁给你给她带来的下场。我告诉她一"路易 斯难以置信地问：’你对她说这话了 ？你没真的对她说 这话吧，是吗？ “

"说了，还有更多的呢。"戈尔德曼说/我一直就

知道会发生这种或别的像这样的事，我第一次见到你就 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身体前倾，口里散发着 酒味接着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你这个神气活现的江 湖骗子，你诱骗我女儿嫁给你这个愚蠢的不中用的家 伙，你把她变成了一个整天洗碗涮碟的女仆，你让她的 儿子在公路上被撞死，撞得像个一'象个金花鼠。”

这些话大部分没进到路易斯的脑子里，他还在想这 个愚蠢的小个子竟能——

"你对她说这话了 ？ 〃路易斯又说道,'’你对她说

"我真希望你下地狱烂掉！ 〃戈尔德曼说，很多人 顺着他的声音转过头来看。戈尔德曼充血的棕色眼睛里 开始挤出泪来。他的秃头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接着 说（你把我的好女儿变成了个洗碗涮碟的女彳一毁 了她的前途一抢走了她一让我的外孙子惨死在一 个乡下的公路上。"他的声音逐渐变成了一种尖声咆 哮盖基在路上玩时你在哪儿？沉着屁股坐着想着你 那愚蠢的医学文章吗？你个臭狗屎，你在干什么?你这 个臭狗屎，谋杀孩子们的凶手!凶手一“

他们就在那儿，在东厅靠近棺材的前边，他们就在 那儿,路易斯看见自己伸出了胳膊，看到衬衫链扣\_闪, 他的拳头打在了戈尔德曼的嘴上。他感觉到老头的嘴唇 被砸瘪了，那种感觉很让人恶心，就像拳头打到了鼻演 虫身上的感觉吧。但这还不够，路易斯觉得老头嘴巴里 坚硬的假牙还没掉下来。

戈尔德曼向后面踉跄了一下，手扶住盖基的棺材， 把它碰斜了，上面的一个装满鲜花的花瓶掉下来摔碎 了。有人尖叫起来，是瑞琪儿，她正挣扎着要从她妈妈 手里挣脱出来，而她妈妈正试图拉住她。那里的人，大 速地在路易斯腰上踢了一脚。一阵巨痛像火一样燃起 来,路易斯双手扶在地毯上以使自己不跌趴在地上。戈 尔德曼粗着嗓子兴奋地大叫着你连个老头都打不过, 龟儿子！"他又向路易斯踢了一脚，这次没踢在腰上， 踢在了路易斯的左边屁股上。路易斯疼得直哼，这次他 确实被踢趴在地毯上了。他的下巴撞在地上，发出一声 响，路易斯咬了舌头一下。

"来！"戈尔德曼高声叫着/我第一次见你来围着 我女儿打转就该踢你屁股几脚，你这个混蛋。来!"他 又抬脚踢了路易斯石边屁股一下。老头又哭又笑的，路 易斯第一次看到老头没有刮脸，一种悲哀的迹象。殡仪 主持人飞快地向两个人跑来，瑞琪儿也挣开母亲，边尖 叫边向他们跑来。

路易斯笨拙地滚到一旁坐了起来。他的岳父又向他 踢来。这次路易斯双手抓住了他的鞋，他手掌中紧握着 鞋就像牢牢地抓着一只足球,然后路易斯用力向后一 推。

戈尔德曼大声叫着斜着飞了出去。他伸出两臂想保

持平衡，但却落在了盖基的棺材上。路易斯头晕眼花地 想，渥兹恐怖大帝刚刚掉到我儿子的棺材上了。棺材从 基座上咔嚓一声掉下来，先是左边，接着是右边。后来 又听到锁断开的声音，即使在众人的尖叫大喊下，在戈 尔德曼的咆哮声中，路易斯还是听到了锁的断裂声。

棺材并没真的全敞开，露出益基那可怜的被撞烂的 尸体。路易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没被棺材砸到是因为棺 材掉下来时是底部先落地的，而不是侧面先落地。要是 侧面先落地的话，棺材盖就会掉了。然而就在盖子脱离 棺材又合上了的刹那，路易斯看到里面有灰色的东西一 闪，那是他给盖基买的灰色衣服,还有一点粉红色，可 能是盖基的手。

路易斯坐在地板上，手捂住脸开始哭起来了。他已 经对岳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此时此刻，路易斯希 望自己死掉了才好。突然他脑子里闪现出一种不可思议 的景象：盖基在米老鼠的耳朵里大笑着，在迪斯尼世界 正跟一个怪人握手。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

棺材架的f 支柱倒了，另f 斜靠在圣台上。戈 尔德曼四肢摊开地躺在散落在地上的花上，也在哭泣， 从倒了的瓶子里不断地流出水来。那些花有的压碎了， 有的弄乱了，散发出更浓烈的花香。

瑞琪儿在一遍遍地尖叫。

路易斯对妻子的尖叫毫无反应。盖基在米老鼠耳朵 里的形象逐渐消失了，但消失前他还听到有个声音说那 天晚上晚些时候还要放焰火，路易斯捂着脸，坐在那儿, 不愿人们看到他，看到他那沾满泪痕的脸，他的失落， 他的罪过，他的痛苦，他的耻辱，他那懦夫似地想以死 来逃避的想法。

葬礼主持人和瑞琪儿的妈妈把瑞琪儿扶了出去。她 仍在尖叫着，后来，在另一间为特别悲痛的人准备的屋 子里，瑞琪儿变得异常沉默。路易斯虽然有些头晕眼花, 但还神智清醒，还能控制自己，这次他亲自给妻子打了 —针镇静剂，不过是在坚持让众人离开，只剩下他们夫 妻二人以后。

回到家后，路易斯把妻子送到楼上，让她上了床， 然后又给她打了一针。接着他给妻子把被子盖好，一直 拉到她的下颌处。路易斯看着妻子那苍白的脸说:"瑞 琪儿，对不起。我宁愿付出一切来挽回那件事。”

瑞琪儿声音平淡而又奇怪地说（没关系。“然后她 就转过身去，侧躺着，不看路易斯了。

路易斯刚想问那句老话：’你没事吧？"但话到嘴 边又咽了回去。这个问题太不真实了,这不是他真正想 知道的，他最后问（你觉得很糟糕吗？ “

"糟透了，路易斯。“瑞琪儿说，接着发出一声可 能是大笑的声音，然后说实际上，我糟透了。“

好像该再说点什么，但路易斯说不出来。他突然觉 得恨瑞琪儿，恨史蒂夫，恨丹得丽芝太太和她那长着尖 尖的喉头的丈夫，恨所有的人。为什么必须是他来安慰 他们？这是什么狗屁事?

路易斯关了灯，离开了妻子，他发觉自己也安慰不 了女儿。

有一个狂乱的时刻，他以为女儿昏暗的房间里的人 是盖基,他脑子里想,白天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可怕 的噩梦，就像他梦见跟帕斯科去了树林里一样*，*有一会 他疲惫的脑子里闪现出这个念头。房间里的暗影帮了他 的忙，只有乍得搬到楼上来让艾丽消磨时光的电视闪亮 的光影。艾丽在这儿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是，当然这人不是盖基，是艾丽，她现在不仅手 中紧抓着她用雪橇拉着盖基的照片，而且还坐在盖基的 椅子上。她自己把盖基的椅子从他的房间里搬到了自己 的房间里。这是一把小椅子，座位是帆布的，靠背上有 一个帆布条，上面用蜡笔写着"盖基*“。*瑞琪儿邮购了 四把这种椅子，家里每人一把，靠背上都用蜡笔写了各 自的名字。

盖基的椅子对艾丽来说太小了。她几乎把整个椅子 塞满了，帆布的底座向下凹着，看着很危险。艾丽手里 拿着照片放在胸前，眼睛盯着电视，电视里正在放电影。

路易斯啪地关上电视说:"艾丽，该上床睡觉了。“ 艾丽从椅子里站起身来，然后折叠好椅子，显然她 想把椅子也拿到床上去。

路易斯犹豫了，他想说点关于不让她拿椅子的话， 但最后却说（你要让我给你盖被子吗？ ”

艾丽回答:"好吧。"

"你——^想今晚跟妈妈一起睡吗？ “

"不想。"

“你肯定不想吗？ “

艾丽笑了一下说”寸，她老拽被子。"

路易斯也对女儿笑了一下说那好，走吧。“

艾丽没把椅子放在床上，而是把椅子打开，然后放 在床头了，路易斯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印象，好像这儿是 世界上最小的精神病医生的咨询室。

艾丽把照片放在枕头上，脱了衣服,穿上她的小睡 衣，拿起照片，进了厕所，把照片放在洗手池上，然后 涮牙、洗脸，吃了自己的药片，接着又拿起照片上床了。

路易斯坐在艾丽的身边说艾丽，我想让你知道, 只要我们大家继续彼此相爱，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的。

//

每个字仿佛都是用了极大的力气说出来的，说完后 路易斯觉得精疲力尽了。

艾丽安静地说:"我会努力祈祷的，向上帝祈祷让

盖基回来。"

"艾丽，上帝不会那么做的。“路易斯不安地说。 他脑子里又浮现出丘吉蹲伏在盖着盖的马桶上，在路易 斯躺在浴缸里洗澡时，瞪着那双模糊的眼睛看着他。

艾丽说•他是这么做的。在星期日礼拜学校里老 师告诉我们关于拉撒路的事了。他死了，上帝又让他复 活了。他说：拉撒路，出来吧。’老师说只要他说’出 来吧，,也许在那个坟地里的每个人都会出来的，但耶 稣只想要拉撒路。“

一句荒谬的话从路易斯嘴里脱口而出:"艾丽，那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艾丽说*1*我要把他的一切东西都准备好，我有他 的照片，我还要坐他的椅子。"

路易斯抓住女儿热得发烫的手说艾丽，盖基的 椅子你坐大小了，你会坐坏的。"

艾丽说（上帝会帮助它不变破的。"她声音安详，

□□

但路易斯看到她的眼睛下有两个半月形的黑晕。看着女

儿使他感到非常心痛，他只好转过头去。也许等盖基的

椅子坏了，她就会开始更清楚地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了。 艾丽说*1*我要拿着照片，坐他的椅子，还吃他的 早饭。“盖基和艾丽吃的早饭燕麦粥是不一样的，有一

次艾丽说盖基吃的粥味道难吃死了。要是家里只有盖基 吃的那种可可熊牌的燕麦粥的话，艾丽有时就只吃一个 煮鸡蛋一或什么也不吃了。”我要吃利马豆，即使我

讨厌这种豆子，我还要读完盖基所有的图画书，然后， 我—我§—你知道一准备好一切万一 .....

//

她现在大声哭了起来。路易斯没安慰她，只是把女

儿额头上的头发拂到了后面。女儿说的话有种让人发疯

的感觉。把一切都保持原状，使盖基仿佛仍然存在，不 要让他消失，记住盖基做过的事，是的，盖基，多好的

一个孩子啊。等盖基的死不再使艾丽痛苦时，他的死也

就不重要了。路易斯想，也许艾丽明白让盖基死去是多 么容易的事啊。

路易斯说*Y*艾丽，别哭了。这事会过去的。“ 艾丽又哭了 15分钟，好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实 际上她边哭边睡着了，但最后她真正睡实的时候，楼下 寂静的房子里的钟已敲了十下。

路易斯亲了一下女儿，想，艾丽，要是你想让盖基 永远活着的话，就让他活过来吧。也许神经科医生说这 种想法是有病的，但我却支持这种想法。因为我知道那 一天会来的，也许就是这个星期五，当你忘了拿那张照 *片*,我会看到照片放在空屋子里的床上，而你在外边骑 车玩或在房后的田里走着或去凯茜家做衣服。盖基没跟 你在一起，因为他发着高烧。突然一切好像是发生在 1984年，过去的事又冒出来了。

路易斯离开女儿的房间，在楼梯口站了一会，不太 在意地想着是否要上床睡觉。

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于是走到楼下去喝酒了。

路易斯下定决心要喝醉方休。楼下有五箱啤 酒，路易斯拿了一箱，把啤酒一罐罐地放进冰箱。然后 拿出一罐，关上冰箱门，打开了啤酒罐。丘吉听到冰箱 门关上的声音，悄悄笨拙地从餐具室里走了过来,抬着 头疑问似地盯着路易斯。小猫没有太靠近他，也许是路 易斯賜它的次数太多了的缘故吧。

路易斯对猫说*1*没什么给你吃的。你今天已经吃 了一盒猫食了,要是你还要吃东西的话，去抓只鸟吃去 吧。"

小猫站在那儿，还是抬着头看着他。路易斯一口气 喝了半罐啤酒，觉得酒劲一下上到头上了。他问小猫*1* 你根本不吃鸟和老鼠,是吗？你只是咬死它们。“

显然丘吉看出路易斯不会给它吃的，就慢慢地走进 了客厅。过了一会，路易斯跟着猫也进了客厅。

路易斯脑子里又无意识地想起了那句话：嘿一 畸，让我们走吧。

路易斯坐在椅子上又看着丘吉。小猫躺在电视柜旁 的地毯上，小心翼翼地看着路易斯，也许准备着万一路 易斯突然发起火要踢它时好逃跑吧。

但路易斯却向小猫举起啤酒罐说为了盖基，为 了我的儿子，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或是奥林匹克 游泳运动员，或是美国总统什么的。你怎么看*，*笨蛋？

//

丘吉用那双无神的眼睛奇怪地打量着路易斯。

路易斯大口大口地喝完了剩下的啤酒，站起身到冰 箱旁又取了一罐。

三罐啤酒下肚后,路易斯一天里第一次觉得心情有 点平静下来了，到他喝下六罐后，他觉得自己真可能一 小时左右后就要睡着了。路易斯脑中突然自然而然地产 生了一个念头，仿佛这念头在他脑中已等待了好久：你 什么时候做？你什么时候把盖基埋到宠物公墓那边的 米克迈克坟场里去?

紧跟着他的脑海中又响起了：拉撒路，出来吧。

接着女儿带着睡意的迷乱的声音也随之响起：老师 说只要他说“岀来吧，“也许那个坟地里的每个人都会 岀来的。

突然路易斯觉得一阵发冷，他紧紧地抱住自己。他 突然想起艾丽第一天上学回来给他和妻子讲学校里的 事时，儿子在他膝头睡着了，他说要把盖基放到床上去, 当他抱着孩子上楼时，脑子里有个可怕的预兆，现在他 明白了。早在去年九月时他就模糊地知道盖基要死了 ， 他就已经知道渥兹恐怖大帝已近在眼前了。也许这是胡 说，也许这是迷信一H是这是真的。他早就知道儿子 要死去的事了。路易斯手一抖，啤酒撒在衬衫上。丘吉 疲倦地抬起头想弄清楚是否这意味着那天晚上路易斯 的踢猫活动要开始了。

路易斯突然想起他问过乍得的一个问题，当时乍得 胳膊一抖，撞翻了桌上的两个空啤酒瓶的情景，有一个 瓶子碎了。乍得当时说：你不要再谈论这些事，路易斯!

但路易斯确实想谈论这些事一或者至少要想一 想这些事。宠物公墓，宠物公墓那边的那个地方。这种 想法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路易斯无法抗拒。丘吉在公 路上被撞死了，盖基也在路上被撞死了。可丘吉又复活 了，就在这儿趴着，虽然变了，变得有些令人讨厌，但 它就在这儿。艾丽、盖基和瑞琪儿都对小猫产生了一种 慢慢不喜欢它了的情绪，因为它捕杀小鸟，的确，还把 几只老鼠咬得血肉模湖，肠子都出来了，但捕杀小动物 是猫的天性。丘吉没变得十恶不赦，在很多方面，它还 是跟以前一样好。

—个声音小声说：你再理智地想想，它不像以前那 样好了，它变得像鬼似的，那只乌鸦,路易斯一还记 得那只乌鸦吗？

“上帝啊。“路易斯声音颤抖心烦意乱地大声说， 他声音怪异得自己都听不出是他自己的声音了。

噢，上帝，是的，对，当然。如果要提到幽灵或鬼 的话，这丘吉可真是个鬼般的东西。路易斯在想什么 呢？他在欺骗自己。他没有合情合理地思考，而简直是 在欺骗自己。

那真相是什么呢？你那么想知道真相，到底真相是 什么呢？

真相是自从丘吉复活后，它就再也不是只真正的猫 了。它看起来像猫，动作也像猫，但它只是在假装。人 们很难看破伪装的东西，但人们可以感觉出它不是真 的。路易斯想起有一天晚上查尔顿小姐来家做客，那是 圣诞前夕的一个晚上。大家吃过饭后坐在一起聊天，丘 吉曾跳到查尔顿小姐的膝盖上，她立刻把猫推到了地 上，嘴里还本能地发出一种厌恶的声音。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大家也没对这事说什么。但 是一这事是有的。查尔顿已经觉察出来了小猫的真实 面目。路易斯又喝完了一罐啤酒，走回到冰箱旁又拿了 一罐，一边想，要是盖基复活后也变成这样，那可太可 恶了。

路易斯打开盖，大口大口地喝着。他现在又喝醉了, 醉得很厉害，明天他肯定又是头晕脑胀的了。他可以写 本《我怎样带着宿醉去参加儿子的葬礼》;再写本《我 怎样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他》等等数不清的著作。

醉了，的确。路易斯现在想起他怀疑当时醉的原因 是可以在酪配大醉中认真思考那个疯狂的想法。不管怎 么说，那个想法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有一种魔力，是 的，最重要的是一那想法有一种魔力。

乍得的话又在路易斯的脑中响起来了 ：人们那么做 是因为人们被它给控制住了。人们那么做是因为那个坟 场是个神秘的地方。人们想扌巴这秘密告诉别人……他们 就编出种种理由来……看起来像是好借口……但大多数 情况下人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那么做，或者因为他 们必须那么做，路易斯,这些事都是些秘密的事 .....男 人的心肠更硬些 .....就像古老的米克迈克坟场上的土。

一个男人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他做了什么会得到 什么

路易斯开始回忆起乍得给他讲过的关于米克迈克 坟场的其他的事了。他开始整理分析那些话语，就像准 备参加大考之前的复习一样。

那只狗，斯波特。乍得说，我能看到带刺的电线刮 伤它的所有痕迹，但这些伤口处都没有毛，皮肉好像凹 陷进去了。

那头公牛。摩根把他那头得过奖的公牛埋在了米克 迈克坟场，他一路用雪橇把牛拖到山上去的两周后

又开枪打死了它。那头牛变坏了，真的变得邪恶了，但 我只听说过这一例是变坏了的复活的动物。男人的心肠 更硬些。它真的变得邪恶了。我只听说过这一例。大多 情况下人们那么做是因为一旦他们去过那儿，这些人就 属于那儿了。皮肉好像凹陷进去了。一个男人会种豆得

豆，种瓜得瓜的。我把猫给埋了，让它死而复生。于是它就捕食老鼠和小鸟，那也是你的地方，一个神秘的地 方。这地方属于你，你也属于它。

它真的变得邪恶了，但我只听说过这一例。

路易斯，你下一步想做什么？趁风高夜黑之时再去 那个地方一次吗？再爬那些石阶？你想让儿子就那么 死了呢还是看看他死而复頻会怎么样？

嘿一瞄，让我们走吧。

变坏了 .....惟一的动物 .....皮肉看上去 .....一个男

斯想起猴爪子的故事了，心里一阵恐惧。他不自觉地走 到门口，颤抖着手指拉开门闩，边打开门边想，这会是 帕斯科吧，穿着运动短裤站在门口，一副惨相地又来告 诫我：不要去那儿。有一首老歌怎么唱的来的？宝贝请 别走，宝贝请别走，你知道我爱你没有够，宝贝请别 走

人……是你的......他的…… 路易斯脑中漫无目的、思绪零乱地想着。他把剩下

的啤酒倒进水池，突然觉得想吐，房子也旋转起来了似 的。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是很长时间，路易斯以为这

只是他脑子里的幻觉。但敲门声一直在继续。突然路易

门开了，站在门前台阶上的是乍得，他那稀少的白 发被冷风吹得乱成一团。

路易斯想大笑。时间好像在逆转，又回到了感恩节。 很快他们就要把艾丽的小猫装进塑料袋去埋掉了。噢， 别问这是什么，让我们走吧，去看一看。

乍得问*1*路易斯，我能进来吗？"说完他从衬衣 兜里拿出盒烟，抽出一根放到嘴里。

路易斯说?告诉你吧，天晚了，我喝了一大堆啤 酒。“

"啊，是啊，我能闻出来。"乍得说。他擦亮了一

根火柴，风给吹灭了。他用手拢着火又擦亮了一根，但

乍得两手颤抖，火柴又被风给吹灭了。他拿岀第三根火 柴,准备擦亮时，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路易斯问:" 我点不着火柴*，*路易斯，你是让我进去呢，还是不让?

*II*

路易斯退到一边，让乍得走了进来。

三十八

路易斯和乍得两人坐在餐桌旁，桌子上放着啤酒。 路易斯有点惊讶地想,这是第一次我们两人在我家厨房 喝啤酒。突然艾丽睡梦中大声哭叫起来,两个人一下子 僵住不动了，像儿童的游戏中的雕像一样，接着哭声停

了。

路易斯说*1*好了，你在12点一刻来有什么事呢？ 我儿子今天就要被埋掉了。乍得，你是我的朋友，但这 也有点过分了。”

乍得喝了 口啤酒，用手掌抹了一把嘴，然后直视着 路易斯，眼中带着明了的神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 这儿来。路易斯，你在想些不应该想的事。比这还糟的 是，我怕你正在考虑这些事呢。”

路易斯说我什么也没想，只想着该上床睡觉了。 明天还得去埋葬我儿子呢。“

乍得轻声说我该为你内心的痛苦负责。因为我

知道，可能是我导致了你儿子的死。"

路易斯吃了一惊，抬头问：'什么……乍得，别说疯 话！"

乍得说?你在想扌巴他埋到那儿去。路易斯，你不 用否认你有这种想法。"

路易斯没回答。

乍得说！’那个地方对人有多大的影响力呢？你能 告诉我吗？不能，就是我自己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而 我在这儿已生活了一辈子。我了解米克迈克人。那儿一 直被认为是他们的圣地一但是并不见得是个好地方。 斯坦尼哗跟我说过，我父亲也跟我说过，不过是后来的 事了，是在斯波特第二次死后。现在米克迈克人、缅因 州和美国政府在法庭上争论到底谁该拥有那片土地。路 易斯，没人知道到底谁该拥有那片地，再也没人知道了。 历史上有许多人都宣称过那片土地归他们所有，但没有 谁能永久拥有。为了土地所有权问题人们争论不休，随 着时代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土地的拥有问题也不断在变 化。“

路易斯忍不住问（难道人们没有文件记录吗？ “ 乍得又点了一支烟说：’噢，有，不过都太古老了。 像你家这片地的所有权及面积就像这样。很早以前是从 耸立在里治山上的一棵大枫树那儿开始，一直到奥灵顿 河边上,都是属于原来土地所有人的。但1882年大枫 树倒了，到1900年树都烂得没影了。奥灵顿河也因泥 土堆积变小，经过十年的变化成了沼泽了。这么一来， 土地所有权问题就乱套了。不过对安森来说这无所谓， 因为他在1921年被闪电击中,死在了坟场那儿。"

路易斯盯着乍得，乍得啜了口啤酒，接着说这 无所谓，历史上土地所有权问题总是人们纠缠不休的问 题,争来争去只帮助律师们赚了钱，狄更斯很了解这一 点。我认为最终印第安人会收回去的，我想这也是对的。 但是，路易斯，这些事都不重要，我今晚来是为了告诉 你迪姆和他爸爸的事。“

"谁是迪姆? “

"迪姆是路德楼镇的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 是1942年离开这儿出国去打希特勒的。1943年被放 在一个上面盖着国旗的棺材里送了回来。他死在了意大 利。他爸爸比尔一辈子都住在这个镇里的。他接到电报 后几乎都疯了……后来他镇定下来了。你知道，他知道 米克迈克坟场。于是他决定了要做什么。“

路易斯又觉得浑身发冷，他长时间地盯着乍得，想 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乍得是否在说谎，但乍得是认真的， 故事是真的。路易斯终于问道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 告诉我呢？在我们埋了小猫以后，我问你是否有人在那 埋过人，你说没有。"

乍得说?因为那时你不必知道，而现在你需要知 道这事了。“

路易斯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只他一人在那儿埋 过人？"

乍得严肃地说就我所知，只他一人。是否就只 他一人试图在那儿埋过人呢？我就不知道了。路易斯， 我对这很怀疑。人们试过的东西可能是已经试过好多次 了。“

乍得低头看着自己长满老人斑的手，客厅里的钟轻 声地敲了几下，已是12点半了。

“我想，像你们做医生的总是通过症状来诊断疾病, 我决定直接和你谈谈是因为我听殡仪馆的人说你订了 一个套筒式坟墓而不是密封式的。“

路易斯看了好一会乍得，什么也没说。乍得脸变红 了，但并没移开视线。

路易斯终于说*1*乍得，听起来好像你在探听窥视 我似的，我觉得很遗憾。“

"我没问殡仪员你买的是哪一个。“

"也许没马上问吧。"

但是乍得没回答，虽然他脸色更红了，他的脸色快 接近深红色了，但他的眼睛却并没有回避路易斯。最后 路易斯叹了口气，他觉得累极了。"噢，算了吧，我不 在乎。也许你还是对的呢。也许我是想过。要是那样的 话，也已经过去了。我没想过要订什么样的墓穴，我只 顾想着盖基了。“

“我知道你一直在想着盖基。但是你知道各种样式 的墓穴是有所不同的，你的舅舅是个殡仪员。"

是的，路易斯知道这两种墓穴的差别。密封式的是 用水泥浇铸，再用钢筋加固，然后仪式过后用水泥盖板 盖上,再用一种类似热沥青似的东西封严的墓穴，这种 墓穴可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要想打开这种墓穴需要用 吊车来掀开浇铸牢固的水泥盖板，不是一两个人用镐和 锹就能解决的事。而套筒式的就简单多了，不过是大水 泥柜子似的东西，上面不是封口。葬礼仪式完后把棺材 下到墓穴里，然后教堂司仪把两块顶盖拿来，用铁丝绑 在一起,再盖到墓穴上，每块顶盖大概60磅,也许70 磅，最多80磅重。不需要浇铸封口 ,这种墓穴很容易 撬开，乍得就是指这个意思。这种墓穴很容易打开，这 样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儿子的尸体取出来，埋在别的什 么地方。

嘘……嘘，我们不应该讲这些事，这些事是秘密。

路易斯说是的，我知道两种墓穴的差别，但我 没想……没想你以为我在想的事。“

"路易斯”

路易斯说太晚了，太晚了 *，*我喝醉了，心直疼。 要是你想要给我讲个故事的话，那你告诉我吧，我们该 结束这话题了。“路易斯心里想，也许我该喝马丁尼酒, 这样他来敲门时我可能已经醉得睡过去了。

“好吧，路易斯。谢谢。"

"你接着讲吧。"

乍得沉默了一会，想了想，然后开始讲了起来。

三十九

“在那时 .....我是说，在大战时……火车还在奥灵顿 停车呢，比尔在车站雇了一辆车，把儿子迪姆的尸体从 火车上运到外面的灵车上。比尔站在灵车边，脸色铁青, 没有流泪。他把儿子的尸体送到了殡仪馆，两天后埋在 了悦目墓地。噢，路易斯，我忘了跟你说，比尔的太太 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就死了 ,到迪姆死时，她已去世10 年了。这跟后来发生的事有很大关系。要是他们还有个 孩子，比尔会好过些。你说是吗？还有个孩子会让比尔 觉得还有别人也在痛苦，他就能好受些。我想是这样的, 你就比他幸运一（尔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我是说，你还 有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她们都还好好活着呢。按比尔从 部队接到的信上说，迪姆是在冲锋时倒在机关枪子弹下 的。他在1943年7月15日死于罗马，死后得到了银 星奖章。20日尸体被运回家乡*,22*日下葬的。但是下 葬后的四五天后，路德楼镇的邮递员玛基说在路上又看 到了迪姆，她吓得差点没把车开到路边去。你能理解为 什么。她回到邮局,把邮包和没送发完的邮件向乔治的 办公桌上一扔，告诉乔治她要回家，回家上床好好安静 -To

"乔治问：玛基，你生病了吗？你脸色苍白啊。' "玛基说：我看到了我2中见过的最可怕的事。

不过我不想告诉你。我也不会告诉布莱恩，或是我妈妈, 或任何人。等我死了去了天堂要是耶稣让我告诉他的 话，也许我会告诉他。但我不相信。，然后她就走了。

"大家都知道迪姆已经死了，前一周班格市的《每 日新闻》报和《美国人》报上都登了他的照片和事迹。 镇里一半的人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但是玛基却在这儿 又看见了他，看见他在路上走着*，*踉跄地走着。这事是 她20年后告诉乔治的，那时她快死了，乔治跟我说她 好像想把她见到的一切告诉什么人，乔治说好像这事在 玛基的头脑里一直吞噬着她似的。

〃玛基说，她看到达姆脸色苍白，穿着一条旧裤子 和一件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但那天温度很高，就是在 阴凉的地方也一定有华氏90度了。玛基说迪姆的头发 直立着，眼睛像面包围上的葡萄干。她说，乔治，我那 天见到了一个幽灵，就是它吓坏我了。我从没想过自己 会见到这种东西，但它就在那儿。

〃噢，事情传得很快。其他人也看到了迪姆。有位

斯特拉顿小姐，我们叫她小姐，因为没人知道她是单身 一人，还是离了婚，还是守了寡什么的。她在路边有一 个两间的房子，她有许多爵士乐唱片，有时她就举办一 个小舞会，要是有点钱就可以那么做。她是在自己家的 门廊里见到迪姆的，她说达姆走到路边停下来了。她说 迪姆就站在那儿，两手悬在身体两侧，头向前倾着，就 像一个拳击手一样。她说她站在门廊里，吓得心怦怦乱 跳，人都动不了了。她说后来迪姆转过身，就像个醉汉 转身一样，一只腿伸出去后，另一只脚才转，差点摔倒。

她说迪姆直视着她，她手上一点劲都没有了，手里拿的 篮子掉在地上，篮子里洗好的衣服又弄脏了。路易斯，

她说他的眼睛看上去死气沉沉模糊不清像两块鹅卵石。 但是迪姆看见她了 .....他咧开嘴巴……她说迪姆跟她说

话了，问她还有那些唱片吗，因为他想参加她的舞会， 也许就在那天晚上也行。斯特拉顿小姐赶快走回屋里 了,她几乎一周没敢再出门，不过一周后事情已经结束

了。许多人都见过迪姆，他们中有些现在已经死了 ..... 不过还有几个老家伙比如我还活着，如果你问对了的 话，他们也会给你讲这事的。我们看见他在公路上来回 走动。在离他爸爸住的一英里以东的地方，整天来来回 回的，大家也都知道，他还整夜地来回走动，总是脸色

苍白，头发像箭一般直立着，衬衫也不系好，脸上的表 情……他脸上的表情……”

乍得停下来点了支烟，抖灭火柴，通过飘浮的蓝色 烟雾看着路易斯,虽然故事听起来一当然，这几乎太 不平常了，但乍得的眼睛里没一点说谎的神色。他接着说：〃你知道，人们在电影和小说里描述过海地的僵尸。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些东西。在电影里这些僵尸蹒跚而 行,死气沉沉的眼睛直勾勾地向前看着，行动又慢又蠢。 迪姆就像这种样子，路易斯，他就像电影里的僵尸，但 他不是。还有些别的事，他的眼神里面有种隐藏着的东 西，有时你能看出来,但有时又看不出。路易斯，他眼 神里有种隐藏的东西，我认为我不想把它称做思考，我 真不知道该叫什么。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东西。像他告诉 斯特拉顿小姐他想参加她的舞会一样，路易斯，迪姆身 上有种怪东西，像从什么地方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似的。

你看着他会想:’要是他摸我一下的话，我准会大声尖 叫起来的。’就这种感觉。

□□

"迪姆就这样白天黑夜地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

有一天我下班后回家 .....噢，一定是7月23日左右， 看到家里有乔治。本森和阿兰三个人在我家里后面的门 廊里坐着喝冰镇的茶呢。诺尔玛也坐在那儿，但一句话 也没说。乔治正用手按摩着他那断了半截的右腿，那是 在铁路上工作时断的。他对我说这事有些过分了， 邮局的一个女邮递员不愿意在那条公路上送邮件了，这 是一件事。另外也开始引起政府的骚乱了。，

〃我问他:’你说引起政府骚乱是什么意思？，

"本森说国防部给他打了个电话，一个叫金斯曼的 陆军上尉说有四五个人写匿名信给他们，反映这件稀奇 古怪的事。金斯曼对此事有些担心，因为要是—人写 一封信的话他们会认为是在开玩笑，一笑了之;要是一 个人写了一系列的信来反映的话，他们会通知州警察 局，告诉他们可能有个精神变态的人对比尔家深恶痛 绝。但这些信是不同的人写的，可以从信的笔迹上看出 来。这些人都在反映一件古怪的事:要是迪姆死了的话, 现在又怎么可能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呢，就像一具活 尸一样。

〃这个金斯曼说要是此事不能平息的话，他就派人 或亲自来查看，他们想知道迪姆是否真的死了，或是开 小差了，或是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部 队记录乱七八糟的，也想弄清楚若棺材里埋的不是迪 姆，那又是谁。

“噢，路易斯，你可以想象出这事有多乱，我们坐 在那儿边喝茶边谈论这事，几乎用了一个小时。诺尔玛 问我们想吃些三明治不，但没人想吃。我们最后决定一 起去比尔家。我永远永远忘不了那天,即使我活了 160 岁也忘不了，那天天气非常热,太阳隐在云彩后就要下 山了。我们谁也不想去比尔家，但我们必须去，诺尔玛 早就知道这一点，她找了个借口把我叫到屋里说;’你 别让他们犹豫不决再往后拖这事了。乍得，你们得去解 决一下这事。这事太让人讨厌了。

乍得平静地打量着路易斯，接着说*1*路易斯，她 就是这么说的，用她的话说，这事令人讨厌。她还小声 对我说：乍得，要是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你就快 跑。别管别人，他们得自己小心些。你记住我的话，要 是发生什么事，你就赶紧跑。，

,我们坐着本森的车，四个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路易斯，我们都吓坏了，不过有一个人真说了一句话， 是阿兰。他对乔治说f比尔一定去过15号公路北边的 那片林子，我敢打赌。’没有人回答，不过我记得乔治

点了点头。

“啊，我们到了比尔家，阿兰敲的门，但没人来开 门，于是我们就绕到他家的后院，他父子俩都在呢。比 尔弯腰坐着，面前放着一罐啤酒，达姆在院子后面，抬 头盯着即将落山的血红色的太阳，脸上被夕阳洒上了一 层橘黄色，像被谴责又活了似的。比尔，看起来就像一 下子老了 7岁。衣服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的，我想他可

能瘦了 40磅。他眼睛深陷，左边嘴角不断抽动，发出

嘀嘀的声音。“

乍得停下来。好像在考虑什么，然后令人难以察觉

地点了一下头，说:〃路易斯，他看上去糟透了。达姆 回身看了我们一下*，*然后张开嘴笑了。看到他张嘴就会 让人想尖叫了。后来他又转过身去看落日。比尔说:' 我没听见你们敲门啊。’当然，他在说谎，因为阿兰敲 门声很大，足以惊动聋子了。没人想要说什么似的，于 是我先开口了，我说f比尔，我听说你儿子战死在意 大利了。’比尔直视着我说那是个错误。z我问是 吗？’比尔说：你没看见他就站在那儿吗？’阿兰问 他：那你前些天埋的那个人是谁呢？’比尔说f要是 我知道是谁就好了。我也不在乎是谁。’比尔站起身想 拿支烟，但却把烟全碰到地上了，想捡起来时又弄断了 两三支。本森说f也许我们得掘开墓地检查一下。你 不知道吧？比尔，该死的国防部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们 想知道是不是里边埋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迪姆。，比 尔大声说f噢，里边埋的到底是什么，这与我无关， 是吗？我找回了我儿子，迪姆有一天回家来了。他被炸 弹震昏了，或是发生了别的事，他现在是有点怪，但他 会恢复过来的。'

"我突然对比尔生起气来，我说f比尔，咱们别 说这个,要是国防部派人来挖墓，他们会发现棺材里空 无一^,除非你把你儿子带出去时往里面装满了石头。 我想你没装。我知道怎么回事，这儿所有的人都知道怎 么回事。你去了那片林子，你给自己和这个镇子惹下了 大麻烦。’比尔说：你们这帮家伙走吧，我不用给你们 做什么解释，或是说自己有道理什么的。我收到电报时, 感到对生活一下子绝望了，我能感觉到自己对生活的绝

望，就像尿湿了裤子一样。啊，我又得到了儿子。他们 没权利抢走我的儿子，他才17岁。他是他妈妈留给我 的所有的一切，这合法极了。所以去它的部队，去它的 国防部，去它的美国，也去他妈的你们吧。我又得到了 他，他会恢复过来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现在你们 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比尔说完嘴里又发出了嘀嘀 的声音,他的额头上冒出了大滴大滴的汗水，那时我看 出他疯了，我也会疯的，和那个……那个东西生活在一 起。〃

路易斯觉得胃里一阵恶心。他喝啤酒喝得太多太快 了，很快这些啤酒就会冒上来。肚子里沉甸甸胀乎乎的 感觉使他更相信一会啤酒就会全冒上来的。

乍得接着说："好吧，我们无能为力了。我们正准 备要走,本森说了句：比尔，愿上帝助你。’比尔说f 上帝从没帮过我，’我自己帮助自己。‘就在这时，迪姆 向我们走过来。路易斯,他走路的姿势很不正常，像一 个老极了的人在走路似的。他先高高地抬起一只脚，然 后放下来，接着拖一下，再抬起另一只脚，就像只螃蟹

走路似的。他的手悬垂在腿的两侧。他走近后，我们能

看到他脸上那红红的斑痕，像雀斑或小的烧伤后留下的 痕迹，我想那是机关枪子弹打中他后留下来的，几乎快

把他的头炸掉了。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坟墓里的腐臭味。 我看到阿兰举起只手捂住了鼻子和嘴。那臭味令人难以 忍受。你几乎快能看到他头发里蠕动的蛆了 ....."

路易斯沙哑着嗓子说："够了，我听够了。"

乍得带着不屈不挠的劲头说："你还没听够。是的, 你还没全听到呢，我没法描绘，事实比这可怕得多。除

非人们亲眼所见，否则他们根本不明白这有多糟。路易

斯,他死了，但又活了，而且他 .....他……他知道好多事 情。“

路易斯向前探身问："知道事情？ “

“是啊。迪姆看了阿兰好长时间，好像是笑着看似 的，反正人们能看到他的牙齿，然后他低声说，好像人

们得探身注意地听才能听到似的。他声音怪异地对阿兰

说：’你妻子正跟和她一起在药店工作的那个男人在做 爱呢。阿兰，你怎么看这事?她兴奋地在尖叫，你怎么 想？，阿兰像喘不上气来了似的，你能看出这对阿兰是 一个很大的打击。他现在在一所老人看护院，这是我最 后一次听说的，他一定快90岁了。发生那事时，他大 概40岁左右，镇里有些闲言碎语讲他的第二个妻子。 她是他的小姨子，她是在大战前来跟阿兰和阿兰的第一 个妻子露西生活的。后来露西死了，一年半以后阿兰娶 了这个女孩。她叫劳琳，他们结婚时，她只有24岁。 你知道,他们结婚以前就有人说她的闲话。要是男人的 话，人们就会说这个女孩自由散漫，无拘无束，不太在 意的。但女人们都认为她可能很放荡。可能阿兰也有那 种想法，所以，他说：’闭嘴！闭嘴，要不我揍扁你， 管你是什么呢！,

“比尔也说：迪姆，住口。’你知道，比尔看上去 比往常糟得多，好像也许他就要吐了或是昏死过去似 的。他又说了一遍：迪姆，你住口。’

“但达姆根本没理他爸爸。他回身看着乔治说:’ 老头，你极宠爱的孙子正盼着你死呢。他想要的就是你 的钱，他以为你在银行存了好多钱呢。这就是为什么他 巴结你的原因，但他在你背后却取笑你。他和他的妹妹, 叫你老木腿。’路易斯,迪姆越说声音变得越恶毒起来, 听起来就像乔治的孙子说话的声音似的……迪姆接着 说：老木腿，要是他们发现你穷得一文不名，他们不 向你报复才怪呢！’乔治听后连连倒退，他的假肢绊了 一下，他倒在了比尔家的门廊上，压在了啤酒罐子上。 乔治脸色苍白。比尔站了起来，对着儿子咆哮着f迪 姆，你给我住口 ！’但是迪姆不听他的，他接着又说了 本森和我的一些坏话，他几乎是在狂骂我们了，他尖声 叫喊着。我们开始后退，开始往外跑，拖着乔治一起往 夕卜跑，因为他的假腿不好使了。我最后看了迪姆一眼， 他在后院草地上的晒衣绳旁边，在落日的映照下，脸色 血红，脸上的斑痕极明显，头发乱蓬蓬的......他一边大 笑一边一遍遍地尖叫着:’老木腿!老木腿!奸妇的丈 夫！奸妇的丈夫！妓院的王八！贪污犯再见！绅士们！ 再见！再见！’接着是他的大笑，但笑声像在尖叫，真 的像他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在尖叫尖叫...... “

乍得停住了话头，他的胸脯急促地上下起伏着。

路易斯说："乍得，迪姆说的关于你的事是真的 吗？”

乍得喃喃地说："是真的，老天！是真的。我过去 经常去班格市的一个妓院。逛妓院可能好多男人都有 过。我也有那种冲动，想与个陌生的人做爱，或是付钱 给某个女人让她做些男人不会让妻子做的事。路易斯， 男人们有自己的天地，我做的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诺尔 玛知道了的话她不会离开我，但她心里面某种让人感到 亲切和甜蜜的东西将永远消失了。"

乍得眼睛红肿模湖。路易斯想，老人的眼泪可不怎 么可爱。但是当乍得从桌对面伸过手来时，路易斯还是 紧紧地抓住了老人的手。

乍得过了一会说："他只讲那些坏事，只是那些坏 事。上帝知道每个人一生中总做过些坏事的，不是吗？ 两三天以后，劳琳永远地离开了路德楼镇。镇里有人在 她上火车前见过她，说劳琳两个眼眶带着青紫的伤痕。 阿兰从没说过这事。乔治1950年死了，我从没听说他 给孙子、孙女留了什么东西。本森被解除了公职，原因 正是迪姆所说的。我想你不必知道确切的原因，我想可 能是他滥用镇上的公用基金，还有人说要送他进法庭受 审，不过人们倒没那么干，丢了官职对他的处罚已经足 够了。他一生都想做个大人物。但这些人都有优点的。 我的意思是，人们很难记住大家的优点。正是本森在战 前为东区总医院创立了基金会，阿兰是我所认识的最慷 慨大方的人，老乔治只想能永远管理邮局。但是人们只 想谈论坏事，人们只记得那些坏事，路易斯，迪姆参战 前是个正常的好孩子，可能有点笨，但心肠很好。那天 晚上我们看到的那个抬头看着太阳的东西......那是个怪 物，也许是个僵尸或魔鬼什么的，也许那东西根本没什 么名字，但米克迈克人会知道那是什么的，不管有名或 无名。"

路易斯木然地问："是什么？ ”

乍得深深吸了口气，停了一会，然后平静地说："就 是被温迪哥幽灵触摸过的东西。“接着他看了一下表说: "啊，路易斯，太晚了，我说的太多了，比我想说的多 出九倍还多了。”

路易斯说："才不是的，你一直都很健谈的，再给 我讲讲结局怎么样了。〃

乍得说："两天后比尔家着了一场火，房子全烧掉 了,阿兰说毫无疑问火是人有意放的，有人把厨房灶用 油倒在房子前前后后，火熄灭了三天后，人们还能闻到 烟味。"

"那他们两人都被烧焦了。"

“噢，是的,他们都被烧焦了。但是在着火之前两 个人就都死了。比尔用手枪打死了迪姆，打了两枪，击 中了胸部。人们推测是比尔先杀了儿子，把儿子放在床 上,然后四处倒上厨房灶用油，接着自己坐在收音机旁 的安乐椅上，用火柴点燃油，饮弹自杀了。人们在他的 手里发现了那只手枪。”

路易斯说了句："上帝啊。"

乍得接着说："两个人都烧焦了，但镇里的尸检官 说好像迪姆是两三周前就死了似的。”

\_片沉寂。

乍得站起身来说:"路易斯，我说可能是我杀害了 你的儿子，不是在夸张，可能真的有些促成了他的死呢。 米克迈克人了解那个地方，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他们使 那地方变成那个样子的。米克迈克人不是自始至终就在 这儿的。他们可能来自于加拿大、俄罗斯或是亚洲，他 们住在这儿，在缅因州可能有1000年，也许2000年 To很难说得清，因为他们没留下什么标记。现在他们 又走了……有一天我们也会这么走的。但不管谁在这儿, 那个地方总是存在的。路易斯，那地方不是说谁拥有它 谁就可能了解它的秘密的。那是个邪恶的坏地方，我不 是有意带你去那儿埋小猫的。现在我知道了，那儿有一 种魔力，要是你知道这对你和你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就 能意识到它。我意志薄弱，没能战胜它，你救了诺尔玛, 我想报答你，结果那地方却把我的好心变成了它的恶 意，那儿有种魔力，我担心现在那儿又充满了魔力，我 担心它通过我找上你，又找上了你的儿子，在你的儿子 身上显现出来。路易斯，你明白我说的话吗？”乍得眼 里带着请求的神色看着路易斯。

路易斯说："你是说那个地方早就知道盖基要死了 *，*

是吧？”

“不，我是说是因为我向你介绍了那个地方的魔力, 可能是它让盖基死的。我是说可能我本是好意，没料想 却要了你儿子的命，路易斯。"

“我不信。"路易斯最后声音颤抖地说。他不相信, 不会相信，不能相信。

路易斯紧紧地抓着乍得的手说:"我们明天就要埋 葬盖基了，在班格市。他将长眠在班格，我不会再想去 宠物公墓或爬上山去，去那个地方了。"

乍得严厉地说："你发誓!你发誓r

路易斯说："我发誓。”

但是在路易斯的大脑深处,他仍在沉思……发誓不 去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四十

那天夜里,路易斯梦见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没 有轰隆作响的奥灵科的大卡车，没有差点就要抓住盖基 衣服的那一幕，也没有后来瑞琪儿丧魂失魄的样子，没 有艾丽拿着照片坐在盖基椅子上的情景，也没有跟岳父 扭打的场面，更没有乍得讲的关于迪姆的可怕的故事。

路易斯记得的只是就在盖基要跑到路上的一刹那， 他向前一扑，一把将儿子拖了回来，而自己也摔在了地 上，鼻子流血了。一会后瑞琪儿也赶了上来，向盖基叫 着："盖基，再也不要在公路上跑了！再也不要！再也 不要！公路太坏了 ,太坏了 r —家人惊喜交集地哭作 一团。路易斯想，要是儿子真的被撞死了，妻子会疯的。

但盖基没有死，那只是路易斯在五月份一个阳光灿 烂的下午产生的一种可怕的想象。盖基逐渐长大了，上 了文法学校,7岁时他开始参加宿营活动,他表现出游 泳的天才。10岁时他已经离家在外参加一夏天的童子 军宿营了，11岁时他得了好多奖，他长高了，但仍然 是那么可爱。他在高中获得了优秀学生的称号，还是校 游泳队的成员。到］7岁时，盖基声称要改信天主教， 路易斯并不奇怪，但瑞琪儿有些沮丧，她相信儿子改信 天主教是受跟他约会的那个女孩的影响。瑞琪儿认为儿 子不久就会成家立业了。到盖基40岁时，可能他家里 就会有9个或10个小天主教徒了。

路易斯对儿子的看法跟瑞琪儿不同。他认为盖基虽 然改了宗教信仰，但他并没娶那个女孩。他继续上学， 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了奥林匹克游泳比赛。在 路易斯费力冲刺地救了儿子的16年之后，他和妻子看 到儿子为美国赢得了一枚金牌。当新闻记者忙着为他拍 照时，当奏响美国国歌时，盖基睁大眼睛，平静地看着 国旗。他脖子上带着闪亮的奖牌。路易斯激动地哭了， 他和瑞琪儿都哭了。

他转身拥抱着妻子，声音沙哑地说："我想这概括 了 一切。"但妻子惊恐地看着他，脸好像一下苍老了许 多，国歌声渐小。路易斯回头看到电视里出现了另f 男孩,是个长着卷发的黑人孩子，头上的水珠还在发光 呢。

这概括了一切。

他的帽子。

他的帽子里……

噢，上帝，他的帽子里满是鲜血。

路易斯在7点钟醒来了，天下着雨，很冷。他手里 紧抓着自己的枕头。他的头和心一样在怦怦直跳，疼痛 一阵阵涌来。他打了个嗝，一股酸水冒上来，胃里很难 受。他一直在哭泣，枕头都让泪水浸湿了。他想，即使 在梦里，他也了解真相，还为此哭泣了。

他起了床，心剧烈地跳着，撞击着他的胸口，是因 为宿醉的原因。他飽想着走进厕所，刚走到马桶前就大 吐了起来。他闭着眼睛，跪在地上吐个没完，直到最后 觉得自己真能站起来了，才站了起来，拉住阀门把手， 冲了马桶。他走到镜子前看自己是否眼中充满了血丝。 但玻璃镜子上罩着一块布，路易斯才想起来，瑞琪儿把 家中所有的镜子都用布盖上了。

没有什么奥林匹克游泳比赛，路易斯边走回自己的 床边坐下来边想。嘴里喉咙里全是那种酸味，他发誓以 后再不喝啤酒了，这不是他第一次发誓，也不是最后一 次。没有什么奥林匹克游泳比赛，没有在大学里的好成 绩，没有什么天主教的女朋友或改变信仰之事，什么都 没有。有的只是孩子的鞋都掉了，裤子被车拖得里朝外*，* 儿子那健壮可爱的身体，几乎快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帽 子里满是鲜血。

此时，坐在床上，在这宿醉中，听着窗外的雨敲打

着窗户的声音，路易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了，这 悲痛使他忘记了一切。他手捂着脸，身体前后摇动着， 放声大哭起来。他边哭边想，要是再有一次机会能让儿 子活下来，让他做什么都成，做什么都成。

四十一

盖基是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下葬的。那时雨已经停

了，但天上还飘浮着几片散落的云。大部分去墓地的人

都拿着殡仪员为他们提供的黑雨伞。

瑞琪儿要求葬礼主持人读《马太福音》中的一段安

魂词，路易斯站在坟基的一端，刚好正面对着他的岳父。

有一刻戈尔德曼看了路易斯一下，又垂下了眼帘。今天 他没有想再打仗的意思了。他脸色惟悴，形容枯槁，更 像酒鬼了，路易斯感觉他给人的印象是不知自己身在何 处的样子。路易斯想尽力使自己同情他，却怎么也同情 不起来。

装着盖基的小小的白棺材下到了套筒式的墓穴里。 墓穴边用刺眼的绿色毯子铺盖着，还有几篮子花。路易 斯向葬礼主持人的肩膀上望去，只看到他身后有一座小 山，上面全是坟墓。路易斯边看边沉思着。忽然葬礼主 持人说:"让我们低头为死者默默祈祷。"路易斯愣了 会，才反应过来。当葬礼主持人说完,阿门“后，路易 斯拉着瑞琪儿的手，领着她走开了。瑞琪儿小声说了句 抗议的话,想再多待一会，但路易斯坚决地拉走了妻子。 他们走近汽车,路易斯看到葬礼主持人正在从人们手里 收走雨伞，然后递给一个助手，那助手把伞都放到了一 个架子上。路易斯右手拉着妻子，左手拉着女儿带着白 手套的小手。艾丽穿着她参加诺尔玛葬礼时穿的那套衣 服。路易斯把她们送到了汽车上后，乍得走了过来。他 看上去也像一夜没睡。乍得说："路易斯，你还好吧？" 路易斯点点头。

乍得弯腰向车里问："瑞琪儿，你怎么样？ ” 瑞琪儿小声说："我没事，乍得。"

乍得轻轻地抚了瑞琪儿的肩膀一下，然后看着艾丽 问："你怎样，宝贝？"

"我挺好的。"艾丽说完张大嘴巴笑了一下，好像 要给乍得看她是挺好的似的。

"你拿着的是什么画啊？ ”

有一刻路易斯想，女儿会抓紧镜框，不让乍得看， 但艾丽怯生生地痛苦地把照片递给了乍得。乍得用他的 大手接了过去。那大手粗糙笨拙，好像只适合做铁路上 的活，但正是这双大手的手指曾灵巧地拔出了盖基脖子 上蜜蜂的刺。

乍得说："噢，不错。你用雪橇拉着他，我敢打赌 他喜欢那样，是吗，艾丽？”

艾丽开始抽泣，她边哭边点了点头。

瑞琪儿开始说了些什么，但路易斯用力握住了她的 胳膊，仿佛在说，你别说话。艾丽哭着说："我过去总 拉着他玩。他总是大声笑个不停，然后我们就回到屋子 里，妈妈就会给我们准备好可可茶，然后对我们说f 把你们的鞋子放好。’盖基就会举着鞋子尖声叫，鞋子!

鞋子，，声音可大了，叫得人耳朵都疼。妈妈，你还记 得吗？"

瑞琪儿点了点头。

乍得把照片还给艾丽说："是啊，我敢说那是一段

好时光。艾丽，也许他现在是死了，但你可以在记忆中 记住他。”

艾丽擦了一下脸说："我会的，我爱盖基。克兰道 尔先生。”

乍得俯下身子，伸头亲了一下艾丽说："我知道你 爱他，宝贝。”然后站起身来，他眼色严厉地看了路易 斯和瑞琪儿一下。瑞琪儿看到了他的眼色，有些迷惑不 解，还有些心里不快。但路易斯很清楚。那眼神是在说:

"你们为她做了些什么？你们的儿子死了，但你们的女 儿还活着。你们为她做了些什么？"

路易斯移开自己的目光，他还不能为女儿做些什

么,现在还不能。她得尽量自已逐渐减少痛苦，他现在 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他的儿子。

四十二

晚上天又阴了，天空浮着乌云，又起了大风。路易 斯穿上夹克，拉上拉链，从墙上取下车钥匙。

瑞琪儿问："路易斯，你要去哪儿？"她说话的声 音里仿佛对此毫无兴趣的样子。吃过晚饭后她又开始哭 了，虽然是小声抽泣，但她却止不住。路易斯已经强迫 她吃了一片镇静剂，现在她手里拿着翻到填字游戏一栏 的报纸坐在那儿。艾丽在另一间屋子里静静地看电视， 盖基的照片放在她的腿上。

"我想去吃点比萨饼。"

“你晚饭时没吃饱吗？ “

"我那时好像不饿。"路易斯先说了句实话然后又 加了句谎话，“我现在有点饿了。“那天下午3点到6点 之间，他们在家里举办了盖基葬礼的最后一个仪式。这 是一个吃东西的仪式。史蒂夫和他妻子带了f又堡面 条蒸饼,查尔顿带了一个趣奇饼，她说这种食物能放很 长时间，热起来很容易。丹尼克夫妇带了个烤火腿。戈 尔德曼夫妇也带了各种各样的冷食和奶酪来了，他们两 人谁也不跟路易斯说话，也不走近他。路易斯并不觉得 后悔。乍得也带来了奶酪，一大块他最喜欢的那种奶酪。 丹得丽芝夫妇拿了一个翅果酸橙饼。哈都带了些苹果。 用食物来寄哀思的仪式显然超出了宗教仪式。

这是一个葬礼宴会，虽然很静，但并不限制人们喝 酒,当然会比一般的晚宴上的酒要少些，但还是有酒的。 喝了几杯啤酒后，路易斯想讲几个他的舅舅卡尔给他讲 过的几个葬礼上的小轶事，比如西西里人的葬礼上未婚 女子会抢死人的盖尸布，过后睡觉时放在枕头下，因为 她们相信这会给她们的爱情带来好运气；爱尔兰人在葬 礼上会把死人的脚趾绑在一起，因为古代凯尔特人认为 这样可以防止死人的幽灵到处乱走。卡尔舅舅说这种在 死人的大脚趾上绑上写着"送达即死去"的标签的风俗 可能就是爱尔兰人那种迷信的延续。路易斯看了看众 人*，*觉得这些故事还是不说为好。

瑞琪儿只有一次悲痛得受不了，她妈妈安慰着她。

瑞琪儿紧紧搂着她妈妈，靠在她的肩上抽泣着，那种放 松和发泄是一种什么都不在意了的样子。这在路易斯身 上她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也许是因为她认为他们两个对 盖基的死都应承担责任，或是因为路易斯整天神情恍 惚,根本不安慰她的缘故。不管怎么说，她开始向她妈 妈寻求安慰，而她妈妈也正在这儿和女儿一起哭泣，安 抚着她;戈尔德曼先生站在她们身后，手抚摩着女儿的 肩膀，带着胜利者的神色看着路易斯。

艾丽手里捧着一个银盘转圈走着，银盘上面放着插 着牙签的食物卷。她胳膊下紧紧地夹着盖基的照片。

人们安慰着路易斯，他向他们点头致谢，但他的眼 睛好像很迷惘。他的神情有点冷漠，人们都以为他还在 想着过去，想着那场事故，想着以后没有儿子的生活;

没有人（也许甚至乍得也不）会想到他在思考怎样把盖 基从坟墓中用好办法挖出来，当然，这不是他自己的本 意非要做什么事，只是因为他得使自己脑子中想着些 事。这不是他自己的本意要做什么事的。

路易斯把车停在奥灵顿商店门口，进去买了两箱啤 酒，然后打电话给拿波里比萨饼店要了一个洋葱、胡椒加蘑菇的比萨饼。店里的伙计问：〃先生，您能告诉我 一下您的名字吗？""我叫路•克利德。"路易斯回答说, 心里却想着渥兹恐怖大帝。

"好的,路，我们现在很忙，所以等做好的话可能 要用45分钟 .....您看行吗？ ”

"没问题。〃路易斯说完挂上了电话。路易斯回到

车上，用钥匙打开车的发动机，他突然想到在这个地区 也许有20家比萨饼店，他却选了离悦目墓地最近的一

家。而自己的儿子就葬在悦目墓地。他不安地想，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这儿的比萨饼做得好，不用

冷冻面圈，他们自己做面

,先扔起来，再接住，人们

在那儿可以看着他们做，而盖基过去一看到就忍不住大

笑起来吗

他斩断了自己的思绪。

路易斯开车驶过拿波里比萨饼店向悦目墓地开去。

他想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但是有什么危害呢？ 什么危害也没有。

路易斯把车停在墓地的对面，穿过马路向墓地的大 铁门走去,大铁门在夕阳下闪着暗淡的光，上面是用铁 丝焊成半圆形的几个字“悦目"。路易斯脑子里想，这 儿的景色既不悦目也不难看。墓地散落在几座起伏的山 头上,有许多排成一长排的树，还有几棵孤零零在风中 抽动的柳树。墓地里并不是寂静无声的。公路就在附近, 能听得见车辆开过的声音，还能看到班格国际机场闪亮 的灯光。

路易斯伸手去推墓地大门，心里想着，一定是锁着 的，但门没锁。也许现在锁还太早呢。不过他们锁这个 门只是为了不让醉汉、破坏公物的人和十几岁淘气的孩 子们闯进来。掘墓人的故事已经不再发生了。右边的大 门吱钮一声开了，路易斯向身后看了一下，确信没人看 到他后就走了进去。他随手关上了门，听到了门闩咔哒 落下的声音。

他站在这个葬满死人的地方，四处环顾了一下，想, 真是一个不错的私人领地。但我想没人在那儿。他耳边 仿佛响起乍得担心而又恐惧的声音，是的，恐惧的声音: 路易斯，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在抬头看 Y 你不想走的

路。

路易斯把这些声音从脑里赶走。要是说他想折磨什

么人的话，那人就是他自己，没人需要知道他来这儿,

□□

因为天很快就会黑了。

他开始向盖基的坟墓走去，先是绕了一个弯，一会 后他就走进了一排排的树林中，树叶在他头上沙沙作 响。路易斯心里怦怦直跳。坟墓和墓碑大致排成一行行

的。可能在这里的某处有个殡仪员的住处，里面有悦目 墓地分布图，上面标明哪些墓地已经售出，哪些还未售 出，就像房地产出售一样，一室的屋子，为那些长眠者 提供的。路易斯想，这里不太像宠物公墓里的安排。这 使他吃了一惊，不由得停住脚步想了一会，宠物公墓中 的墓穴给人一种乱中有序的感觉。那些坟墓排成向心圆 的形状伸向中心，好像孩子们无意识地把他们的宠物埋 出了那种形式，好像 .....有一刻，路易斯觉得宠物公墓 像一则广告……在吸引着人们。那些坟墓，那些围成圆

的坟墓仿佛是某种最古老宗教的象征。这些圆圈逐渐 延伸，不是终结到一点，而是延伸到无穷，是乱中有序, 还是有序中又体现着乱，全靠人们自己的大脑怎么想 了。这是埃及人在法老们的坟墓上留下来的记号。在许 多神秘的地方都有这种符号出现，《圣经》上也有，这 种螺旋着的圆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魔力的象征。

路易斯终于走到了儿子的坟墓前。坟墓四周的绿色 毯子已被工人收走了。盖基现在躺着的地方是一个整齐 的长方形墓穴，也许有5英尺长，3英尺宽，墓碑还没 立起呢。

路易斯跪了下来，风吹着他的头发，天空现在几乎 全黑了 ,天上全是乌云。

没人拿着手电筒照着我的脸，问我在这儿干什么。 没有看夜的狗叫过。大门没有上锁。掘墓人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要是我拿把锹和一把镐来这儿……

路易斯打了一个冷战，他脑子里在转着一个危险的 念头，他装作以为悦目墓地晚上无人看守。假设真有看 夜人或殡仪员发现他躲在儿子的墓穴里会怎样呢？可 能他会上报纸，不过也可能不会。他可能被控犯罪。哪 种罪呢？抢劫坟墓财物罪？不可能。恶作剧或故意破坏 财物倒更可能些。不管上不上报纸，人们都会流传这样 一个故事，有人发现本地医生在挖刚刚在最近一次车祸 中丧生的两岁儿子的墓地。他可能会失去工作，即使不 丢工作，瑞琪儿也会被这种说法吓个半死，艾丽会因这 些话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笑话和挖苦。为了免受指控 可能他还得做精神是否正常的测试。

但我能使盖基复活!盖基能再活过来! 他真的确实相信这一点吗？

事实是他相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不管是 在盖基死前还是死后，他告诉自己小猫丘吉没有真死, 而只是被撞晕了，丘吉自己从坟墓里挣脱了出来，回到 了家里就像给孩子们讲的故事里说的，一个愚蠢的主人 把一堆石头堆在了一只活着的动物身上。忠诚的动物自 己掘开了石头又回到了家里，挺不错的，只是这不是真 的，丘吉确实死了。米克迈克坟场又使它起死回生了。

路易斯坐在儿子的墓地旁边，想要理清头绪，变得 理智些，使自己的想法更符合逻辑。

现在，该想想迪姆的故事了。首先，他相信这个故 事吗？其次，这很重要吗？

路易斯相信故事中大部分是真的，毋庸置疑要是像 米克迈克坟场那样神秘的地方存在，要是人们知道那种 魔力，迟早会有人去实验的。路易斯了解，人的天性使 得人们很难只是埋了几只宠物后就罢手不干了。

好吧，那么一他也相信迪姆复活后被变成了某种 无所不知的恶魔吗？

这个问题难回答了，他的回答得小心谨慎些，因为 他不愿意相信。他以前已经见过这种下了决心做这种事 和这种事的结果了，比如丘吉。

不，他不愿相信迪姆变成了一个恶魔，但路易斯不 会一绝对不能允许自己让自己的想法掩盖了自己的 判断力。

路易斯想起了那头公牛，乍得说那头公牛变得邪恶 了，因此，迪姆也变得邪恶了。后来,公牛被让它复活 的人又给杀死了。迪姆也被他爸爸杀死了。

但是能说因为那头公牛变坏了，就说所有的动物都 变坏了吗？不能。那头公牛不能代表普遍情况，它是普 遍中的特殊例子。再看看别的动物，乍得的狗斯波特， 老女人的鹦鹉，还有丘吉。它们都复活了，虽然变了些, 但如果不注意的话都看不出那些变化。至少，在斯波特 那只狗身上的变化就不太大，所以乍得才什么都不顾地 引导我去掘墓 .....

是的，掘墓。他怎么能错过这个好时机呢，这个令 人难以置信的时机，又有迪姆复活的先例。一只燕子飞 来并不代表夏天已至。迪姆复活变得邪恶并不意味着所 有复活的东西都会变得邪恶。

路易斯脑中另一个声音在抗议道：你在找偏向于你 想得到的结论的证据。你应该想想丘吉这只小猫身上的 变化，即使你想说捕杀老鼠和小鸟是它的天性，那你怎 么看待它那笨拙的样子呢。笨拙1就概括了一切。放风筝 那天，你还记得盖基那天的样子吗？他对各种事物的反 应多么充满活力啊。让他就那样存活在记忆中不更好些 吗？难道你想从坟墓中掘出一具僵尸，或是一个无聊的 痴呆儿吗？ 一个一边吃着手指一边茫然地看电视永远 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孩子？乍得是怎么说他的狗来着？

“就像给一块肉洗澡"，你也想要得到这个吗？ 一个能 呼吸的行尸走向？即使你对这些都不介意，你怎么向妻 子解释儿子的死而复生？怎么向女儿解释？向史蒂夫 和所有的人解释？丹得丽芝太太开车要是第一次瞧见 盖基在院子里骑他的三轮童车会发生什么事？路易斯， 难道你会听不到她的尖叫，看不到她用手指甲抓自己的 脸吗？你怎么对记者说?你怎么对从《真人真事》杂志 社来的摄影组解释？他们会拥在你家的门口，想给你复 活的儿子照相。

这些事真的重要吗？也许只是个懦夫的声音吧？ 他相信这些事不能处理好吗？他相信会流着高兴的泪 去拥抱自己死而复生的儿子吗？

是的,路易斯认为真有可能让盖基复活，但他可能 会变小变得弱智了。但是这就能改变他对儿子的爱吗？ 孩子生下来就是瞎子，父母也爱他们。孩子长大后犯了 罪，父母还为他们向法官求情。

但是，路易斯，我的上帝，你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人们会说你……

路易斯猛地打断了自己的思绪，现在最不该考虑的 可能就是公众的议论。

路易斯扫视了一下盖基坟边的土，心里一阵恐惧。

不知不觉中，他用自己的手指画了一个个同心圆。他用 手指在泥土里抓了几把，将螺旋形的圆圈抹掉。然后匆 匆离开了悦目墓地，感觉自己像是侵犯了他人的土地似 的，想象着自己可能被人看到，因此在每个道路转弯处 他都停一下，看看是否有人。

他去比萨饼店时已经迟到了,虽然比萨饼仍放在一

个大烤炉里的最高一层的架子上,但已经有点凉了，吃

起来有些油腻而且味道也不怎么样。路易斯吃了一片，

把剩下的连饼带盒子一起在开车回家时扔到了窗外。他 本来不是个乱扔垃圾的人，但他不想让妻子在垃圾筐里 看到那个几乎没吃多少的比萨饼。这可能会引起妻子的

猜测，认为他去班格市的原因不是要吃比萨饼。

路易斯现在又开始想起时间和环境了 O

时间。时间可能会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迪姆已 经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父亲才把他弄到米克迈克坟场 的；迪姆是19日在战场上被打死的，迪姆是……我想 是7月22日被埋葬的，大概那之后的四五天后玛基在 路上看到迪姆的。

好吧，假设比尔在他儿子最初下葬后的第四天…… 不。要是他做错了 ,时间不对的话，保守点说，三天后, 假设迪姆是7月25日复活的，那从他死去到复活中间 有6天，这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也可能有10天之久， 而对盖基来说，到现在才只有四天，时间对于他来说已 经荒废了不少，但跟把迪姆埋进米克迈克坟场的时间间 隔来比还短得多呢。要是 .....

要是他能把环境再搞得跟让丘吉复活的环境一样 就好了。因为丘吉死的时间刚好，不是吗？那时他的家 人都不在这儿，没人知道，当时只有他和乍得。他的家 人都去芝加哥了。

对路易斯来说，这个念头的最后一部分也安排妥善 了。

瑞琪儿盯着他，吃惊地问："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此时是10点一刻，艾丽已经上床睡觉了。瑞琪儿 收拾完葬礼宴会后剩下的活儿，又吃了一片镇静药，看 上去有些茫然和沉默，但路易斯刚说的话使她一下子惊 醒了似的。

路易斯耐心地重复道："我想让你们和你父母一起 回芝加哥，他们明天走，要是你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问 一下航班，然后再立刻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没准你们能 乘同一班飞机一起走。”

"路易斯，你疯了吗？你刚跟我爸爸打过仗……”

路易斯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巧舌如簧了，就像一个足 球替补队员突然得了球，灵巧顺利地运球进攻一样。他 从来不善于说谎，但这时一串谎言脱口而出："我们的 打仗正是我想让你和艾丽和他们一起回去的原因之一。 瑞琪儿，我们该重归于好了，我早知道这一点……我在 葬礼教堂的门厅里就察觉到了我要和他们和好。我们打 仗之前，我本来是想试图弥补我们之间的裂痕。"

“但是这旅行路易斯，我觉得这主意一点都不 好，我们需要你，路易斯。而你也需要我们*，*我们两个

人谁都......"

,谁都不应该待在这儿。“路易斯打断妻子的话， 强硬地说。他觉得自己好像要发烧了似的，他接着说： “我很高兴你们需要我，而我也确实需要你和艾丽，但 现在这个鬼地方对你来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亲爱 的，这房子里每个角落都让我们想起盖基，对于你和我, 肯定是这样的。但我想这对艾丽来说会更糟的。"

路易斯看到妻子眼中闪出痛苦的神色，知道自己已 经说动她了。他自己还有些为这胜利感到惭愧的感觉。 他以前读过的课本上只要谈到死亡的，都讲刚刚失去亲 人的人的第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远离亲人去世的地 方……但如果真是按这种冲动去做的话，往往对他们更 有害，因为这会使失去亲人的人拒绝去面对新的现实。 书上说最好的办法是待在原来的地方，与悲痛作斗争， 直到最后悲痛就会化成回忆了。但路易斯不敢让自己的 家人待在家里做这种与悲痛作斗争的实验，至少有段时 间不行。

瑞琪儿说："我知道，这 .....只会是家里的每一处都 令人伤心欲碎。你去班格市买比萨饼吃时，我把长沙发 给搬了……我想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会让我忘掉……忘掉 一些事 .....但我在沙发下发现了他的四个玩具小汽

车……好像这些玩具也在等着他回来和……你知道……

和它们一起玩儿。"瑞琪儿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这时停 了下来，脸上淌满了泪水。她接着说："就是那时候我 又吃了一片镇静药。因为我又开始哭了，就像我现在这 样 .....噢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悲剧啊……抱着我，路易斯, 你抱着我好吗？ ”

路易斯确实抱住了妻子，他做得很好，但他觉得像 个骗子，他脑子里想着怎么能让妻子的泪水变得使自己 更能有利地说服她去芝加哥。做得好，小伙子，好吧， 嘿一骑，让我们走吧。

瑞琪儿哭泣着说："那事发生时有多长时间？结束 了吗？路易斯，要是我们能让他回来，我发誓我会更好

地看护他，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就因为那个司机开

得太快了，我……我们没来得及抓住他。我以前不知道

这痛苦这么大。但这是事实。路易斯，这痛苦一次次涌 来，使人这么难以承受。路易斯，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也

摆脱不了。我一遍遍地梦见，我看见他向公路上跑去 ..... 我尖声叫喊着他……“

"嘘，”路易斯说，"嘘，瑞琪儿，另1）说了。"

瑞琪儿抬起浮肿的脸看着路易斯说："路易斯，这 对他太不公平了，好像他是个坏孩子似的，他可能以为 这是游戏 .....我们追他跑但卡车开来的太不是时候 了 .....我哭的时候丹得丽芝太太打电话来……说她在《美 国人》报上看到那司机企图自杀。"

“什么? “

"那司机企图在自己的车库里上吊自杀。他受到了 打击，情绪低落，报纸上说……”

“太他妈的糟糕了，他没好好控制住车。"路易斯

野蛮地说。但他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好像感觉很遥远的，

他觉得浑身发冷。脑子里有个声音说：路易斯，那个地

方有魔力以前充满了魔力，我担心它现在又充满了

魔力。路易斯继续说："我儿子死了，而他交了 1000

元保释金就出来了，他会觉得沮丧，想自杀，可等到某 个法官吊销他90天驾驶执照再轻罚他一笔后，他就又 会心安理得了。"

瑞琪儿声音沉闷地说："丹得丽芝太太说他妻子带

着孩子们离开了他。她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而是从什 么人嘴里听说的。那个司机没喝醉，也没用毒品，他以 前从没有超速驾驶的前科。他说他开车到了路德楼镇

后，感觉踩刹车就像踩在了一块铸铁上似的，刹车失灵 了，所以车才加速行驶的。"

他感觉踩刹车像踩在了一块铸铁上似的，刹车失灵 了......

那个地方，有种魔力 .....

路易斯猛地抛却了那些想法。他轻轻地握住妻子的

胳膊说："给你爸妈打电话吧，现在就打。你和艾丽不

该在这所房子里再多待一天了，不能再多待一天。"

瑞琪儿说:"路易斯，我们不能没有你。我想我们 ..... 我需要我们在一起。"

"我过三四天就去和你们在一起。"要是一切顺利

的话，瑞琪儿和艾丽可以两天后就回来，但路易斯接着 说："我得找个人替我做一下学校里的工作，至少暂时 性的。我的病假期和度假期很快就到了，但我不想让哈 都太为难。在我们离开这儿时，乍得可以帮着看房子， 不过我想停了电吧，我们的食品可以放到丹得丽芝太太 家的冰柜里。“

"那艾丽的学校呢……"

“管它呢，反正只有三星期就该放假了，他们会理 解的，环境就是这样。他们会安排早些给她放假。这会 起作用的，只要……”

"路易斯？ “

路易斯停下来话头，问："怎么了 ? “

“你在隐瞒什么呢？ ”

“隐瞒？“路易斯坦诚清楚地看着瑞琪儿说，“我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 “

"对，我不知道。"

“没什么。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要是你真希

望的话。"

〃是的。〃路易斯说，这些话就像铁棍在他的脑子

里敲打出的回声一样。

瑞琪儿眼圈发红，因为吃了镇静药，眼睛有点呆滞 地看着路易斯说："这也许对艾丽是 .....最好的安排。路 易斯，你看上去有点发烧,好像你要得什么病似的。" 路易斯还没来得及回答，瑞琪儿已经走到电话前, 给父母住的旅馆打电话了。

听到瑞琪儿要带着艾丽和他们一起去芝加哥，戈尔 德曼夫妇都有些欣喜若狂了，他们对路易斯三四天后也 去芝加哥的想法不太感兴趣，但终于他们不必为他担心 了。路易斯压根就不想去芝加哥，他倒是担心订机票会 遇到些困难，但是好运一直在光顾他。航空公司还有去 辛辛那提的机票，从辛辛那提可以再转机去芝加哥，这 意味着瑞琪儿和艾丽可以与戈尔德曼夫妇乘同班飞机 走，只是瑞琪儿和艾丽需要到辛辛那提下飞机，再转机 去芝加哥，会比戈尔德曼夫妇晚一小时到达。

路易斯挂上电话，心里想，这几乎像魔法一样，接 着乍得的声音立刻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以前那儿充满了 魔力，我担心 .....

路易斯心里粗暴地对乍得的声音说：噢，去他妈的 吧，我的好朋友,我在过去的十个月里已经学会接受许 多奇怪的事了。但是我会相信那个鬼地方能影响航空公 司的售票情况吗？我想我是不信的。

瑞琪儿看着路易斯在电话机旁的本上记下这些消 息说："我得收拾行装了。"

路易斯说："拿一个大衣箱吧。"

瑞琪儿有些吃惊地瞪大眼睛说："我和艾丽两个人 的衣物放在一个衣箱里?路易斯，你在开玩笑吧。"

“好吧，再拿两个手提的袋子，但别装一大堆衣物, 像要穿三周似的，那样会累着自己的。"路易斯说，心 里想特别是因为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回路德楼来。他接着 说："拿够穿一周或十天的就行了，拿着支票簿和信用 卡，需要什么买什么。"

瑞琪儿开始怀疑地说:"但是我们付不起……"她好 像现在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他想起有一次他说要买个 什么东西，妻子那种奇怪的迟疑的评论，也是这句："我

们付不起......"

路易斯说："我们有钱。"

"噢 .....我想我们需要的话可以用给盖基准备上大 学用的钱，虽然需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去转成存款账 户，还要花一周的时间转成现金 .....”

瑞琪儿脸上又开始流泪了。路易斯抱住她，说："瑞 琪儿，别，别哭。”

路易斯心里却想，她是对的，这事一直在伤害她， 而且将永无休止。

但是瑞琪儿还是哭了起来——她没办法不哭。

瑞琪儿在楼上收拾行李时，电话铃响了。路易斯跳 起身去接电话，以为是航空公司订票处的人打来的，要 告诉他他们弄错了，没有飞机票了。路易斯想着，我应 该知道事情不会那么顺利的。

但打电话来的不是订票处，而是戈尔德曼。

路易斯说："我去叫瑞琪儿。“

"不。“有一会戈尔德曼什么也没往下说，只有沉 寂。路易斯想，他可能坐在那儿，试图决定该叫我的名 呢，还是叫我的姓呢。

戈尔德曼再讲话时，他的声音很紧张，好像在强挤 着说岀一些不愿说的话来：“我想跟你谈谈。我妻子希 望我给你打电话，对我的……对我的行为向你道歉。我 想，路易斯，我也想向你道歉。"

为什么,戈尔德曼！你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啊，向我 道歉，我的上帝，我想我都快尿裤子了!路易斯心里想 着，嘴上却干巴巴机械地回答："你不必道歉。“

"我所做的事是不可原谅的。"戈尔德曼说。这次 他不像在强迫自己挤出来那些话了，他好像是咳出来的 这些话。他接着说："你建议瑞琪儿和艾丽来芝加哥使 我看到你是个很大度的人 .....而我却一直心胸狭窄。"

路易斯觉得老头说的话中有一种奇怪的熟悉的东 西……接着他想起来了，不由得嘴角一抽搐，就像咬了 口青涩的柠檬一样。那种瑞琪儿说话的方式，她自己没 意识到，但路易斯很肯定，瑞琪儿悔悟时也是这么说话 的。她总是说，对不起，路易斯，我是那么使人不快。 但实际上她已经得到了她真想要的东西，这就是那种声

得自己糟透了，我想这也正是我应该这么感觉的。"

路易斯想，噢，上帝，让他住口吧，让他在我向他 大叫发火前住口吧。

"路易斯，瑞琪儿可能告诉过你，我们还有个女 儿……“

路易斯说：“叫赛尔达，是的，瑞琪儿给我讲过关 于赛尔达的事。”

戈尔德曼接着声音颤抖地说："那件事太难了，对 我们大家来说都很难。也许对瑞琪儿来说是最难的，赛 尔达死的时候瑞琪儿在场，但是对我和她妈妈来说也很 痛苦，她妈妈几乎垮了……"

你知道瑞琪儿怎么样了？路易斯几乎想要叫喊出 来了，你以为f 小孩子就不会精神崩溃吗？ 20年后 她还被笼罩在死亡给她带来的恐怖的阴影中。现在发生 了这种事，这种可怕的令人悲伤的事，她没待在医院里 真是个奇迹。因此，别对我说什么那事对你和你妻子有 多么难，你这个老混蛋。

“自从赛尔达死后，我们就……我想我们就特别地 依恋瑞琪儿……总想保护她……总想为她做些补偿。为她 后来多年的……背痛病做些补偿，为我们当时不在场做 补偿。"

是的,老人真在哭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哭呢？这使 得路易斯更难在心头树起他的怒火和痛恨了。更难了但 不是不可能。路易斯故意回想起戈尔德曼伸手到兜里掏 出支票簿……但他突然好像看到赛尔达在暗处，像一个 躁动的幽灵,脸上满是诅咒和痛苦的神色，手像鸟爪子, 戈尔德曼幽灵，渥兹恐怖大帝。路易斯没法继续想下去 了。他说："请，戈尔德曼先生，请你，不要再说了， 让我们不要把事情再搞糟了，好吗？ ”

“我现在相信你是个好人，我过去错误瞄待你了。 路易斯，噢，听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那么愚蠢吗？ 不，我是有点愚蠢，但不是那么愚蠢，你认为我说出了 这一切是因为我现在可以了，你在想，噢，是的，他得 到了他想要的，以前他还想收买我，但是……但是，路 易斯，我发誓......“

路易斯轻声说:"别说了，我不能……我真的不能再 听下去了。”现在路易斯的声音也颤抖起来了，他接着 说："别说了，好吗？”

"好吧。"戈尔德曼说完叹了口气，路易斯想这是 如释重负的一声叹息，但戈尔德曼又说："但是请让我 再说一次我很抱歉，我向你道歉，你不必一定要接受。 但我打电话的目的，路易斯，就是要向你道歉的。"

"好吧。"路易斯说。他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 头，这念头很有吸引力，也很理智，他将让过去的都过 去……他将让盖基长眠在悦目墓地，他不会去再打开那 扇已关上了的门，而是要用插销插上，再锁一道锁，然 后丢掉钥匙。他将按自己告诉妻子要做的话去做，把这 儿的事料理好也乘飞机回芝加哥。他们可能整个夏天都 在那儿度过，他、他的妻子和他善良的女儿。他们将去 动物园、天文馆，去湖上划船。他将带着艾丽去西尔斯 塔的最顶层，领她去看中西部地区的像一个大棋盘一样 富饶而又充满梦幻的土地。等八月中旬时，他们再回到 这所现在看着令人心伤神黯的房子里来，也许那时一切 又会重新开始了。也许他们会重新编织生活，但现在在 克利德的生活织布机上的都是些丑陋的血迹未干的绳 线。

但是那样不就跟谋杀了自己的儿子一样吗？就像 第二次杀死了他一样？

路易斯内心的一个声音试图争辩说这不是，但他根 本不想听。他很快斩断了那个声音。

路易斯对戈尔德曼说:"戈尔德曼，我现在得走了。 我要看看瑞琪儿是不是把需要的东西都整理好了，然后 让她上床睡觉。"

"好吧，再见,路易斯，再一次……"

要是他再说一次对不起，我准会大叫起来。路易斯 心里想着，嘴上赶快打断了戈尔德曼的话说："再见， 戈尔德曼。"然后挂上了电话。“

路易斯上楼后发现瑞琪儿找出了一大堆衣服，床 上、椅子上、衣架上到处都是，窗户下摆了一排鞋子, 像列队的士兵。她好像能慢慢地装好这些衣物，路易斯 看出这些东西至少得装三个衣箱，但是他觉得跟她争论 也没意义，于是他全力以赴地帮助瑞琪儿收拾起来。

在他们一起系最后一个衣箱时，瑞琪儿问路易 斯，你肯定没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 “

"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有什么事啊？"

瑞琪儿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因此我 才问你呢。"

"你认为我想做什么?躲起来藏起来？参加马戏团 去？还是做什么？ “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对劲，好像你正试图摆脱 我们。”

“瑞琪儿，这大荒谬了!"路易斯有些被激怒了， 他激动地说。即使他那样掩饰自己，还是有些对被轻易 看穿感到愤怒。

瑞琪儿微微笑了一下说?路易斯，你从来不是一 个出色的说谎的人。"

路易斯又要开始抗议，瑞琪儿打断了他说昨天 晚上艾丽梦见你死了。她哭醒了，我进到她的屋里，陪 她睡了两三个小时又回来和你在一起的。她说在梦中你 坐在餐桌边，眼睛睁着*，*但她知道你死了。她说她能听

“我知道,只不过是梦,很正常的。但陪我一起上 床吧，路易斯，要是你能的话，就帮我把梦赶跑。"

他们两人挤在路易斯的床上，躺在黑暗里。

"瑞琪儿？你还醒着吗？"

”是的。"

”我想问你件事。"

”你说吧。“

路易斯犹豫了一下，他不想再给妻子带来更多的痛 苦，但他必须知道这件事的答案。他终于问妻子:"你 还记得儿子九个月时我们对他产生的那种恐慌吗？ “

"记得，记得，我当然记得了。为什么提这件事? *II*

盖基九个月大时，路易斯发现儿子的头部大小与医 书中婴儿每月头部大小总表中的数字相差不小。四个月 时,盖基的颅骨就长得足够高了，但后来又长得比正常 孩子的颅骨高度还高，他的头倒是能抬起来，但路易斯 还是带着儿子去找了中西部地区最好的神经科专家塔 蒂夫。瑞琪儿想知道怎么了，路易斯说他担心儿子会有 脑积水。瑞琪儿当时脸就变白了，但她还是保持镇静地 问F我看他很正常。“

路易斯也点头说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我不想 忽略了这事，亲爱的。"

瑞琪儿说”寸，你一定别忽视，我们一定不能掉 以轻心。“

塔蒂夫量了盖基的头盖骨，皱了一下眉头。他又在 盖基面前竖起两支手指，盖基往后缩了一下，塔蒂夫笑 了，路易斯心情轻松了一点。塔蒂夫又给盖基f球让 他抱着。盖基抱了一会儿，然后球掉在地上了。塔蒂夫 捡起球在地上拍着,看着盖基的眼睛有无反应。盖基的 眼睛追着球看。

后来在办公室里塔蒂夫对路易斯说我认为他得 脑积水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不，可能比这稍高一点。 要是有这病的话，也只是轻微的，他看起来很警觉。要 是有问题的话，现在有种新的分流手术会很容易解决这 问题的。"

路易斯说分流手术意味着脑部手术? “

”小的脑部手术。"

路易斯刚学习过这个手术过程，分流手术是要把脑 子里多余的积液抽出来，他觉得这可不是小手术。但是 他没说，心里暗说要感谢还有这样的手术治疗。

塔蒂夫接着说当然了，还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 就是你的儿子头部对一个九个月的孩子来说确实大了 一些，我想先给他做个脑部CAT扫描，你同意吗？ “

路易斯同意了。

那天晚上盖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先给他做了麻 醉，然后进行脑部扫描。瑞琪儿和路易斯在楼下焦虑地 等着。艾丽被送到外祖父家，呻亭地看电视。对路易 斯来说，那段时间难熬极了，他不断地想着可能出现的 危险情况，麻醉中可能死去，手术中可能死去，脑积水 带来的轻度痴呆、癫痫、失明……噢,会有各种各样的 可能由

大约5点钟塔蒂夫走进路易斯他们等着的房间，他 拿出三支烟，给了路易斯和瑞琪儿一人一支，自己又放 进嘴里一支说孩子没事*，*没有脑积水。"

“点着烟吧，"瑞琪儿边哭边笑地说，“我要一直抽 到大吐为止。"

塔蒂夫咧着嘴笑着给他们点着了烟。

路易斯现在想:塔蒂夫，上帝没让盖基得脑积水是 要等到在这15号公路上收走他啊。

路易斯接着问妻子■瑞琪儿，要是儿子得了脑积 水，手术也没成功的话……你还能爱他吗？ “

“你这是什么怪问题啊，路易斯!“

"你能吗？"

"我能，当然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爱他的。

*II*

"即使他是个痴呆儿？ “

”是的。"

“你会想扌巴他送进疯人院吗？ ”

瑞琪儿慢慢地说-不，我想不会的。我想，就你

现在的收入情况，我们能支付得起 .....一个真正的好地 方。我是说 .....但我想只要我们能够，我还是要让他跟 我们在一起……路易斯，你为什么问这个？ “

”噢，我猜你还在想你的姐姐赛尔达。“路易斯对 自己的油嘴滑舌感到吃惊，不过他还是接着说*1*因此 想知道你是否还能承受得住那种痛苦。”

"那不一样。"瑞琪儿说，听起来她像是觉得有点

好笑。她接着说（盖基是……噢，盖基是盖基，他是我

们的儿子。这是最重要的。我想，可能会很难的，但是 ..... 你想让他进疯人院吗？像派恩兰的那个地方？ ”

"不。

"那我们睡觉吧。"

“好主意。“

瑞琪儿说："我现在觉得我能睡着了，我想把今天 这一天都抛到脑后去。"

路易斯说："感谢上帝。”

很长时间以后，瑞琪儿睡意朦胧地说："路易斯， 也许你是对的 .....只是些梦和模糊的东西。"“当然了。"

路易斯亲了一下妻子的耳垂说："现在睡觉吧。”

我听着好像有种预言的味道。

路易斯没有睡多长时间，在他醒着的时候，他看到

着开司米的外套。他办手续时，戈尔德曼太太陪着瑞琪 儿和艾丽一起坐着。

路易斯和戈尔德曼

起回到了家人身边。路易斯有

点害怕老头可能会重新表演出向他道歉的一幕，但戈尔

德曼没有再说什么，他只是和路易斯握了一下手，问了

声好。他向女婿那飞快尴尬的T

使得路易斯肯定觉得

老头一定又喝醉了。

他们一家人一起乘电梯到了登机厅，彼此都没怎么 说话。戈尔德曼太太神经质地拿着本小说，但没打开， 她一直有点紧张地看着艾丽拿着的照片。

路易斯问女儿想不想去机场内的售书处去挑点在 飞机上读的东西，艾丽又用那种沉思的神态看着他。路 易斯不喜欢这样，这使他有些紧张。在两个人一起向售 书处走去的时候，路易斯问女儿："你会对外公外婆好 吗？ ” "会的。"艾丽说，"爸爸，抓逃学学生的官员会 抓住我吗？安迪说有一个抓逃学的学生的官员，他专门 抓逃学的学生。”

“别害怕抓逃学学生的官员*，*我会给你到学校请假

的，到秋天时你就又可以回来开始上学了。〃

艾丽说：〃我希望秋天时我就好了。我以前从来没

tz过一年级，只是在幼儿

0我不知道小学的孩子们做

些什么，也许做作业吧。"

〃你会好的。〃 〃爸爸，你还极讨厌外公吗？"

路易斯目瞪口呆地望着女儿说：〃你怎么会认为 我……我极讨厌你外公呢？艾丽？"

艾丽耸了一下肩膀，好像这个话题对她来说毫无兴 趣似地说："你跟他说话时，总是看上去讨厌他似的。“

"艾丽，你这样说话太粗俗了。”

“对不起。“

艾丽用一种奇怪的能预知未来的神情看了路易斯 一眼，然后掉转目光看书架上的各种书了。路易斯想： 他们怎么知道这事的？艾丽知道多少呢？这事对她有 什么影响？艾丽，在你那苍白的小脸背后还有什么呢? 极讨厌他......上帝!

艾丽拿着两本书问：〃爸爸，我能要这两本书吗？"

“能。"于是他们排队等着交款。路易斯对艾丽说:

“你外公和我们挺好的。“路易斯边说边想起自己的妈 妈告诉他当一个女人想要孩子时，她就到草地里捡一 个。他记起自己曾发下蠢誓,永远不对自己的孩子说谎, 但这几天他简體 个谎言大王。

“噢。"艾丽应了声，然后就不说话了。

沉默使得路易斯很不舒服，为了打破沉默，他问：

"那你认为你在芝加哥会过得好吗？"

“不会的。”

“不会的？为什么不会？ “

艾丽抬起头，带着那种能预知未来的神态说："我 害怕。"

路易斯用手抚摩着艾丽的头说:"害怕？怕什么， 宝贝？你不是怕飞机吧，是吗？”

"不是;艾丽说，"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爸爸， 我梦见我们去盖基的坟地，看墓人打开他的棺材，里面 是空的。后来我梦到我回到家里，我看到盖基的床上也 是空的，但是床上有泥土。”

路易斯想起《圣经》中说的：拉撒路，出来吧。

好几个月以来，路易斯第一次记起帕斯科死后他做 的那个梦，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脚上、床脚处都有泥巴和 松针什么的。路易斯觉得脖子后面的汗毛竖起来了。

"那只不过是梦罢了。"路易斯对艾丽说。他尽力 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正常，"这些梦会过去的。"

艾丽说："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走，要么，我们都 留在这儿。爸爸，我们能留在这儿吗？求你了，我不想 去外公家 .....我只想回学校，好吗？"

"就去一小段时间，艾丽，我有……”路易斯咽了 口唾沫接着说，"几件事要做，然后我就去和你们在一 起。我们可以决定下一步再做什么。"

路易斯想着艾丽会争辩，甚至也许会发脾气，他倒 希望如此。但艾丽一句话也没说，脸上带着那种深深不 安的神情。路易斯本来可以再多问几句话，但他不敢， 女儿已经告诉他够多的了，也许比他想听到的还多。

路易斯和艾丽回到登机厅不久，广播就催促他们这 个航班的旅客登机了。瑞琪儿他们四人站成一排*，*向登 机口走去。路易斯拥抱住妻子用力亲了亲她。瑞琪儿抱 着他迟疑了一会，然后松开了他。路易斯又抱起女儿, 亲着她的脸颊。

艾丽用她那女预言家似的眼睛严肃地看着路易斯， 低声说："我不想走，我也不想让妈妈走。"声音很小， 在乘客的喧哗声中只有路易斯能听见。

路易斯说："艾丽，振作起来，你会好的。"

艾丽说："我是会好的，但是你呢？爸爸，你会怎 么样？ “

站成排的队伍现在开始向前移动，人们向飞机走 去。瑞琪儿拉着艾丽的手让她跟着自己走，但有一会艾 丽抗拒着，使队伍停了下来。艾丽眼睛紧盯着爸爸，路 易斯突然想起艾丽在万圣节那天不耐烦的叫声：走 吧……走吧……走吧。

"爸爸?” "艾丽，快走吧。好吗？”

瑞琪儿看着艾丽，第一次发现女儿那深沉的做梦般 的神色，她吃了一惊带着恐惧地问："艾丽?你怎么了 ?

宝贝，你使队伍停下来了。”

艾丽嘴唇发白，擅抖了起来，然后她让妈妈领着向 登机弦梯走去。她又回头看了路易斯一眼，路易斯看出 了她脸上那恐惧的表情。他装作高兴的样子向女儿挥了 挥手。

但艾丽没有向他挥手道别。

四十四

路易斯离开班格国际机场大楼时，脑子中闪过一丝 寒意，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要完成的事。他的大脑已经 考虑过了，他想要把这事当成最大的一次考试，而且要 以满分的成绩通过。

他开车经过布鲁尔，一个去班格市要经过的小城市 时,把车停在了一个五金店的街对面，然后下车走进店 里。店员问他："您想要些什么?"

路易斯说："要一个大手电筒，再要个能遮住手电 筒光的罩子。”

店员是个瘦小的男子，但却长着个大脑门和一双犀

利的眼睛，他笑着说："打猎用? “

“什么? ”

“您想要一个猎鹿用的手电筒?今晚用？ ”

路易斯一丝笑意也没有地说："根本不是，我还没 有打猎用的许可证呢。"

店员眨了一下眼睛，接着大笑着说："噢，换言之, 就是做好我自己的事，别乱管闲事啦？啊，你看......这 种大手电筒没有罩子，不过你可以用块毡布中间挖个小 洞，这样就可以发出一只钢笔式的小手电筒的光亮了。”

路易斯说：“听起来不错，谢谢。"

“当然了，您今天还要什么？ “

路易斯说："啊，的确，我还需要一把镐，f 锹, 一个铲子。铲子要短把的，锹要长把的。一种结实点的 8英尺长的绳子，一双工作用手套，还有一块防水帆布, 8英尺长8英尺宽的。"

店员说："这些我们都有。"

路易斯说："我要挖一个化粪池，好像我这么做没 准会违犯城市规划管理条例，而且我的邻居们很喜欢打 探别人的事，不知道把手电筒罩上是否有点帮助，但我 想值得一试。我可能得交一大笔罚金呢。"

店员说："噢 .....噢，你最好鼻子上夹个晒衣用的衣

夹，要不可够有味的。"

路易斯顺势大笑起来。这些东西一共要花58.60美 元，路易斯付了现金。

由于油价上涨，路易斯他们越来越少用旅行轿车 了，不过那车的一个轮子磨破了，路易斯一直没修。现 在他要用这辆车，但他不敢带着锹、铲回路德楼镇换那 辆车。乍得的眼睛很尖，他的大脑也没出差错，他会知

道路易斯要做什么的。突然路易斯想起他没必要回路德 楼镇。他开车过了张伯林桥,开到班格市，住进了一家 离机场和悦目墓地都很近的汽车旅馆，他用拉蒙这个名 字登记住了进去，付的是现金。

他试图先睡一觉，想着明天天亮前这段时间将会很 兴奋的，因为他今晚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他一 生都会有影响。

但路易斯的脑子无法平静下来。

他躺在床上，手枕在头下，觉得自己和家人离得很 远，他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儿子的影子。他反复考虑着 自己的计划。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似的。他的计划是今晚 大约11点钟，他去墓地把儿子从棺材里挖出来，然后 用防水帆布包好，放在他的小汽车后备箱里，然后放好 棺材，把坟墓填上。接着他将开车回路德楼镇，把盖基 的尸体从后备箱里取出 ~他要走走，对，他将走一 走。

要是盖基回来了，也许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盖基 仍是盖基，也许有些反应迟钝，甚至是痴呆，但他仍是 路易斯的儿子，是瑞琪儿的儿子，是艾丽的弟弟。

另一种可能是他变成了个怪物，甚至是恶魔，是个 附在盖基身上的幽灵。

不管哪种可能的情况下，他都将单独一人和儿子在 一起。他可以——

他可以给儿子诊断一下，是的，他正是要这么做。 他要看看他的身体，而且要检查一下他的大脑。他可以 看儿子是否有痴呆的症状。他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可能再 让盖基走入自己的家庭。他有24小时到72小时这么 长的时间可以观察儿子。要是盖基变化太大，像迪姆一 样，变成了个魔鬼似的人，也可以再杀了他。

作为医生，他觉得自己可以杀了盖基，轻而易举地 杀了他，要是盖基只是某种邪恶的东西附着他躯体的 话。他不会听从那怪物的哀求和嚎叫的，他将像杀死一 只带着瘟疫的老鼠一样杀掉他。不太费事，一片药或是 两三片药就解决了，必要的话，可以打针，他的医用包 里有吗啡，第二天晚上他可以把那个死尸送回墓地里的 棺材里,第二次回去时但愿也有好运气。他也想过把他 埋在宠物公墓里，但他不愿那么做。孩子们埋过他们的 宠物5年后或10年后去那儿时可能会碰巧发现,而且 那儿离家一太近了。

把盖基再埋回墓地后，他就乘飞机去芝加哥，去和 家人们在一起，瑞琪儿和艾丽都不必知道他的这次实 验。

要是盖基好好地复活了，过了检查他的阶段后，他 就会连夜带着盖基离开路德楼*，*他会带上些论文，但他 计划再也不回来了。他和盖基将先住到一个汽车旅馆 里，也许就是他现在住的这个。

第二天,他将把所有的存款都取成现金或换成旅行 支票，然后他和儿子将乘飞机去别的什么地方，很可能 是佛罗里达。从那儿他再给瑞琪儿打电话，让她带上艾 丽乘飞机来，先不告诉她父母她要去哪儿。路易斯相信 自己能说服妻子这么做，他会对她说，瑞琪儿，什么也 别问，只管来，现在就来吧。

他将告诉妻子他在哪儿住，某个汽车旅馆。瑞琪儿 和艾丽会坐出租车来找他，等她们敲门时，他会带着盖 基一起去开门，也许盖基穿着一件浴衣。

接着......

啊，但再往下他不敢想了，他的脑子里又把自己的 计划回忆了一遍。想象着自己是在拯救f新的生命， 这是戈尔德曼用支票买不回来的。他仿佛看见自己穿着 白大褂，在抢救一个怀孕的妇女，他好像在说，往后站, 往后站，让她呼吸些空气。他听到了自己在说这些话。 他仿佛看到那个妇女睁开眼睛，感激地向他笑了。

机场时，乘客们下了飞机。艾丽处于一种轻度歇斯底里 的状态，瑞琪儿吓坏了。

要是无意中有人碰了艾丽的肩膀一下，她就会跳起 身来，瞪着眼睛盯着人家，浑身抖个不停，就好像被电 击了似的。飞机上的噩梦已经够糟的了，但这一瑞琪 儿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形。

向终点站走的时候，艾丽自己绊了一跤，摔在地上。

她没自己站起来，只是躺在地毯上一动不动，周

的乘

客从她的身边走过，她也不管不顾，直到瑞琪儿把她抱 了起来。瑞琪儿问：〃艾丽，你怎么了 ? 〃

但艾丽没有回答。她们穿过大厅走向行李处。瑞琪 儿看到父母正在那儿等着她们，瑞琪儿向他们挥了一下 手，戈尔德曼夫妇走了过来。

戈尔德曼太太说："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去大门那儿 等你们，所以我们想一瑞琪儿?艾丽怎么样了 ？ ”

〃不太好。" 〃妈妈，有厕所吗？我要吐了。〃

〃噢，上帝。〃瑞琪儿绝望地说，接着拉起了女儿 的手向大厅对面的女厕所匆匆走去。

戈尔德曼太太叫道："瑞琪儿，需要我吗？"

"不用，你们帮我取行李吧，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 行李。我们没事。”

幸好女厕所里没人。瑞琪儿领着艾丽走到一个门 前，迅速打开厕所门，艾丽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呻吟着， 她冲着蹲坑干呕了两次，但没有吐出什么来。看来是由 于过度疲劳和紧张造成的。

艾丽后来告诉妈妈她觉得好些了，瑞琪儿就领着她 到洗水池那儿*，*给女儿洗了洗脸，艾丽的脸色惨白，眼

“艾丽，怎么了 ？你不能告诉我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但爸爸告诉我们要乘飞机离 开家时,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因为爸爸有点不 对劲儿。”

瑞琪儿想，路易斯，你在隐瞒什么呢？你在隐瞒着 什么，我能看出来，甚至女儿也能看出来。她突然想到 自己一整天也很紧张，仿佛在等着炸弹爆炸似的*，*她在 来月经前两三天总有这种感觉，紧张易怒，突然会大笑 或大哭或头痛什么的，然后过段时间就会又好了。

"什么?"瑞琪儿问镜子里的女儿,"宝贝，爸爸 可能有什么不对劲的呢？ ”

艾丽说："我不知道，是那个梦，有关盖基的，或 者也许是丘吉。我记不起来了，我不知道。"

“艾丽，你做的梦是什么样的？ “

“我梦见我在宠物公墓那儿，帕克斯科带我去的， 他说爸爸要去那儿，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

“帕克斯科？ “瑞琪儿觉得一阵恐惧袭来。那是个 什么名字，为什么听起来很熟悉的样子?好像她以前听 说过这个名字……或者一个极相似的名字……但她记不 起来是在哪儿听过的了。瑞琪儿说："你梦见一个叫帕 克斯科的人带你到宠物公墓了 ?”

“是的，他说那是他的姓，而且 .....”艾丽突然瞪 大了眼睛。

“你还记得什么？ ”

〃他说他是被派来警告的，但他不能干涉。他说他 是一我不知道——他离爸爸很近，因为他们是在一 起的，当他的灵魂脱一脱一我记不起来了。"艾丽 呜咽着说。

“宝贝，"瑞琪儿说，"我想因为你还在想着盖基， 所以你梦见了宠物公墓，我肯定爸爸好好的呢，你现在 觉得好点了吗？ ”

"不。”艾丽小声说,"妈妈，我害怕。你害怕吗？”

"不。"瑞琪儿说。她微微迅速地摇了一下头，笑 了一下，但她实际上是害怕的。那个名字，帕克斯科， 是有些熟悉，她觉得好像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在一 个可怕的情况下听说过这个名字，她觉得紧张，她还觉 得有什么意义深长的事要爆发，有种可怕的事需要阻 止。但它是什么呢？是什么？

瑞琪儿对艾丽说："我肯定一切都很好。你想回到 外公外婆那儿去吗？"

“我想是的。”艾丽无精打采地说。

一个波多黎哥妇女领着她的小儿子进了女厕所。这 小男孩弄得一身污渍，他妈妈正在责备他。这使瑞琪儿

又想起了盖基。她赶快对女儿说："走吧，我们到外公 家后就给爸爸打电话。"

,他穿着运动短裤。“艾丽突然说，边回头看那个 小男孩。

“宝贝，谁穿着运动短裤? ”

“帕克斯科。“艾丽说，"在我的梦里他穿着红色的 运动短裤。"

瑞琪儿脑子里又响起这个名字，她觉得害怕得双膝 发软，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

她们没办法走近运送行李的履带，但瑞琪儿能看到 父亲戴着的帽子，那上面有只羽毛。戈尔德曼太太在靠 墙的地方为她们占了两个座位，正向她们招手呢。瑞琪 儿带着女儿走了过去。

戈尔德曼太太问："宝贝，你觉得好些了吗？"

"好点了:艾丽说，"妈妈……”

艾丽转身朝向瑞琪儿，停下了话头。她看到瑞琪儿 僵直地坐着，一只手捂住嘴巴，脸色苍白。瑞琪儿想起 来了，那个名字像个炸雷一样突然进入到她的脑海。当 然她应该立刻就知道是谁的，但她一直试图把这个名字 忘掉，当然。

"妈妈?"

瑞琪儿慢慢地转头看着女儿，艾丽能听到瑞琪儿脖 子上的筋在轻微作响。瑞琪儿扌巴手从嘴上移开，问："艾 丽，你梦里的那个人告诉你他的名字了吗？ ”

"妈妈，你没事……“

"你梦里的那个人告诉你他的名字了吗？ ”

戈尔德曼太太看着女儿和外孙女，好像她们两个人 都疯了似的。

"是的，但是我记不起来了……妈妈，你弄疼我 了......"

瑞琪儿低下头，看到自己正用手紧紧地攥着女儿的 胳膊。

“是维克多吗？ ”

艾丽猛地吸了口气，说："是的，是维克多！他说 他叫维克多!妈妈，你也梦到他了吗？ “

“不是帕克斯科,"瑞琪儿说，"是帕斯科。"

"那是我说的，帕克斯科。“

"瑞琪儿，怎么啦？ ”戈尔德曼太太抓住女儿的手, 发现那只手冰凉，她接着问："艾丽怎么啦？ ”

“不是艾丽。"瑞琪儿说，"我想是路易斯。路易斯 有些不对头，或者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事要发生。妈妈， 你跟艾丽在这儿坐着，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瑞琪儿站起身，走到电话亭里，从钱包里找了一枚 硬币投了进去，她要了个对方付款电话，但没有人接。 接线员问："您过一会儿要好吗？“ “好吧。”瑞琪儿说 完挂上了电话，她站在那儿，盯着电话想，他说他是被 派来警告的，但他不能干涉，他说他是……他离爸爸很 近，因为他们是在一起的，当他的灵魂脱......脱......我记 不起来了 !

“脱窍。"瑞琪儿小声说，她的手指插进了手袋的 织物里，"噢，我的上帝，是那个词吗？"

瑞琪儿试图理清思绪，这儿发生的这些事和某种超 自然的东西以及盖基的死和他们的旅行有什么联系 呢？艾丽对路易斯第一天上班时遇到的死掉的那个年

轻人知道多少呢？

什么也不知道，瑞琪儿脑子里坚决地回答道。你一 直瞒着她，就像你一直不让她了解关于死亡的任何事一 样，即使对她的小猫可能死的议论你都不想让她知道。 还记得那天我们在餐具室里的那场愚蠢的争吵吗？你 一直不让她了解这些。因为你那时害怕，你现在也害怕。 他的名字叫帕斯科，维克多•帕斯科。瑞琪儿，现在的情 况有多么令人绝望？有多么糟糕？到底要发生什么事 呢？

瑞琪儿双手抖得很厉害。她塞了两次才把硬币投进 电话机。这次她是给学校的医务室打的电话，是查尔顿 接的电话。她有点迷惑不解，她说她没看见路易斯，他 要是今天来学校的话查尔顿会很吃惊的，她又向瑞琪儿 表达了她的同情。瑞琪儿请她见到路易斯时让他给自己 的父母家里打电话。是的，他知道电话号码。

瑞琪儿挂了电话，觉得浑身发热，抖个不停。

突然f冰冷的念头闯入她的脑海，她抓起话筒， 找出一枚硬币，脑子里想着路易斯是不是想自杀？是不 是因为这个他才把她们都赶走。几乎像是把她们扫地出 门一样？艾丽是不是有种预感?

她给乍得打了个对方付款电话，电话铃响了五 次 .....六次 .....七次。她刚要挂机时，电话里传来了乍得

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喂？ ”

"乍得！乍得，我是 ....."

"请等一下，太太。"接线员说,然后她又接着问

乍得，"您想接克利德太太的对方付款电话吗？"

乍得说："好的。"

“对不起，先生，愿意还是不愿意？ ”

乍得说："我想我愿意。”

接线员退疑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乍得那带着浓厚的 北方口音的英语讲的是什么。接着接线员才说："谢谢, 大太，您请讲吧。”，

"乍得，你今天看见路易斯了吗？ ”

“今天，我想没有，瑞琪儿。不过我今天上午去布

鲁尔买东西去了，今天下午在房后的花园里，为什么问 这个呢？ “

"噢，可能没事，但是艾丽在飞机上做了个噩梦， 我只想让她能心里平静下来。〃

“飞机？”乍得的声音好像一下子把事情看得很严 重，他接着问："瑞琪儿，你们在哪儿？"

"在芝加哥,我和艾丽来这儿和我父母住段时间。"

“路易斯没跟你们一起去? ”

"他周末时再来。"瑞琪儿说。她现在正尽力使自 己的声音显得平和，因为乍得的声音里有种她不喜欢的 东西。

“是他的主意让你们去那儿的吗？ ”

"啊 .....是的，乍得，怎么了 ？有什么事不对头， 是吗？你知道这事。"

“也许你应该给我说说孩子做的梦。"乍得停了好 长一段时间后说，"我希望你能讲一下。"

四十六

乍得和瑞琪儿说完话，挂上电话，穿上风衣,走过 公路来到路易斯家。在过路时，他停了下来,小心地看 有否卡车驶过，就是卡车带来了这一切，该死的卡车。

只是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乍得能感觉到宠物公墓那边有种魔力在拉扯着他。 以前那儿的声音仿佛是一种吸引人的催眠曲，给人带来 舒适和一种梦幻般的魔力。而此刻那声音变得更低沉而 不祥了，感觉好像带着威胁的含义，那声音仿佛在说， 你，少管这事。

但是乍得不能不管。他太有责任来管了。

乍得走到路易斯家看到车库里没有了路易斯的洪 达车，只有那个福特旅行轿车还在。车上布满灰尘，看 上去好久没用过了，乍得试着推了推房子的后门，门没 锁。

“路易斯？ “乍得叫道。他心里清楚路易斯不会回 答的，但是乍得需要打破这房子里的死寂。噢，人老先 从腿老，他近来觉得自已经常两腿沉重，走路笨拙，在 花园里工作两个小时后就觉得背疼，就好像左边屁股上 安了个钻头似的，钻得生疼。

乍得开始在房子里搜寻，想找些他必须找的线索，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世界上最老的窃贼一样。他看到有 几个盒子装着盖基的玩具，床下壁橱里或门后还放着小 男孩穿的各种衣眼，儿童床仍被仔细地支在了盖基的房 间里;这些倒没让乍得特别注意，但房子里仍有一种令 人不快的空荡荡的感觉，好像正等着人们往里填充 些噢，什么东西。

乍得想，也许我应该开车去悦目墓地一趟，看看那 儿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我也许甚至会碰见路易斯，我可 以请他吃晚饭什么的。

但是班格市的悦目墓地倒不是什么危险所在，危险 是在这里，在这所房子里，在房子那边的宠物公墓那儿。

乍得又离开了路易斯家，穿过公路回到自己家中。 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走到客厅里坐在凸窗下，在 那儿他可以看见路易斯家的房子。他打开啤酒，点了支 烟。下午一点点地过去了。这些年来他经常这么做，脑 子里想着过去发生的事。

乍得脑子里又出现了摩根的公牛汉拉提，那头牛两 眼血红，看见什么就向什么冲去，只要是动的东西它就 不放过，甚至于经常向被风吹动了树叶的树冲撞。在摩 根下决心杀死它之前，几乎关着它的牧场里的每棵树都 被它抵烂了，而它自己的角也都撞裂了，头上直流血。 摩根打死它的时候，他自己已是害怕死了，乍得现在就 有这种感觉。

乍得喝着啤酒，抽着烟。天黑下来了，他没有拉亮 灯，慢慢的烟头在黑暗中变成了一个小红点。他坐在那 里喝着酒，盯着路易斯家的车道，他认为不管路易斯从 哪儿回到家中，他都要过去和他聊一会。一定要确定让 路易斯别想去做他不该做的事。

但是他也感觉到那种邪恶的魔力仿佛从那乱石下 钻出来了，正在用力地拉他，仿佛在对他说：你，别管 这事，少管这事，否则你会非常非常遗憾的。

乍得尽量使自己不理会这种念头，他坐在那儿抽着 烟喝着酒，等待着。

四十七

乍得坐在靠背椅上从窗户向外望着等着路易斯的

时候，路易斯正坐在汽车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呢。

食物没什么味道，但量很大，这正是路易斯需要的。

他大口大口地吃了一个牛排，一份烤土豆，一碟绿豌豆, 还有一个上面放了一勺冰淇淋的苹果饼。路易斯坐在餐 厅的一个角落里，边吃边看着人们出出进进，想着自己 也许不会遇见什么认识的人。但冥冥中，他倒是希望能 遇见个认识的人，这样这个人就会问他些问题，比如： 瑞琪儿在哪儿？你在这儿干什么？ 一切都还好吗？也 许这些问题会导致他的思绪的混乱，而也许他真正想要 的就是混乱的思绪,这是一种能摆脱出来那种疯狂的想 法的方式。

事实上，就在他吃苹果饼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有 一对他确实认识的夫妇走了进来，他们是在班格市工作 的一个医生,罗伯和他漂亮的妻子芭芭拉。路易斯等着 他们看见他，但女服务员把他们领到餐厅另一端的单间 里去了,路易斯几乎看不见他们，只偶尔能看到一眼罗 伯那过早地变成了灰白色的头发。

女服务员把路易斯的存单支票拿来了，路易斯在上 面签了字,在名字下又草草写下自己的房间号,然后从 侧门走出了餐厅。

夕卜面风越来越大，刮得电线发出嗡嗡的怪响，路易 斯没看到星星，却能感觉出头上的云彩在迅速地移动 着。路易斯双手插在兜里，迎着风，在人行道上站了一 会，然后转身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了电视。现在 做那件重要的事还太早，那夜里的风会带来各种可能 性。这使他感到很紧张。

路易斯看了四个小时的电视，也就是看了八个半小 时一集的喜剧节目，他自己也意识到以前从没连续看过 这么长时间的电视。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们都是些喜欢嘲 笑男人的人。

而此时在芝加哥，戈尔德曼大太在哭诉着说："乘 飞机回去？亲爱的，你为什么要乘飞机回去？你刚到这 儿!”

而此时在路德楼镇，乍得坐在窗前边抽烟喝酒*，*这 一动不动地想着自己过去的事，等着路易斯回家来。路 易斯迟早要回家的。虽然有其他的路可以通往宠物公墓 和那边的那个地方，但路易斯不知道，要是他想做那事 的话，他得先从自己家门口走出去。

路易斯对以上的事全然不知，他坐在彩电前看电 视，他以前从没看过这些电视节目，但听别人谈论过一 些，什么一个黑人家庭，一个白人家庭，一个小孩比和 他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富有的成人们都聪明，一个单身女 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他现在把 这些电视剧全看了，他坐在椅子里，不时地看上一眼外 面刮着大风的夜色。

到11点开始播新闻的时候，路易斯关上电视，他 要出去做他已决定要做的事了。也许在看到儿子那沾满 鲜血的棒球帽的那一刻，他就决定这么做了。他身上又 产生了那种寒冷得发抖的感觉,比以往的更强烈,但在 这之下又有一种渴望，或是一种热情，或许是一种贪欲, 无肺胃是什么;这种东西温暖着他，使他能抗拒寒风。 在他启动洪达车的发动机时，他想也许乍得说那个地方 有种魔力是对的，因为他很肯定地觉得这种魔力现在就 在他身边，引导着他驱使着他去做事。路易斯纳闷地想: 我能停止吗？即使我想停止的话，我能停下来不干了 吗？

四十八

“你想要干什么? “戈尔德曼太太又一次问，"瑞

琪儿……你是太沮丧了 .....睡一觉……“

瑞琪儿只是摇着头。她不能向母亲解释她为何必须 回去。那种奇怪的感觉像起风一样在她的心头涌起 .....

先是吹动小草的微风，几乎不被人察觉，接着空气开始 流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强，无法停止。然后微风就变 成了屋檐下尖声呼啸的大风，让人觉得风在撼动着房

子，如果风再大些。就会吹倒一切了。

在芝加哥，此时已是6点钟。在班格市，路易斯正 坐着吃晚餐呢。瑞琪儿和艾丽也在吃饭，但她们几乎吃 不下什么。瑞琪儿一抬头就会看见女儿那双深邃的眼睛 在看她，好像在问妈妈不管爸爸有什么麻烦，妈妈会做 些什么似的。

瑞琪儿等着电话铃响，盼着是乍得打来电话说路易

瑞琪儿没有理会父亲的话，她径直走到大厅里的电 话机前，找到电话簿上航空公司一栏，拨了一个电话号 码;戈尔德曼太太站在她的旁边，告诉她应该仔细想一 下，她们应该商量一下，也许列个单子，看看该做什 么……在戈尔德曼太太的另一端站着艾丽，她的脸色仍 是阴沉的，但现在浮现出希望，这给了瑞琪儿一些勇气。

"得尔它航空公司，”电话另一端传来了一个欢快 的声音，"我是吉姆，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想是的。"瑞琪儿说，"今晚我要从芝加哥飞往 班格，事情非常重要。我想事情有些急迫。你能帮我查 一下看还有机票吗？ “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迟疑地说："是的，太大，不过 现在订票，时间有点太短了。"

“噢，请查一下吧。"瑞琪儿声音沙哑地说，“我可 以坐备用座，怎么样都行。”

"好吧，请稍候，太太。"

瑞琪儿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她觉得有一只冰凉的 手抓住了她的胳膊。瑞琪儿睁开眼睛，看到艾丽走到她 身旁，自己的父母站在一起，小声地在说着什么，一边 看着她;瑞琪儿疲倦地想，他们看着我的方式简直像看 疯子一样。瑞琪儿向女儿笑了一下。

艾丽低声说："妈妈，别让他们拦着你，求你了。" “不会的，大姐姐。"瑞琪儿说完，痛苦地缩了一 To自从盖基出生后，他们就叫女儿大姐姐，但艾丽再 也不会是大姐姐了，不是吗？盖基已经死了。

“谢谢你，妈妈。"艾丽说。

“这事很重要，是吗？ “

艾丽点了点头。

"宝贝，我相信这事很重要，但是要你能再多告诉 我一些，我想会有帮助的，那只是个梦吗？"

“不/艾丽说，"是……现在是一切了，这事现在 一直在我的脑子中盘旋，你感觉不到吗，妈妈，有点 像......”

“有点像一阵风。"

艾丽颤抖着叹了 口气。

“但是，你不记得别的什么了吗？关于你的梦，你

别的都不记得了吗？"

艾丽用力地想了一下，然后不情愿地摇了摇头说：

“有爸爸，小猫丘吉，还有弟弟盖基，我就记得这些。 但是我记不起来他们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了，妈妈r 瑞琪儿紧紧地搂着女儿说："会好的。"但她自己心 上的沉重感一点也没减轻。

"你好，太太吉姆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瑞琪儿紧紧地抓着电话机和艾丽。

“太太，我想我能给您订上去班格的机票，但您要 很晚才能到达了。"

“没关系。"瑞琪儿说。

*"您有笔*吗？挺复杂的，要记一下。"

“有，就在手边儿。“瑞琪儿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 一个铅笔头，找到一个信封，她仔细地听着，在信封背

面记下了所有的信息，等吉姆说完后，瑞琪儿笑了一下, 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个o的手势，告诉艾丽一切都安排妥 当了。也许会有效果的。有几次转机看起来特别紧张 ..... 特别是在波士顿转机时，没有多少时间。

瑞琪儿说："请订好票吧，谢谢您。"

吉姆记下了瑞琪儿的姓名和信用卡号码，瑞琪儿最 后挂上电话时，感到软弱无力，但心情轻松了些。她看 着父亲说："爸爸，您送我去机场好吗？ “

“也许我该说不行。”戈尔德曼先生说，"我想我也 许有责任阻止你这种发疯似的行为。”

“你敢r艾丽尖声大叫道，"这不是发疯!不是r 戈尔德曼先生惊愕地看着艾丽，后退了一步。

戈尔德曼太太在一片寂静中说："开车送她去吧， 我也开始感到紧张了，要是我知道路易斯没事的话，也 会觉得好些的。"

戈尔德曼先生盯着妻子看了一会,终于转身对瑞琪 儿说:"要是你想让我开车送你的话，我就开车送。我…… 瑞琪儿，你要希望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去。”

瑞琪儿摇了摇头说："谢谢，爸爸，不过我订的票 已是最后的票了。好像是上帝专为我保留的一样。"

戈尔德曼先生叹了口气。就在那一刻，他看上去非 常老，瑞琪儿突然想到自己的父亲多么像乍得啊。

“你要想带个包的话，还有时间去整理一下。“戈 尔德曼先生说，"我们可以在40分钟内到达机场，只要 我开车走我和你妈妈结婚时走过的那条路就行。老太 婆，你去给女儿找一下你的包去。“

*"妈妈。”*艾丽叫道。瑞琪儿转向女儿，发现艾丽 的脸上闪着一层汗珠。

"怎么了，宝贝。" "小心点儿，妈妈。"艾丽说道。

四十九

那天晚上天空布满了阴云，在不远处飞机场的灯光 映照下，树影婆娑。路易斯把洪达车停在了梅森街上。 这条街刚好临着悦目墓地的南端。路易斯下了车，风大 得使他几乎关不上车门了。他不得不用力把门推严。他 走到车的后备箱，取出防水帆布，把工具包了起来，然 后拿着这个包裹沿着人行道上的阴影向坟地走去。过马 路时他小心地看了一下街道的左右侧，想看看是否有人 和车辆。他根本不愿被人看到*，*即使是那种无意瞥到他 走到门前，伸手推了一下。

门是锁着的。

路易斯心里又想着，你这个大傻瓜，当然门是要锁 上的……你真的以为晚上11点以后人们还会让一个市 内墓地大敞着铁门吗？没人会这么信任别人的，没人 了。那你现在该怎么做呢？

现在他必须翻过铁栅栏了，但愿街上没人会注意到 他爬栅栏的情景。也许会有人向警察报告说：嗨，警官! 我刚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大最笨的孩子爬进了悦目墓 地。看上去他好像拼命似地想进去。是的，我觉得可能 跟死有关。开玩笑？噢，不，我是极认真的,也许您该 去调查一下。

路易斯继续沿街走着，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外向右转 了一下，高高的铁栅栏无休止地挡在他面前，风变冷了 , 吹干了他额头上的汗珠。他的身影在路灯下忽隐忽现。 他不时地扫一眼栅栏，终干停下脚步，强迫自己真正地 仔细看着。

他想，你想要爬过那栅栏，别逗了。

路易斯个子相当高，有6英尺2英寸，但栅栏有9 英尺高,每根铁棍上面都有f 装饰性的尖头。说是装 饰性的，实际上人们想要爬上去迈腿翻越时，身体很可 能落在这些尖头上，扎进腹股沟、刺破睾丸；会像插在 烤肉叉上的乳猪一样痛苦地叫喊着，直到有人叫来警察 把他揪下来，送到医院里去。

路易斯想着，浑身继续在冒汗，都把衬衫粘在背上 To除了远处街上有模糊的车辆的响声外，一切都静悄 悄的。

一定得找个办法进去，必须得进去。

路易斯脑中仿佛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声音在说:"得 了，路易斯,面对事实吧。你可能发疯了，但还不至于 那么疯狂。也许你能爬上栅栏，但只有受过训练的体操 运动员才能不被扎伤地跃过那些尖头。而且即使你能进 去，你又怎么把儿子弄出来，自己怎么再出来呢？ ”

路易斯继续走着，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绕着墓地 走，但还毫无办法。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好吧，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今晚先回路德楼镇，明天再来，明天下午晚些时候来, 在大约4点钟左右从大门走进去,然后找个地方躲起 来，到半夜或半夜以后再动手。换句话说，我将把计划 推迟到明天。好主意。噢，伟大的路易斯，但是，我那 堆扔进栅栏的工具么办呢？镐、铲子、手电筒……这不 明显是盗墓用的工具吗？也许它们掉进灌木丛里了。谁 会发现呢，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么谨慎地考虑事情倒是很重要的，但这可不是他 的目的，他的心里有个声音在静静地告诉他，他明天不 可能再来了。要是他今晚不做的话，他可能永远不会做 了，他可能永远也不能使自己再想到这种疯狂的举动 了。这是f 机会，惟一的一个机会。

路易斯边想边走到栅栏的一侧，这一边房屋稀少， 墓地内的坟地显得有很长时间了。头上又有一个请止步 的牌子，再向右拐的话又会走回到出发点了。他走回出 发点的话，该怎么做呢？再接着转下去？或是承认失 败？

街上出现了车的灯光。路易斯走到了另一棵树下， 等着车开过去，这辆车开得很慢,过了一会从右车座的 位置照出一束手电筒光，沿着栅栏移动着，路易斯心头 一紧，这是一辆警车，在检查墓地呢。路易斯紧紧地贴 在树上,脸颊擦上了粗糙的树皮，他心里希望这棵树能 足够大，把自己遮住。手电筒光照向他，路易斯低下头, 把脸埋了下来。灯光照在树上，然后挪走了，接着又在 路易斯的右侧出现了。他往树后缩进去了一点。有一刻 他以为警察发现了他，他等着车后灯突然亮起来，车门 打开,警察对他喊着：嗨，你，躲在树后的家伙！出来! 走到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地方，举起手来！岀来，快点！ 但是警车开走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路易斯一下子 瘫靠在树上，大口地喘息着，嘴巴干涩。他想那些警察 会开车路过他的洪达车的，但没关系。晚上6点到早上 7点之间在梅森街上停车是合法的。还有好多车也停在 那儿呢。车主是住在另一条街上的公寓房里的人。

路易斯发现自己抬头向正在藏身的这棵树上端看 去，他看到就在他的头上，这棵树分了又，他想他可 以……

没容自己多想，路易斯伸手抓住了树权，悬起身子*，* 然后用穿着网球鞋的脚在树上找了个落点，踩掉了一块 树皮。他先把膝盖靠在树杈上，然后脚也稳稳地踩在了 一个树杈上。他得快点爬，要是警车碰巧开回来的话， 就会发现他这只树上的怪鸟了。

路易斯又往上爬了一截，看到有一枝手臂粗细的树 枝伸向铁栅栏。他双手抓住这个树枝，两脚悬空，离地 八尺,开始一下一下地向栅栏挪去，他觉得自己的影子 像个类人猿似地在人行道上移动着。冷风吹着他的腋 窝,他发现自己满脸是汗，但仍在发抖。越往栅栏近处 挪动，树枝弯得越厉害。他的手和手腕也变酸了，他真 害怕汗湿了的手大滑，自己会掉下来。

他挪到了栅栏上边，鞋与铁栅栏上的尖头只有一尺 远。从上向下看，栅栏上的尖头很锋利。不管锋利不锋 利，他突然意识到要是他掉下来落在这尖头上，不只是 他的睾丸会被刺穿，就是他的肺都可能被穿透，那样警 察回来时就会发现一幅可怕的景象。

路易斯一边急促地呼吸着，一边用脚探试着想找一

他又站在那儿待了一小会，接着伸手向前移去,现 在他可以抓得牢一些。脚离开了尖头，他继续往前挪着, 树枝弯得厉害，有些危险了；接着他听到了一声不祥的 断裂声，他盲目地松开了手。

他摔落在地上，一条腿的膝盖处撞在了一块墓碑 上,疼痛一下子传到了大腿，他在草地上打了个滚，手 抱着膝盖，嘴巴咧到了脑后，心里想着可别摔碎了膝盖 骨。终于疼痛减轻了些，他发现自己还能转动腿关节， 要是他坚持活动关节，别让关节变硬，过后会好的，也 许吧。

路易斯站起身，开始沿着铁栅栏向梅森街和他的工 具所在的地方走去，他的膝盖刚开始还挺疼，他就一痛 一拐地走，过了一会那种疼痛就变得麻木了，洪达车里 的急救包里有阿司匹林，自己应该记得带在身边就好 了。现在想起来太晚了。路易斯眼睛盯着路上,看是否 有车驶过。当真有一辆车驶来的时候，他就钻到墓地深 处躲起来。

梅森街上可能会有车辆驶过，路易斯一直在隐蔽处

走着，直到来到自己的洪达车正对的地方，他正想跑到 栅栏下从灌木丛中取出工具，这时他听到人行道上有脚 步声，还有一个女人在低声大笑。他蹲在一个大墓碑后, 蹲下时膝盖疼得厉害，他看到一对男女向梅森街的另一 端走去。他们互相搂着腰走着，这使路易斯想起了某个 老电视剧中的情景。要是他现在在墓碑后站起身来，他 们看到后会怎么样，在这片死寂的墓地里突然出现一个 摇晃着的影子，向他们大声叫：〃晚安，卡拉白什太太,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r他们一定会吓个半死的。

两个人走到他车旁的街灯下，互相拥抱起来。看着 他们，路易斯感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厌恶。他此时 此地蹲伏在墓碑下，就像廉价的喜剧故事里的一个非人 的东西在偷看情人幽会似的。运气就这么糟吗？他纳闷 地想，就因为这倒霉的干扰就放弃吗？爬上树，沿着树 枝攀过来，摔倒在墓地里，看情人幽会……再去挖墓? 就这么简单？这是疯了吧？我花了八年的时间才成为 一个医生的，但是只用简单的一步就可以成为盗墓 者……我想人们会叫我为食尸鬼的。

他把拳头放进嘴里，防止自己由于感觉到这种内心 的恐惧和六神无主而发出声音来。

那对男女终于走了，路易斯不耐烦地看着他们爬上 一栋公寓楼门前的台阶，男的站在门前找出钥匙开了 门，片刻后两个人走进门里了。街上又恢复了静寂，只 有风还在不停地刮着，吹动着树枝和他前额上汗水浸湿 的头发。

路易斯弯着腰跑到栅栏下，在灌木丛中摸索着找那 捆工具，找到了，就在手边，他拿起来，听到工具在里 面碰撞的声音。他扛着工具走到铺着沙石的宽阔的车行 道上，辨别了一下方向，没错,从这儿直接向前走，在 岔路口向左拐，没问题。

路易斯沿着车行路的道边走着，希望万一要是有一 个全日值班的守夜人出来的话，他能躲到榆树林的阴影 中。他到岔路口向左拐了，渐渐离盖基的墓地越来越近。 突然他震惊地意识到自己记不起儿子长得是什么模样 了。他停了下来，盯着一排排的墓穴、墓碑，尽力唤醒 自己的记忆。他只能记起盖基的个别特征，儿子有一头 金色的头发，又细又亮；眼睛有些斜视；小小的白牙齿; 下巴上有一小块疤痕，是在芝加哥时从台阶上摔下来磕 的。他能想起这些，却无法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去。他看 见盖基向公路跑去，跑向那辆奥灵科的大卡车，像是要 与它约会似的，但是盖基的脸却是转向一边的。路易斯 想要回忆起放完风筝的那天夜里盖基躺在床上时的情 景，但脑子里只是一片黑暗。

路易斯心里喊着，盖基，你在哪儿啊？路易斯，你 想过没有，也许你这么做对儿子一点鮑都没有?也许 他在这里很幸福……也许死亡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也许他正和天使们在一起，也许睡着了。如果他睡着了, 你真的清楚自己可能会惊醒的是什么吗？

噢，盖基，你在哪儿?我想要带你回家。

但是，他真的能控制住自己的行动吗？为什么他想 不起儿子的脸呢？为什么他要违背大家对他的警告去 行事呢？乍得警告过他，在梦中帕斯科警告过他，自己 颤抖的慌乱的心也在警告他。

路易斯又想起了宠物公墓里的墓碑，它们大致形成 一个个的圆，盘旋着伸向神秘的地方，接着路易斯又感 觉到了那种寒冷。他为什么要站在这儿，试图记起儿子 的脸呢？他一会就能看见儿子的脸了。

墓碑就在这儿，上面简单地刻着盖基•威廉姆•克利 德和出生与死亡日期。路易斯看到今天有人来过这儿悼 念过儿子，因为墓上有鲜花。可能会是谁呢？丹得丽芝 太太吗？

路易斯的心沉重而缓慢地在胸中跳动着。这就是儿 子的墓地，要是他想做那事的话，该动手了，虽然夜还 有段时间，但白天也会随之而来的。

路易斯最后想了一下，看到自己是下定决心要做 的。他不自觉地轻轻点了点头，自己都没觉察出来，然 后伸手取出了刀子，他用胶带扌巴工具打包后粘起来了， 现在需要割开。他把盖基墓上的防水布掀开卷起来，然 后把工具放好，就像安排好做手术的工具—样。手电筒 路易斯接店员说得那样用一块布包了起来，中间挖了个 小孔，弄成了中间有一点透光的钢笔式手电筒，短把镐 也许用不着，他只是碰巧买了来，他挖开墓地时不会遇 一个硬东西 他咬紧的嘴唇上渗出了血。他拿起手电筒, 向下一照，看到了墓地中灰白色的棺木套简。路易斯用 锹把上面的土拂掉，锹碰在水泥的棺木套筒上在死寂的 夜里发出很大的响声。

路易斯爬出墓穴，找到了绳子，然后把绳子绑在了 套筒盖上的铁环上，然后又爬出墓穴，把防水布铺在地 上,躺在上面，用力地拉起绳子。他心里想着，路易斯, 我想就是这样了，这是你的最后的机会。对了，这是我 的最后的机会，我他妈很好地抓住了它。

路易斯把绳子绕在双手上，用力地拉着，方形的水 泥盖板很容易被拉开了，像一个垂直的墓碑一样直立 着。路易斯解下铁环上的绳子，扔到了一边，他不再需 要用绳子了，他可以站在盖板旁，把它挪开;他又跳下 墓地，小心地移动着，怕把已拉起的盖板给撞翻砸了脚, 或是撞破了什么。一些鹅卵石滚下来，砸在了盖基的棺 材上。路易斯弯着腰，把另一半盖板拉了起来，放在一 旁。他觉得手指上有种凉东西，低头一看，一条蚯蚓正 在他的手指上蠕动着。路易斯厌恶地在嗓子里吼了一 声，把蚯蚓扔在了墓穴一边的土壁上，然后他用手电筒 向下照去，看到了儿子的棺材。路易斯伸手找到了锹， 举过头顶在棺材的锁上砸了四下，心里想着：我要把你 解救出来，盖基，看我能不能做到。路易斯边想边砸着, 嘴巴向后撤着。

锁在他砸第一下时就裂开了，也许不需要再多砸， 但是路易斯又接着砸了好几下，好像不想打开棺材，而 是想砸破它似的。最后他又恢复了点理智，举起锹又放 了下来。

锹的边缘都被砸弯了，他把锹扔到一边，自己颤抖 着两条无力的腿爬了上来。他觉得胃里直恶心，那种愤 怒来得快，去得也快，消失了。在这里，那种寒冷的感 觉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也心里感到一生从没如此孤独和 六神无主过。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刚从宇宙飞船上下来 的宇航员，在茫茫黑暗的太空里飘浮着。比尔•巴特曼的 感觉就像这样吗？路易斯纳闷地想着。

他仰面躺在地上，等着看自己是否能控制住自己， 继续干下去。腿上疲累的感觉消失后，他坐了起来，又 跳进了墓穴里。他用手电照着锁,发现锁不仅是砸开了, 简直全都毁掉了。他刚才疯狂地乱挥着锹，但每一下都 落在锁上，好像是长了眼睛，百发百中。锁周围的木头 都被劈裂了。

路易斯把手电筒夹在腋下，轻轻地蹲了下来。他的 双手摸索着，找到了棺材顶盖上的凹槽，他把手指伸了 进去，停了一会 .....也许人们会说犹豫了一会，然后打 开了儿子的棺材。

五十

瑞琪儿差一点就赶上了从波士顿到波特兰的航班。

差一点她从芝加哥乘飞机准时起飞，到达了拉古尔的 亚。从纽约起飞时只晚点5分钟，到达波士顿时晚点 15分钟，是晚上11点12分到达波士顿的，这使得她 只有13分钟转机的时间。她本来还可能赶上飞机的， 但机场巴士来晚了，她焦躁不安，脚不停地轮流倒换着, 旅行包一会换到左肩，一会换到右肩，急得像要上厕所 似的。一直等到11点25分，车还没来。瑞琪儿向换 机处跑去，她穿的鞋鞋跟本来不高，但跑起来还是扭得 脚脖子直疼，于是她停了下来，脱掉鞋子，穿着袜子跑 了起来。她跑过了阿勒哥汉尼航空公司的换机处，又跑 过东方航空公司的换机处，跑得只觉得喉咙发干，气喘 吁吁的，胸口和肋骨直疼。终于她看到了得尔它航空公 司的标牌，她冲进门去，差点没把手中的一只鞋给扔了 出去，此时是11点37分。

两个值班员中的一个抬头看了她一眼。

瑞琪儿喘着粗气说："104航班，飞往波特兰的， 飞机起飞了吗？ ”

值班员扫了一眼身后的指示牌说："牌上指示说还 没有，但他们5分钟前就播了最后登机的通知。我给他 们打个电话问问看，您的包需要检查吗？"

"不需要。"瑞琪儿气喘吁吁地说。她用手把眼角 汗湿的头发拨到耳后，她的心像野马一样在胸中狂跳 着。

"那你别等着我给他们打电话了，我会打电话问 的不过我建议你快跑去赶飞机吧。"

瑞琪儿没快跑，她跑不动了，但她尽力跑着。电梯 由于是在夜里，已经关了。她沿着楼梯一阶阶向上跑， 嘴里一股成涩味。她跑到安全检查处，把旅行袋扔到吃 惊的女办事员面前，等着办好手续。手一会攥紧一会放 开,包还没完全从安检室的传送带上岀来，她就一把抓 住带子，又跑了起来，包在身后不停地拍打着她的屁股。

她边跑边抬头看指示牌，上面显示着:

104航班，飞往波特兰，起飞时间：11 : 25 ,登 机口 ： 31号，正在登机。

31号登机口在大厅的另一端，她最后看了一眼指 示牌，只见上面的“正在登机"几个字消失了，换上了 “正在离*港"*几个字。

瑞琪儿沮丧地大叫了一声，跑到登机口时正看见服 务员在收起写着"104航班，波士顿至波特兰,11: 25"几个字的牌子。

瑞琪儿不相信地问："飞机已经起飞了？它真的已 经起飞了 ？ ”

服务员同情地看着她说："飞机11点40离开跑道

“对，没赶上。"瑞琪儿答道。

"您要去哪儿？"

"波特兰，然后再去班格。"

“噢，您为什么不租辆车呢？要是您真的必须去那 儿的话，租辆车开车去也行。通常我会建议乘客在机场 附近的旅馆里住上一夜，但是我看出您好像真的必须今 晚赶到那儿似的。”

"对，我必须去那儿。"瑞琪儿边想边说，"是的， 我想我可以那么做，不是吗？要是哪个办事处有车出租 的话。"

安检处的办事员大笑着说："噢，他们有车出租。 只有机场有大雾飞机无法起飞时他们才没车呢。等雾散 要很长时间。"

瑞琪儿几乎没再听女办事员在说什么了，她只管自 顾自地想着，盘算着。

即使她超速开车也不可能到达波特兰后还来得及 去赶飞往班格的飞机。那就一直开车开回去，要用多长 时间呢？这得看有多远的路程。250英里,瑞琪儿脑子 里闪现出这个数字，也许是乍得曾说过的。她从这儿开 车动身时至少是12点一刻，也许将近12点半了。开 车要走的全是大路。她想她可以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 度不停地开车,用250除以65 ,不到4小时。好，就 算4个小时，她可能要停一下，去厕所什么的。就算现 在还没有睡意，但她了解自己，她可能还需要停车喝杯 不加牛奶的咖啡振作一下精神，但她仍然能在天亮前赶 回路德楼。

瑞琪儿仔细考虑完后，向楼梯走去，汽车租赁处在 大厅的下面一层。

安检处的办事员大声说："祝你好运，亲爱的，小 心些。"

“谢谢。"瑞琪儿说，她觉得自己应该有些好运气。

五十一

阵刺鼻的味直冲上来，路易斯向后退了一下，有 点窒息的感觉。他站在墓穴边上，大口地呼吸着，就在 他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住自己的呼吸时，他胃里那一大堆 晚上吃下的东西一下子喷了出来，吐在了墓穴边上。吐 完后他头靠在地上，喘息着。终于呕吐的感觉过去了。

路易斯紧咬着牙关，从腋下拿出手电筒向打开的棺材里 照去。

路易斯惊恐异常，这种感觉就像刚刚做过一场最可 怕的噩梦似的感觉。

路易斯看到儿子的头没有了。

路易斯的手抖得厉害，他只得用两手握住手电筒，

就像警察两手握枪对着目标区域扫视着一样。手电筒光 不安地前后移动着，有很长时间路易斯不能把手电筒光 照到墓穴中去。

路易斯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可能，记住刚才你以

为你看到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他慢慢地将手电筒光又 投射到儿子那3英尺长的尸体上，从穿着新鞋的脚，照 到裤子，再照到他的小衣服上，手电筒的光投射到了他 那敞开的衣领处，然后又投到……

路易斯突然愤怒地想大叫，差点没喘上气来，对儿 子的死亡产生的那种悲愤又突然冒了上来，把刚才产生

的恐惧压了下去。

路易斯摸索着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摸出手绢，一只 手拿着手电筒，又向墓穴里俯下身，差点失去了平衡掉 进去。要是刚才抬起的套筒墓穴盖板掉下一个来，肯定 会砸断他的脖子。他用手绢轻轻地擦去长在盖基皮肤上 的湿苔薛，苔薛太多太厚了，长满了盖基的头部。在苔 蘇的覆盖下，刚才他还以为儿子的头没了呢。

苔薛很湿，但不过只是一层。他本应该预料到的， 这几天一直下雨，套筒式墓穴不防水的。路易斯用手电 筒照着，发现儿子的棺材泡在浅水坑里，在泥水里他看 清了儿子。承办丧葬的人知道盖基被车撞死埋到棺材里 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开棺材看了，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 努力给盖基化了一下妆，殡仪员通常总是这么做的。路 易斯看着儿子就像在看着一件做得极不成功的玩具娃 娃。盖基的头上鼓着好几个包，眼睛深陷在闭着的眼皮 下，嘴里有种白色的东西凸出来，像患了白化病的病人 的舌头，路易斯起初还以为是殡仪员用了太多防腐香液 的缘故。

这事可能不易掌握，尤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几乎 不可能知道该用多少才够 .....所以可能用得太多了。后 来他才意识到那白色的东西只不过是棉花。他伸手从儿

子的嘴巴里把棉花拽了出来，盖基的嘴巴奇怪地松了一

下，看起来又大又空洞，接着发出噗的一声闭上了。路 易斯把棉花扔在水坑里，棉花漂在水面上，闪出令人讨

厌的白光。盖基的一侧脸颊陷了下去，像一个老人的脸 颊一样凹陷着。

“盖基/路易斯小声说，"我现在要把你抱出来了, 好吗？ “说完心里祈祷着，但愿现在没人来，比如守夜 人过12点后会来巡查一下墓地什么的。但现在不再是 面对着某人拿着手电筒照在他脸上发现他的问题了，要 是真有人看到他站在墓地中做这事的话,他会抓起弯了 的铁锹，砍穿冒犯者的脑壳的。

路易斯把两手放在盖基的腋下，觉得儿子的尸体像 没了骨头似地摆动着。突然一种可怕的肯定的念头闪现

在他的脑海里：当他抱起盖基时，尸体会散落开来，只

剩下了支离破碎的尸体。他可能站在墓穴的盖板旁*，*看 着儿子破碎的尸体，尖声大叫着，人们发现他时，他可 能正是这个样子吧。

路易斯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说 快干，你这个胆小鬼, 快干吧!

他抱起儿子，像以前常做的那样抱起盖基。盖基的 头垂到了他的后背处，路易斯看见了把儿子的头连在肩 上的缝合处。不知怎么，路易斯喘息着，闻着墓穴里的 味，感觉着儿子那没有骨头一样软软的破碎的尸体，胃 里又痉挛起来。路易斯把儿子的尸体从棺材里抱了出 来，终于爬出墓穴；他坐在墓穴边上，两脚悬空，儿子 的尸体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嘴由于恐惧、悲哀和关爱 而颤抖着。

“盖基。"路易斯说完开始抱着儿子的尸体摇动起 来,盖基的头发散落在路易斯的手腕上，像毫无生气的 电线一样。“盖基，我发誓，全会好起来的，盖基，会 好起来的。这一切都将结束，就在今晚。盖基，我爱你, 爸爸爱你。"

路易斯晃动着儿子。

差一刻两点时，路易斯准备离开墓地了。事实上抱 起儿子的尸体是最难过的一刻，就像宇航员飘到了虚无 飘渺的太空中的最远处，他的心思也飞进了一片空濛 中。但现在，他正在休息着，觉得背部很疼，疲惫紧张 的肌肉在抽动着，他觉得也许他还能回去，带着儿子的 尸体一路走回到车里去。

路易斯用防水布把盖基的尸体包了起来，然后用长 长的胶带纸粘牢，又把绳子割成两段，系牢了包裹的两 端。他又可以有一个卷起来的包裹了，没别的什么。他 盖上棺材，想了一会后，又打开了，他把弄弯了的锹放 了进去。让悦目墓地保留着这个吧，它不会再拥有他的 儿子啦。路易斯盖好棺盖，然后把墓穴上的一块水泥盖 板放下来。他想简单地把另一块推下去，又怕摔碎了， 想了一会，他把自己的腰带拴在盖板上的铁环上，轻轻 地把盖板拉到墓穴上。接着他又用铲子把坑填平了，但 无法恢复原状，也许有人会注意到，也许没人会注意。 也许有人注意到了，但不以为然。管它呢，路易斯不让 自己想下去或担心下去，今晚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呢！更 多疯狂的工作要做，而他现在已经够累的了。

嗨一瞄，让我们走吧。一个声音在路易斯的脑子 里响起来。

“确实该走了。"路易斯咕哝着说。

风又刮起来了，在树林中呼啸着，这使得路易斯不 安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他把铲子、必须用的镐、手套和 手电筒放在刚捆好的包旁边。他想用手电筒，但又控制 住了自己。离开了尸体和工具后，路易斯又按原路用了 5分钟返回到刚来时的高高的铁栅栏下。在那儿，就在 街对面,他的洪达车就停在路边，离这儿那么近但又那 么远。

路易斯看了一会，然后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这次他离开了墓地大门，沿着铁栅栏一直走到一个 直角拐角处。这儿有个排水沟，路易斯仔细地查看着。 他看到的东西使他颤抖起来。这儿有一大堆腐烂了的鲜 花，一层又一层，被雨雪一年年地冲刷着。

路易斯盯着排水沟像被催眠了一样，终于他叹了口 气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他继续向前走去，走了没有多远就发现了自己正在 找的地方，他怀疑自己在举行盖基的葬礼那天就有意地 记住了这里。这里是墓地的教堂地下室。那里在冬天是 用来放棺材的，因为天寒地冻无法挖墓穴，或是生意太 多墓穴挖不过来时，就把棺材先放。在这儿。

路易斯知道殡仪馆的生意也有旺季淡季。他的舅舅 以前跟他说过，人的死亡也有平衡的。有些时候许多人 会死掉。要是五月没多少人死去的话，那肯定十一月份 会有很多人死去。但在圣诞节前后人死的并不多,因为 人们在那时都很快乐，都想活下去，于是他们就真的活 下来了。但在二月份死的人就会多得很，因为老人们会 得流感，得肺炎，人们还会心脏病突发，得肾衰竭什么 的。二月份是最糟糕的一个月，人们都疲倦了。我们都 习惯了，在生意上二月份最旺。但是不知为什么在六月 和十月也是这样。但在八月里从不是这样的。八月份很 少有人死，除非什么煤气爆炸或汽车从桥上掉了下来这 类事故中的死亡以外。有几年二月份我们殡仪馆里的棺 材堆了三层,我们盼着天快变暖，土地融化了我们好把 它们埋了，省得我们还得给那些尸体租个大冰柜冻起 来。

路易斯记得卡尔舅舅当时说完后就大笑起来，他也 跟着大笑了起来。

路易斯看到地下室的门是建在一个长满绿草的小 山上。这个小山就离高高的栅栏上的尖头只有一两英 尺。路易斯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然后爬上了山坡。在山 坡的另一端有一片空地，也许总共有两公顷。不……不 是空地，有一个建筑物，像一个孤立的小棚，也许是属 于墓地的。可能殡仪员们把他们的工具放在那里。路上 的街灯透过树枝从梅森街上照过来。路易斯看到没有别 的动静了。

路易斯屁股着地从山坡上滑了下来，他怕再摔下 来，再伤着膝盖,然后走回到儿子的坟墓那儿。他差点 没被包着儿子尸体的包裹绊倒。他知道自己得这两趟， 一次运尸体，一次运工具。他弯下腰，背部痛得他咧了 一下嘴巴，他抱起儿子的尸体，觉得尸体在不停地晃荡, 路易斯不理会脑子里那不断提醒着的他已经发疯了的 声音,抱着尸体走到了那个小山底下。山坡很陡，他看 出不用绳子的话，要扌巴40磅重的尸体包弄上去很难， 但他必须弄上去。于是他抱着儿子的尸体后退了几步， 然后奋力向斜坡上冲去，让自己的惯性带着他尽量能冲 得远些。他几乎快冲到山顶时，脚下一滑，踩在了草上, 就在他要跌落时他用力把怀中的包裹向山顶上扔了出 去，几乎快落到山顶了。路易斯爬到山顶,又环顾了一 下四周，看到没有人，就把包裹靠着栅栏放好，然后走 回去拿其余的东西去了。

路易斯又爬到了山顶，他戴上手套，把手电筒、镐 和铲子放在一堆，然后背靠着栅栏休息了一会。他把手 放在膝盖上，看到瑞琪儿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的新型数 字手表指示出已是两点零一分了。

他又用了 5分钟重新整理了一下工具，然后先把铲 子扔过了栅栏。他听到铲子落在草地上的声音。他想把 手电筒放在裤兜里，但装不进去，他就通过栅栏的间隔 处给扔了出去，听着手电筒滚落山下的声音，心里希望 别撞在石头上碰碎了。他真希望自己带个背包来就好

了。路易斯又从夹克兜里拿出胶带纸，把镐把和防水布 粘在一起，又把镐头一端用胶带纸缠了好多圈直到胶带 用完了，他才把包裹抬起来，举过栅栏扔了下去;听到 包裹落地的一下轻响，他退了一下。

现在该他自己出去了。他先将一只脚迈过栅栏，然 后两手抓住栅栏上的尖头，再荡过另一条腿。他滑了一 下，鞋里的脚趾在山头上的泥土里磕了一下，然后人掉 在了地上。他边下山边在草丛里摸索着，先是马上摸到 了铲子，在透过树缝的街灯灯光照射下，铲子边缘闪着 淡淡的光。他找手电筒时赛了点儿气力，手电筒会在草 丛里滚多远呢？他四肢着地在厚厚的草地里摸索着，他 呼吸急促,心怦怦直跳。

终于他看到了，就在离他认为掉落的地方不到5英 尺远，是手电筒的形状让他辨认出来的。他抓起手电筒, 用手盖住玻璃片，按了一下开关，手掌马上被照亮了， 他立刻关掉了开关，没问题。路易斯用刀把镐从包裹上 割下来，拿着工具走过草地来到树林，然后站在一棵最 大的树下，看着梅森街上两边的路，现在根本没人。他 只见到整条街上只有一盏灯的灯光，是从一个公寓楼上 照出来的，可能是住的失眠的人或病人。

路易斯迅速走出来，到了人行道上，他没有跑。在 昏暗的墓地里了待了很长时间后，站在街灯下他觉得自 己暴露无遗。他腋下夹着手电筒、镐和铲子，站在离班 格第二大墓地只有几码远的地方，要是有人现在看见 他，谁都会明白他在干什么。

路易斯飞快地走过马路，看到自己的洪达车就在前 面50码远的地方。对他来说，这50码就像5英里一 样。他头上冒着汗向车走去，一边警觉地听着除了自己 的脚步声以外的其他声音。

路易斯终干走到了自己的车旁，他把镐和铲子靠着 车放下来，然后伸手找钥匙。车钥匙找不到了，两个兜 里都没有。他的脸上又冒出汗来，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他的牙齿紧张地互相直磕碰着打架。他赶快咬紧牙关， 害怕极了。

他把钥匙弄丢了，一定是在他从树上往墓地里跳 时，膝盖碰到墓碑打了个滚时排出来的。他的钥匙肯定 掉在草丛里了。要是他找手电筒都费了很大周折，他怎 么希望能再找回钥匙呢？全完了，就这么一点点坏运 气，就把事全搞砸了。

路易斯突然想到，不，等等，等一下，再翻翻口袋。 带的零用硬币都还在……要是硬币没掉出来的话，钥匙 也不会掉出来。

这一次路易斯更仔细地搜寻了一下口袋，把硬币全 拿了出来，甚至把口袋翻了个个。

还是没有钥匙。

路易斯靠在车上，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他想自己 得再爬进去，把儿子的尸体留在栅栏外，拿着手电筒再 爬回去，把剩下的时间全花在无用的寻找上……

突然路易斯眼中一亮。

他弯腰向车里望去，钥匙正挂在打火器开关上。

路易斯轻轻地呻吟了一声，然后跑到司机座那端的 车门旁，把车门打开，取出了钥匙。他的脑子里想起了 某个电影中的父亲人物卡尔说的话：锁好你的汽车，拿 好你的钥匙，别给好孩子机会去做坏事。

路易斯走到车后，打开了行李箱，然后把镐、铲子 和手电筒放进去，关上了行李箱盖。他走出20或30 英尺后突然又记起了自己的车钥匙。这次他把钥匙忘在 行李箱上的锁上了。

他对自己怒骂道，笨蛋，你要是这么愚蠢的话，最 好把要做的事全忘了！

于是他又走了回来，取走了钥匙。

路易斯抱着盖基就要走回到梅森街上时，突然不知 什么地方有一只狗叫了起来。不，不只是叫起来，而是 狂叫起来，那粗哑的叫声充满了整条街道。

路易斯站在一棵树下,想着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他 该怎么办。他站在那儿，料想街上各家的灯都会亮起来。 但实际上只有一盏灯亮了，就在路易斯站着的树影对 面，一个沙哑的声音叫起来："闭嘴，弗莱德r

汪——汪——汪!弗莱德回应地叫着。

"让它闭嘴,斯坎龙，要不我叫警察了 r有人从 路易斯所在的街道这边大声叫道，吓得路易斯跳了起 来，这使他意识到自己以为街上空荡荡的、一切都沉睡 了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周围全是人，有几百双眼睛 呢。那只狗在吠叫着，路易斯心里想，该死的弗莱德， 噢，该死的狗！

弗莱德又叫了起来，刚叫了一声，还没等它再接上 第二声，路易斯听到用棍子重重打狗的声音，接着是狗 的低声呜咽。后来又听到关门的一声响，再接下来是一 片寂静。狗在的那家的灯又亮了一会，然后咔嗒一声熄 灭了。

路易斯特别想躲在树影里多等一会，等吵闹全静下 来后肯定更好些，但是时间太紧迫了。他拖着包裹穿过 马路走到自己的车前，一路上根本没遇见任何人。那只 狗也没再叫，路易斯一手抱着儿子的尸体，一手摸出钥 匙打开了行李箱。

但是盖基放不进去。

路易斯先是竖着放，后来横着放，最后斜着放，但 怎么放也放不进去。洪达车的后行李箱太小了。路易斯 本来可以把包裹窝着放在里面,盖基已死，他不会介意 的，但路易斯不能允许自己这么做。

来吧，来吧，来吧，让我们从这里出来，让我们别 再把你塞进行李箱里了。

路易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站在车后，左右为难, 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正在这时，他听到有一辆车开了过 来。路易斯想也没想，抱着儿子走到车的司机座的一边, 打开门，把包裹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然后跑到车后把 行李箱盖盖上了。路易斯接着听到了几个醉汉的声音。 他钻进汽车，坐在方向盘后，发动了汽车。他正要伸手 打亮车的前灯时，突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要是盖基在包裹里的样子是脸朝后，身子向前弯着膝盖 和屁股地坐着，沉陷的眼睛望着车子的后玻璃窗而不是 前面的车窗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路易斯脑子中另一个疲惫而愤怒的声音回 答道，你非要想这件事吗？这没关系。

不，有关系;确实有关系。这是盖基坐在这儿，不 是一堆毛巾!

路易斯伸出手来,开始轻轻地抚摩着尸体包裹,就 像盲人在摸索着想确定手里是什么东西一样。终于他摸

到了一个突岀的东西，一定是盖基的鼻子，然后路易斯 把包裹放正了。

做完后路易斯才挂上档，开始了回路德楼镇的25 分钟的行程。

五十二

就在那天早上一点钟，乍得家的电话响了，在空荡 荡的房子里显得很刺耳，把乍得惊醒了。乍得在打盹的 时候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 23岁的时候,正和 伙伴们一起喝着威士忌酒边聊着些男人们之间谈论的 事，诺尔玛那时非常活泼，f 伙伴正在讲着f 犹太 商人的故事……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乍得在椅子里一|京，觉得 脖子僵硬，不由得痛苦地缩了一下，他感到一种酸涩的 沉重感像块石头一样落入他的身体里；他想，这就是

23岁到83这60年在一刹那间注入到了自己的体内吧。

接着他又想：你睡着了，好家伙。在这条铁路上没路可 走……今晚没路。乍得站起身，脖子上的僵硬感也传到 了背上，他僵直着身体走到电话旁。是瑞琪儿打来的， 她问："乍得？路易斯回家了吗？”

“还没有，"乍得说，"瑞琪儿，你在哪儿？听起来 你离这儿很近了。”

"我是离家比较近了，我在缅因州主道上的比都尔 佛德路段。"

“比都尔佛德路段? “

"对。我不能待在芝加哥，不管艾丽为什么事焦虑, 我也察觉出来了，你也能察觉得到，我从你的声音里能 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头的事要发生了吗？"

"是的。”乍得从兜里拿出支烟，点着了，看着手 在点燃火柴时直发抖。他的手以前从没有抖过，至少在 这场噩梦般的事发生前他的手没有抖过。乍得听着外面 的夜风呼啸着，仿佛要吹倒房子似的。

那种魔力正在加大，我能感觉到它。

乍得觉得有点恐怖，像玻璃丝一样，又细又易碎。

"乍得，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r

乍得认为瑞琪儿有权知道*，*有必要知道，他想自己 应该告诉她。他最终会告诉她的，告诉她整个故事，他 将把故事一环一环地展现给她。先是诺尔玛的心脏病突 发，接着是小猫丘吉的死 潞易斯的问题一以前有人 在那儿埋过人吗一一然后是盖基的死......只有上帝知 道路易斯现在正在锻造哪一环。他最终会告诉她的，但 不是电话里。

"瑞琪儿，你怎么开车回来，不是乘飞机回来吗？" 瑞琪儿解释了一下她怎样在波士顿错过了飞机。

"我租了一辆汽车，但是我想我不能在预想的时间内赶 回来了。我从龙根向主道上开时迷了点路，现在我才到 缅因州主道。我想我可能得到清晨时才能到达了。但是 乍得……求你了，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吓坏了, 但我甚至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瑞琪儿，你听我说/乍得说道，"你开车到波特 兰，然后停下来，你听见我说了吗？找一家汽车旅馆住 进去，休息一下......”

〃乍得，我不能那么做……”

"睡一觉。瑞琪儿，别担心。今晚这儿也许会发生 点儿事，也许不会。要是真有我所想的那事发生的话， 那你无论如何不要想着回到这儿来。我想我能处理好 的。我最好能处理好，因为正是我的错才使得这种事可 能会发生。要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话，那你今天下午再 回来，那时会没事了。我想路易斯见到你会真的很高兴 的。“

"乍得，我今晚睡不着的。"

"不。”乍得说。心里想着自己原以为自己也会题 不着的，但他还是睡过去了。老天，彼得在耶稣被抓入 狱那天晚上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吧，在放哨值班时睡着 了。乍得接着说："不，你能睡着的。瑞琪儿，要是你 开着那辆租来的破车打盹入睡的话，可能会开出公路， 撞死自己的。那时路易斯怎么办？艾丽又怎么办？"

“告诉我。"瑞琪儿说。

“不，太太。不能在电话上告诉你。我不会在电话 上告诉你的，瑞琪儿，我不能在电话上讲。你开车到波 特兰，然后停车休息。〃

电话里沉默了好长时间，仿佛瑞琪儿在仔细考虑。

'‘好吧。"瑞琪儿终于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乍得, 请告诉我一件事，告诉我这事有多糟糕。〃

“我能处理这事/乍得镇静地说，"事情已经变得 很糟了。"

乍得看到窗外有一辆车的前灯亮着，慢慢地开过 来，乍得半站着盯着车，当车加速驶过路易斯家的房子 时，乍得又坐了下来，车看不见了。

"好吧，"瑞琪儿说，"我想我剩下的这段路在开车 行驶时脑子里会像有块石头一样沉甸甸的了。"

“让那石头滚落一边吧，亲爱的。”乍得说，"请你 一定保重，到明天，一切就都会好的。"

“你答应会告诉我整个故事吗？ “

“是的，我们会一起边喝着啤酒，我边给你把整个 过程详细地讲一遍。"

"那好吧，再见。"瑞琪儿说。

"再见。"乍得说，"我们明天见，瑞琪儿。"

瑞琪儿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乍得挂上了电话。

乍得记得药箱里面有咖啡因药片，但没找到。他把 剩下的啤酒放回冰箱，虽然有些遗憾，但他得振作精神。 于是他决定喝杯不加牛奶的咖啡。乍得拿着咖啡又回到

窗前，坐了下来，边喝咖啡边看着外面。

咖啡和与瑞琪儿的谈话使乍得清醒了 45分钟，但 接着他又开始打盹了。不能在警戒的时候睡觉老家伙,

你让那种魔力控制住了，你惹了这些事，现在你必须付 出什么来偿还，因此在警戒的时候不能睡觉。

乍得想着，又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咳了

起来。他把烟放在烟灰缸边上，用两只手揉着眼睛，窗 外公路上一辆十轮大卡车闪着刺眼的灯光轰隆隆地驶

过，打破了这风大而又不安的夜。

乍得发现自己又打盹睡着了，他突然醒来，狠狠地 用手掌击打着自己的脸、前额和手背，打得耳朵嗡嗡直

响。他现在心里充满了恐惧，仿佛有一个不速之客闯入 了他心中那神秘的地方。他想这种魔力在使我入睡 ..... 在催眠我 .....它不想让我醒着，因为路易斯很快就会回 来了。是的，我能感觉到这点。这种魔力想使我不管这 事。

浪汉让他入狱时，彼得睡着没醒一样。

五十三

路易斯在厨房抽屉里又找到了一卷胶带纸，在车库 的角落挨着冬天的防滑轮胎那儿还有一卷绳子。他用胶 带纸把镐和铲子缠在一起，用绳子做成背带，然后把工 具放在背带里背着，他抱着盖基的尸体。路易斯把背上 的背带打了个环，然后打开洪达车的车门，把包拿了出 来,放在车后。盖基比小猫丘吉沉多了，在他向米克迈 克坟场走去时，也许需要趴着爬山呢，而且他还得挖坟 墓，那些坚硬的石头可不好对付。

噢，他能对付得了，不管怎么说，他能。

路易斯走出车库时在门口停了一下，用肘部按灭了 电灯开关，在通向草地的沥青路口站了一小会，前面通 往宠物公墓的小路在黑暗中也能看得清，路上的小草闪 亮着。

风吹着他的头发，有一刻路易斯心头掠过一阵孩子 似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又小又弱*，*害怕极了。他真的要

抱着这具尸体走过狂风呼啸的树林，走到那个地方去 吗？而且这次是一个人去?

别多想，做就是了。一个声音仿佛在说。 路易斯开始向山上走去。

20分钟后，路易斯走到了宠物公墓那儿。他觉得 四肢累得直发颤，他把尸体包裹放在膝盖前，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气。他在那儿休息了 20分钟，差点睡着了， 但不再觉得恐惧了。好像疲惫已把恐惧赶跑了。最后他 又站了起来，不大相信自己还能翻过那个枯木堆，只麻 木地觉得他必须试一下。手里儿子的尸体好像不是40 磅而是200磅了。

但是，以前发生的事又发生了，就好像一下子想起 了原来的一个梦。不，不是想起了，而是使梦复苏了。 当路易斯的脚踏上第一棵枯木时，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开 始推动着他了，他觉得几乎有种兴高采烈的感觉，疲惫 并没有消失，但变得可以承受了……真的，疲惫不是什 么重要的事了。

乍得的声音又回荡在他的耳边：只要跟着我走*，*路 易斯，跟着我，别向下看。不要犹豫，别向下看。我知 道走过去的路，但是必须要迅速果断地走。

是的，迅速果断;就像乍得给儿子盖基拔出蜜蜂的 刺一样。

我知道走过去的路。

但是只有一条路可以翻过枯木堆，路易斯想，或者 这条路能让你过去,或者不让你过去。以前有一次，他 曾试图自己翻过枯木堆，但没成功。这一次他攀登时又 迅速又果断，就像那天晚上乍得告诉他那样爬着。

向上，向上，别往下看，他怀里抱着儿子的尸体， 向上爬着直到风又开始吹动着他的头发。他在枯木堆顶 上站了一会，然后又开始快速向下走去，就像在下楼梯, 镐和铲子在他的背后碰撞着。才只一分钟左右，他又站 在铺满了松针的松软的小路上了，身后的枯木堆显得很 大，比墓地里的铁栅栏还高得多。

路易斯抱着儿子沿小路向山上走去，耳边听到风在 树林中呼啸。这声音现在已经不使他感到害怕了，晚上 的工作就快做完了。

五十四

瑞琪儿开车走着，看到前面有一个路标,上面写着 8号出口，向右通往波特兰。于是她打亮后车灯，指示 向右转，然后开着车向出口车道驶去。她看到前面有一 个绿色的假日旅馆的招牌，在夜空中显得很明显。租张 床，睡一觉,让这连续不断的。令人心烦而又精疲力竭 的紧张感结束；也让她对死去的孩子的悲痛结束吧，哪 怕只是一小会。瑞琪儿发现这种悲痛就像拔了好几颗牙 一样,起初是麻木，但是就是在这麻木中也能感觉到疼 痛像一只抽打着尾巴的小猫一样潜伏着，即将发生。当 麻醉药失效后，噢，天啊，那种疼痛便无法忍受了。

瑞琪儿脑子里闪现着各种念头：

他告诉女儿说他是被派来警告的但他不能干 涉。他告诉女儿他离路易斯很近，因为他灵魂脱窍时， 他们在一起。

乍得知道一切，但他不告诉我。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 什么事，是什么事呢？

自杀？是自杀吗？不会是路易斯。我不信。但路易 斯是在说谎，他想隐瞒什么,从他眼睛里能看出来…… 噢，该死,从他脸上的神情也能看出来，似乎他想让我 看出他在说谎……看出来并阻止他 .....因为他有些被吓

着了……害怕得厉害……

被吓着了 ？路易斯从来不害怕什么的!

突然瑞琪儿猛地向左一打方向盘，车的轮胎发出一

种刺耳的声音。有一刻她以为车会翻了呢。但是没有， 她又向北开去，8号出口和那个使人感到安心的假日旅 馆招牌被抛在了身后。接着眼前又出现了一个路标，上 面的字怪异地闪烁着：下一出口，12号公路，卡姆伯 兰，卡姆伯兰中心，耶稣尔拉姆制片场。瑞琪儿把制片 场的名字看成了耶路撒冷，因为两个单词拼写极相似。 她漫不经心地想，耶路撒冷制片场，多奇怪的名字，不 是个令人愉快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来吧,到 耶路撒冷来睡吧。

但是今晚瑞琪儿不打算睡觉了，尽管有乍得的建

议,她现在决定一直开车开回去。乍得知道有什么事不 对头，答应她他会阻止的，但这个老人都80多岁了， 三个月前才失去妻子。她不能把这事全托付给乍得。她 本来不应该让路易斯像那样强迫着自己离开家，但是盖 基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使她变得太虚弱太麻木了。 艾丽那痛苦的脸和随时随处都拿着盖基照片的样子又 浮现在瑞琪儿的眼前。那张脸是经历过龙卷风后又幸存 下来的孩子的脸，是经历过晴空中突然扔下来炸弹爆炸 后的孩子的脸。有好几次瑞琪儿都想恨路易斯，恨他给 自己带来的痛苦，恨他在自己需要安慰的时候不来安慰 自己，但是她不能，她还是那么爱他，他的脸色是那么 苍白 .....那么缺乏睡眠……

瑞琪儿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60英里，每分钟1英 里的话，也许她在两小时15分钟后就能到路德楼镇了， 也许她能在太阳升起前赶回去呢。

瑞琪儿摸索着打开收音机，找到一个放着摇滚歌曲 的电台，把声音调大,跟着唱起来,她想尽力使自己不 睡着。半个小时后这个电台的节目播完了，她又换了一 个电台，并把车窗放下，让不眠的夜风吹醒着自己。

瑞琪儿不知道这夜是否会结束。

五十五

路易斯仿佛又回到了梦中，他不时地向下看，确信 自己手中抱着的是包着儿子尸体的防水布包而不是装 着丘吉的绿色垃圾袋子。他记得跟乍得埋了丘吉后的第 二天早上醒来时几乎记不起他们做了些什么,但现在他 仍能记得起那些感觉，那么栩栩如生，好像那些感觉正 在林子中，和他有某种心电感应似的。

路易斯沿着小路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地走着，不时地 又发现有的地方宽得像15号公路,而另一些地方窄得 他得侧身而过，还有的地方要穿过树林。他能闻到松树 树脂强烈的味道，能听到脚踩在松针上刷刷刷奇怪的声 响。

终于走到了小路比较陡峭延绵的地方了。一会，他 的一只脚踩进了一个浅水坑，有点陷进去的感觉，按乍 得的话，这是流沙区了。路易斯低头看了一下，只见到 脚下乱草丛生，夹杂着参差不齐的灌木丛，草丛和树丛 间是水。他记得那天夜里的夜光仿佛也比今夜的亮些， 今夜会更惊心动魄了。

乍得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下边这段路走起来像翻 枯木堆，走的时候要脚步稳心情松。只要跟着我走，别 往下看。

对，好……就这样一步步走,你以前在缅因州见过 这些植物吗？在缅因州或别的什么地方？它们到底叫 什么名字呢？

甭管它，路易斯。只要 .....让我们走吧。

路易斯看了一下前面湿乎乎的长满乱草和灌木的 地方，又开始前进了。他望着前方，目不斜视，脚从一 个长满草的土堆迈向另一个土堆。脑子里想起了中学物 理老师有一次在下课前说的一句话：信仰就是接受重力 是先决条件。路易斯在大学里学神学和哲学时，老师没 给他说过什么，但中学物理老师的这句话他却从没忘 记。

他接受的是米克迈克坟场能起死回生的能力，因此 他抱着儿子的尸体，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小神沼泽地。灌 木丛下比他们上次来时的怪声音多多了。芦苇中有什么 不断地在叫着，声音尖利。一个东西从他身边俯冲着飞

过，也许是只蝙蝠。

沼泽地里的雾气开始升了上来，先是没过了他的 鞋，接着漫到了他的小腿，最后像个白色的膜一样把他 全包了起来。他觉得沼泽地里的白光更亮了些，一闪一 闪有节律得像个奇怪的心脏在跳动。路易斯以前从没这 么强烈地感觉到大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有一种神 奇的愈合力……也许有先知先觉的能力，这沼泽地是活 的，但当然不是具有优美的音乐之声。要是让路易斯来 说一下那种沼泽是活着的感觉或其本质的话，他也无法 说出，他只知道这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交织着各种力 量。在这之中，路易斯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非常平凡。

就在这时有种声音响了起来，他记得上次也听过 的，先是一声高声大笑，然后变成了抽泣的声音。沉默 了一会后，大笑声又响起，这次变成了疯子似的哭叫， 吓得路易斯的血液都快凝住不动了，周围的雾气像梦幻 一样围绕着他。大笑声消失了，只剩下了风的呼啸，风 声能听到却感觉不到。当然感觉不到，这块地方在地理 上是个洼地，要是风能吹进来的话，就会把白雾吹散 了……路易斯不清楚要是吹散了雾气的话，他是否想知 道会露出什么来。

乍得的声音又响起来：你可能会听到些声音，像人 的声音，但这只是向南迁移的阿比鸟的叫声。那声音传 得很远，很好笑。

"阿比鸟。"路易斯说。他的声音沙哑，自己都差 点没听出来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听起来好像他感到很好 笑似的。上帝保佑，他确实听起来很好笑。

他犹豫了一下，又接着向前走去。好像是对他犹豫 的惩罚似的，他的脚踩在草丛中时，陷了进去，差点没 能拔出鞋来。

那种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次是在左侧，一会后又在 他身后响起了……好像就在他身后*，*要是他一转身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血淋淋的、地牙咧嘴、瞪着发光的眼睛的 东西 .....但这次路易斯没有迟疑，他直视着前方继续走 着。

突然沼泽里的雾气失去了白光，路易斯意识到前面 不远处有张胜在不怀好意地看着他，叽叽咕咕地说着什

么;脸上的眼睛深陷，闪着灰蓝色的光，像中国古画中 的人物的眼睛那样向上斜挑着;嘴巴向下咧着*，*下嘴唇 夕卜翻，露出黑棕色的牙齿，已经快烂到牙床了。但使路 易斯最吃惊的是它的耳朵，根本就不是耳朵，而是弯弯 曲曲的角……不像魔鬼的角，而是公羊的角。

这张吓人的不断浮动着的脸似乎在说话，在大笑。 它的嘴巴蠕动着，虽然下嘴唇从没恢复到正常的位置上 去，但那儿的血管却在跳动着，鼻孔里的鼻毛在扇动着, 好像在呼吸，呼出白气。

随着路易斯走近，那悬浮着的头上的舌头伸了出 来，灰黄色，长长的，尖尖的，上面覆盖着一层嶙片， 路易斯看到有一片鳞片卷起来，渗出一条白虫子;舌尖 懒洋洋地舔着空气……这个东西正在大声地笑着。

路易斯搂紧了盖基的尸体，好像要保护儿子似的， 他脚下一绊，在草丛中打了个滑。

你可能会看到圣•艾尔默火，水手们叫它符光。这种 东西能做出各种怪样子来，但它没什么可怕的。要是你 看见了这些怪东西，感到心烦的话，你就向别处看……

路易斯脑中响起乍得的这些话，使他解脱了出来。 他又开始向前走去，刚开始有些蹒跚，后来就保持了平 衡，稳稳地走起来了。他没向别处看，不过注意到那张 脸好像总是跟他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路易斯想，也许这 真是张脸，也许只是他的头脑在雾气中臆想的形象。几 秒钟或是几分钟后，那张脸消失在飘动着的雾里了。

这不是圣•艾尔默火。

不，当然，这不是。这个地方充满了幽灵，这个黑 暗的地方全是这些东西。要是你环顾一下四周，很可能 会看到什么令人发疯的东西。他不该想这些，不必想这 些，他不必。

又有什么东西走过来了。

路易斯一下子站住了，听着那声音……那种无情的 渐近的声音，路易斯张大了嘴巴。

这种声音路易斯一生中从没听见过，这是一种活着 的东西的声音，一种极大的声音，就在附近，越来越近 的地方。路易斯听到了树枝被咬断的声音，接着是巨大 的脚踩在灌木丛中的声音。路易斯脚下的泥土也跟着一 起颤动起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低声呻吟，又一次紧 紧地把盖基抱在了胸前。他意识到沼泽地里的一切生物 都沉寂了下来，他还意识到潮湿的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怪 异的像臭猪肉一样令人发呕的味道。

不管这东西是什么，它是个巨大的东西。

路易斯充满疑惑和恐惧的脸越抬越高,像在观察发 射的火箭一样看着。那个东西迈着沉重的脚步向他走 来，路易斯能听到树一不是树枝，而是整棵树被弄断 —在附近倒下的声音。

路易斯看到了什么东西。

白色的雾气被这东西的身体弄成了石块的灰色，只 有片刻时间*；*这种东西有60多英尺高,是个无形的幽 灵，但路易斯能感觉到它经过时带起的气流，能听到它 落在地上沉重的脚步声和那东西走过沼泽地后泥水合 拢的声音。

有一刻，路易斯相信他看到了两只橘黄色的火光高 高地在他头上闪烁,那火光像眼睛。

后来那种声音开始消失了 *，*随着它的离开，沼泽地 里的其他生命也开始慢慢发出声音来。那个东西向北方 走去，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听不见了。

终于路易斯又开始走了起来。他的肩膀和背部疼得 要命，就像从头到脚穿了一n连体内衣似地行动不便， 在这个季节里刚孵化出来的饥饿的蚊子在他身上咬着， 吸食着他的血。

是温达哥幽灵，上帝啊，那是温迪哥幽灵，那种在 北部乡村到处游荡的怪物，那种它摸了谁，谁就会变成 吃人的人的怪物。就是它，温迪哥幽灵就在离我60码 远的地方走过。

路易斯边想边告诉自己别太荒唐了，应该像乍得那 样，走过宠物公墓后就尽量不想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那些东西是阿比鸟，是圣•艾尔默火，纽约北部的美国佬 的牛栏中的牛，随便它们是世界上什么跳的、爬的、滑 行的还是蹒跚而行的生物。让世界上有上帝，有星期日 早上，有穿着白袍的圣公会教士一但别让世界上存在 这些黑暗的肮脏的恐怖的东西，尤其是在宇宙中的夜 里。

路易斯抱着儿子走着，脚下的路又变得坚硬起来， 一会后他走到了一棵倒下的树前，树冠在雾气的白光下 隐约可见，像一个巨大的管家手中友绿色的鸡毛揮子。

树断开了，或是被咬断了，断口是新的，上边还有 黄白色的树液流出来。路易斯在攀越时摸到了粘液。在 大树的另一端有个大凹坑，地上的草和灌木都被踩进了 泥土中，路易斯简直不敢想信这是个脚印。他可以等爬 上山后再回头来看是否有这么一个印痕，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向前走着，皮肤发冷，嘴巴发干，心跳加速地走 着。

鞋踩在湿泥上的声音很快消失了。有一会路易斯听 到的又是踩在松针上的脚步声，接着是踩在石头上了， 他几乎已经到了山脚下。

地势又变高变陡了。他的小腿碰在了一块石头上， 很疼，但这不只是块石头。他笨拙地伸手摸了一下，这 是石阶，在石头上凿岀来的。乍得的声音又响起来：只 要跟着我，我们爬到顶上就到了。

于是路易斯开始向上爬去，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又 出现了，又一次战胜了疲劳一至少他不觉得那么累 了。他心里数着台阶数，夜风越来越大，吹着他的衣服, 吹在他包着盖基的尸体的防水布上，像一个充满风的船 帆发出的声音一样响动着。

有一次路易斯仰头看了一下天空，见到满天的繁 星，但他一个也不认识，他又移开了视线，心里有些不 快。在他身旁是石壁，一点都不平滑，而是参差不齐， 有的地方像船，有的像獐，有的像皱着眉头的人脸。只 有那些石阶是平滑的。

路易斯爬到了顶上，他低着头,摇晃着,呼吸着空 气。肺里觉得像有针扎着似的。

风吹抚着他的头发，像在跳舞;风在耳边呼啸着， 像条龙在怒吼。

今晚的夜光比较亮，是因为那次是阴天呢，还是他 没看那次是天晴还是天阴？这无所谓。但他能看得见， 这就足以使他胆战心惊的了。

这里就像宠物公墓一样。

当然你知道这个，路易斯的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小声 说。他一边环顾着那一堆堆作为墓地标志的乱石堆，- 边想，你知道的，或者应该知道，这里没有向心圆的形 状，而是螺旋状。

是的，在这块巨石上，路易斯看岀有一个巨大的螺 旋的形状，由古时的人们修建出来的。但没有什么真正 的墓地标志，每个堆起的石堆都摊平在地上了，因为墓 地里的东西复活时从里面爬出来了。但是石块落下来时 仍然保持着一种明显的螺旋状。

有人从空中看见这些吗？路易斯漫不经心地想。他 又想起了在南美或印第安人做的沙漠画。有人从空中看 过这些东西吗，要是有人见过，他们会怎么想呢？

路易斯跪在地上，把儿子的尸体放下，放松地哼了

终于他的意识又回到了现实中。他用刀把缠着镐和 铲的胶带割开，工具掉在地上发出一声响，路易斯也滚 动了一下身体，躺在地上，四肢摊开，茫然地望着星空 躺了一会。

树林中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路易斯，路易斯，你真 的认为这场剧的高潮到来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好 处吗？

但是现在想撒手不干已经太晚了，路易斯知道这一 点。

另外，路易斯对自己咕哝说，也许结局会是个好结 局呢。没有冒险就没有收获，也许没有冒险也就得不到 爱呢。我的医用包还在，不是楼下的,而是浴室里高架 子上的那个。诺尔玛心脏病发作那晚我让乍得去取的那 个包。包里有注射器，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糟 糕的事 .....没人会知道，只有我。

他的思绪化成了一声模糊不清的祈祷，他跪在地上 找到了镐开始挖起来。每次举起镐再落下的时候，路易 斯都俯身支一下镐把，就像一个古代罗马人跌落在自己 的剑上一样。慢慢地坑开始有了形状，逐渐加深了。路 易斯把里面的石头拿出来，大多数他放在一边了。但他 也留了几块石头。

要用它们堆一个墓地标志。

五十六

瑞琪儿抽打着自己的脸，打得都有些刺痛了,但她 还是忍不住要打盹。有一次她一下子把自己打得清醒过 来，打得好像有无数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在看着她，像火 光一样闪烁着。

后来这些闪亮的东西变成了路标和防护路障上的 闪烁灯，她的车差点要撞到路边的防护路障上了。

她打了一下方向盘，又驶向左侧，车胎发出刺耳的 声音，她相信自己模糊地听到了 *修* 的一声，可能是 前面右侧保险杠撞到了防护路障，她吓得心怦怦直跳。 但一会后，尽管她还在害怕，尽管有车上收音机中播放 着的大声唱着的歌曲，瑞琪儿还是又开始打起盹来。

突然一种疯狂的妄想般的念头闪现在她的脑海里。 “妄想狂般的，好吧。”她在摇滚乐声中低声说。她想 大笑出来，但她不能。因为那想法在夜色中有一种怪异 的可信性。她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卡通片里的人物在拉 世界上最大弹弓的橡皮筋一样，可怜的家伙发现越向前 拉越难，到最后橡皮筋的拉力和拉的人的力量一样 了……惯性变得……什么？初等物理……有某种东西想 阻止她别管这事你 .....一个静止的物体倾向于保持 静止比如，盖基的尸体会……一旦再让他运动起 来......

这一次轮胎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了，车的抖动更近

了，有一会瑞琪儿能听到汽车沿着防护路障上的铁栏杆

刮擦的声音，有一会方向盘不起作用了，接着瑞琪儿发 现自己脚踩在车间上抽泣着。这次她睡着了，不只是打 盹，而是睡着了，还做了个梦，而车子是以每小时60

英里的速度在前进，要不是有防护路障……或者要不是 有一个立体交叉的柱子 .....

瑞琪儿把车开到路边，找了个停车的地方停了下 来，然后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觉得又迷惑又害怕。她 想，有什么东西试图在不让我靠近路易斯呢。

过了一会，瑞琪儿觉得能控制住自己了，她又发动 了汽车，小汽车的方向盘看起来没坏，不过她想明天早 上还车时，租赁公司一定会严厉地问她好多问题。

没关系，一次解决一件事。先喝点咖啡，这是第一 件要做的事。

车开到彼兹菲尔德出口时，瑞琪儿把车开了出去。 大约一英里后她看到了一个汽车加油站。她把车开了进 去,让服务员给车再加满油，然后走进餐厅，里面充斥 着油腻腻的味道，煎糊了鸡蛋的味道……还有，上帝保 佑，还有强烈的咖啡的味道。

瑞琪儿一杯接一杯地连喝了三杯咖啡，像药似的， 黑黑的、甜甜的，因为放了好多糖。有几个卡车司机坐 在柜台前或餐厅的小间里，跟女服务员们开着玩笑。女 服务员的脸上都带着像听到了坏消息的疲惫的护士的 神色。

瑞琪儿付了款，走回到停车的地方；但车发动不起 来了，她扭动钥匙，螺线管只发出咔哒一声，无济于事。

瑞琪儿开始慢慢地无力地捶打着方向盘，有什么东 西正试图阻止她。这辆车是新车，行程里数还不到5000 英里，它没理由发动不起来，但就是发动不起来。不管 怎样，她在这儿在这离家还有50英里的地方被截断了 归程。

她听着那些大卡车的轰鸣声，突然一个险恶的念头 出现在脑海中，她几乎可以肯定那辆撞死自己儿子的大 卡车就在这些汽车中间……不是在发出低沉的轰隆声， 而是在大笑。

瑞琪儿低下头，哭了起来。

五十七

路易斯脚下绊在什么东西上，倒在了地上。有一刻 他以为自己起不来了一也I务躺在这儿，听着从小神沼 泽地里传来的各种怪声，感觉着身体疼痛。他将躺在这 儿睡去,或死去。也许是死去。

路易斯记得自己把包着儿子尸体的包裹放进了他 挖的坑里，然后用手把挖出的大部分土推回到坑里，他 相信自己记得还在上面用石块堆了个标志，下圆上尖的 圆锥状 .....

从那时到现在他就记不得什么了。很显然他又从石 阶上下来了，要不然他不可能在这儿 这是……哪儿呢？ 路易斯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在离那个枯木堆不远 的老松树林子中。

他能毫无知觉地走过那片小神沼泽地吗？他认为 是可能的。只是可能。

这已经足够远的了，我就睡在这儿吧。

但就是这种想法，使他又站了起来，接着往回走了。

因为要是他待在这儿的话，那个东西可能会发现他 .....

那个东西可能现在就在林子里寻找着他呢。

他用手擦了一下脸，先是用手掌心，接着傻乎乎惊

讶地发现手上有血 .....他什么时候把自己的鼻子弄出血 了 ？"谁干的？"他沙哑着嗓子小声说，漠然地向周围 搜寻着，直到又找到了镐和铲子。

路易斯又走了 10分钟，看到枯木堆就在眼前隐隐

出现了。路易斯向上爬着，磕磕绊绊的，但不知怎么一 直没摔倒，都快下来的时候，他向下看了一眼，一个树 枝刮住了他的脚，另一个树枝弹了一下，他侧身倒在了 地上，风用力地吹着他。

这要不是我今晚掉进的第二个坟场，我都敢死 .....

要是两个坟场还不够的话，我更该死了。

他又开始四处摸索着找镐和铲子，终于找到了。他

抓在手中，借着星光打量了一下四周，附近有一个叫斯 玛基的小猫的坟。路易斯疲倦地想，它很听话。他看到 四周都是一些狗、猫等宠物的墓地，又听到了一阵

"叮叮 .....叮"的响声。是哪个孩子把罐头盒砸扁了

做成的墓牌挂在风中作响。这又把恐惧引了来，但他太

累了，只是觉得心跳加速了一下。他已经做完了今晚的

工作。而那“叮……叮“的声音比任何东西都更使他想

赶快回家去。

路易斯从宠物公墓的坟头走过，跌跌撞撞的。后来

金属牌的"叮……叮……叮"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原来是

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皮片，被弄弯了，风正不断地把它吹 到宠物公墓入口处的弧形铁片上。路易斯伸手想把铁片 扳直......

但是接着他僵住了，头皮发紧。

他看到枯木堆的另一端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听到一种偷偷摸摸的声音，松针发出的刷刷声，

小桔树枝掉落的声音*，*还有灌木丛中格格的作响声。这 些声音要不是仔细听，在呼啸的风声中几乎听不出来。

“盖基? “路易斯嘶哑着嗓子喊道。

当他意识到自己站在黑暗中叫着死去儿子的名字 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时，他觉得头皮发紧，头发 直竖起来了。他无助地开始颤抖起来，好像得了致命的 伤寒。

“盖基? ”路易斯又叫了一声。

那些声音消失了。

还不应该复活呢，这太早了。别问我我怎么知道的, 但我知道。那边的那东西不是盖基，那是......别的什么 东西。

路易斯突然想起艾丽对他说的话，上帝叫道："拉 撒路，岀来吧。"因为他要是不叫拉撒路的名字，那坟 地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起死回生了。

在枯木堆的另一端，那些声音又响了起来。在这障 碍物的另一端，在风声中，这些声音几乎让人听不到。 冥冥中仿佛有种古老的直觉在蹑手蹑脚地走近他。路易 斯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景象：一只巨大的嚴鼠或是 一只巨大的蝙蝠在灌木丛中扑打着前行呢。

路易斯倒退着走出宠物公墓，不敢转身背向着枯木 堆……那鬼一般模糊的感觉，像那暗夜里一块青色的伤 疤。路易斯直到走下了那条小路，才转过身来，跑过树 林直跑进自己家房子后面的田里，这时他觉得再也跑不 动了。

路易斯随手把稿和铲子往车库里一扔，在车行道路 的入口处站了一会，先看了看他回来的路，又抬头看了 一下天。现在已是凌晨4点一刻了。他想黎明马上就到 了，在大西洋上，太阳可能已经升起来一会了，但此时 在路德楼镇，仍然还是夜里，风在不断地刮着。

路易斯走进房子，沿着车库墙走到后门打开了门， 他没开灯，走过厨房，走到厨房和餐厅之间的f 小浴 室，在这里他打开了灯，见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丘吉， 它正蜷缩着趴在马桶盖上，睁着那双模糊的泛着黄绿色 光的眼睛盯着路易斯。

"丘吉:'路易斯说，"我还以为有人把你放岀去了

呢。"

丘吉只是趴在马桶盖上看着他。是的，有人把小猫 放出去过。是路易斯自己放出去的，他记得很清楚，就 像他记得自己那次把地下室里的玻璃窗户换过后对自 己说这样就好了，问题解决了，丘吉不会再钻进来了， 但是到底他在开谁的玩笑呢？丘吉想进来的时候，它就 能进来。因为丘吉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没关系。做完这枯燥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后， 什么都无所谓了，他觉得自己有些不像人，可能是乔治 的那些愚蠢的电影僵尸，也许是艾略特诗中的某个圣 灵。我本该长着一双爪子，在小神沼泽地里飞跑着，然 后再爬上米克迈克坟场。路易斯想着发出一声干笑。

路易斯哑着嗓子,一边解衬衫上的扣子一边说："这 就是我,你最好相信，丘吉，一脑袋无用的东西。"

衬衫脱掉后，他看到身体左侧有一大块青紫的血 淤，就在左上肋；他脱下裤子后又发现撞在墓碑上的那 个膝盖肿得像个气球，已经变得黑紫色了。他想要是自 己不活动膝盖的话，关节就会变得僵硬，腿也不能弯曲 了 *，*就像灌进了水泥一样。看来以后他的生命中这是一 个阴天下雨时会找他麻烦的病痛了*。*

路易斯伸手想抚摩一下丘吉，寻求一些安慰，但小 猫从马桶盖上跳下来，摇摇晃晃地走了，不知去了什么 地方。走之前，小猫用那黄绿色的眼睛看了路易斯一眼。

在医药橱里有治跌打的药膏，路易斯取了出来，坐 在马桶盖上，往撞坏的膝盖上抹了些，然后又往背上涂 了些……很难够得到自己的背部。

他离开了厕所，走到起居室，打开大厅的灯，在楼 梯底下站了一会，傻傻地环顾了一下屋内的东西。一切 看起来都多么奇怪啊！圣诞前夜他就是在这儿给妻子蓝 宝石项链的。项链一直放在他的睡衣兜里，那儿是他的 椅子，他就是坐在那儿，在诺尔玛死后给女儿解释关于 死亡的事实的。这些事实最终使他发现就是自己也不会 接受的。圣诞树还放在角落里，艾丽自己做的纸火鸡用 胶带纸贴在窗户上，那火鸡使路易斯想起了某种能预示 未来的乌鸦。再早些时候这房子里空荡荡的，只有装满 了他们家什的箱子、盒子;那是他们从中西部地区刚搬 来时，他记得当时觉得它们一点都不重要，就像是自己 家人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小小的堡垒。

这一切看起来多么奇怪啊……他多么希望自己从没 听说过什么缅因大学,或是什么路德楼镇，或是认识什 么乍得和诺尔玛，或是一切。

路易斯走上楼去，在厕所里踩着凳子从顶上的医药 橱里取出了他的小黑包。他把包拿进主卧室，坐了下来, 开始在包里摸索起来。是的，包里有以防万一用的注射 器，有医用胶布和剪刀，还有几剂致命的药剂。

要是需要的话。

路易斯把包合上，放在床边。他关掉了头上的灯， 双手放在头下躺在床上。仰面躺在床上休息真是舒服极

了。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迪斯尼世界乐园。他看见自己穿 着白色的制服，开着一辆白色的大篷车,上面有像卷耳 状的标志，当然，外表上不能让人觉得这是一辆救护车, 不能把付了钱来游玩的游客吓跑。

盖基坐在他的身边，皮肤晒得黑黑的，眼睛中闪烁 着健康的光泽。在这儿，就在自己的左侧是那个可笑的 怪人古菲，正和一个小男孩在握手，小男孩一脸恍惚的 样子。

这儿是温尼正和两个穿着裙装的老奶奶在一起，另 一个老奶奶在给她们照相。这还有一个小女孩穿着她最 好的衣服在喊："我爱你，迪格！我爱你，迪格r

路易斯在和儿子一起巡行，他和儿子是在这片神奇 的土地上值班警戒的，他们无休止地开着白色大篷车巡 行着，车上的闪光灯罩了起来。他们不是在找麻烦，他 们不会，但是若有麻烦出现的话，他们会随时准备好了 去处理这些麻烦的。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快乐和乐趣的地方，也潜伏着危 险，毋庸置疑,在主大街上买胶卷的笑着的男子可能会 突发心脏病；—怀孕的妇女可能在走下马车的阶梯时 开始感觉出分娩的阵痛；—长得像杂志封面女郎般漂 亮的十几岁的女孩可能会突发癫痛，跌倒在路上。还会 有中暑的、心肌梗塞的、脑溢血的病人，也许某个夏天 闷热的下午还会有人被雷电击中；甚至还有渥兹恐怖大 帝也在这儿，他可能会被人无意中瞥见在单轨车附近， 或在偷偷地看着飞旋的丹保车。在这儿，路易斯和盖基 只把它看做是迪斯尼乐园中的另 f 人物，就像古菲和 米老鼠一样。但是，渥兹恐怖大帝是一个没人愿意和它 合影的人物，也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认识它， 而路易斯和盖基认识它，他们以前什么时候在新英格兰 面对过它，它在等着用玻璃弹子噎死人，用干洗衣袋闷 死人，用电电死人。渥兹恐怖大帝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 生活中。花生、牛排、烟都能导致死亡。肮脏的针，有 毒的虫，垂落的带电电线，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旋转 的滑板，都会把小孩子致死。

当人们洗澡时，渥兹恐怖大帝也在你的浴室中;人 们乘飞机时，渥兹恐怖大帝也在和你同行。它在人们喝 的水中，在人们吃的食物中。当你独自一个人感到害怕 向着黑暗大喊"谁在那儿”时，它的回答会传过来：别 害怕，是我，嗨，你好吗？你得了肠癌，多么游手好闲 的人啊，嗨一例，让我们走吧！毒品贩子拿着刀站在 门口，半夜里打来电话。一大扌巴药片全吃下去。嗨，伙 计们，我的名字是渥兹恐怖大帝*，*如果你愿意，可以叫 我渥兹好了一噢,我们现在是老朋友了。

我来是想让你得心肌梗塞或脑溢血或别的什么，我 是来打倒你的。我不能久留，还要去看一个生孩子得了 产后大出血的女人呢，然后我要去奥马哈做点使人吸烟 致死的工作呢。

路易斯想着，那个小女孩纤细的嗓音在大叫着："我 爱你，迪格!我爱你，我相信你，迪格！我会永远爱你, 信任你的，我会一直很年轻，我心中惟一的渥兹恐怖大 帝是那个从那不拉斯加来的温柔的骗子！我爱你r

我们巡行着——我和我的丿L子一因为我们知道 死亡的根源不是战争或性生活，而是与渥兹恐怖大帝的 那场高尚的、无望的、令人厌恶的战斗。

我和我的儿子，我们开着白色的大篷车，行驶在佛 罗里达的晴空下。我们巡行着，虽然车上信号闪光灯罩 了起来，但我们需要时可以使用它一没有人需要知 道，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因为男人的心肠更硬些;男人 们种下他们能种的东西一然后来照料它。

路易斯断断续续地想着这些毫不连贯的东西，把清醒和半醒的状态逐渐分开，慢慢地所有的思绪都停止 了，疲惫使他陷入了无意识无梦境的睡眠之中。

就在黎明即将到来，太阳刚要从东方升起的时候,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声音很慢，听起来走路很笨拙的 样子，但很有目的。一个影子在大厅的暗处移动着，它 身上发出一股腐臭味。路易斯虽然睡得很沉，但还是在 熟睡中咕哝了一句，并转过身去避开了这种味道。接着 路易斯又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那个影子在路易斯睡着的主卧室外站了一小会- 动不动，接着它走了进来*，*路易斯的脸深埋在枕头里。

□□

一双白色的手伸了出来，路易斯床边的黑色医用包咔哒

—声被打开了。

包里面的东西被移动得发出叮叮当当低低的响声。

那双手摸索着，对药和注射器什么的毫无兴趣，它 们终于发现了什么东西，举起它来;在黎明将至的微光 下，这东西发出银闪闪的亮光。

那个影子离开了房间。

第三部渥兹恐怖大帝

因此，耶稣心里悲叹又忧愁地来到坟墓前。坟墓是 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洞口。耶稣说："把石头挪开。"

马大说："是啊,到这时他必已臭了。他已经死了 四天了。”

耶稣祈祷了一会，然后提高声音大声叫道："拉撒 路,出来吧r于是那个死了的人就出来了，手脚缠着 裹尸布，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给他解开，让他走吧。"

—《约翰福音》

她歇斯底里地说:"我刚刚想到这一点，我为什么 以前没想到呢？为什么你没想到呢？ “

"想到什么?"他问道。

“还有两个愿。"她急促地答道，"我们才只许了一 个愿。"

“一个还不够吗？ ,他猛地问道。

“不够;她狂喜地叫道，“我们可以再许一个愿。 快跪下，愿我们的儿子可以再生。"

w、W•贾可勃斯（《猴爪》）

五十八

乍得突然一动，醒了过来，他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15分钟，也可能 是3个小时，他看了一下表,已经是早上5点5分了。 他觉得屋子里的东西好像都被移了位似的。由于是坐着 睡着了，他觉得背部有些痛。

噢，你这个愚蠢的老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但是乍得清楚得很，他心中很清醒,这不是他的事, 他在警戒时不是自己要睡的，他是被催眠的。

这使他感到很害怕，但还有件事使他更害怕，是什 么弄醒了他呢？他感觉好像有种声音，某种……

乍得屏住呼吸，听着心脏像纸似的刷刷地跳动着。

声音又响起来了一跟刚才惊醒他的声音不一样， 但确实是某种声音在响。是轻轻地推门时门轴发出的声 音。

乍得熟悉房子里的每一种声音一哪块地板有裂 纹发出的声音，哪个台阶坏了，大风吹过来会发出声响, 就像昨晚似的。他也知道这种声音，这是那个沉重的前 门发出的声音，这扇门连着他的门廊和前面的客厅。这 扇门刚刚被打开了。随着这些念头的深入，乍得想起了 刚才惊醒他的声音，原来是连着门廊和前面人行道的屏 风门发出的开门声。

“是路易斯吗？ “乍得不抱希望地叫道。夕卜边的不 是路易斯。不管外边是什么，它是被派来惩罚老头的骄 傲和虚荣心的。

脚步声慢慢地沿着客厅的楼梯向上向起居室走去。

“路易斯？ “乍得想再叫一遍，但是只是在嗓子眼 咕哝了 一声，因为他现在能闻出来那东西已经在这黑夜 即将结束的时候走进了他的房子，这是一种脏臭味 ..... 一种沙滩上的潮汐发出的腥臭味。

乍得能在微弱的光线下看出房子里的东西轮廓，但 看不清具体的各部分。他试图站起来，但双腿软绵绵的, 他的脑子里呼喊着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迪姆变得够坏 的了，而乍得那时还年轻。

门被打开了，照进来许多影子。有一个影子比别的 影子更像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上帝啊，那种臭味。

黑暗中响起了拖曳的脚步声。

"盖基?"乍得终于站了起来，他眼角的余光看到 了放在烟灰缸上的烟灰。乍得又说道："盖基,是你? “ —种可怕的婴儿呜呜的哭声响了起来，有一刻乍得 全身的骨头都僵住了。这不是路易斯的儿子复活了，而 是某种可怕的怪物。

不，都不是。

是小猫丘吉，在门厅的门口蜷伏着，是它发岀的叫 声。猫的两只眼睛像布满灰尘的灯一样发出亮光。接着 乍得的眼睛转向另一个方向，盯住了和小猫一起进来的 东西的身上。

乍得开始后退，试图理清思绪，试图在这臭味前保 持理智，噢，这房子里也冷起来了……那个东西把寒冷 也带了进来。

乍得站着，身体晃动了起来，那只猫在他脚下钻来 钻去，使得他踉跄了起来。猫在呜呜地叫着，乍得踢了 它一脚，把它赶开了。猫向他露出牙齿*，*。丝0丝地叫着。

想想！噢，快想个办法,你这个笨老头，也许还不

晚，即使现在也许还不晚 .....它又回来了也还可以再杀 死它要是你能那么做……要是你能想想……

乍得向厨房退去，突然他想起了水池下装工具的抽 屉，那里有一把切肉的刀子。

乍得瘦瘦的腿撞在了厨房门框上，他推开了门，那

个东西仍然有些模糊不清，但乍得能听到它的呼吸声，

他能看到一只白色的手前后晃着，手里有什么东西，但

他看不出来是什么，门在他进去后又弹了回来，乍得终

于有机会转过身向装着工具的抽屉跑去。他猛地打开抽 屉，看到了切向刀的木把。他抓起刀子，又转身面对着

门，他甚至向前走了一两步，他的勇气又恢复了些。

记住，这不是个孩子，当你发现它的本质时，它可 能会尖叫什么的，可能会大声哭喊。但你不能受骗。老 头，你已经被愚弄得够多的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门又弹开了，但先进来的是猫，乍得的眼睛看了猫 一会，然后又向上看去。

厨房是面向东的，黎明的第一缕曙光从窗户里射进 来，模糊地显出乳白色，光线不亮但足够了，太够了。 盖基穿着下葬时的衣服进来了，衣眼的肩膀上和翻 领上全是苔蘇，白衬衫上也长满了苔薛。他那纤细的金 黄色头发上全盖满了泥土。他的一只眼睛向上翻，盯着 天花板，另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乍得。

盖基在向乍得地牙咧嘴地笑着。

"你好，乍得。”盖基用一种婴孩的声音但完全能 让人听懂的话说着，“我是来让你这个糟臭的老东西下 地狱的，你有一次玩弄我，没想到迟早我会回来玩弄你 吧？"

乍得举起刀子说："来吧，露出你的屁股来吧，我 才不管你是个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谁玩谁。"

”诺尔玛已经死了，没有人会再为你哀悼了。"盖 基说，"她是个多么下贱的荡妇啊。乍得，她和你的每 个朋友都上过床。她就喜欢和他们干那种事。她和她的 关节炎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在地狱里被火焚烧着呢。乍 得，我看见她在那儿了，我看她在那儿呢。"

那个东西向乍得迈进了两步，鞋在旧亚麻油毡上留

下些泥痕迹。它举出一只手，像是要和乍得握手，另一 只手藏在身后。

〃听着，乍得。〃它低声说，但接着它的嘴巴张开, 露出了小奶牙，虽然它的嘴唇没动，却发出了诺尔玛的 说话声：〃我嘲笑你！我们大家都嘲笑你！我们笑得一

"住口 r乍得大叫道，刀子在手中颤抖着。

“我们就在咱们的床上做爱，我和赫克做过，和乔 治做过，和他们大家都做过。我知道你找过的那些婕子, 但你却从不知道你娶了个婕子，乍得，我们都快笑死了 ! 我们边做爱边大声嘲笑一“

"住口 r乍得尖声叫道。他向那个小东西扑去， 但就在这时那只猫从它蜷伏着的切肉板下的黑影中箭 —般地窜了出来，它卩飽丝地叫着,两耳竖起，冲到乍得 脚下，把他绊倒了，刀子从乍得的手中飞了出去，在地 毡上打了个转，碰到地板上，滑到了冰箱下面。

乍得意识到自己又被愚弄了，惟一的安慰是这是最 后一次了。猫趴在他的腿上*，*张着嘴，瞪着眼睛，像茶 儿租来的车修理发动机。

瑞琪儿扭动钥匙,车的发动机吼了起来，车好使了。 卡车司机把盖子啪地关上，然后一边用f大蓝手绢擦 着手,一边走到瑞琪儿的车窗旁；他长着一张红润的令 人愉快的脸，头上斜戴着一顶帽子。

瑞琪儿差点哭了，她说：“谢谢你，我刚才都不知 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噢，一个小孩子也能修好的。"卡车司机说，"不 过真好笑，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新的车出这种毛病。"

"为什么？什么毛病? “

"车的电瓶上的一个电线松了，掉了下来。没人拔 下来，是吗？ ”

"对。"瑞琪儿说。她又想起了自己的感觉，那种 在拉世界上最大的弹弓的橡皮筋的感觉。

"我想，一定是开这一路车把电线给颠松了。不过 你的电线不会再出问题了，我已经把它紧好了。"

,我能给你些钱以表谢意吗？"瑞琪儿怯生生地问。 卡车司机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说："不用给我， 女士，我们这些人是公路上的骑士，经常做好人好事的, 知道吗？ ”

瑞琪儿也笑了，她说："那好吧，谢谢你。"

“不用客气。”他向瑞琪儿灿烂地咧嘴笑了一下。

瑞琪儿也向他笑了一下，然后开车小心地绕过停车 场上了公路的支线。她向左右扫视着其他的车辆，5分 钟后又开到了主干公路上，向北部驶去。她现在感觉彻 底清醒了，咖啡还是起了作用的，她一点也不想打盹， 眼睛瞪得大大的。但是那种不安的感觉又滋生了出来， 她有种荒谬的被操纵的感觉，电瓶上的电线从上面脱落 了下来,就像......

这样她就得耽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够……

她神经质地大笑起来，这段时间足够干什么呢？

足够某种不可挽回的事发生。

这种想法太愚蠢了，太荒唐了，但是瑞琪儿还是加 快了车速。

5分钟后，当乍得正在尽力躲开砍下来的手术刀的 时候，艾丽正从噩梦中尖叫着醒来，她直挺挺地坐在床 上。瑞琪儿离开了主干公路，向汉蒙德街驶去，这儿离 埋葬儿子的墓地很近了，但她却不知道此时儿子的棺材 中只埋着一把锹。她驶过班格一布鲁尔大桥。到5 点一刻时，瑞琪儿驶上了第15号公路，向路德楼镇驶 去。

瑞琪儿已决定先直接去乍得家，她要信守诺言，这 也许会有好处的，但她家的洪达车没在车行道上，虽然 她猜也许在车库里，可是房子里一片沉寂和空荡荡的感 觉，直觉告诉她路易斯可能没在家。

瑞琪儿把车停在乍得的车后面，走了出来，小心地 环顾了一下四周。草地上露珠在晨曦中闪着光，有只鸟 在什么地方叫了几声，又静了下来。十几岁时瑞琪儿有 几次清晨独自醒来总有种孤独但不知为何也有些振奋 的感觉，一种对新的东西和过去的东西产生的矛盾的感 觉。今天早上她只觉得一切都那么干净美好，虽然也有 一种不安的感觉，她想这可能是因为这可怕的疲惫的 24小时和最近对儿子的死过于悲痛的原因。

瑞琪儿走上门前的台阶，打开了屏风门，想要按响 前门上那个旧式的门铃。她以前第一次和路易斯一起来 时就被这个门铃吸引住了。人们只要顺时针扭动它，它 就会发岀像音乐般的很大的声响来。

瑞琪儿刚要伸手按铃，无意中一眼看到门厅的门， 不由得皱了一下眉。门口的垫子上有泥印，她向四处一 看，发现泥印是从屏风门一直延伸到这扇门的门口的。 这些泥印很小，像是个孩子的脚印，但她开了一夜的车,

而且又没下雨，只有风，没有雨，怎么可能会有泥印呢？ 瑞琪儿盯着泥印看了好长时间……真的，时间太长 了,然后想起自己必须按门铃，她抓住按钮 .....接着又

松开了手。

我来得太早了，就这么回事,我在等着门铃声打破 这沉寂。但是他可能还在睡觉，这会惊醒他的 .....

但这不是她所担心的事。她一直很紧张，从她发现 自己开车总打盹时就感到深深的恐惧，这种害怕是种陌 生的害怕，好像与这些小脚印有关系，这些脚印的大小 跟 .....

瑞琪儿的脑子没往下想，她的大脑太累了，太迟钝

To

跟盖基的脚一样大。

噢，别想了，你不能不想他了吗？瑞琪儿心里说。 她伸出手，扭响了门铃。

铃声比以前她记得大了许多，而且不是带着音乐的 调子，在静寂中倒像是被窒息时沙哑的尖叫声，瑞琪儿 吓了一跳，退了两步，然后根本不觉得好笑地发出一声 紧张的大笑。她等着听到乍得来开门的脚步声，但是没 有，只有寂静，更深的沉寂。瑞琪儿内心斗争着，不知 自己是否还能再按一遍门铃。这时，门后确实有响动了 , 这声音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

"呜噢！呜噢！呜噢r

"丘吉？ “瑞琪儿叫道，又吃惊又迷惑。她弯腰向 前看，但不可能看到里面，门上的玻璃挡着白色的帘子, 是诺尔玛以前挂的。瑞琪儿又叫道："丘吉，是你吗？ “

"呜噢

瑞琪儿试着推了一下门，门没锁，丘吉在里面，正

□□

盘着尾巴蹲在过道上*，*身上的毛有些黑乎乎的东西。瑞

路易斯是对的，我们不应把小猫给阉割了，从那时

起它就没有正常过。但路易斯说阉割后，小猫就没有那 种进攻的本能了。不管怎么说，他错了，丘吉仍然捕食, 它 .....

呜噢！丘吉又叫了一声，然后转身向楼梯上急跑而 去。

"乍得？"瑞琪儿又大声叫道，"你在楼上吗？"

呜噢！丘吉在楼梯顶端叫了一声，好像在给瑞琪儿 一个肯定的答复，然后它消失在楼上厅里了。

小猫怎么进来的呢？是乍得放它进来的吗？为什 么呢？

瑞琪儿挪动了一下脚，想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 最糟糕的是这一切都好像……好像是被安排好了的，好 像有什么东西让她到这儿来，接着……

接着楼上传来了一声痛苦的呻吟，声音很低，像是

充满了痛苦，这是乍得的声音，肯定是乍得的声音。他 在浴室里跌倒了，也许是绊倒的，摔断了条腿，或是扭 伤了大腿*，*也许；老人的骨头都易碎，你还在这里想什

么，傻女人，站在这儿，紧张得像要上厕所似的呢。丘



口 N

，上有血，血，乍得受伤了。而你就只知道在这儿健

站着！你怎么了 ?

“乍得r

呻吟声又传了过来。瑞琪儿向楼上跑去。

她以前从没到过楼上来。由于楼梯的厅里惟一的窗 户是向西的，因此楼梯的厅里仍然很暗，厅的墙上挂着 —幅画。呻吟声又响起来,声音很低，是从右首第二扇 门后传出来的。

瑞琪儿向着那扇门走去，鞋跟在地板上发出咔哒咔 哒的响声，她觉得仿佛在穿越一种偏差，既不是时间差 也不是空间差，而是大小的偏差。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小, 墙上的画却越来越高，门把手好像很快跟自己的眼睛在 一条水平线上了。她伸出手去拉门把手……她的手还没 有触到门把手，门被打开了。

赛尔达站在门里。

赛尔达弓背曲身，身体变形得厉害，实际上变成了 个小矮人*，*只有两英尺高；不知什么原因她穿着盖基下 葬时穿的衣服，但这是赛尔达，是的，她的眼睛里闪着 疯狂的光，她的脸是紫红色的。瑞琪儿听到赛尔达的声 音在叫着："我终于回来找到你了，瑞琪儿，我要把你 的背也弄弯，变得像我的一样；你也永远再也没有办法 从床上起来了，再也起不了床了，再也起不了床 ....."

小猫丘吉趴在赛尔达的肩膀上，赛尔达的脸闪动 着,变化着;瑞琪儿带着令人眩晕的恐惧看着，她看到 这根本不是赛尔达一一她怎么能这么愚蠢地弄错了 呢?这是盖基，他的脸不是黑紫色的，而是沾满了泥土 和鲜血，这张脸肿大得像是被严重地破坏后又被一双粗 心的手给弄在一起了似的。瑞琪儿叫着儿子的名字伸出 双手，它跑过来，冲进瑞琪儿的双臂中，它的一只手一 直放在背后，好像拿着一束从什么人家的院子里采摘的 —束花。

〃我给你个东西，妈妈r它尖叫着，〃我给你个东 西，妈妈！我给你个东西，我给你个东西!”

六十

路易斯醒来时，太阳的强光直晃着他的眼睛，他想 起床，但背部痛得他做了个鬼脸，太疼了。他又躺在枕 头上，瞥了自己一眼，他仍然全身都穿着衣服，上帝啊, 他昨晚没脱衣服就睡觉了。

他又躺了很长时间，敲打着身上僵硬的肌肉，想使 自己坚强起来，然后坐起身。

"噢，该死。"他小声说道。有一刹那房间轻轻地 可觉察地晃动了两下，他的背部像坏了的牙一样一跳一 跳地疼。他转了一下头，觉得脖子上的筋全生了锈似的, 但最糟糕的是他的膝盖，他用的药膏没起多大作用。他 本来该给自己打一针可的松，膝盖肿得把裤腿撑得紧绷 绷的，好像里面有只气球。

'‘真伤得不轻。"路易斯小声说，"天啊，噢，天啊, 我可从没这么疼过。"

他慢慢地弯下身子，坐在床边，紧咬着嘴唇，嘴唇 都快咬白了，然后他稍稍伸开一点腿，感觉着疼痛，想 确定到底有多糟糕，要是 .....

盖基！盖基回来了吗？

这个念头使他不顾疼痛站了起来，他在屋子里搜寻 着，他走出自己卧室的门，穿过大厅走进盖基的房间， 但房间里是空的。他一痛一拐地又走进艾丽的房间，里 面也是空的。他走进f 备用房间，是正对着高速公路 的一个,里面也是空的。但是 .....

公路对面有辆陌生的车，停在乍得的卡车后面。

那么怎样呢？

那么一辆陌生的车停在那儿可能意味着有麻烦了， 这就是那么怎样。

路易斯把窗帘拉到一边，更仔细地看了看那辆车， 那是一辆蓝色的小汽车,车顶上趴着小猫丘吉，很显然, 它正在睡觉。

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放下窗帘。乍得有朋友来 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怎么样？也许现在就担心盖 基是否回来了还太早,丘吉复活后回来时已经快一点钟 了，而现在才9点，五月里的一个美丽的早上的9点， 他将下楼去煮点咖啡，然后加热医用棉垫，再把它缠在 膝盖上，接着 .....

丘吉在那辆车顶上干什么呢？

"噢，算了。"路易斯大声说道，然后痛着腿向楼

下的厅里走去，心里想着，小猫随处睡觉的，它的本性 就这样。

但是丘吉已经再不穿过公路去那边了，记得吗？

"忘了它吧。"路易斯小声说。他在楼梯的半道停

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事情很糟，那是 .....

昨晚林中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自动地跳进他的脑海，使他又一次咬紧了

嘴唇。在昨晚又梦见了林子中的那个东西，他梦见的迪

斯尼乐园好像自然而然地和梦见的那个东西混在了一

起，他梦见那种东西摸了他，把所有的好梦和好的意愿

都永远地给毁了，那东西是鼬哥，但这次不是他 f

人去的，比尔和迪姆在那儿，乍得在那儿，看上去像个

幽灵，死气沉沉的，手里抱着用麻袋包着的狗斯波特;

摩根和他的公牛也在那儿,不知什么原因瑞琪儿也在那

儿*，*她在餐桌旁出了点事，好像碰洒了蕃茄酱或者也许 是摔了一碟果酱，因为她的衣服上全是红色的污痕。

后来，在枯木堆后站起』巨大的怪物，长着灰黄 的皮肤，瞪着大大的黄绿色的眼睛，耳朵根本不像耳朵, 而是大大的弯弯的角，这就是温迪哥，像一只人生出来 的大蜥蜴似的。这个怪物伸着长着厚鳞的指甲的手指指 着他们，而这些人都在伸长着脖子抬头看着它……

"别想了。"路易斯小声说了一句，听到自己的声

音他颤抖了一下。他决定走进厨房，做早饭，就像往常 一样，做一顿单身汉吃的早餐，富含胆固醇，做两个夹 煎蛋的三明治，每个里面再放上一片洋葱。他身上闻起 来汗湿味很大，很脏，不过他要待会再洗澡，现在脱去 衣服挺不容易的，也许他得找出手术刀来割开裤子才能 脱下来，因为膝盖肿得太厉害了，得用手术刀，家里的 刀和瑞琪儿的衣眼剪子都弄不开那厚厚的牛仔裤。

但是，先要吃早餐。

于是路易斯穿过起居室，绕到前门向外望去，他又 看到了那辆停在乍得家车行道上的蓝色小汽车，车上全 是露水，这就是说车停在那儿有段时间了。丘吉还在车顶上,但不再睡觉了,它好像正用那丑陋的黄绿色的眼 睛在盯着路易斯。

路易斯匆忙后退了一步，仿佛怕被人看到了他在偷 看似的。

他走进厨房，拿出一只煎锅，放在炉子上，从冰箱 里拿了几个鸡蛋，厨房里光线充足，空气清新，很舒服 的感觉。路易斯想吹口哨……吹口哨可以使自己早上工 作集中些精力 .....但他吹不出来。一切看起来好像正常, 但又不对头。房子里看上去死气沉沉的，空荡荡的。昨 晚的工作又使他感到心情沉重。事情不对头，岀差错了。 他觉得有种阴影在心头萦绕，他感到很害怕。

他跛着腿走进浴室，用桔子汁喝下了两片阿司匹 林，他正要走回厨房时，电话响了。

路易斯没有马上去接，而是转过身来看着电话，感 觉自己反应迟钝，头脑愚蠢，像某个游戏中的T\*大傻 瓜。

别接电话，你并不想接电话，因为那是坏消息，那 的另一端上是什么吧，路易斯。我真的以为你不想，那 就别接电话，快跑吧，现在就跑吧，汽车就在车库里, 快钻进车里，开车跑吧，但别接电话……

□□

条线会把你引到角落引进黑暗，我想你不想看到那条线

路易斯脑子里不断地响着这个声音。他走过房间， 拿起电话，另一只手放在干燥器上，电话是戈尔德曼先 生打来的，就在他说了一声“喂“以后，路易斯看到了 厨房里的脚印，小小的泥脚印，他的心仿佛被冻凝在胸 膛里了，他相信自己能觉察到自己的眼睛突出，眼珠像 要从眼窝里掉出来了一样。他相信要是他那时照镜子的 话，一定会在镜子中看到一个17世纪的疯人院里的疯 子的模样。那些脚印是盖基的，盖基来过这儿了，他在 晚上的时候来过这儿了。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我是戈尔德曼，路易斯一路易斯？你在听着

吗？喂？"

"喂，戈尔德曼。"路易斯回答。他已经知道戈尔 德曼要说什么了。他明白了那蓝色的小汽车为什么在那

儿。他一切都明白了。这条线

□□

这条线将把他引进黑

暗，他现在正沿着这线迅速移动着呢，啊，要是他能在

看到线的另一端是什么之前撒手该有多好啊！但是这是 他的线，是他自己做的。

“有一刻我还以为电话被切断了呢。"戈尔德曼说。

"不是，电话从我手中掉出来了。"路易斯说。他 的声音很平静。

"昨晚瑞琪儿回到家了吗？”

"噢，回来了。”路易斯说。他想到了那辆蓝色的 汽车,丘吉趴在上面，车是那么安静。路易斯的眼睛在 地板上搜寻着泥脚。印。

“我应该跟她谈谈,"戈尔德曼说，"现在就谈谈， 是有关艾丽的。”

"艾丽?艾丽怎么了 ？ ”

"我真的认为瑞琪儿——”

“瑞琪儿现在不在家路易斯声音刺耳地说，"她 去商店买“面包和牛奶去了，艾丽怎么了 ?说呀，戈尔 德曼！ ”

“我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了。“戈尔德曼不情愿 地说:'她做了个噩梦*，*也可能是一串噩梦。她有些歇

斯底里，恢复不过来。她

//

”他们给她服镇静剂了吗？ “

"什么？"

“镇静剂，"路易斯急躁地说，"他们给她服镇静剂 了吗？"

”服了，噢，服了，他们给她吃了一个药片，后来 她就睡着了。“

“她说什么了吗？什么使得她这么害怕？"路易斯 紧紧地抓着白色话筒问。

戈尔德曼终于说道:"这事也把她姥姥吓坏了，艾 丽在她大哭之前说了很多，但她哭起来后有些话就让人 听不懂了。她姥姥自己也几 ——你知道的。"

“艾丽说什么了 ？ ”

"她说渥兹恐怖大帝杀死了她妈妈，但愿她没这么 说就好了。她说一她说渥兹恐怖大帝了。这是我们的 另一个女儿赛尔达过去常说的，路易斯，相信我，我说 我本想问问瑞琪儿这件事的，你和她给艾丽讲了多少关 于赛尔达的事？你们对她说过赛尔达是怎么死的吗？ “道这有多么难以接受,对于你和瑞琪儿都是，但是你们 的女儿还活着，而且她需要你们。"

是的，我接受这说法，戈尔德曼，你可能是个愚蠢 的老家伙,但也许1965年4月的那天你的两个女儿一 个死了一个做起噩梦的事情，使你也变得过敏起来。她 需要我，但我不能来，因为我害怕，害怕极了，害怕我 的双手正沾满了艾丽的妈妈的鲜血。

路易斯边想边端详着自己的双手，他看到手指甲中 有泥巴，和厨房地板上泥脚印的泥巴一样。

"好吧。"路易斯说/我明白了，戈尔德曼，我们 会尽早赶回去的。要是可能的话，今晚就回去。谢谢。

“我们尽了全力。“戈尔德曼说/也许我们太老了 , 也许，路易斯，也许我们总是一样。“

"艾丽又说别的什么了吗?

"路易斯问。

戈尔德曼的回答像在他心头撞响的丧钟:”说了许 多呢，但我只能听出一句话来，她说，帕斯科说太晚了。

*II*

路易斯挂上电话，然后茫然地向厨房的炉子那儿走 去，显然像是要接着做早饭或是把东西放到一边去。他 不知道要做哪个。走了一半儿时，他觉得一阵眩晕。眼 前一片灰蒙蒙的，路易斯昏倒在地板上，他好像从云端 跌落了下来一样，在空中翻滚着。后来他撞到了受伤的 膝盖上，巨大的疼痛使他苏醒过来，他疼得尖叫了一声, 有一会他只能蜷伏在那儿，眼里充满了泪水。

终于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了一会，但他 的大脑又清醒了，那儿是有种东西，不是吗？

他又一次想到要逃跑，这个念头比以前更强烈了， 他都摸到了口袋里的车钥匙，他将开车去芝加哥，接走 女儿后，他们再一起走掉。当然那时戈尔德曼会知道有 问题，出了可怕的差错，但是路易斯还是要带走艾丽 ..... 抢走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后来路易斯的手从衣袋上挪开了，他打消了逃跑的 念头。帮助他打消那个念头的不是那种无用感,负罪感, 也不是绝望感和他身体的疲惫感，是看到地板上的那些 泥脚印打消了他的念头的。在他的脑海中他能看见那泥

脚印会走遍全世界的。你买了什么，就拥有了什么,而

你拥有的东西终究会回到你的身边的。

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时，会看见盖基，只不过不 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原来盖基的仿制品一样的发了疯的 怪物，它会两颊深陷地眦牙咧嘴地笑着，原来清澈的蓝

眼睛变成了愚蠢混沌的黄色。或是艾丽早上打开浴室的 门要洗澡时，发现盖基在浴盆里，身上横七竖八全是被 撞的疤痕及凸出来的包，他可能挺干净的，但浑身却散 发着坟墓里特有的腐臭味。

噢，是的，会有那么一天的 .....他一点都不怀疑。

“我怎么会这么愚蠢？ “路易斯对着空荡荡的屋子 自言自语漫不经心地说/怎么会呢？ “

悲痛，并不是愚蠢，路易斯，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

虽然很小，但却生死攸关。那个坟场中的魔力仍然存在, 不断在加大，乍得说的，当然他是对的 .....现在你也成 了这魔力的一部分。这魔力使你悲痛……不，不只是悲 痛，它是双倍的悲哀，它是悲痛的三倍，它是悲痛的N 次方。而且它不只是使你悲痛，还有理智*，*它使你丧失 了理智。这种裂痕只是无法接受，却是很平常的。这种 魔力夺去了你的妻子，也几乎肯定地夺去了你最好的朋 友和你的儿子，这就是它，你在半夜里听到敲你的门的 **I I B EJ3**

K正志娘。

路易斯想：我现在要自杀了，我想这是天意，老天 就是这么安排的吧？我的包里有自杀的工具。这种魔力 安排好了一切，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那个坟场，温迪 哥，管它是什么呢，它先把我们的猫逼到公路上，也许 也是它把盖基引到了公路上，它又把瑞琪儿引回家，但 是只是在它安排好的时间里做这一切，当然，我是想那 么做……我想要那么做的。

但是得把事情纠正过来，不是吗？

是的，的确要纠正过来。

还要想到盖基。盖基还在外边，某个地方。

路易斯跟着脚印从餐厅走到起居室又回到楼梯上， 在楼梯上脚印有些模糊不清，因为他下楼时没看见给踩 过了的缘故，那些脚印又进了卧室。路易斯纳闷地想， 他在这儿，他就在这儿，接着他看见自己的医用包被打

医用包里的东西他总是放得有条不紊的，而现在里 面乱成一团。但没多久路易斯就发现他的手术刀不见 了，他双手捂着脸，那么坐了一会，喉咙里发出一种微

弱的绝望的声音。

终于他又打开了医用包，开始在里面翻找起来。 路易斯又走到了楼下。

接着是餐具室的门被打开了的声音，壁橱打开又关

上的声音，罐头起子开启东西的声音，最后传来了车库

立在

的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再后来房子又空荡荡地

五月的阳光下，就像去年八月那样空荡荡地等着有新的

住户入住似的一一像等着将来某天有其他的新住户来 住似的，也许是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妇，没有孩子。他们 可能喜欢喝葡萄酒和啤酒,丈夫可能负责东北银行的信

贷部,妻子可能是个有牙科卫生学文凭的女士，或是个 有三年经验的验光师助理。丈夫可能要劈柴生壁炉，妻

子可能梳着马尾辫在温顿太太的田地里拣干草做放在 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他们根本不知道头顶的上空有一个 看不见的老鹰在盘旋。他们会为自己不信迷信而自豪， 他们可能会跟朋友们讲着笑话谈论着阁楼里的鬼魂，他 们大家都会再喝些葡萄酒或啤酒，他们会玩十五子游戏 或别的什么。

也许他们还有一只狗。

路易斯在公路的岔路口停了一下，让一辆奥灵科的 装着化肥的大卡车轰隆驶过，然后他穿过公路向乍得家 走去，他的影子在后面长长地拖着，他一只手里端着一 盆猫食。

丘吉看见他走过来抬起身来，眼睛警觉地看着他。

“丘吉，"路易斯打量着寂静的房子说/想吃点食 吗？"

路易斯把盒子放在小车的后备箱上，看着丘吉轻轻 地从车顶跳到后备箱上开始吃了起来。路易斯把手放进 夹克里，丘吉紧张地环顾着他，好像知道他想干什么似 的。路易斯笑了，从车身旁走开了 *，*丘吉又开始吃了起

来。路易斯从兜里取出一只注射器，他撕掉上面的纸袋, 吸满了 75毫克的吗啡，然后把药量含量很大的药水瓶 放回夹克衫里的口袋里，向丘吉走了过去。小猫又不信 任地看着他，路易斯对猫笑着说：’接着吃吧，丘吉， 全吃光。嗨一瞄，让我们走吧，对吗？ 〃他抚摩着小 猫，摸到了小猫弓起的背部，当小猫又开始吃食时，路 易斯抓住了小猫臭烘烘的肚子，把注射器的针扎进了它 的腿腰部。

丘吉在路易斯抓它的时候吃了一惊，挣扎着，呼噜 呼噜地怒叫着，抓挠着。但是路易斯仍然紧紧地抓着它, 把针一直深深地扎下去，所有的药液都注射完了以后， 他才松开手。小猫跳下车，像茶水壶似地发出0丝0丝的声 音，黄绿色的眼睛里冒出疯狂邪恶的目光。在小猫跳下 车的时候，注射器和针悬在它的腿上，猫落地时，注射 器也掉了下来，摔碎了。路易斯毫不在意，他带了足够 的东西来。

小猫开始向公路跑去，然后又转身向房子跑去，好 像记起了什么事。它刚跑了一半的路后，就开始像喝醉

了似地摇晃起来。它走了几步，然后向前一跳，摔倒了。

它侧身躺在门廊下的台阶底下，呼吸变得微弱起来。

路易斯向蓝色小汽车看了一眼，要是他想出更多的 证据来证实心中的沉重感的话，他找到了。瑞琪儿的钱 包放在车座上，她的围巾和几张飞机票也都从夹子里露 了出来。

路易斯再转身向门廊走去的时候，丘吉的身体已经 停止了那种快速的颤动。丘吉死了，丘吉又一次死了。

路易斯跨过小猫，向门廊前的台阶走去。

//

前厅里有些凉，又凉又暗。路易斯叫盖基的这一声 在一片寂静中像投进深井里的一颗石头。路易斯又叫了

—声*1*盖基?

*II*

什么声音也没有。就是门厅里的钟也停止了它的嘀 哒声，今天早上没人给它上劲。

但地板上有脚印。

路易斯走进起居室，有一种烟味。他看到窗边有乍 得的椅子，被推得歪在一边，好像他是突然站起来的， 窗台上有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一卷整齐的烟灰。

乍得坐在这儿看着来的。看什么呢？当然是看我， 看我回家来。只是他没看到我,不知什么原因他没看到 我。

路易斯一眼扫到了整齐地放着的四个啤酒罐，这些 根本不会使他睡过去，但也许他上楼去上厕所了。不管 怎样，这是碰巧了,不是吗？

泥脚印走近了窗边的椅子，在这些脚印中混染着几 个模糊的幽灵般的猫的脚印。好像丘吉在盖基留下的泥 印中走了好几次。然后脚印又指向了厨房的门口。

路易斯心怦怦地跳着，跟着脚印向厨房走去。

路易斯推开厨房门，看到乍得张开的两脚，他的旧 绿工装裤，他的花格法兰绒衬衫，老人四肢摊开地躺在 一大滩已经干了的血泊中。

路易斯两手拍着脸颊，好像为了使自己能看得清楚 些似的。但是一切都晚了。他看到了乍得的眼睛，眼睛 睁着，好像在谴责他，也许还在谴责他自己，是他使这 一切发生的。

但是是他使这一切发生的吗？路易斯纳闷地想：真 是他使这一切发生的吗？

是斯坦尼•毕告诉乍得的，斯坦尼•毕的爸爸告诉他 的，他的爸爸是最后一个与印第安人做皮货交易的商 人，他是一个弗兰克林做总统时从北部来的法国人。

“噢，乍得，真对不起。“路易斯小声说道。

乍得茫然的眼睛盯着他。

“真对不起。“路易斯重复道。

路易斯的脚仿佛自己动了起来，他的思绪又回到了 去年的感恩节，不是回到他和乍得带着小猫去宠物公墓 和米克迈克坟场的那夜,而是回到他们一起吃饭的那 夜。诺尔玛做了火鸡放在桌子上，他们三人吃着晚餐, 谈着，笑着，两位男士喝啤酒，诺尔玛喝了一杯白葡萄 酒。

诺尔玛从底层抽屉里取出白桌布铺在桌子上，然后 上面用漂亮的烛台夹固定住。路易斯现在也正在从底层 抽屉里取白桌布呢，但他——

路易斯看着白桌布飘落在乍得的尸体上，像个落下 的降落伞,盖住了乍得的脸。接着白桌布立刻浸满了红 色的血迹，像一个个小小的玫瑰花瓣。

“对不起。“路易斯第三次说道/真对一“

接着他感觉到头顶上有什么在动，一种刮擦而过的 东西，路易斯的话停在了嘴边，这种东西走得很轻，偷 偷摸摸的，但却是有目的的，噢，是的，他可以肯定这 一点。这种声音正是他一直想听到的。

路易斯的手要颤抖，但他控制住了，他走到铺着方 格油布的餐桌旁，伸手到口袋里取出了三支注射器，把 上面的袋全撕开了，整齐地放在桌上。他又打开了三个 小药瓶把每支注射器里都吸满了足以要一匹马一或 汉拉提公牛的命的药水，然后又把这些东西放回到口袋 里。

路易斯离开厨房，穿过起居室，站在楼梯底下，叫 了一声盖基?"

从楼上某个阴暗的地方传来了叽叽咯咯的笑声，这 种冰冷的大笑使得路易斯的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开始向楼梯上走去。

墙壁纸上溅上了许多血。她被刺了十几下，二十几 下，谁知道呢？是用他的手术刀干的。

突然他看见她了，真正瞄见她了，路易斯开始尖 叫起来。

路易斯的尖叫声回荡在这房子里，声音从他那肿大 的喉咙里发出来，就像地狱里的钟声，可怕的尖叫声不 是表明爱的终结而是理智的终结。他脑子里所有可怕的 形象全冒了出来：死在医务室地毯上的帕斯科，胡子粘 着绿塑料丝的复活的丘吉，盖基的满是鲜血落在公路上 的棒球帽，但是更多的是在小神沼泽地看到的东西，那 个把树木撞倒的东西，那个长着一双黄眼睛的东西，温 迪哥,北部的幽灵，那个摸了别人后会使这些人变成不 可名状的食人的人的东西。

瑞琪儿不只是被杀死的。

有种东西一什么东西在纠缠着她。

（卩卜哒！）

这咋哒声是在路易斯的脑子里响起的，这是一种保 险丝又烧断再也修不好了的声音，是一种直劈下来的闪

电的声音，是一种门被打开了的声音。

路易斯麻木地抬起头，喉咙里还留存着尖叫声，他 终于看到了盖基。盖基的嘴巴涂满了鲜血，他的下巴上 还在滴着血，他的嘴唇向后撇开露出可怕的狞笑，他一 只手握着路易斯的手术刀。

在盖基举刀向他砍下的时候，路易斯脑子中一片空 白地退后了一步，手术刀嘶地一声擦过他的脸颊，盖基 打了个哽 路易斯想，他跟丘吉一样笨拙。路易斯从 下面踢了盖基的脚一下，盖基笨拙地倒在地上。路易斯 没等他爬起来，扑在他的身上，跨骑着盖基，一只膝盖 紧紧地压着那只握着手术刀的手。

"不！ 〃路易斯身子下的东西喘息着说。它的脸扭 曲着，它的眼睛里充满了邪恶的仇恨的目光。"不、不、

路易斯伸手抓出一支注射器，他必须行动迅速，他 身子底下的东西滑得像条鱼，而且不管他怎么压那只拿 着手术刀的手腕，它就是不松手扔下手术刀。它的脸好 像在波动在变化，即使在他看着它的时候。那东西的脸 一会变成了乍得的脸，死气沉沉地盯着人看的样子;- 会又变成了帕斯科那凹陷的毁坏了的脸，眼睛在滚动 着；一会儿又像照镜子似地变成了路易斯自己的脸，苍 白而疯狂的样子；接着又变成了林子中的那个怪物的 脸，长长的下巴,死气沉沉的黄眼睛,伸着长长的带尖 和鳞片的舌头，地牙咧嘴地发出。绚丝声。

"不、不、不一不一不一不一“

那东西在他的身子底下颤动着。路易斯拿着的注射 器脱手而出，滚到厅里去了。路易斯又摸出一支，照直 向盖基的背部扎了下去。

那个东西仍在他身子底下尖叫着，扭动着,翻滚着, 差点没把路易斯掀到一边去。

路易斯咕哝着拿出第三支注射器，扌L进盖基的胳 膊，把所有药液全推了进去。然后他从盖基身上下来, 开始慢慢地向大厅里退去。盖基慢慢地站了起来，向他 蹒跚地走了过来。走了 5步后，手术刀从它的手里掉了 下来。手术刀是刀锋先落地，插在木板上，晃动着。走 了 10步后，它眼中那奇怪的黄光开始消失了。走了 12 步后，它跪倒在地上了。

这时盖基抬起头来看着他，路易斯有一刻看到了自 己的儿子，他自己儿子的真实面目，它的脸上满是不快 和痛苦。

"爸爸！"它叫着,然后脸朝下倒在了地上。

路易斯站了一会,然后向盖基走去，小心地移动着 脚步,猜测着是否它在玩什么花招，但是没有什么花招, 没有弯曲的手像爪子似地突然伸出来。路易斯熟练地把 手伸到盖基的喉咙处，找到了脉搏，摸着它，他那时又 成了医生，是他此生中最后一次做医生了。他检查着脉 搏，直到最后脉搏消失了。

当一切都终于结束了后，路易斯站起身，慢慢地走 到厅里的一个角落里，蜷伏在那儿，紧紧搂着双肩，缩 做一团，越缩越小。他发现要是把大拇指放进嘴里会使 自己更小些，于是他就把手指放进了嘴里。

他就那么缩在角落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一后来- 点点地，一个隐蔽可行的主意闯进他的脑海。他把手指 从嘴里拿了出来，发出”啪 啲一声*，*路易斯又使自己

行动起来，嗨一瞄，让我们走吧。

在盖基藏身的卧室里，路易斯从床上拉下一张床 单,拿着它走进了厅里，他用床单轻轻地充满了爱意地 把妻子的尸体包了起来。他在轻声哼着，但自己没有意 识到。

路易斯在乍得家的车库里找到了汽油，是在一个红 桶里，有5加仑，足够了。路易斯先从厨房乍得躺着的 地方开始倒汽油，把盖着乍得的桌布都浸湿了，然后又 走进起居室，把琥珀色的汽油倒在地毯上、沙发上。杂 志架上，还有椅子上，然后又走进楼下的厅里，向后面 的卧室里走去，到处都是强烈的汽油味。

乍得的火柴放在烟盒上，还在椅子旁。路易斯拿起 火柴，在前门他点了支火柴扔进房子，然后走了出来， 燃烧的热浪一下子扑了出来，使得他脖子后的皮肤直发 紧。他仔细地关上门，在门廊站了一会，看着火舌在诺 尔玛的窗帘后吞噬着屋子里的东西。接着他穿过门廊， 停了一小会，想起他和乍得许久许久前一起喝的啤酒， 听着房子里的火燃烧时发出的呼呼响声。

然后，他走了出去。

六十二

史蒂夫骑车转过路易斯家房子前的f岔路口，就 看到了浓烟，不过不是从路易斯家冒出来的，而是从街 对面的那个老头家的房子里冒出来的。

史蒂夫是今天早晨出来的，因为他一直为路易斯担 心，深深地为他担心。

查尔顿跟他说了前天瑞琪儿打电话的事，这使他纳 闷路易斯到底在哪儿 .....他到底要干什么。

史蒂夫的担心有些模糊，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里,他觉得直到他去了路易斯家弄清一切都好，他才会 觉得好受些……或至少要弄清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 才行。

春天的天气像白色的魔术一样使得医务室里没有 什么病人了。

史蒂夫对哈都说了自己的意图后，哈都告诉他尽管 去吧。医务室里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可以处理。

于是史蒂夫跳上他上周才从车库取出的洪达摩托 车，向路德楼镇驶去。也许他推得太急了些，车子在地 上擦了一下，但史蒂夫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晚了。当然， 这种念头有点愚蠢，但他胸中的感觉有些跟去年秋天帕 斯科死去的那天早晨类似 .....一种令人痛苦而又惊讶的 感觉。史蒂夫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他像其他人一样也 有某些预感，帕斯科的死好像给今年定了一个基调，根 本不是个什么好年头。哈都在家乡的两个亲戚都被关进 监狱了，是政治原因，哈都告诉史蒂夫，其中f是他 非常关心的一个叔叔，可能现在已经死了。哈都哭了， 从这个善良的印度人眼中流出的泪把史蒂夫吓坏了。查 尔顿的妈妈做乳房切除手术，这个刚强的人对母亲病情 的控制不是很乐观，她说她妈妈可能熬不到参加五年倶 乐部的庆祝活动了。史蒂夫自己自从帕斯科死后已经参 加了四次葬礼了：他妻子的妹妹的葬礼，她是在车祸中 死去的;一个堂兄的葬礼，他是在跟人打赌说能爬上电 线杆的顶端时被电死的;祖父的葬礼;当然还有一个是 路易斯的小儿子的葬礼。

史蒂夫非常喜欢路易斯，他想弄清楚路易斯是不是 没事。路易斯最近这些天像去过地狱一样糟透了。

史蒂夫刚看到烟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又是跟 帕斯科的死有关的一件事，他的死好像给这些普通人带 来了一系列的倒霉的运气。但这种想法太愚蠢了，路易 正午的阳光下显出新英格兰地区建筑物宁静的特点。

斯家的白色的房子就是证明，它安然无恙地

立着，在

人们正向那个老人家的房子跑去，在史蒂夫骑车穿 过公路，停在路易斯家的车行道上时，他看见一个人向 老人家的门廊冲去,跑到前门口,又退了回来。他那么 做真做对了。片刻后门上中间的玻璃窗爆炸了，火舌从 里面喷出来。要是那个笨蛋真的把门打开了的话，那爆 炸的火焰会把他烧得像个龙虾。

史蒂夫下了摩托车，把它支在一边，有一会儿竟忘 了路易斯，他被那神秘的大火吸弓I住了。

也许已有五六个人聚在那儿了，但那个想打开房门 的英雄，却在乍得家的草地上徘徊着，他跟别的那些人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现在门廊和房子间的玻璃全都炸裂了。玻璃碎片在 天上乱飞。

那个来来的英雄躲避着，向那儿跑去。火焰吞噬着 门廊的内壁，把白色的漆都烧着了。

史蒂夫看着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安乐藤椅变成了 烈焰。

在疇啪的火声中，史蒂夫听到那个未来英雄尖声喊 着要烧光了 !肯定要烧光了 !要是乍得在里面的话, 肯定烧死了 ！早就告诉他多少次了，就是不打扫烟囱里 的木榴油！"

史蒂夫张大嘴巴向街对面喊着，问是否有人给消防 队打了电话。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消防车的鸣笛声，现在火焰从五 六个窗户中喷射而出，前面房檐的绿瓦上几乎罩上了一 层透明的火膜了。

史蒂夫转过身来，就在这时，他想起了路易斯…… 但如果路易斯在这儿的话，他还不得也过到街对面去了 吗？

接着史蒂夫看到了什么东西，就在他的眼角的余光 一扫的刹那间，差点就错过去了。

在路易斯家的车行道的另一头，有一片地，直通向 一个缓缓上升的小山。梯牧草，虽然还是绿色的，但在 这五月里已经长得很高了。

但史蒂夫能看到有一条小路，小路上的草被整齐地 修剪过了，就像高尔夫球场上的草一样。这条路沿着田 地顺势而上，直通向\_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就在那儿， 在小路快要没入林中的地方，史蒂夫看到有什么东西在 动，是一种耀眼的白色的东西，东西移动得很快。

就在那一瞬间史蒂夫看明白了，原来是一个男的抱 着一个白色的包裹在走。

史蒂夫的脑中突然涌现出一种荒谬的肯定的念头： 那是路易斯，那是路易斯。你最好快去赶上他，因为有 某种糟糕的事发生了，而且要是你不阻止他的话，很快 又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

史蒂夫犹豫不决地站在车行道的尽头，来回挪动着 左右脚，身体的重心也在不断移动。

一个声音在说:史蒂夫，你这个家伙，你现在吓坏 了，是吗？

是的，他是吓坏了，但却莫名其妙。但是那儿也有 一种 .....一种对，一种吸引力，那条小路也有一种吸 引力，它通向小山，也许伸进树林，肯定那条路是要伸 向个什么地方的，不是吗？是的，当然是的，所有的路 都会通向某个地方的。

路易斯。别忘了路易斯，你这个笨蛋，路易斯是你

出来要见的人，记得吗？你来路德楼不是为了探索什么 树林子的。

“兰迪，你在那儿找到了什么？"那个未来英雄大

声喊着，他的声音很尖，却有些乐天派的味道，声音传 得很远。

兰迪的回答声在呼啸的消防车笛声中几乎听不清 楚，他说（一只死猫。“

"烧死了 ？ “

”不像是烧死的。“兰迪回答说;只是看上去是死 的。“

到的白色的东西。这次离得很近，从它的外形上来看,

□□

毫无疑问是具尸体。一只穿着黑色低跟鞋的脚在包里外

边伸着，史蒂夫突然有种可怕的肯定的念头：路易斯是 在抱着瑞琪儿的尸体。

路易斯的头发已经变白了。

"路易斯！ 〃史蒂夫尖声叫道。

路易斯没有犹豫，没有停留，他爬到了枯木堆顶上, 然后开始向另一端走下去。

他会掉下去的，史蒂夫胡乱地想 他真是太幸运了, 令人难以置信地幸运，但很快他就会掉下去的，要是只 摔坏了腿那么 .....

但是路易斯没有跌倒。他走下枯木堆时，史蒂夫有 一小会没看见他，但接着当他向树林中走去时，史蒂夫 又看见他了。

〃路易斯！ 〃史蒂夫又大声叫道。

这次路易斯停下脚步，回过身来。

史蒂夫被他看见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除了头发全 变白了以外，路易斯的脸变成了一张非常非常老的老人 的脸。

刚开始史蒂夫根本没认出路易斯的脸，后来才一点 点地缓过神来，就好像有人在拧动他大脑中的电阻器一 样,路易斯的嘴在抽动。过了一会史蒂夫才意识到路易 斯是试图在笑。

"史蒂夫，"路易斯用一种粗哑的退疑的口气说:' 你好，史蒂夫，我要埋了她，我想得用手埋了。可能得 一直干到天黑，那上面的土里全是石头，我猜你不是想 帮我一把吧？ “

史蒂夫张开嘴巴,但没说出话。尽管他很震惊，尽 管他很恐惧，但他确实想帮路易斯一把，不知怎么，在 这树林中，在这山上，看起来这是对的，很……很自然 的。

"路易斯，"史蒂夫终于嘶哑着嗓音说/发生了什 么事？上帝啊，发生了什么事？她是……她是在火中烧 死的？"

"我等盖基等得时间太长了，"路易斯说:'因为我 等的时间太长了，有某种东西钻进了他的身体里，但对 瑞琪儿就不一样了，史蒂夫，我知道会不一样的。"

路易斯踉跄了一下，史蒂夫看出路易斯已经疯了， 他很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路易斯疯了，而且不知有多 么疲惫。但是史蒂夫好像在迷惑地掂量着路易斯的话。

“我可能需要帮些忙。“路易斯说。

“路易斯，即使我想帮你，我也不能爬过那堆木头 啊。“

”噢，你能的。"路易斯说，"你能。只要你稳稳地 走，别向下看就行。这就是秘密，史蒂夫。”

说完后路易斯又转过身去，虽然史蒂夫叫着他的名 字,路易斯还是向林子中走去了。有几次史蒂夫能看到 白床单在树木中闪现,后来就看不见了。

史蒂夫跑过去，来到枯木堆下，想也没想就开始向 上爬了，刚开始他用双手摸索着找些稳固的地方，试图 爬上去，然后脚再踩上去。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一种 欣喜若狂的感觉涌遍他的全身，就好像吸了氧气一样。 他相信自己能爬上去，而且他确实成功了。他迅速地向 上走着，真到了枯木堆顶端。他站在顶上晃动着，看着

路易斯沿着小路在走，这条路从枯木堆下向另一端延伸 着。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着史蒂夫，他手中抱着妻子, 她被包在血淋淋的床单里。

〃你可能会听到些声音，〃路易斯说，'‘这些声音像 人发出的。但它们不过是阿比鸟向南方迁移时发出的叫 声。这声音传得很远，很好笑。”

*〃*路易斯——〃

但是路易斯已经转身又走开了 0

有一刻史蒂夫几乎跟上路易斯了——两个人离得 非常非常近。

我能帮助他，要是这是他需要的话......是的，我想 帮他。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有更多的事要发生，不只是 看一眼，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它好像很……噢…… 很重要，这像是一个秘密。像是个神秘的谜。

然后一个树枝绊了他的脚一下，发出一声干裂声， 像赛跑的发令枪响似的。这使他一下子清醒了自己到底 在做什么，在哪儿，恐惧涌进他的心头，他笨拙地转了

,差点绊倒，他伸出双手想保持平衡。他的舌头和

嗓子滑腻腻的，他的脸上显出沮丧的苦相，就像一个梦 游的人醒来时发现自己站在摩天大楼的边缘一样。

她死了，我想也许是路易斯杀死了她，路易斯已经 疯了，彻底地疯了，但是

但是这儿有种东西比疯狂更糟糕，有种比这糟糕得 很的东西。好像在这林子外的某个地方有个大磁石，他 能觉察出来这种吸引力在吸引着他大脑中的某种东西， 拉着他向路易斯抱着瑞琪儿的地方走去。

来吧，走到小路上……沿着小路走，看看小路到底 伸向何方。我们这儿有东西要给你看，史蒂夫,这种东 西你在湖林区的无神论者协会里是从没人告诉过你的。

就在这时，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一天里他经历的事太 多了，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脑子里那个地方的呼 唤停了。史蒂夫向枯木堆下退回了两步，接着许多树木 散开了,他的左脚陷进了一个缠在一起的枯木中，尖刺 的树枝碎片把他的鞋挂了下来，然后又刺进了他的肉 中。他向前跌落进宠物公墓中，差点没落到一块枯黄色 的木板上，刺破肚子。

他站了起来，四处环顾着，迷惑不解，纳闷自己怎 么了一否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这一切像是个梦。

就在这时，从枯木堆后深深的林子里传出一声大 叫，声音巨大，史蒂夫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生物能发出 这种声音来。

史蒂夫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跑了起来， 他想尖叫却叫不出来。他到了路易斯家的房子时还在跑 着，最后他骑上摩托车向15号公路驶去时，心里还想 尖叫。在15号公路上他差点撞到一辆从布鲁尔开来的 消防车，他的头发在头盔中直竖了起来。

史蒂夫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他根本记不清自己曾去 过路德楼镇。他给医务室打了电话，请了病假，然后吃 了一片药，就上床了。

史蒂夫从不真正记得那天的事了……除非在深深的 梦中，那些景象会在早晨短时间睡梦中出现，他能在梦 中感觉到有某种巨大的东西从他的身边走过，那个东西 曾伸出手来要摸他……但在最后一刻又抽回了它那非人 的爪子。

那种东西长着巨大的黄色的眼睛，看着就像浓雾中 的灯光。

史蒂夫有时会从这些梦中尖叫着醒来，他的双眼睁 大着，凸出着，他就会想到：你认为你在尖叫着，但这 只是阿比鸟的叫声,它们在向南方迁移呢，声音传得很 远，很好笑。

但是他不知道，也记不起这种想法是什么意思。第 二年他在美国的另一个城市圣•路易斯找了个工作，离缅 因州有很远很远的路程。

在史蒂夫最后见到路易斯和他离开缅因州去中西 部其间，史蒂夫再也没有去过路德楼镇。

那天下午较晚的时候警察来了。他们问了些问题， 但没说到什么可疑的事。烧过的余烬仍然还是热的，人 们还没去搜索。路易斯回答了警察的问题，他们好像对 他的回答很满意，他们是在房子外说话的，路易斯戴着 帽子。这样不错，要是他们看见他那灰白的头发，他们 会问他更多的问题的，那可就糟了。他还戴着收拾花园 用的手套，这也不错，他的双手上都是鲜血，而且都破 了。

路易斯那天晚上玩单人纸牌游戏一直玩到深夜。

他正要再新发一轮牌时，听到家中后门被打开了的 声音。

你买到的就是你拥有的，迟早你拥有的会回到你身 边来的。路易斯想。

路易斯没有转身，而只是看着纸牌，听着那拖曳的 脚步声慢慢地向他走来。他看到了黑桃皇后，于是伸手 盖住了它。

脚步声就在他的正背后停了下来。